

油船惨案特辑

南韩的工人运动

五十年代星加坡工人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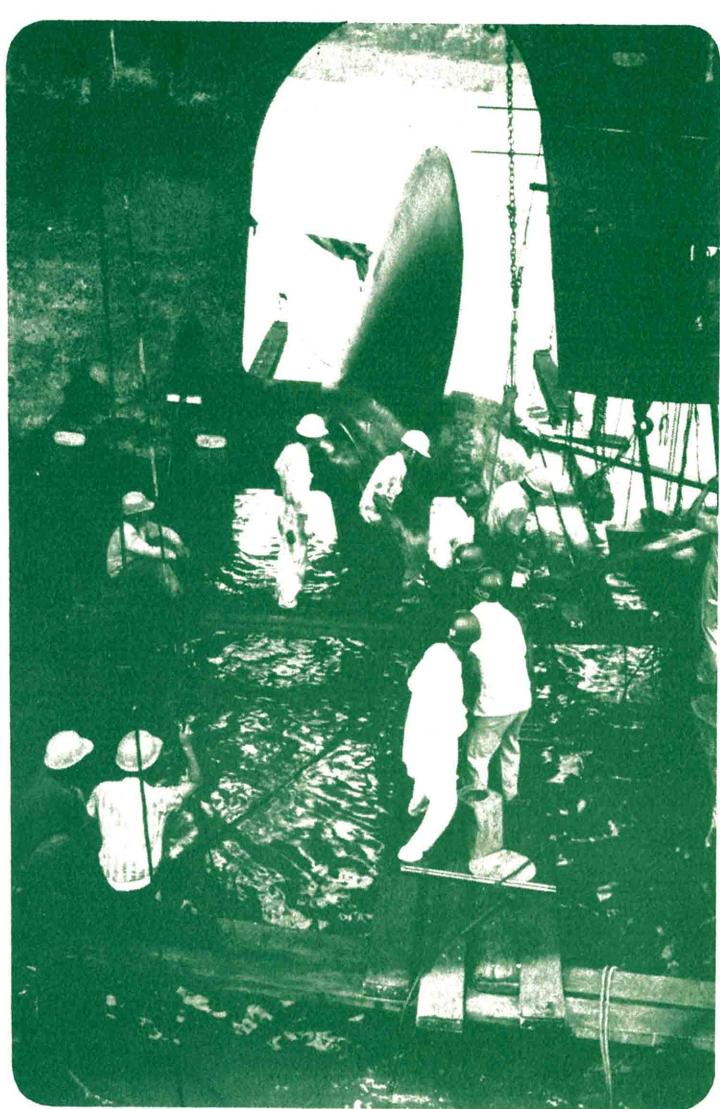
绿洲

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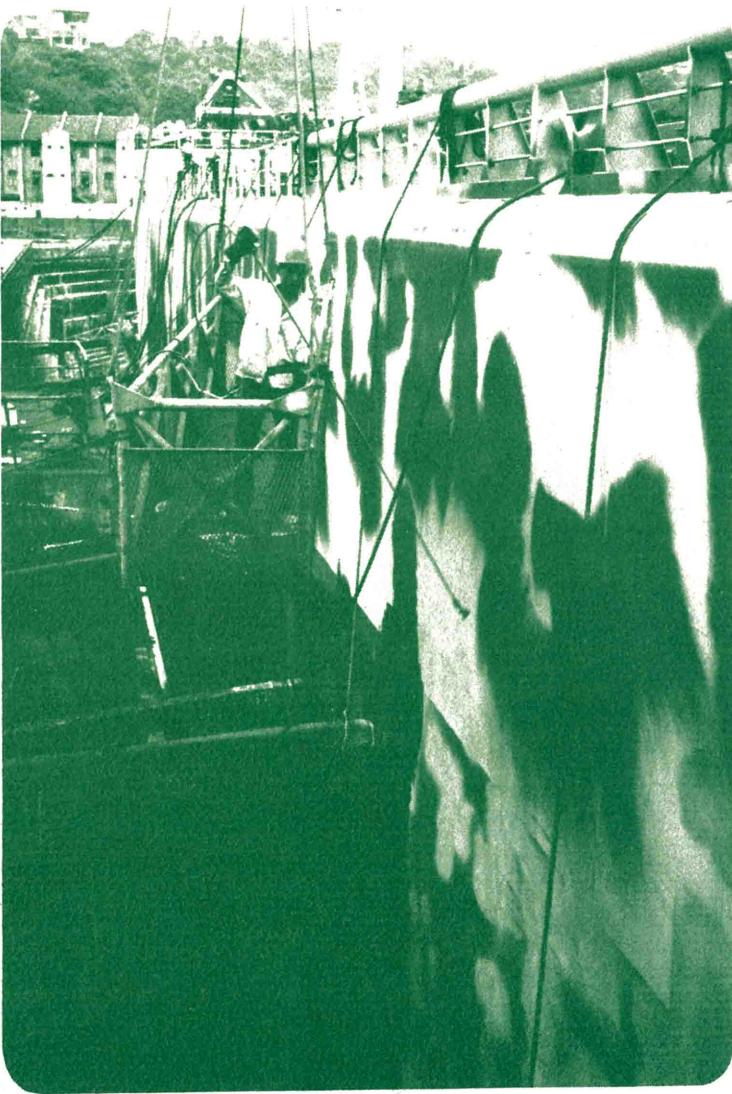
双月刊

新加坡大學中文學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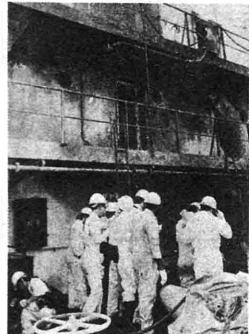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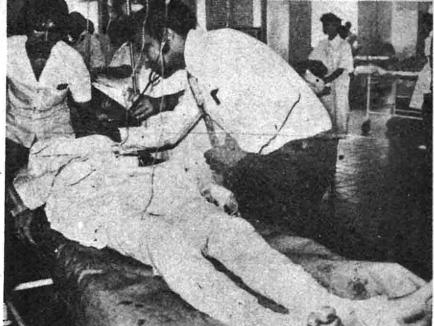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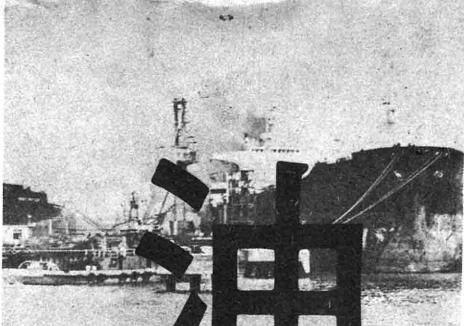
1978 年12 月



生
活
線
上



油 船 慘 案 特 輯



十一·二

“史拜羅斯號”油槽船

大

爆

炸

慘
案

· 阿圖 ·



①1978年10月12日，一艘在裕麻造船廠進行修理的希臘油槽船“史拜羅斯”號(SPYROS)，發生嚴重爆炸，奪去了76條人命、炸傷了近百人！



②當天下午2時15分，山崩地裂的一聲爆炸後，機房內電流中斷、燈光熄滅，陷身濃煙烈焰中的工友，被燒得遍體焦黑、面目全非，撕心裂肺的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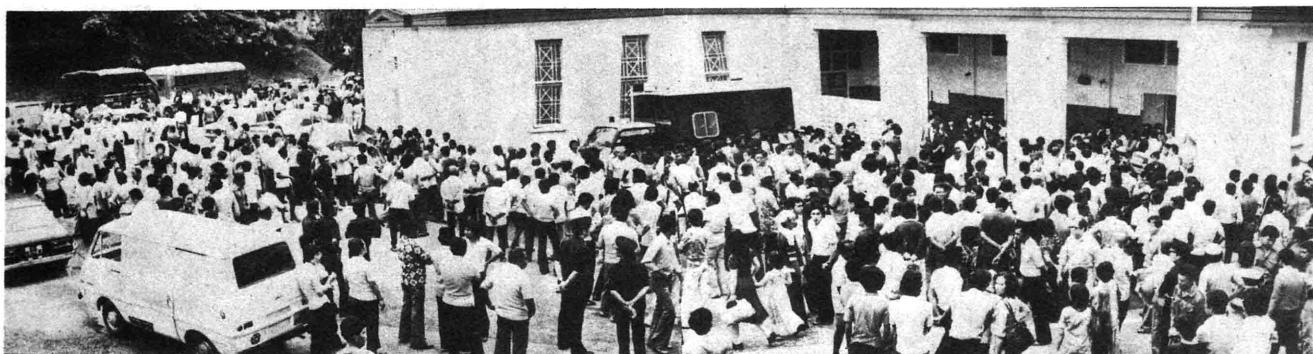


③由各單位派來的救傷車約數十輛，往來穿梭，將燒得遍體鱗傷但尚有生機的工友舁入醫院搶救。



④油槽船爆炸的消息傳出後，有關工友的家屬紛紛趕到船廠探查詳情。她們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在那裡，喪夫失子的憂慮，使她們悲從中來，嚎啕痛哭。

嚴重灼傷後，禁不住哀聲祈禱，希望上蒼保佑他的生命。
⑤不同的種族，相同的遭遇。一位印籍婦女，驚聞兒子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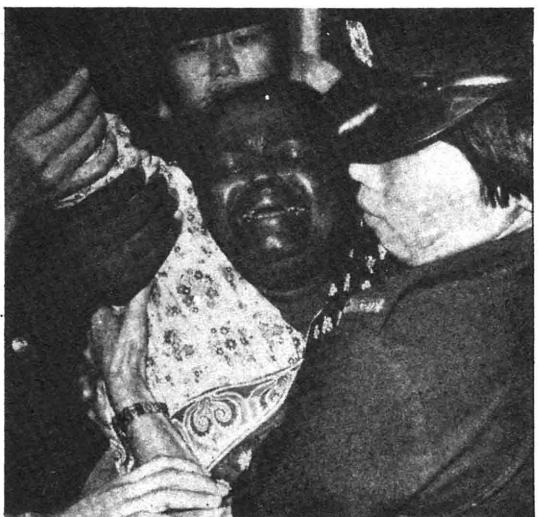


⑥10月13日，殮屍房外數百個罹難者的家屬，聚集在大門處等候認屍。他們之中，有捶胸頓足，驚聞丈夫罹難身亡，哭得聲嘶力盡的年輕太太；有為愛兒喪命而老淚縱橫的父親……



⑦認出親人焦黑的屍體，禁不住放聲痛哭。

⑧即使千呼萬喚，也叫不醒死去的親人，這最後一面，畢生難忘。



⑨一家人從此失去了依靠，怎不傷心欲絕！



⑩人已經死了，錢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⑪失去爸爸的孩子，小小的心靈受盡創傷。

孩子，別忘記爸爸是怎樣死的！



⑫這三姐妹，同樣被丈夫遺棄，同樣葬身火海。她們生前本來就沒有一個幸福的家，死後留下的孩子，身世比媽媽更淒涼。



⑬孩子的爸爸馬金發從小就是一名無父的孤兒（註），現在他死了，留下的三個年幼的兒女也成了孤兒，兩代人同樣的遭遇，難道是命運的安排？

註：馬金發出世才八個月，父親就遭日軍所殺。



⑭衛生部長杜進才博士：從事有危險工作的工人，每人必須配戴有鋁質身份證卡片，以備萬一發生不測時，易於辨認身份，因為目前的塑膠身份證很容易燒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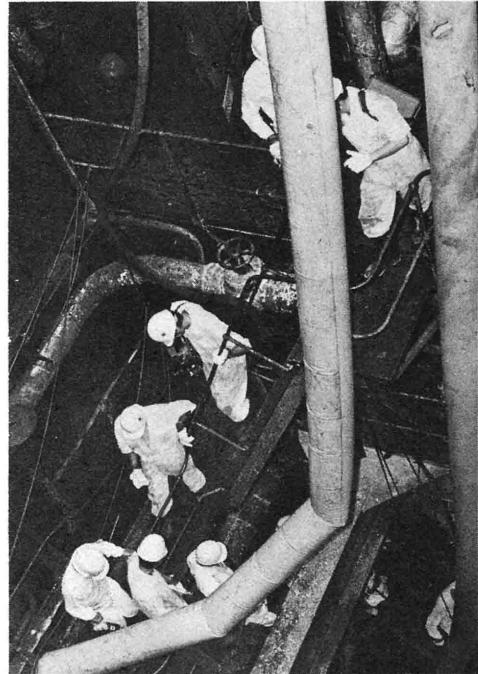
杜博士，我們的工友沒有鋁質的身軀！



(15) 惨了，大家出點力，救救他
友說：太慘了，他們死得太
。這位在機器廠工作的老工
各地掀起輸血捐錢救災運動
十·一二慘禍發生後，全島
們的後代吧！



(16) 慘禍發生後，勞工部成立調查小組，登船調查
爆炸原因。4年前，同樣發生裕廊造船廠，
13名工友因機房失火慘遭濃煙燭死的事件，調
查結果也只是一名工程師因疏忽的罪名被罰款
兩千元了事。這一次，不知誰是代罪羔羊？



真能安息嗎？

死後若有靈，看着嗷嗷待哺的稚齡兒女，
上安樂之上，擺脫人生苦難。罹難者，
亡者，超渡亡魂，祭奠所有孤魂，都能走
為七十六名罹難者和過去船廠的二十名死

(17) 十月三十日，來自不同佛教團體的僧侶，

十餘名工友被震傷，一場大火引發慘劇

（五期）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前空大慘禍！

四十元控罪被控上庭昨建庭對造兩船廠人要燒脂輪對裕廊船廠調查慘禍接納裕工部發表文告披露已向死者家屬指示

炸爆突船槽油中理修

傷人百逾及死慘人八十四

1972年12月：在裕廊造船廠，一艘在趕建中的探油船發生爆炸，造成工友5死5傷。

1974年3月：在裕廊造船廠，一艘正在修理的巨型貨輪的機房失火，釀成13名工友遭濃煙燭死，1人重傷。

1976年10月：在裕廊造船廠，4名工友在平底船底水槽中，遭毒氣侵襲，以致3死1傷。

1978年10月：在裕廊造船廠，修理中的SPYROS號油槽船爆炸，造成76名工友喪生，近百人受傷。

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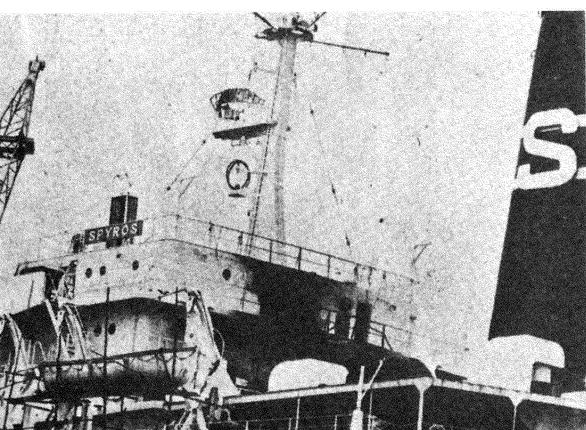
76
名死者：

还我生命！



10月12日下午3时许，裕廊造船厂闸门处的保安人员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拿着两百多张身份证件。放工时间已经过了，但是拥有这些身份证件的工友却还没出来领回。保安人员冷汗直冒，颤抖的双手差点把整叠身份证件掉落地面上，他犹如触到一堆被烧焦了的尸体。

两点半左右，船厂内发生了骇人的油槽船爆炸，那一叠身份证件的持有者——在“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的机房、舱底工作的工友们，有的已经葬身火海、尸沉油池，有的在摸黑逃生中灼伤摔死，更有的为了援救其他工友弟兄而自己不及逃命牺牲了，有的被烧得体无完肤、血肉模糊，他们忍受着撕心裂骨的痛苦，躺在船舱里、担架上、救护车里、医院的急救室中……



是一片焦黑，但却夺走了七十六條人命。
從海上望去，發生爆炸的油槽船只

凄厉的惨叫哀号、呻吟，没有间歇的救伤车紧急鸣笛，令人毛骨悚然。来自其他工作岗位的船厂工友，纷纷奔往惨祸现场，有的投入了拯救队伍中。当看见抬出来的是一具具被烧得皮开肉绽的焦黑尸体，工友们不禁相拥痛哭。



焦黑屍體被抬了出來，……
一具具被燒得皮開肉綻的

救伤车在往医院的路上飞驰，紧急鸣笛疯狂地叫着。冗长的路途加上交通阻塞，使到救护工作倍增困难。当伤者送到设备不足的阿历山大医院紧急部门后，又被转移到更远的欧南路中央医院。受伤工友在救伤车里痛苦地和死神挣扎……

急救室内外挤满了受伤工友，许多被烧得体无完肤，那一片片焦黑浮肿的肌肉，状极骇人，惨不忍睹。这种苦痛叫人怎能忍受，工友们简直痛不欲生……



人毛骨悚然。
沒有停歇的救傷車緊急鳴笛，令

“让我死了更好……哎哟……让我……死……死……”

“不要碰我……给我死吧……哎哟……”

那比撕心裂骨还痛苦千万倍的折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许多重伤者在极度痛苦中死去，好几个已昏迷不醒。经过了通宵达旦的抢救和护理，然而，痛苦的折磨仍然在延续、延续……

阴霾的天空找不到一丝晴云，似乎是为这些惨遭浩劫的罹难工友哀悼。乾燥闷热的风吹刮着，枯叶被吹得沙沙作响，花丛中的鲜花在风中摇曳着，然而，这一切叫人看了感到多么心烦。中央医院那阴森森的殓尸房外挤满了从所未有过的众多人群，劳驾当局出动了镇暴车到场“维持秩序”。当殓尸房那两扇像鬼门关似的灰蓝色木门一打开，一具具焦黑的尸体被推了出来……



又是一具焦屍，親友見了，掩面痛哭。

“亚仔啊！你死得好惨啊——为什么死得这样惨？为什么——为什么？呜……”

“我跟你去好了！带我一起去吧！带我……”

“爸爸——爸爸——看我一眼吧——爸爸……”

“叫我们怎样活下去啊？呜——”

“天啊！为什么你这样不公平？为什么……”
“妈——妈——你应我一声吧妈——”
“为什么我们的命这样苦？为什么啊？为什么？？”

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年迈的双亲、……他们抚尸悲痛欲绝地哀号，痛哭，哭声震撼了天地，把人们的心都哭碎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鼻酸泪流。



親友們的哭聲震撼了天地，把人們的心都哭碎了。

在透明的胶袋里，裹着一具具工友的尸体，有的手脚僵硬蜷曲，显然在死前曾作一番痛苦的挣扎；一个青年的尸体，胸前有一道深陷的伤口，血肉模糊地露在皮外；几具完好的尸体，相信是被浓烟焗昏中毒而死的。还有一袋袋残缺不全的尸体，亲属根本无法辨认。亲人的生死存亡音讯杳然，看来是凶多吉少。那些认不出尸首的家属，红肿的眼露出痛苦、绝望的呆滞目光，呆呆地站在一旁，泪水直流……

当瘦弱年迈的仵工，吃力地把死尸移进棺材后，家属们疯狂地冲上去扶棺号啕痛哭，几经昏厥过去。由于尸体被烧得僵硬蜷曲，“寿衣”也穿不得，有的仍穿着那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手上仍戴着破烂的手套；有的缠着血迹斑斑的棉花纱布。寿板店的囉厘在殓尸房外大排长龙……



正在協助救援
少婦喪偶，肝腸欲斷、哭昏過去，親人



是一行行哀哭的婦女，在場者都為之鼻酸
的一具棺木，由殮屍房內抬出來，尾隨
淚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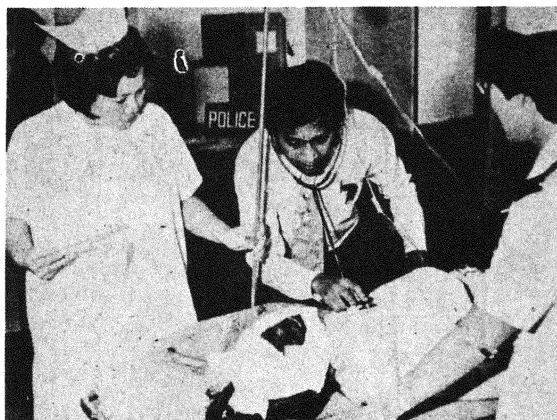
多人羣。
殮屍房外擠滿了從所未有過的衆

这宗残酷的爆炸案夺走了 76 名工友的宝贵性命，重伤者生命垂危，受伤者仍在痛苦中挣扎！

中央医院 59 号病房和殮尸房近在咫尺，受伤工友的家属心里将会怎样想呢？！走廊外，一张张忧郁、哀伤、憔悴的脸孔，目光呆滞地凝视着病房门外，有的搂在一起痛哭，医院笼罩在愁云惨雾中。

病房里一股浓烈的烧焦味和刺鼻的药味弥漫着，密集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个缠满纱布，痛苦呻吟着的受伤工友，有的已是奄奄一息了。输血针管插进伤者手臂，氧气管插入鼻腔，喉咙，痛苦的折磨有增无减。有一名伤者在白色纱布中，只

露出眼睛、鼻孔和那已烧得破裂的嘴唇，他痛苦地呻吟着，吃力地举起手臂在招唤着，但又失败地垂了下来。在救护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人发现他那微弱的求援声。一个伤者的纱布被解开，露出一片粉红色、湿粘粘的肉块，真皮已被烧熟脱落……痛苦、痛苦、痛苦、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为什么？为什么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友兄弟要蒙受这样的痛苦折磨？



痛苦呻吟着的受傷工友。
密集的病床上，躺着一個個纏滿紗布，
殮屍房外擠滿了從所未有過的衆

时限一到，家属亲友们便被催促离开病房，离开那在痛苦中挣扎的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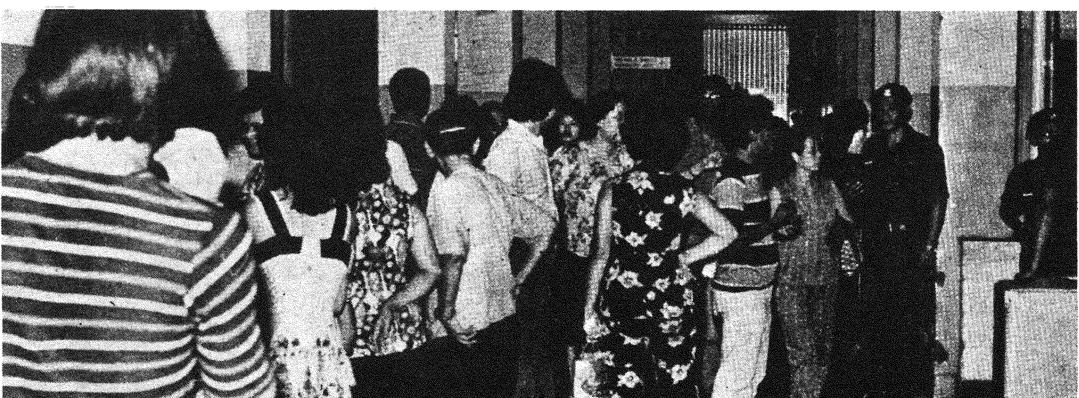
走廊上，挤满了人群，工友们焦急地在病房出口处寻找工友家属，以便拿到卡片轮流进去探望。他们带着焦虑的心情挤进病房，但都沉痛地垂着头，热泪盈眶地走出来。一个当天因病没上工的年青工友，步出病房时，忽然扑向一个老工友的怀中放声大哭。

许多工友仍不愿回家，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谈论着：

“唉，阿清真是‘行衰运’，本来每天都在舱面工作，昨天一被调下去，便……”

“小陈那天搭错车就没上工，拾回了一条命！”

“肥仔成更幸运，那天他忽然拉肚子，当一爬上舱面，下面就爆炸了，真是大命！”



病房門外。醫院籠罩在愁雲慘霧中。
傷、憔悴的臉孔，目光呆滯地凝視着
病房外的走廊，一張張憂鬱、哀

“其实这种偶然的事情每天都有，只因为现在发生爆炸，你们就把它拉在一起，才会觉得特别！”

“是啊！每天都有人生病、没来上工、调换工作岗位嘛！”

“我就是说神在‘多隆’他们！”

“放屁！烧死这么多人还说‘多隆’！”

“唉，你懂什么！这间厂很‘脏’，72年死了5个，74年又死了13个……”

“其实每天都有人摔死摔伤、烧伤、触电，断手断脚的数也数不完！”

“听说有许多联邦人摔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因为他们是临时工！”

另一边，几个伤者的家属满脸愁容地商量着

“唉！看样子，二哥是不行了！呜——”

“以后二嫂和孩子该怎么办？”

“只好搬过来一起住，挤一挤，大家有粥吃粥，有饭吃饭……”

“二哥的屋子怎么不能住下去？”

“分期付款还没还清，要是二哥去了，没有收入，没有公积金，屋子还不被收回去？”

“这可怎么好！二嫂和阿妈又合不来，要是住在一起天天吵吵闹闹，那……”

“到了这个地步，管不了这么多。”

“你要时常注意二嫂，万一做出了什么傻事来，孩子们就更惨了！”

说着说着，大家已经泣不成声。

在旁边，一群工友义愤填膺、脸红耳赤地谈论着：

“赶工赶工！别的船厂用15天下标都赶不及，他们却用10天承接下来，不死人才怪！”

“简直是他妈的，油箱里还有这么多油，就敢叫工人下去工作，不是谋杀是什么？！”

“如果在船身开个出口，他们早就逃了出来，怎么会死伤这么多人！”

“你知道开个洞要多少钱？千多块啊！又要花一天时间，厂方会做，天塌下来囉！”

“难道千多块钱比百多人的命还重要？”

“老板那里当我们是人，在这些狗养的傢伙眼中，我们不过是牛、是蚂蚁？！十死当你五伤！”

“哼！整天喊安全，喊声最响，但是自己厂里却最不安全，死人最多！”

“如果厂方再这样下去，早晚是会轮到我们身上！”

“喂，听说这次筹了一大笔捐款？”

“捐他妈的鸟屁！报纸大字天天说收到了百万，可是家属们一分钱也还没有拿到，要是等着这些捐款来买米，早就饿死了！”

“听说还设立了一个什么救济基金，是留着以后工人死伤时才来救济的！”

“哼，他妈的鬼主意！我们活生生时生命完全没有保障，死后才来赔偿，简直是买好了棺材等我们去睡！”

“等我们一个个被烧死炸死跌死了，才叫家人来领钱嘛！”

“而且，赔偿、捐款又怎能弥补那么多孤儿寡妇丧失亲人的损失呢？”

“这叫做照顾工人嘛——死后才来照顾！！”

一个工友气得忍无可忍，一拳打向墙上，拳头都红肿起来。几个工友也气得涨红了脸，眼中的怒火，就像要把那些吃人的魑魅魍魎及帮凶们通通烧死！

这宗震撼这弹丸小岛的爆炸案，凡是有血有肉的人们，无不对罹难者、受伤工友及其家属给予无限的同情、热心的支援和深切的关怀。热心人士，尤其是工人、学生和小市民，热烈地捐款捐血，委实激动人心。

惨案发生后，由于一些死者面目全非，家属们无从辨认。在这惨痛之际，竟然有人大发伟论，建议从事高度危险性工作的工友应配戴铝质身份证件，以方便认尸工作的进行。究竟工友的生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是占着怎样的地位呢？

家破人亡、生离死别、悲伤、绝望——到底还要多少人来承受这些痛苦？悲剧天天在上演，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是一、两个人的过错？是一小撮人只顾赚钱而草菅人命？是……我们总要找出一个答案啊！

一桩桩惨绝人寰的惨祸、血淋淋的事实，给予人们很大的冲击，正当人们逐渐地看清楚问题的本质时，花样、把戏不断地在耍弄着，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鲜血谱写的事。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正是：

丰功伟绩窃殆尽
滔天惨祸却我当
忍看朋辈成新鬼
血债终须血偿还

各报言论

· 心語 ·

作者按：油船惨案后，举国上下议论纷纷，有者深表关怀，有者痛心严责，也有不少令人喷饭的谬论，一时之间颇有百家争鸣之势。兹将各界人士在报章上的各种言论摘录出来，同时顺笔谈出个人的看法，即括号内文为笔者的意见。

關於慘案原因與調查工作：

裕廊造船厂为什么又再发生工伤事故，而且如此死伤惨重？这是大家都急于要知道的问题。1972年造成了5死5伤的第一宗严重油槽船爆炸案是发生在裕廊造船厂，1974年再度创新记录的13人死亡的另一修船惨祸也是在裕廊造船厂内发生。我们史无前例的百余伤亡的惨祸，依然发生在裕廊造船厂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偶然还是巧合？是管理不善？还是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有问题？或另有原因？劳工部委任的调查委员会也许会将真相调查个水落石出。

—— 星洲日報
(大家都这么希望！)

像这类的惨剧根本上是可以避免的。这通常是在派遣工人下船去进行工作之前，负责确保船只的所有舱房安全，使其没有爆炸的可能。（若只是“举手之劳”，厂方为什么不执行呢？）裕廊造船厂希腊油槽船所发生的惨祸，开始时，使职工会人士感到震惊与恐惧，（是于心有愧而恐惧？），现在已经被冷静与认为此事不能原谅的愤怒情绪所取代。（职工会人士皆为正义之士！）

由劳工部长委任的调查委员会，应尽一切可能使对这件惨祸必须负起责任的人士受法律制裁，这一次，必须施以适当的处罚，以确保相类似而又可以避免的大惨剧不再发生。

—— 蒂凡那

（相类似的话，就像马后炮，每次都在工伤事故之后听到。）

裕廊造船厂屡次发生严重伤亡事故时，都把记者拒诸门外之外，这种态度难道不应该检讨吗？

—— 星洲社論

（应该检讨的不单只是这种企图封锁消息的行为！

其实“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厂方若无过失，何必胆怯呢？）

资方目前首要的工作是照顾罹难者的家属，除了颁发紧急救济金给罹难雇员的家属外（船厂给遇难雇员的直属亲人\$2000，二手承包商工人之直属亲人得\$1000），厂方已决定设立教育基金照顾罹难雇员的子女，使他们能完成中学教育。（等人死了才来做好事！）

厂方並沒有逃避责任（果真如此？），厂方是面对整个事件，但是目前最迫切紧要的是照顾在此事件中不幸者的家属，而无暇会见记者。（试问罹难者家属被照顾多少？记者先生们是否满意这个答覆？）

事实上，厂方在修船的工作上是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但是不幸地竟发生如此重大惨案。

—— 裕廊造船廠董事
經理劉源安

（用一个“不幸”就能洗脱罪名吗？意外事件是否“防不胜防”？如果有采取安全措施，为什么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严重的工伤事件？）

赶工赶得太多，结果终会闹出人命来！
(一针见血，刺中厂方“要害”！)

——生還者

生活迫人！为解决三餐，老伴也要拼老命工作，她这样劳劳碌碌的拼了一生，到头来落得个惨死，赔偿金再多亦无用。

——死者家属

在这个阶段要推测“史拜罗斯”号油槽船惨案的原因或者对任何人加以谴责尚属过早。不过，如果调查委员会确定了那一方面的疏忽罪行时，政府决不畏缩地采取必要行动。

——勞工部長王邦文

(不要“查”出几只代罪羔羊来充数，不要只是罚款了事，人命不能用钱来对换的，况且资本家钱多多，才不怕你罚款，钱他们还可以赚回，工友性命一去永不回！)

關於工業安全措施：

劳工部一路来都有向所有造船厂发出训令，要他们遵守立法所规定的安全条例，以及遵循各间造船厂按照造修船业防止意外諮詢委员会之建议而采取的其他安全措施，事实上，造船厂管理已同意实行这些安全措施。

——勞工部

(一纸官文，根本不在大资本家眼中，看来没有多大作用。口头同意与认真执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劳工部现在说，它一直提醒造修船业，需要非常小心以确保工作安全，这并不足够，现在需要的不只是提醒，而是如果这些船厂没有严格遵守任何安全条例，则所有工作应该停止。

全国职总是否有收到防止造修船业意外諮詢委员会致给船厂的信呢？如果说有的话，那职总又采取了什么步骤来保护工友？(问得好，问得妙

！) 职总应该花更多精力在工友的安全方面，而不是经营企业。

——工人黨

(这是送给职总诸君的金玉良言，切望职总诸公三思三思。)

这一次希腊油槽船的惨案，不但说明了我们并没有自上次的惨案中吸取教训，它甚至于可能说明了有一些负责人，对当局的劝告不当作一回事。

——南洋商報

(不知这一些“负责人”是何方神圣，竟敢如此大胆，藐视当局的劝告？)

在修船业所发生的意外，时常是船厂资方对安全的态度所造成的。为了节省安全措施开销，而导致致命损失，是种不可饶恕的愚行。(厂方恐怕不只是为了节省安全措施开销而已，而是要赶船期，以便能接到订单。)

有些工友也常不重视安全和健康措施，尤其是建筑业工友，他们那种漠不关心，自满甚至虚张声势的态度，曾造成许多意外。(工友们嫌命太长？？)但由于每次意外的伤亡人数较少，因此没有像 Spyros 事件那样引起公众的注目。

我们不应该让 Spyros 事件，使我国青年不愿意在造船业工作，或者使我国成为主要船业中心的努力受到影响。

——勞工部長王邦文

(的确的，我们的青年并不是好逸恶劳，谁愿意用生命去换取一笔数千元的赔偿金，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一具焦黑如炭的尸体？)

有些工友明知道不安全，他们还是进去工作，所以工会应该负起责任去指导工人具备安全意识，使工友坚持：“不安全，别进去。”

——洪孝義教授

(希望洪孝义教授能先担保工友的饭碗不会因此而被打破。)

今天是星期五，又是 13 号。正是所谓不祥的“黑色星期五”，多少人被死神的黑袈裟所笼

罩。半年后，又会有一个 13 号的星期五，我希望，到时候，从不再有听到船厂发生爆炸案的新闻，只愿听到有关当局已经采取真正安全的措施，确保修船工友们的生安全，而让这些技有专长的工友们，不再有朝不保夕的恐惧感！不再平白丧失宝贵的生命，而撇下孤苦妻儿断肝断肠！无依无靠！

这里，除了向罹难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外，也希望有关当局能查出肇祸的真相，以向死难者家属作最公平的交代！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设法确保这类恐怖惨祸不再发生！

——報章讀者
(这正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關於義款與救濟金：

最好是由政府设立一个信托基金，集中处理各方面所交来的捐款，並且对于善后工作统筹统办，使所有亟需经济援助的工友家属都能迅速受惠（？不知谁怎样理解迅速二字。），不致有拖延或偏差之虞……（至今已拖了两个多月）

……有关信托基金的代表人选，最好包括社会福利部官员，医学界与法律界的代表在内，这样他们在拟定救济计划时，就会比较镇密。

——南洋商報

（好建议！可惜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劳工部在 27/10 宣布发出第一批救济金予罹难者家属后，久久音讯全无。第一批救济金的分配方法为：

* 遇难者的家属，可获得 \$ 5000

* 受伤而留医 3 天或 7 天者，可获得 \$3000

* 蒙受轻伤而留医不超过 3 天者，可获得 \$ 1000

另一方面，工业意外救济金直至 $1/12$ 止，共计 130 多万元，其他如来自报章的义款，总数合计达 450 多万元，这一大笔钱不知何故被扣留至今仍未分发给有关家属！）

南大学生会针对此次惨祸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向校内师生展开募捐运动，该会也作出以下呼吁：

(一) 希望各大专学生组织，能对此事表关注。

(二) 希望各社会团体，特别是慈善机构，能献出一份力量。

(三) 希望各工业雇主，对加强工业安全措施作出实际行动。

——南大學會
(希望南大学生会再接再厉，多关心社会！)

本报联合新加坡艺人公会主办，三鎗牌制衣厂赞助，为裕廊造船厂油槽船爆炸罹难家属及工业意外救济基金筹募义款的“油槽船惨祸群星义演晚会”，不仅获得各界热烈的反应，且获得本地及驻唱我国的外地艺人的响应。

——星洲日報
(市侩乘火打劫，美其名为筹义款，实为卖广告，打响店号召牌。)

近日来，到本报来捐款的男女老少，绝大多数是来自受薪阶层，有的甚至是入不敷出的劳苦工友。他（她）们宁愿节省下一日的菜钱，或者从日常的开支中挤扣出一些款项，作为义款，虽然这也是一种苦事，可是他们却充满温情地，异口同声表示：“想起受难的同胞们，我们苦一下，算得了什么！”

——民報記者
(穷帮穷，穷人才知穷人苦！)

最值得钦佩的是这么一些人：他们自己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甚至是三餐只能勉强维持，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有点保障而每天一角，两角地储蓄了一些钱，这样节衣省食，一年至少也不过存几百元，但是为了救济这次船厂惨祸的遇难家属，为了分担别人的痛苦，他们把自己那一点点应付急用的储蓄全部捐献出来，这样的精神是多么伟大，多么值得歌颂啊！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并非大富之家，但也能捐献巨款——自然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捐献几百元整千元的款项时，再三强调不可为他扬名，连自己姓名也不肯登在报上，这样的精神也是十分可贵的。

——民報記者
(向他们学习！)

尊重捐款者的意思处理义款是完全有必要的。
——星洲日報

(希望各代受义款的单位言出必行。)

關於善后工作：

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資方对本月 12 日下午 2 点 15 分所发生的油槽船 Spyros 爆炸惨案深表遺憾，並对所有罹難者的家属、朋友等致予最深切的慰问与同情。

——裕廊造船廠

(猫哭老鼠假慈悲！是遺憾必须停工賠錢，名声越来越臭，还是工友的死伤呢？)

我建议在裕廊工业区设立一所大型的综合性医院，这所医院除了一般部门外，特别要有完善的设备以救治在各种工伤事件中的受难者。目前，裕廊工业区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区，却没有一所这样的综合医院。

——報章讀者

(裕廊鎮工友与广大人民一定支持这个建议，希望当局能重视。)

上接 Pg. 72

立場問題

賽·查哈里说在他被监禁的 15 年又 9 个月中，当局曾 4 次提出要释放他——假如他答应上电视悔过，他拒绝了。“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所做的只是反对合并。当星马（在 1965 年）分家时，我以为当局会释放我。”

賽·查哈里说，由于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也不曾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坚持了 15 年余。

“他们曾给我套上许多銜头，我不想否认，我只知道我所做的是为了自由、正义和平等而斗争。我不附属于任何政治团体……任何人和我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我不可避免的和他有政治上的关系。”

賽·查哈里说他最恶劣的时期是当他在某一年里被单独监禁数次。

“曾有几度，我陷于绝望，但我还是很坚定，”（按：据《社会主义的实现》一书揭露，賽·查哈里曾受长期单独监禁，连生命也受到威胁。）

注释：

①何标：据《社会主义的实现》pg244 报导：“何标于 1963 年 2 月 2 日被拘留。他是前马来亚大学学生，但过后离开大学，积极参加职工运动的工作。他加入汽车工厂雇员友联合会和新加坡机械工程雇员联合会工作。被捕时是全国海员工会的受薪秘书。1960 年，人民行动党派他前往英国参加一项职工会课程，但回来后他觉得大失所望。他积极参加反殖斗争和反对人民行动党同马来亚合并的条件。曾受长期的单独监禁，并且多次被殴打。在 1970 年——71 年间，他成功地展开一场超过 100 天的绝食行动，以迫使反动派当局停止强迫劳动和改善樟宜明月湾所的生活条件。

②据《社会主义的实现》一书 pg244 报导：“（林福寿医生在）被捕时是私人执业医生。大学求学时期曾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担任社会主义俱乐部、‘花惹’(FAJAR) 编辑委员会和学生会的职务。曾出任‘马来亚大学生’(学生会会报) 编辑，并在 1955 —— 56 年担任大学学生理事会主席。曾积极参加反殖斗争。被捕时是社会主义阵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该党英文报‘人民报’(PLEBEIAN) 的编辑。”

“10·12”这一天，可定为一个纪念日，每年的 10 月 12 日，大家都进行纪念活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及对死难者的怀念，我们不仅要永远缅念“10·12”事件的死难者，也应该永远缅念所有为新加坡的繁荣献出宝贵生命的工友，技术人员。

——報章讀者

为了让所有的人都共同关注工人的安全问题，为了警戒后人，为了对这次灾难的工友及历次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职工表示悼念，我们建议，在裕廊工业区建一座纪念碑。为什么死于战争，死于空难（如在柔南发生的被骑劫飞机撞毁案）的人，有纪念碑来纪念他们，而我们的为新加坡繁荣做出极大贡献，最后献出宝贵生命的职工，不能有一座碑来让大家永远缅怀他们呢？我们相信，如果这座纪碑不能建在裕廊工业区的土地上，也必会建在每个有良知人们的心目中的！

(民意会被接受吗？) —— 民報讀者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釋放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一种说法是：当局认为目前局势平稳，不怕放他们出来，但有人反驳说，依他们两人目前被放逐在外岛的情况看来，又能发挥多大的政治影响力呢？

另一种说法是，随着 76 年社会主义国际驱逐了人民行动党的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开始关注新加坡的人权问题，逼于国际压力，所以有关当局将他们释放了。但是又有人说，在最近并没有明显的国际压力加诸李光耀政府身上。所以这个说法不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释放。但也有人说，正因为这样，才是李光耀认为处理这个敏感问题的最理想时刻。

另一个说法是美国卡特总统的人权运动产生效果，李光耀政府为了取悦美国，所以这样做了。

不管人家怎么说，身置局内的林福寿医生所给的意见或许值得我们注意吧。

第一宗严重爆炸惨案

—— 记1972年裕廊造船厂惨祸

· 難忘 ·

5 · 13 · 76

5 · 13 · 76

这是什么？

是石英表上的跳动日期？

是指 76 年 5 月 13 日吗？

不！

是那个值得欢庆的大日子吗？

不！ 不！

这是三个血淋淋的数字

三个难忘的惨案

三个含冤未雪的冤狱

3 · 5 · 72 裕廊造船厂惨祸 炸死 5 人

10 · 12 · 74 裕廊造船厂惨祸 烧死 13 人

12 · 10 · 78 裕廊造船厂惨祸 炸死 76 人

我们要永远铭记

这一连串的数字

我们更不能忘记

数字背后的事迹！

.....

.....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972年3月5日，在劳工部大力推展工业安全运动声中，我国规模最大的裕廊造船厂，竟然发生有史以来（指1972年之前）空前骇人听闻的工业意外惨祸，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最惨痛的教训——一艘在赶造中的探油大平底船忽然发生爆炸，10名工人被炸伤，其中8人伤势极为严重。

肇事前10名负责烧焊与髹漆工友先后进入船舱工作，甲板上也有一批工友在工作。在11点5分时，忽然从船舱内传出轰然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冒出，其他工友心知不妙，一名遭灼伤工友爬出甲板大声呼救，工友们都立刻放下工作，奋力抢救在舱中的工友。经过半小时的努力抢救，才将舱内伤者一一救出。工友们都关心自己

伙伴的命运，纷纷赶到伤者家中报讯，或到医院探问，充分表现出劳动人民团结友爱的精神。

眼看自己伙伴受伤的工友，一谈起此事，犹有余悸，悲痛地说：伤者被救出时，个个遍体鳞伤，全身衣服烧光，头发所剩无几，有的甚至连佩戴着的钢盔都被烧熔，他们的伤势可想而知。

工友们透露，在事发当天早上，曾经陆续发生了两宗燃烧事件；第一宗在8·30 am，另一宗在9·30 am，所幸无人伤亡，而类似的意外，在船厂是司空见惯的。

案发后，记者尝试从工友口中了解更详细的情况，不料却遇到厂方的阻拦。而且厂方还警告工友不准“乱讲”，否则开除。

结果，在10名遍体灼伤的工友中，5人不治身亡。

部门讨论，定下每天的工作程序，但只以口头方式，未记录。

调查庭报告书

调查庭经过了19天的调查及5天的审讯，确定了爆炸原因，提出他们对本案背景之意见：

(一) 船坞经理之下的各部门缺乏工作上之配合。各部门主管均不知其属下部门工作人员之工作情形。

(二) 各部门主管每周举行会议，唯只关注计划及其执行的速度，没有充分关注安全和工作配合。

(三) 保安职员缺乏一般工业危险的技术上的知识。

(四) 明知发生意外地点在进行髹漆工作，仍然没有提供通风设备。

(五) 在进行高热工作前，没有人检查过舱内的气体。

(六) 此案发生前4个月，另一间造船厂曾发生一雷同事件，曾有一名年轻工人因此丧生，而裕廊造船厂并没有吸取他们的经验以避免同样的惨案再度发生。

根据上述的分析，调查庭因此判定此宗爆炸案，厂方触犯了工厂安全法令第14条：“必须设立有效和适当的措施，以确保与维持每个工作室新鲜空气的流通，足够的通风设备。”以及第35(3)条：“工厂、水槽或船隻如含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质，则不能进行有关利用到热的任何焊接，燃烧或割切操作工作……”

该厂被罚款\$900了事。

各界反应

赔偿与捐助

5名死者中，2人为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PIEU)会员而分别获得\$850；裕廊造船厂发出\$4,000的抚恤金予该厂长工，承包商工友则得\$2,000；保险公司对死者的赔偿额为\$22,500。此外，各界人士也纷纷捐款予罹难者家属。

星洲日報社論

经过此次经验，让大家深切体会到，工业界如不澈底改变他们心中对人命和工作安全的轻视态度，类似的不幸事件仍然是会继续发生的……我们记得，当工业安全运动展开时，这个日本与本邦资本联营的造船厂曾经积极表示响应，我们也相信，对于法律所规定的安全措施，例如强制工人戴安全钢盔，使用护眼罩之类经有确实实行，而且还在各处挂上日本式的“安全第一”标语，但不幸的事件依然发生，一次就造成 10 名工友伤亡的惨重案件。

也许厂方会辩解说，为了维持新加坡造船修船交货神速，价格又廉宜之美誉，不得不进行 24 小时的赶工，因而无法兼顾到工友之安全，如果仍然是怀抱这种思想，我们认为那是新加坡的不幸。（作者按：72 年的“不幸”仍“保留”到今日，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彻底消除！）日本造船业界那种要快不要命的作风，我们不希望被感染到。（作者按：我们不但已被感染，且青出于蓝，真所谓“名师出高徒”！）

口头上支持工业安全运动是无济于事的，……基本上还是要依靠雇主预先采取行动，以具体办法加以防范未然才是根本方法。

某些雇主习惯在只有当局来检查时，才把他们的企业厂房弄整齐，及炫耀安全的标准。这样是欺骗自己，因为如果意外发生，大家都知道必要的安全措施并未被执行。

裕廊造船厂是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与新加坡政府合资的，做为一个日本数一数二的造船公司，不应有此疏忽。

工會

PIEU 要求澈底调查意外原因，处罚有关之负责人，不论其职位之高低，并要求裕廊造船厂重新检讨对工友们的安全问题列于优先处理。

职工总会呼吁政府起诉造船厂。

职总工业安全委员会说：“许多雇主只顾赚钱，很少关心工友的安全；对于意外发生的最终分析，雇主应该负责，因为雇主是负责生产的、牟利的。”

勞工部長

当我们追求物质财富时，我们决不能变得无

情及没有人性，而降低了人命的价值。

这个意外悲剧已加强了政府防止工业意外的决心。

这次意外悲剧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疤痕，我们将不会忘记它。（作者按：这个比喻很深切，但不知该用怎样的字眼来形容 74，78 年的惨案。）

文化部長

要从该事件吸取教训，更加注重工人的生命安全，尽量减少工业意外的发生，希望工厂管理当局应当关注工人的生命安全，关注各种安全措施。

工人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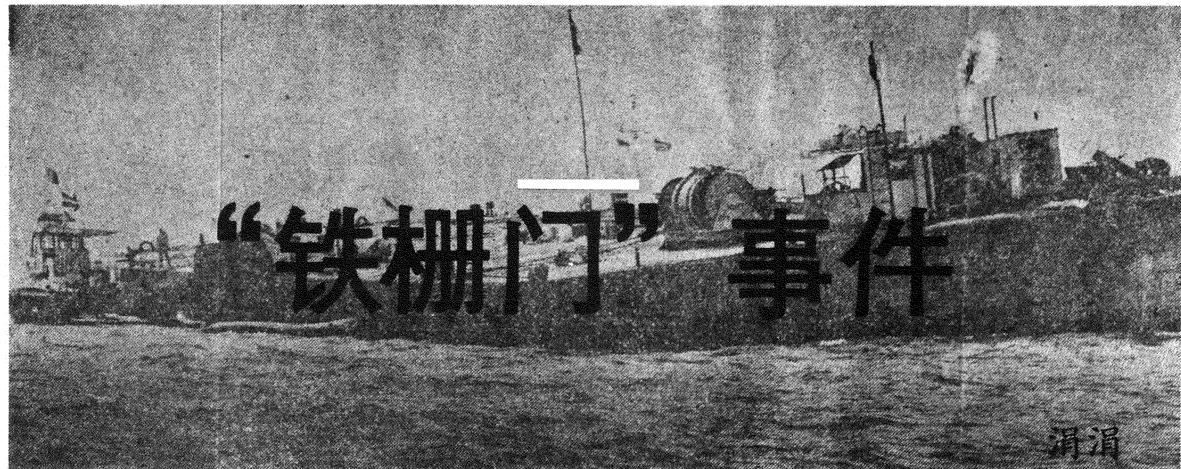
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严防意外重演，政府向来没有严厉行动制止意外发生。船厂副总经理刘源安身为国会议员，却没有以身作则，在自己厂内严厉实行安全措施。

小结

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了本地有史以来第一宗严重的船厂爆炸惨案，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类似的事件不断地重演。

然而另外一些人，却是那么“善忘”，那么快就忘了自己曾讲过的话、做过的事！上述提及调查庭曾指责裕廊造船厂没有吸取案发前 4 个月另一造船厂发生一雷同事件的经验以致发生惨案，试想想，4 个月前的事，早都忘得一干二净，那 72 年发生过的事，到了 74 年时也该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难怪有第二次惨案；74 年发生的悲剧，过了 4 年，这段时间更长，更有借口忘了上两次的教训，再度重演悲剧。尽管他们那么“善忘”，可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三次事件永远留在人们脑海里！

人们不会忘记，72 年事件厂方被判有罪，被罚款 \$900；74 年同样被判有罪，同样被罚款 \$900！\$900 第一次买去了 5 条人命，两年后通货膨胀，人命不值钱，\$900 买去了 13 条人命，今年的行情呢？76 条人命，值得多少钱呢？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裕廊造船厂发生了惨重的失火事件，造成十三人死亡，这是本地船厂工伤事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事件是发生在一艘正在修理中的巨型货轮——“铁栅门”的机房内，这艘船是在英国注册的，属于一苏格兰船务公司所有。这次停泊在船厂是作常年的维持检查。预料需费时三星期，但只修了一个星期就发生了这宗惨案。

在十三名死者中，有十名是造船厂的工友，两名是承包商的工友，另一名是英国工程师。此外还有一名工友受重伤。

惨案發生前

铁栅门在停泊的期间，机房正在进行拆除机轴的工作，为了要吊起机轴，就必须要有导杆，装置导杆需要有三个挂钩点，惨案发生时，焊工正在焊接第三个挂钩，这挂钩是位于飞轮附近污沟之上。在污沟内是二尺半深的水与油的混合液。

焊工黄达伟是承包商的工友，当天(10日)喝茶后，大家约十时十五分回返工作地点继续工作，他是在距底层约十呎的舱板上工作，所用的是电弧焊接法，当他用完装在焊接杆上的电极，便把这根剩下一小段的电极丢掉，当他装上新的电极进行焊接时，突然听见有人高喊，他闻声便取下面罩，看见在飞轮引擎附近已经着火燃烧。

十时四十五分，虽然船厂的救火员与安全人员大多数赶到现场救火，但因为浓烟和高热，没有一个救火员进入机房，二小时过后，火势才被扑灭，救火员才进入机房营救被困住的工友。

失火原因

根据一名工厂稽查员指出：失火原因有三种

可能：

1. 焊工黄达伟所用过的一小段电极仍保持着高热时被抛落至舱底，可能因此而引起舱底易燃液体着火燃烧，因电极由十呎高处落下时间少过一秒，温度至少有摄氏七百度。

2. 烧焊时火花落至舱底，也可能使舱底的易燃液体着火，依据常理，舱底污沟中有油，进行热工是不安全的。然而在机房内的高温操作，却没有必须遵守的严格安全条规，只是由主管工程师或工头斟酌决定处理。主管工程师通常在判断所进行的工作是否安全后，决定是否要通知安全组。当时，安全组没有获知船上将进行焊接工作及可能发生的危险，该厂安全及防火官也披露了安全组与船舶机器修理组之间，彼此没有互相协调工作，助理安全主任说，他有叫安全人员到船上检查，而该人员只是曾到舱底检查高温工作的进行，而不是在事前进行检查。我们不禁要问道：为什么这样大的一间厂，组织上是这样的松散，处理事情是这样的马虎？

3. 烟蒂或火柴也可能引起火花。一名装配工人供证说，当天发生大火前二十分钟他看见有工友在机器房内抽烟，抽完烟后把烟蒂丢在地板上用脚踏熄，虽然在机器风扇附近发现了一个香烟空盒，不过此区未有火患，可见由烟蒂或火柴引起火灾的可能性较小。

重要事實

要更了解，下列的几个事实是必须注意的：

1. 根据港务局人员说(11-12-74星洲日报)：凡是到新加坡来的船隻，如果要在船厂进行烧焊修理工作，都必须经过港务局化学处的检验才能进行修理工程，然而“铁栅门”号却没有

要求该局化学处进行检查，就在船厂进行各项修理工程。

2.一名船厂机械装配员阿敏·敏·阿都拉供称，他曾注意到焊接进行时，有火星掉到油滑的地板上，他曾提醒这名焊工说船舱下边有油，他又向机房里的工头指出这样的焊接是危险的。但那工头却说：舱底的油是和水混在一起的；意即说不容易发生燃烧，而对这项提醒不加重视。

3.根据港务局化学师的调查，在烧燃地区的空气中，含有易燃气体的浓度高过最低易燃点的五巴仙，这是绝对不适合进行焊接工作的。

其他因素

造成惨祸的其他因素：

1.根据报章的报导，当时在机房内有三、四十人，然而根据工友透露，当时有六七十人在工作，使到在惨案发生时不易疏散到安全地点。

2.由于肇事的船是在进行修理，所以船本身的发电机并没有应用，电流完全是由船厂供应，当火患发生时，由于电线发生短路，灯光熄灭了；而供紧急用途的灯设备，由于是在修理期间，因此都被关掉了，以致无法找到可逃生的道路。

3.船的特殊结构：通常从甲板到舱底机房有三、四层楼高（即三、四十呎），在普通的船上，楼梯都是从舱底通上到甲板，有分段的话，距离也是很短的，然而在这艘船上，梯级的设计很特别，上了一段之后，要绕过一个大圈，才能找到另一段梯级。此外，楼梯也非常狭窄，又因有柴油，梯面很滑，上落很不方便。

当火患发生时，机房弥漫着一片浓密的黑烟，伸手不见五指，有些工友根本不能找到楼梯逃生，其中有几个死者已是逃到了接近出口处，但找不到出路窒息而死。

4.安全设备：在船厂内，小火灾是时常发生的，然而当局并不加以注意，而且没有给予工友火灾演习及抢救训练。船的机房内，除了有灭火器外，还有一个大型的灭火系统，只要将开关按上，就能操作，喷出灭火汽来救火，然而当天没有人知道这灭火系统的开关在那里，而船上的船员却都不在场。

灭火器方面，有工友反映说灭火器有数种，用法不同，因此有些工友不知如何使用。有位工友尝试使用灭火器，然而这个灭火器已不能喷出二氧化碳来灭火，这可能是安全组没有经常检查安全器以确保在紧急时可以应用之故。虽然安全设备如此恶劣，工友们还是本着阶级友爱，奋不

顾身加以抢救，以致被窒息而死。

此外，船上是有紧急出口楼梯的，然而由于生疏的缘故，在慌乱中，工友们不易找到出口处。

工会与厂方的反应

工会曾在厂内向工友们募捐，以便在经济上给死者家属一些帮助，但据瞭解所筹到的捐款至今（即75年2月）还没有交给死者家属。工会只是付给罹难的工会会员家属一千四百元的抚恤金据说厂方也发给死者家属二千元的抚恤金。

裕廊造船厂是星加坡政府和日本合资经营的，在一九七二年曾发生探油船爆炸，造成五死五伤的悲剧，后来劳工部特别设立了一个公开调查庭，厂方被控以“未为工友采取安全措施”但只被罚款九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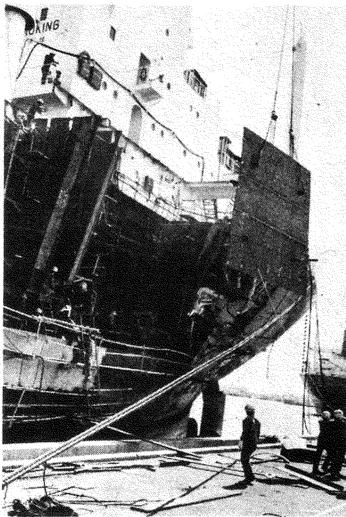
造船厂是有替工友买保险的，对于死者，每人将获赔偿二万元，但现在厂方的意思是想把保险公司和工友的捐款投资在船厂内，以后按月把利息分给死者家属，但到底会给多少的利息，厂方却没有宣布。

小 结

纵观整个事件，如果厂方在事前对该船进行彻底的检查，以及加以各项安全措施，相信惨案是可以避免的，即使是失火的话，也是可以加以扑灭，并将工友及时疏散。

职工卫生与安全委员会曾在事后发表了一个文告，“呼吁所有的雇主在其机构给予优先照顾安全程序，以确保在其机构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但，这是一个高不可及的理想，以利润挂帅的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更完善的安全设备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这样一来利润就大大的减少了。即使是提供安全设备的话，也是为了使厂房，机械不受到损伤；方便的话才顺便照顾一下被当作生产工具的“人”，就算不幸发生了诸如此类的惨案，控上法庭也不过是罚款区区九百元了事。

工业伤亡不只是工友所面对的严重问题，其他如裁员的威胁，恶劣的工作条件，微薄的薪金，使人身心疲惫的劳动强度，轮班制所带来的问题，生病请假的诸多条件，勤工奖的诱惑，以及种种麻醉意志的“康乐活动”，都无时无刻的在危害着工友的身心，这些问题都是极需彻底解决的。



去年……

田斌

九月廿五日，报章报导了一宗发生在岌巴造船厂的意外事件，一艘船上的活塞连钢 (Piston connecting rod) 塌下，6名技工走避不及，造成1死3重伤的惨剧；案发生后，厂里50名工友奋勇捐血。看了这则新闻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对于死者的死及余下的一家，心里都有一股悲愤的情绪。因此，当其中一位朋友提到要去了解死者家属的情况时，我们几个都觉得该去关心此事。

来到了直落布兰加组屋区，一座座高楼大厦林立在眼前，外表宏壮美观，生活在这里的人看样子似乎是很舒适安乐。绕过几座组屋，我们找到了谭君（死者）的家，迎接我们的是死者的妻子，她眼里流露出一股悲伤感激的神情——在“私”字挂帅的社会里，还有人来关心孤儿寡妇。由于刚办完丧事，屋子里笼罩着凄戚的气氛，再加上彼此都陌生，我们几个哑然坐着，不知要从何问起，沉默中，阿意终于冒出了第一句话：

“阿嫂，我们看到报纸报导，当你丈夫出了事，有50个工友毅然捐血，是吗？”

“说起来，他们可真是热心的了，”她神情激动地说，“听到阿添流血过多，需要输血急救，50多个工友马上要进医院输血给他；个个赞扬阿添的人品好，说怎样也要救活阿添。工友们这样热心帮助，真使我感激得说不出话来。但想想他们平时干活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输了血，那来的气力开工呢？况且做他们这一行的，手停口停，家里都要照顾啊！我以为医院该会免费输血，于是便谢绝了他们；那知道，要得到免费输血的优待，是要捐上整十年以上血才能拿到证明书。工友们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帮我找看谁有捐上十年的，借他的证明书来急用，最后，医生才说在厂里出事的，厂方会负责。但唉！他是不行了，被压

着腰部，肠胃、肝肾这些内脏都裂了，经过急救后，还是没有办法救活他……”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指了指身旁的一位少女说：“她是我的邻居，在亚历山大医院当护士，看到我家这种情况，常常过来帮我，陪伴我！”

“唉！几年的时间，他从一个学徒辛辛苦苦的挨到成技术工人生活可算安定，但精神负担却一天比一天重，时不时放工回来，一个人静坐一旁，呆呆的吃不下，睡不着，心事重重！我曾多次问他发生什么事，起初他怎么也不肯讲，后来奈何不了我的追问，他才透露出他很害怕，怕什么？我倒很奇怪。原来，他的厂里常常发生意外事件，不是因为船舱毒气不散，中毒身亡，就是被高空掉下的重物压死压伤。另外，又有油渣不清理，油船爆炸，电线漏电，人被 shock 死。他怕有一天，他也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唉！这也难怪他，在他生前也曾遇到几次意外。有一次工作，东西跑进了眼睛，要动手术取出来；另一次是从甲板上跌入海中，又有一次被一支铁条打伤背部。这些意外，老板不肯赔偿，因为是皮外伤，没有伤到内脏，不算是工伤意外，厂方不需赔偿。这也没办法，难道不干吗？现在找事难，一家大小的生活都要靠他。想起18年前，我父亲死于工伤意外，想不到18年后，丈夫又是死于工伤意外。唉！虽然有赔偿，但也要等上一年半载；而且又能赔得多少？又怎能弥补这个家的创伤啊？！”她强压制着悲痛的心情，只以深叹来发泄悲愤之气。

回途中，我们心潮起伏，看着远处海上一艘艘的轮船，它们可是工友们血汗的结晶啊！但是他们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像这样的工伤意外的悲剧，是天天都在上演着的！



船厂（修船）的安全措施

高峯

新加坡位于中西交通要道，极适合发展修船业，至今造船业已发展成一巨额投资的庞大工业。然而，造船业工伤事件却空前的提高。1978年裕廊造船厂的“史拜罗斯号”大爆炸，造成了76人死亡，百余人受伤，缔造了崭新记录。惨祸的发生，使许多人对修船业的安全措施开始注意起来。

例行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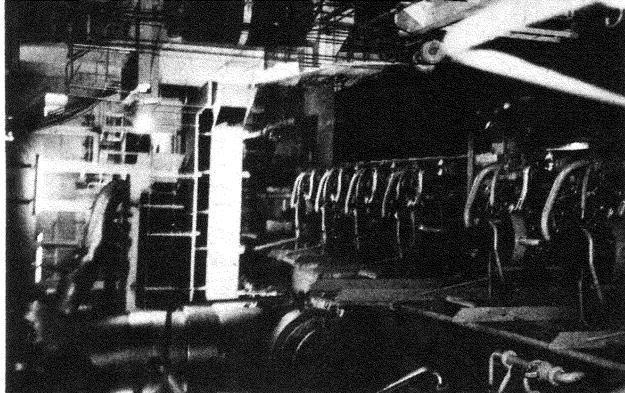
每一艘运载过石油产品的船只，在进入船坞修理之前，必须向港务局(PSA)申请一张“无易燃性气体证书”(GAS-FREE CERTIFICATE)。港务局的化学师上船检查，证明没有易燃性气体，适合进行修理工作后，港务局便发出证明书。在得到准证后，有关船只便开进船坞修理。在任何密闭空间或油槽须要进行高热工作前，也须向化学师申请证书。

接着船厂安全组的监督员和工程师便上船检查，然后在有关部份贴上安全标志如“不准吸烟”、“易燃物”，“电流危险”，“紧急出口”等。然而，并非所有的船厂都认真地执行任务。对于密闭空间是否适宜烧焊工作，船厂一般都有作例行检查空气中是否含有易燃性气体，因为这是法定程序。可是这却无法检验出是否缺氧或有浓度超限的毒气密集。其实，许多厂都没有足够配备，在工友动工前，作例常检查。有一调查指出，密闭舱房内之空气，非常恶劣，并举出两个原因：空间内带有危险气体和无通风设备。单单在1974年里，因窒息或中毒而造成的工伤事件，就高达29宗，其中16宗是致命的。

船厂安全组人员检查过后，工友便上船工作。修船的工作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呢？相信未上过船的人是很难想像的。人们所说的危险，又是怎样的呢？

危险的工作环境

一般油槽船有燃油、原油等十来个油舱。油舱是体积非常大的密闭空间，高约40呎(大约有组屋的4、5层楼高)，舱内一片漆黑。油舱



顶部只有一个（或两个）出口，工友们由一道铁梯下舱底进行工作。由于油舱是盛油用的，加上原油中化学物质的不断腐蚀，有些铁梯已经不稳固了。铁梯的宽度是狭窄的，如果有两位工友在梯上相遇，其中一人必须侧身让另一人先过。在这种情况下，工友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才不致失足跌下。有时，工友一手拿工具，一手扶持铁梯下舱，不禁叫人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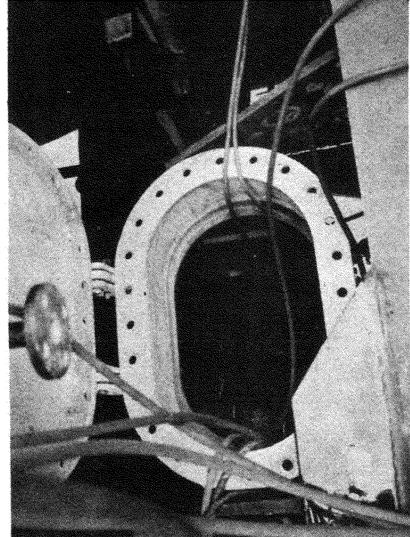
在舱底是一层油渣，舱内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性有毒气体，因此工友下舱工作时，必须确保舱内空气的安全。舱底异常闷热，只有在顶部出口处才装有通风设备，但是它的有效距离只有3公尺左右，因此，对于在舱底工作的工友来说，是有等于无的。尤其是烧焊工友，更是热不可耐。

机房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共分3、4层，机房有较油舱好的通风设备。在机房里的是座座巨大的机器，让工友行走的是一圈走廊，走廊的“地板”，是由片片的铁栅衔接起来的，这是为了让下层的机器能较快散热的缘故。有时为了修理底下机器，地上的铁栅会被掀开，工友一不小心便会踏空而跌下去，这一跌是非死不可！

机房的出口是在甲板层，下层的工友若要出去，非爬上去不可；而通往下层的楼梯并不是一道，工友要下底层，必须绕来绕去，才能找到楼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事故，底层的工友是很难逃脱的。而且，船厂也没有紧急电流供应，发生事故时，机房内黑暗一片。这次“史拜罗斯号”大爆炸就是这样，工友在慌乱、黑暗中找不到楼梯，通通葬身机房内！

除了上述油舱和机房外，船上还有许多危险，如船身的木架，由于赶工，木架往往搭不稳。烧焊工友、油漆工友就在这样恶劣的木架上，蹲上整个钟头工作。难怪有位工友说：“失足跌下时最好是头先下，不然脚先下跌不死而残废终生，不但自己痛苦一辈子，也连累家人”。

船上到处都是油渍、油布，一不小心就引起火患。有一艘在裕廊造船厂修建中的船隻就有过



失火5次的记录。

重重的危险，难道是不能消除的吗？为什么继续让这些危险存在而威胁着工友的生命呢？让我们看看船厂的安全组吧！

船廠安全組

船厂的安全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安全组通常有一名主管，几名安全监督员及多名安全人员。本来，在某些工作的限制区内，安全监督员尚未确定是否安全前，工友不可在此范围内进行高热的工作，这项检查必须经常举行，即使周末与假日也不能例外；在修船工作中，如果发现任何不妥当足以导致危险的发生，安全人员应立即停止该项工作之进行。但是，往往安全组人员虽然名义上授以权力，实际上他们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他们必须面对许多压力。就以著名的裕廊造船厂为例，据在该厂工作的人士透露，最大的压力是来自该厂的最高管理层。一旦安全人员发现工作地点不安全而下令停工，必将延长修理天数而使公司亏损，这是“利润挂帅”的高级管理层所不高兴见到的。其次，各部门工头都极力在赶完自己部门的工作，停工意味着延长工作日数而使他们更加需要赶工了，因此，对于安全人员的警告，通常是不加以重视。另一点，许多承包商工友急着把工作赶完，停止工作就会延迟收工时间，许多工友对这点不满，脾气坏的工友有时会拉拢一班人马在厂外等候他。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安全组是不可能发挥其功能，因此，也不能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通常，在一些边际危险上，便冒险地博一博，闭上一隻眼，得过且过；如果不幸博不过，发生事故，

那只好成为厂方高层管理人员的替死鬼了！

该厂安全人员的素质，更令人惊讶。安全人员是由各部门选派一、两人组成，由于各部门都在赶工，因此，各部门工头都把勤劳的工友留下，而把最会“吃蛇”、不负责任的工友选派去该组，这些安全人员往往没有尽责去检查工作环境的安全。据说有一次发生火患，在场负责灭火的安全人员却拔步而逃，后来火被其他工友扑灭，气得该艘船的船主呱呱叫。以前，该厂有一位相当负责任的安全监督，但受不了那重重压力而辞职不干。

总的看来，该厂的安全组是如同虚设，但是，只要我们深入一层去想，“利润挂帅”的资方才是真正祸首罪魁，工友的生命安全完全操在这些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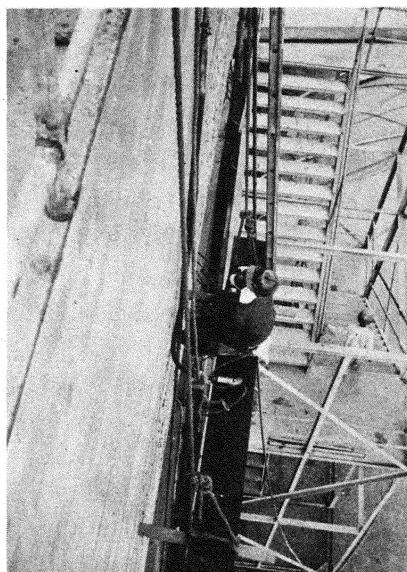


安全措施

劳工部规定所有船厂工友必须参加由船厂举办的安全课程，然后通过一次测验以确保工友有一定的安全知识。倘若测验及格了，便颁发一张证书（有效期限3年），才可以上船工作。然而，许多船厂并没有认真地去做，第一是没有合格、负责任的师资；第二是地点不合适，餐厅往往被利用来上课，天气炎热又吵杂，工友多数在上课时睡觉。而测验是笔试的，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清洁女工或老工友，也在监考官隻眼开隻眼闭的情况下作弊及格。

照这种情形看来，安全课程的目的是完全不能达到，许多工友虽然证书在手，但对于安全知识还是一知半解。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安全课程的存在又是为了什么？

配戴安全盔，穿安全鞋是船厂确保工友工作安全措施之一。但是，如果被重物击中、失足跌下或发生爆炸，这些措施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誰應負責？

对有关各方面那种“要钱不要命”的不负责任做法，令人替船厂工友感到愤愤不平。在追求经济迅速成长时，工友的利益是绝对不容忽视、牺牲的。倘若由于工作环境的不安全而导致工伤事故发生，那谁应该负起这责任呢？



船廠工友的休息場所

造修船業包工制度 與工傷意外

洪義

当一艘船开到新加坡时，如果船主决定要在这里修理，他便公开招标，船厂接获消息后，便根据自己厂的能力估计所需费用及工作日。竞标的因素有两个：天数和费用，船主便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标签。最近发生爆炸惨案的裕廊造船厂所承标的天数往往比其他船厂少，因此享有“效率快，价钱低”的美誉，为星加坡迅速发展的造修船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船厂所承接的工程订单或合约，时多时少，因此对工人需求多寡，须视订单而定；加上船厂之间竞争的结果，通常工作日数定得很短促，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船厂的工作往往必须赶工，包工制于是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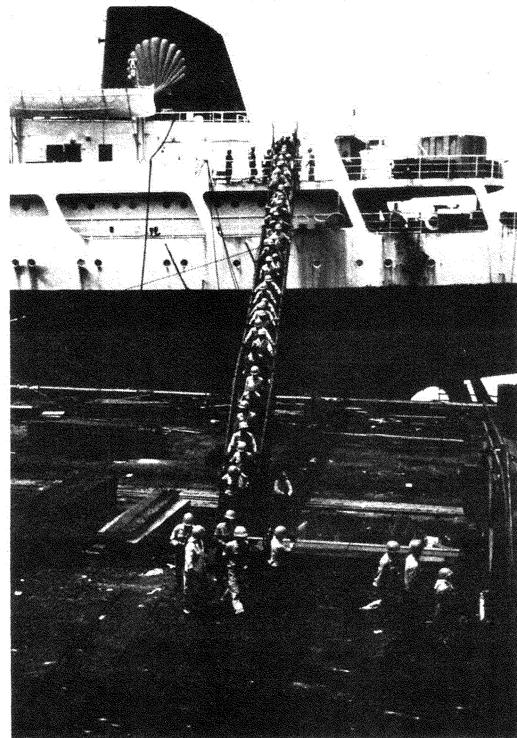
本地造修船业，目前有两种承包制度：一种是承包商根据合约所订工程规模，自己聘请管工监督工作进展。船厂一般都不加管制，一切工具由承包商自备。另一种是由承包商为船厂供应工人，由船厂人员直接分配及监督工作。有些承包商再把工程分配给二手承包商。有时因为需要的人手太多，承包商会临时拉些没有什么经验的散工来凑足人数，帮一把手。包工制工人，占船厂工人总数的 $\frac{1}{2}$ 。

承包商的“特点”是速度快。因此，包工工友都必须赶工、做夜班。船厂有自己的工作预算，同样的，承包商也有自己的计划，包工工友必须按照进度去赶完一天内预定的工作量，而这通常是必须做超时才能完成，几时做完便几时收工。由于包工工友的工作时间是以他们本身的速度来决定，因此，工友便会加快速度去做了。

船厂的长工则不同，由于工资较低，他们必须靠加班多赚点钱来维持昂贵的生活费。也由于

他们的工作时间固定，不像包工工友，早完工收工，假如他们完成了一项工作，便会有第二项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长工的干劲往往比包工工友低，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点。

由于船厂之间的竞争，使得所承接工程往往是在赶工的情况下完成，从船厂到承包商，都得赶工以便能在预定日期交货。据工友反映，许多有家庭负担的老工友，有时一连三天做通宵工作，他们的体力和精神都消耗得所剩无几了。而船厂是处处潜伏着重重危机，工友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才能避免意外发生。因此，在这样连续加班的



情况下，工伤事件是很容易发生的。

由于赶工需要，承包商通常会瞒着船厂，用较低的薪水雇佣一些没有工作经验的散工，有些甚至没有在船厂做过的来凑足人数，以赚取利润；而其他工友便要做比本来更多、更繁重的工作了。这些没有经验的散工往往缺乏应有的安全常识，因此很容易由于疏忽或无知而引起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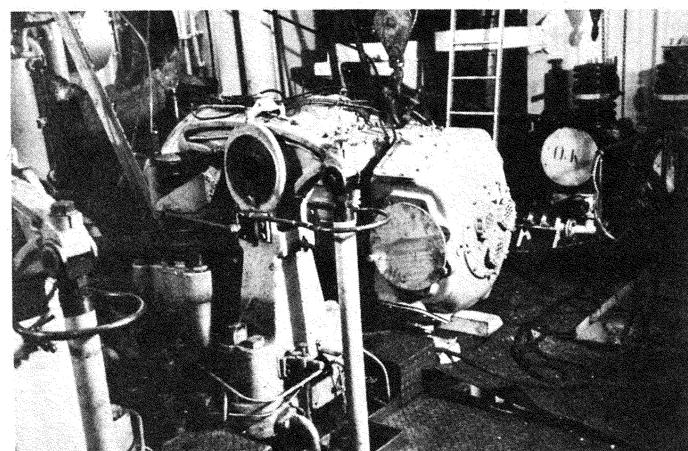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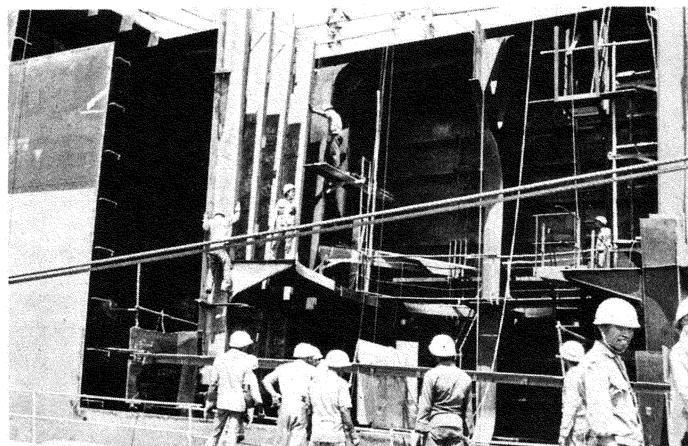
船厂的工作分成补锅炉、烧焊、电工等部门，各部門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招请不同或相同的承包商，因此，各部門承包商之间缺乏良好的工作程序配合，有时各自为了赶工，便不理会工程师的警告而命令工友进行工作，意外事件便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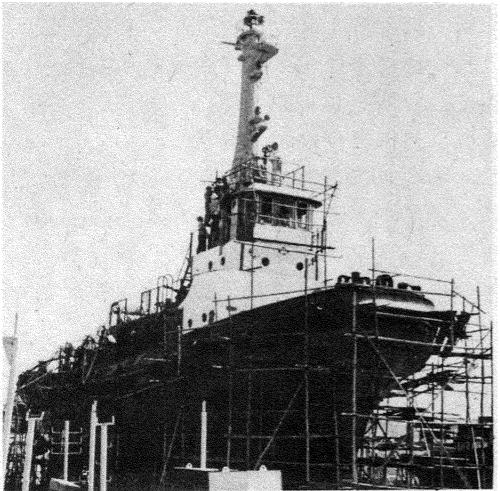
根据官方资料，1975年下半年6个月内，非致命工伤意外共发生了1785宗，而其中涉及包工工友的，只有172宗。照比例，造修船业每4个工人中，便有1个是包工制工人；172仅是总数的 $1/10$ ，在比例上极不相称。原来承包商多数不把意外事件向劳工部呈报。据星加坡造修船业厂商联合会估计，漏报的意外事件，约占总数的30%。1974年的38宗致命事件中，蒙害的包工工友即有14名，1975年的21宗致命事件中，蒙害的包工工友即有13名。

许多承包商经验不足，他们是在学会了一些工夫之后另起炉灶，加入竞争。又有些承包商自

知在工伤事件记录榜上有名，就改换新招牌，继续接工。另一种情形是包工对安全措施置之不顾。一般工友，即使是管工和监工，流动性极大，这些都造成了工伤事故的频频发生。

除了不健全包工制度外，船厂在提供安全与卫生设备方面及各有关当局的一些措施是难辞其咎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过去几宗船厂惨祸的发生，是资方为了利润第一，而不顾工友生命安全所造成的。





从七十年代开始，本地造修船业蓬勃发展。1970至1976年造修船业每年平均成长率是33%。1977年单是修船业的营业额就达5亿3千7百万元，比76年增加了15.5%。目前本地的船厂约有70多家，船厂及承包商的造修船业工人将近三万人。由此可见造修船业是本地工业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遗憾的是，造修船业在工业意外事件中却名列前茅。下面是70至77年造修船业意外事件的图表：

年度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意外宗数	328	458	698	724	870	1142	1095	1122
死亡人数	7	5	12	19	38	22	15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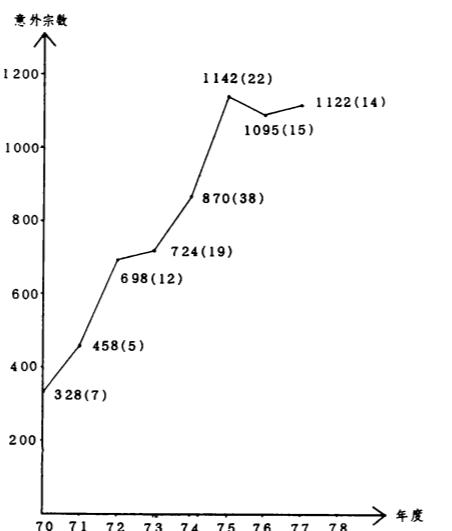
从上面的图表我们不难发现造修船业意外事件的严重性，实已不能被忽略。

据劳工部所设立的造修船工业防止意外研究小组的调查，大宗意外事件是由于这项工业迅速扩展，随着新工的流入以及推行新的工序和各项活动而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的缘故；为了要尽快完成目标而激起的竞争与挑战的压力，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由此可见，最近发生的“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如果安全措施不进一步改善，类似的事情必再重演。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政府在这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以下是政府所推行的一些有关安全的活动的一个简表：

年度	事项
1972	全国工业安全与卫生运动
1973	成立以洪孝义为主席的修造船业安全与卫生研究委员会
	* 通过工厂法令（有关工厂的注册，

政府在船厂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



- 行政，卫生，安全和福利等方面）
 - 1974 国家生产力局举办“工业安全与卫生”座谈会
 - 劳工部出版“工业知识”月刊
 - 1975 * 成立工厂稽查组中的造船组 (Shipyard Section)
 - * 举办“造修船业卫生安全运动”展览会，到各船厂巡回展出，并分发安全小册子
 - * 成立以洪孝义为主席的“造修船业防止意外咨询委员会”
 - 1976 雇佣超过一百名工人的船厂须雇佣全职安全人员 (Safety Officer)
 - 1978 * 3月31日起所有船厂工人必须完成基本安全课程，方被准许进入船厂工作
 - * 修改工厂法令
- (注：* 指较为重要事实。)

现在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其中几项重要的活动吧。

《安全運動》

劳工部举办的工业安全运动，其目的说是要使工友与雇主能具有安全意识，并唤起全国各阶层人士对工作环境之安全及卫生的重视。

在安全运动的口号下，举行过造修船业的展览会，出版过安全册子，更举办过不少次的研讨会，但其实际效果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了解，一般工友对这类安全运动都不感兴趣。试想每天工作8小时再加上做超时或通宵，已经疲乏不堪，有时间也会多休息或找些娱乐消遣，又怎会去注意什么研讨会、安全运动之类呢？

少数船厂本身有例常分发一些关于安全问题的传单让工友阅读，但执行人员或工友都没有认真的对待，只将之当作例常公事而已。其他安全运动推行时，相信情况也大致如此吧！

安全运动对雇主的作用也是令人怀疑的，今



年一家钻油台公司的工业安全经理曾说过：“资方一般上忽略工业安全问题。”

1976年3月27日劳工部举办了一个防止造修船业意外事件研讨会，各造修船厂的经理与安全人员皆有参加。当时出席者曾强调：在狭窄的空间工作，应采取防范性的安全措施。工人在进入狭窄空间之前，有关当局必须严加留意是否有缺氧、易燃及有毒气体。可是在同年的10月及12月却连续发生了两宗严重的意外事件！

第一宗发生在10月5日，3名工友在裕廊Selco船厂内的一艘平底船之密舱内工作时，因船舱缺氧窒息而死，另一名工友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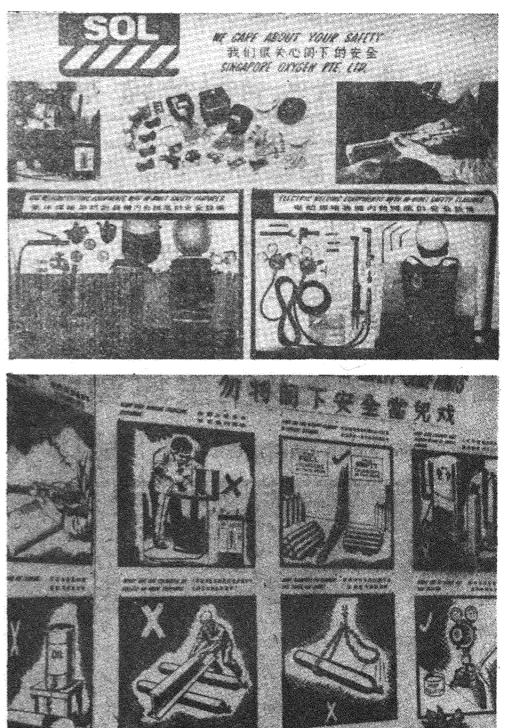
12月28日，另外3名工友却在日立造船罗敏船坞私人有限公司(Hitachi Zosen Robin Dock yard Pte Ltd.)的一艘修建中的油槽船的狭窄通道中窒息毙命。

虽然我们不能因这两件意外的发生便否定了安全运动的作用，但这讽刺性的悲剧却不能不使人对这类安全运动产生怀疑。炭巴船厂董事经理蔡楚德也曾说过：

“造成造修船业意外事件频繁的原因之一是船厂有时不得不放宽安全标准以应付竞争，削减成本。”

这应该是由衷之言吧！

安全运动若被视为例常公事，敷衍了事，或者在研讨会上讲得有声有色，过后却仍然我行我素，那么所谓的安全运动，提高工友及雇主的安全意识，只不过是画饼罢了！



《基本安全課程》

从78年3月31日起，所有工友都必须经过一项基本安全课程，考试及格后方获准在船厂或轮船上工作。其实该项计划早在两年前便开始推行，大部份船厂工友已接受过该项训练，只是承包商工友还有大半没参与该项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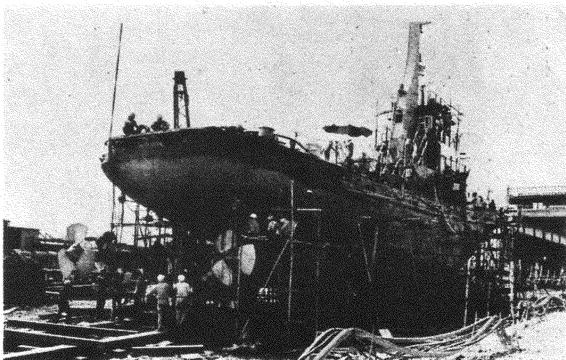
这项课程的内容是一些基本的安全知识。例如：认识一些船厂应用的标志，一些防火、灭火（诸如如何使用灭火器）和怎样避免触电的常识；工作时要戴安全钢盔，穿安全鞋等。

这些常识对于从未在船厂工作过的工友来说多少有点帮助，但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工友来说这项课程就根本没什么作用。

其实造修船业的工作程序非常繁杂，每一个工序都有其本身的危险性。而这些危险性，若不是靠经验或工友们谈起是很难觉察到的。就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从一艘修建中的船上拉电缆到船厂，须要一位工友在甲板上控制电缆卸下的速度。若他一时大意没捉稳电缆而让它自由滑下，那么由于电缆的冲力，他是再也无法控制该电缆了。假如他这时还要强行控制它，非但不能做到，电缆反而会向该工友横扫过来。这类事件是绝对不会发生在一位有经验的工友身上的；对于没有经验的工友，安全课程可没有教导他们这些知识和经验。

所以基本安全课程虽被大肆的宣传，其实际效果却是微乎其微的。

更糟的是，这项本来为期3天的课程，在某些船厂已缩短成3小时（2小时上课，1小时考试）。再加上船厂普遍缺乏工人，因此除了少数工友因文化水平太低而无法及格外，大部分工友都能及格。这项基本安全课程对工友来说就相当于花\$30换一张证明书以便进入船厂工作的手续罢了！



《工廠稽查組》

工厂稽查组中的造船厂组成立于1975年。到了76年，共有稽查员9名，大小船厂却有75间，因此稽查员工作的繁重可想而知。其实造修船业已属于危险的行业，因此其稽查员的人数已较多，若平均计算，全部工厂稽查员和全星工厂的比例是1对100（50多人负责监督将近6千家工厂的安全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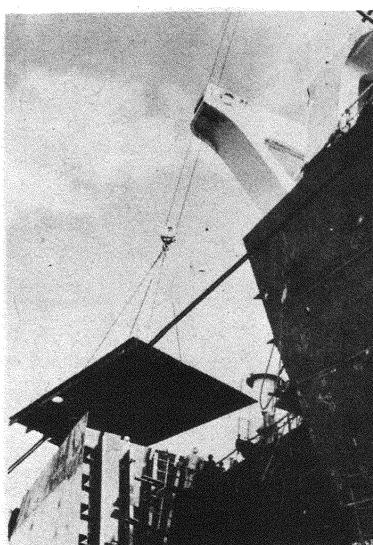
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工厂稽查组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不免令人质疑。而且，在一些危险的行业（如造修船业）进行稽查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到底有几个人肯冒着生命的危险严格的去稽查呢？劳工部在保障这些稽查员的安全方面又做了些什么呢？

另一方面，由于到目前为止本地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令以确保造修船业的安全，因此稽查员所能行使的权力便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新加坡安全专业协会副主席宋宗礼在去年11月所举行的一个“工业安全与卫生研讨会”上曾讲过：“……一些精明的雇主，只求符合最低的安全规定，从不肯给予雇员充份的安全实施，因此在推行安全工作上无甚进展，因为他们的目的在遵守法规，而不是真正为雇员的安全着想。”

由此可见，安全人员或工厂稽查员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他们最多只能向雇主提一些建议，但雇主却没有义务一定要加以执行，因为没有任何一项法律条文规定他们必须这样做。

综合以上几点，除非情况能有所改善，否则我们实在不能对工厂稽查组抱有太大的希望。





《法 令》

上面已经提过，虽然造船业已成为发生意外最多的行业，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套针对造船业的完整立法。目前造船业仍附属于工厂法令。虽然78年劳工部曾修订过工厂法令，修改了一些条文，但工厂法令毕竟是针对一般工厂的，它已不能符合造船业这几年来迅速发展的需求。因此实有必要拟订一份有关造船业本身的安全条文，以确保工友们的安全。

当然，立法是立法，但执行单位（如劳工部及属下工厂稽查组等）的政策和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及方法等都将严重的影响到法令是否能严格地加以执行。

《總 結》

从前面所说，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在对待工业安全这个问题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工业意外

事件的不断发生，故然不是当政者所希望见到的；但要损及资本家的利益也不是他们所愿意的。1976年当日立造船厂意外发生后，有关方面所发表的一段谈话正好说明了政府这种矛盾的态度：

“了解到造船业所面对的困难，劳工部决定暂时不推行有关船厂的附加立法，以便更严格控制和处罚有关违反条例的船厂，希望船厂自己拟定准予工作制度 (permit to work system)。”[注]

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的助理秘书郭远柏在77年的一个“工业意外防范问题”研讨会上，却有另一种说法，他说：

“自从劳工部设立防止工业意外咨询委员会，以及修改有关工业卫生与安全法律后，我国造船业意外事件已经大幅度降低。目前可以说我国的造船厂是最安全和最理想的工作场所。”

自然，过份强调造船业的危险性不是一种积极的做法，但在问题还相当严重的时候就发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蒙敝社会人士，实在令人气愤。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须要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资本家肯定是要多赚钱的，但实际上提高生产力和保障工友们的安全并不是不可并存的。政府如果和资方以同一观点来看安全问题，那就休想问题能够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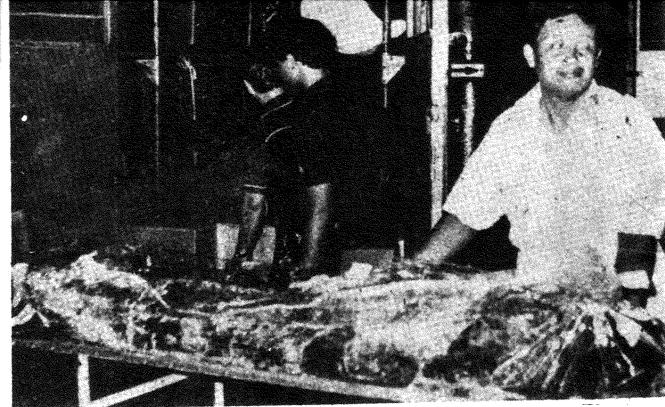
社会繁荣，人民自然能生活得较好，但这繁荣的代价难道得全由工友去负起吗？“史拜罗斯号”事件是个血的教训，政府若再漠视此行业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若再不当机立断立法加以控制，似乎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註：当船隻从海港局化学师处取得一张无易燃性气体而可进行高热工作的证书后，安全人员必须定时的用测爆器检查所有的狭窄空间和其周围地区是否有易燃性气体，方可进行热作。探测结果必须由该人员指示在准予施工图表 (Permit - To - Work Chart) 上。准予工作制度是以“用颜色作为标志的图表”(Colour-coded Chart) 作为根据。这些图表必须在船上的通道出入口处展示，以让工人在进行工作之前得知各狭窄空间的情况。油槽船、巨型船隻等所使用的准予施工图表在每天检查易燃性气体后须涂上有关颜色，以指示各空间的情况，同时只可用一星期。一星期后，图表必须换过新的。以颜色作为标志如下：

红色——准许进入工作，但不可进行烧焊。

蓝色——准许进入工作，也可以进行烧焊。

谁该负责？



鲁暉

新加坡的修船业自60年代开始萌芽发展，至今已成为本地制造业的一个主环；从1970—1976年，每年平均成长率为32%左右。就以创办于1963年的裕廊造船厂为例，从下列数字可知这间厂年年赚大钱，不曾亏过本，它的利润在9年间（1966—1974）增加了12倍。

年度	每年盈利情况（百万元）	
1964	1,269.650	
1965	3,617.856	免税
1966	748.338	
1967	2,927.551	
1968	5,390.119	
1969	6,826.576	五年免税
1970	7,549.290	
1971	8,702.943	
1972	12,413.046	
1973	11,228.371	
1974	8,816.343	

（资料来源：裕廊造船厂常年报告书）

文化部长易润堂在72年曾说：“凡在船务活动作出贡献者，对于这方面之不断上升统计数字可以感到自豪的……每一位工友却可以为自己努力工作创造国家的成功而感到骄傲。”

近年来，在全球性造船业不景气的阴影笼罩下，新加坡的修船业营业情况虽大不如前，但总的来说，钱还是有得赚的，只是大老板们嫌赚得较少罢了！据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从1966—1975年这10年内，新加坡修船营业额增加了10倍，1975年的营业额为9亿6千万元，1977年为12亿5千万元。政府拥有49%股份的裕廊造船厂在1976年的总营业额是1亿8千6百万元，1977年为2亿2千万元，总营业额在这两年间增加了18.3%。在世界性的造船业

衰退的情况下，本地造船厂能有如此成绩，实在是可喜可贺！

虽然如此，裕廊造船厂经理刘源安仍多次发出警告说造船业倘非获改善，将会出现裁员现象云云。

这意味着，3万多名造船厂工友，要比以往更努力工作，不然饭碗要跳午！

今年一月间，劳工部长王邦文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证明我们的竞争力是我们工人们的表演。如果生产人员工作不可靠的话，市场的推销人员是很难能获得订单的……”

这意味着工人应该要有更好的表现。

同时期，新兴工联秘书长彭由国也说：“裕廊造船厂的工友一再显示了他们能够，并且愿意为确保公司继续进步和繁荣贡献他们的一份力量。

“裕廊造船厂的工友已经支持取消茶点时间，此举使到这间工厂在一年内节省几十万个人时。这正是劳资双方为提高生产力应具的精神。”

为了促使劳资双方合作能更进一步发展，工友或许要作出更大的牺牲！

言犹在耳，句句震心！

今年一月间远东列明斯顿造船厂裁退百余员工，给工友敲了警钟：造船工友若不努力提高生产力，不拼命加班赶工，厂方便不能以削低价格和快速交货的条件接到新的订单，到时工友的饭碗打破事小，影响到船厂的盈利，78年年终的经济成长数字……等等可就事大了！就是这样，生活的重担，厂方的压力，政府与职总的鼓励，聚合成一股无形的力量，要工友赶工、赶工。船一开进船坞，工友就得连续通宵赶工，“赶工”对工友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若有一天不必补水加班，才是罕事！

在“赶工——加紧生产”的大前提下，一系列的安全法令的真正意义被打了个大折扣，意外死伤数目逐年剧增就是最好的铁证！

下面是船厂意外事件与死亡人数统计表

年度	意外宗数	平均每日意外宗数	死亡人数
68	54	未详	未详
69	218	0.6	未详
70	328	0.7	1
71	458	1.2	5
72	617	1.9	12
73	724	1.7	19
74	870	2.3	38
75	1142	3.1	15
76	1095	3.0	11
77	1120	3.1	未详

难道这就是工友付出努力所得的代价吗？相信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只是—连串不断上升的营业数字，也目睹—连串不断上升的血淋淋的船厂意外死伤人数，一系列演不完的悲剧。

可是当工友要追问谁该对这一切负责时，不但得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甚至还被人反咬一口说：“都是因为你们工人不小心，才会发生意外的！”而类似的言论，比比皆是，倾耳可听。

就以在瞬间夺去76条人命的史拜罗斯号

油船爆炸惨案为例吧！事后当天，造修船业防止工伤意外咨询委员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不久前刚寄发了两次信给全星各船厂，提醒必须采取适当行动，加强防止意外的措施。

意即此事与‘我’无关，‘我’早已事先警告船厂了。就这样把一个热得炙手的马玲薯扔给船厂，轻易地逃脱罪名。

既是这样，船厂该负责囉！？

然而船厂马上反击，船厂公共关系官邓仁生在报上公开宣称：该艘船在进坞修理前，曾进行检验，证明船舱内没有易燃气。

换言之，船厂无责。

而全国职总秘书长蒂凡那说：这种疏忽和卤莽是不容宽恕的，有关人员应该要加以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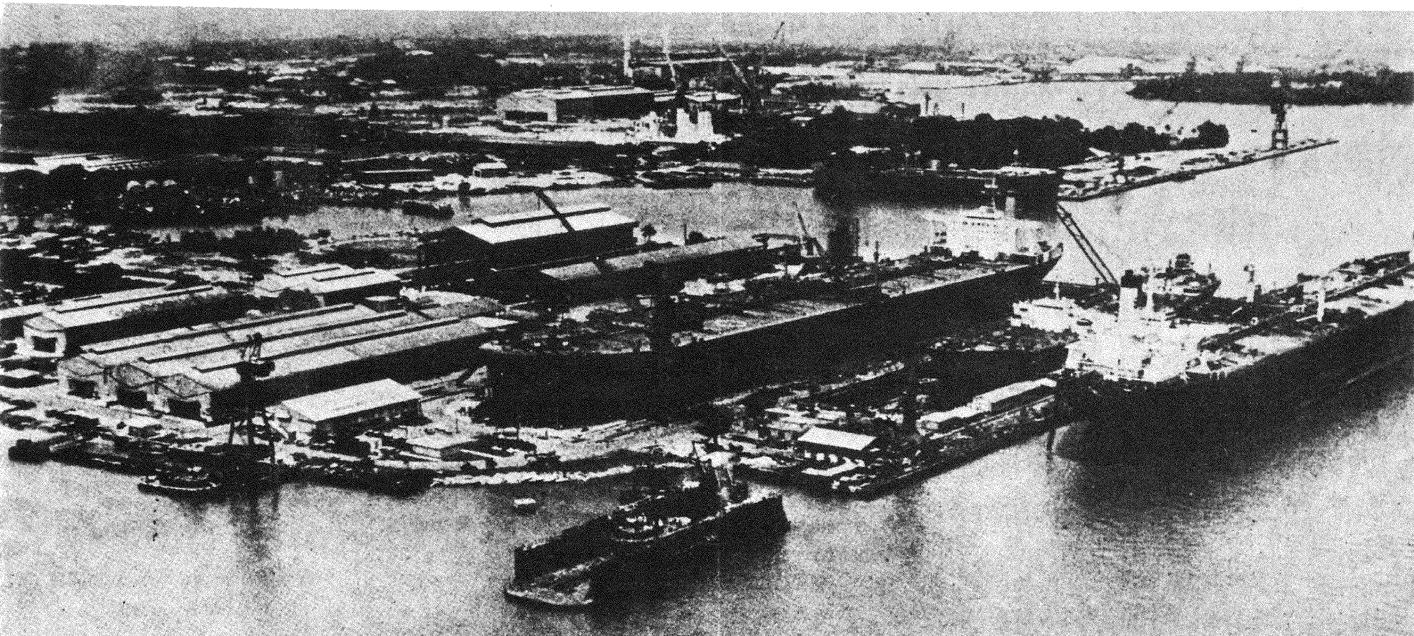
“有关人员”当然不会是指职总。

结果剩下的就是罹难工友了！“工友应该对这次惨案负责”，这是人话吗？我们相信每个稍有良知的社会人士绝不会同意！

那么到底是谁该负起责任呢？政府？职总？厂方？工友？

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是不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信服、正确的答复的，而所谓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或许是找几只代罪羔羊作替死鬼，惨案就此草草收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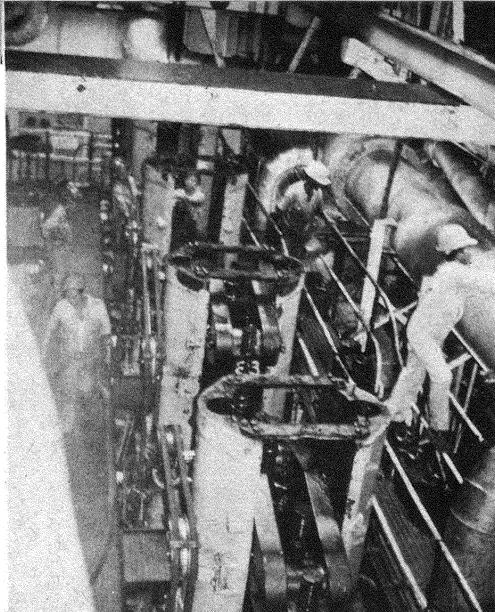
然而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意外仍潜在着，意外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地追问：谁该负责???



裕廊造船厂

安全第一？

小文



放工刚踏进家门，电话正响着，顺手拿起来听，听筒那边传来紧张的声调：

“喂，阿林在家吗？”一听就知道是老黄。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你就好，你没事吧？”

莫名其妙，我会走、会跳、讲话更是清清楚楚，那里来的事情？于是便应了一句：

“喂！你搞什么鬼？”

“船厂爆炸的事你不知道吗？我忽然想起曾听你说过在裕廊船厂工作，于是便拨电话来问问。”

原来如此，费了些唇舌，才向他解释清楚：我做的那间船厂是在裕廊，不过却在出事的裕廊船厂对面，出事时我刚好没有去上工；我也是刚从新闻报告中得知这件事。

他的问题跟着又来了：“劳工部不是有为船厂工友开办什么‘船厂安全规则’的课程，确保工友在安全的环境工作，以防止意外的发生么？为什么船厂的意外事件还是常常发生？”

“不错，劳工部的确有为船厂工友开办这一种课程，不过，我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否真的为了加强我们工友的安全意识而设立？这为期两天的课程是强制性的，学费每人三十块钱。

“对这事，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位老工友形容得很好，他说：‘这就好像在向我们工友收保护费，你要在船厂工作是不是？先拿三十块钱来！

我准许你在船厂工作三年，三年期满后，想继续做下去吗？再拿三十块钱来吧！’

“至于这一课程的内容讲些什么？以我本身参加过的那一次作例子，负责教导的是两位船厂的安全组主管(Safety Officer)；教具是一架放映机，三卷菲林，其中一卷是介绍这间船厂的‘发

富史’，我看不出这和船厂的安全有何关系？每人还有拿到一本安全手册。

“这里让我念其中的两条安全规则给你听，再看看我所工作过的两间船厂是否遵守这些规则：

“(一)焊线、电缆、输气管应放置在适当的地方或排列整齐，以免阻碍通行及防止绊倒。实际上，焊线或输气管的排列乱七八糟，有些焊线的绝缘体甚至已经破裂。安全人员经常巡来巡去，不过对这些都好像视若无睹。这或许与一些承包商的贿赂有关，我的老板就经常干这种事。

“(二)工作人员不可进入曾关闭一段时间而未经开启之船舱或紧闭之密室内，除非经过半小时之通风打气。我就亲眼见过两位工友昏迷在舱底，被人救出来后，安全人员才匆匆忙忙搬来一架打风机。类似的不符合安全条规，以及不负责任的事情，在船厂里是屡见不鲜的。”

“据你这么说，船厂意外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安全人员的不负责任和疏忽所造成的囉？”

“意外事件的发生，通常都是由于安全措施的不足，这方面，安全组是难辞其咎的。当然，也不能就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我们必须明瞭，他们经常都会陷入照顾资方利益或保障工友安全的左右为难地步。因为一桩急于完成的工程，如果他们要求焊线排列整齐，船舱要经过半小时通风才可进入，油渍要清除干净才可以工作，那么，耽误了资方的交货期限，饭碗随时都会跳舞。

“一些人可能又抱着事情不会这么巧发生的心理，两相权宜之下，当然是照顾资方，也是个人的利益要紧。

“似模似样的安全措施，只有在一些不赶工的工程上才会出现。所以资方那种唯利是图，不

《小道新聞》

· 老粗 ·

作者按：这几则小道新闻 是从一位在本地一家“最出名”的造船厂工作的友人那里听来的，或许值得一看。

(一)

这家船厂的工伤意外奇多，工友死伤无数，有些工友说这里很“脏”，因此请了道士来念经施法，超渡鬼魂。某次，一大群人围观着道士施法，突然不远处传来叫喊声：“火烧啊！快来救火啊……”围观的工友都匆匆忙忙赶去救火，而在念经施法的道士，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到目瞪口呆、脸青唇白！

这是鬼魂显灵呢，还是别有其他原因？

(二)

某次，一艘修建中的船只发生火患，然而一名在场的该厂安全组救火员却拔步飞跑，这一切被该船的船主看在眼里，气得他呱呱大叫。过后火势被工友们扑灭了。

据说，这名对自己生命安全很照顾的安全人

顾工友死活的态度才是意外发生的主因。安全组不过是充当意外发生后的替死鬼。”

“那为什么三次严重的爆炸案都发生在裕廊造船厂？难道这间厂真的那么不重视工友的安全吗？”

“裕廊造船厂是由政府和日本公司合资经营的。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一个战败国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与日本大财阀的那种时间就是金钱，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赚最多的钱，样样利润第一的投资方法不无关系。

“就拿发生惨案的这艘船为例，听说三巴旺船厂预定最快也要二十天才能修理好；而裕廊船厂却以能在十天修好，而把这宗生意承包下来。时间是那么的急促，那些人那里还会去关心到我们工友的安全，花时间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过是点缀品的安全措施呢？这也许是这间船厂比起其

员，还是该厂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呢！”

(三)

最近，这家最出名的船厂发生了一宗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滔天惨祸，工友死伤无数。这间厂的一名专管行政的华籍经理（另一日籍经理专管技术方面的工作）不敢亲自去慰问死伤者家属，听说是怕被愤怒的家属揍一顿。因为此君平时常常和工友接触，大概是作恶多端，作贼心虚吧！因此，改由平时不大露面的华籍头头周游慰问，但是，到头来也逃不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厄运！

(四)

惨祸发生后几天，该厂的日籍总头目召开了一个职员（工头以上）大会，据说是为追悼死难工友，因为头头在会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泣不成声。过后，少不了一番训话：工作安全是如何如何的重要，以后要怎样怎样……。

以前凡是发生较严重的意外，也是有类似会议的召开，只是这次多加了：眼泪、鼻涕罢了！

他厂，意外事件的发生率来得高的原因吧！”

“我希望这次惨案过后，能促使资方和劳工部重视工友的生命，努力和真正地搞好船厂里的安全工作。”

“我不敢有你那么乐观的期望，在每次意外事件过后，照例都会有一些‘爱民如子’的先生出来大喊工业安全的重要性，一副关怀备至的样子。可是喊了这么多年，意外事件的发生仍是那么的频繁，甚至一次比一次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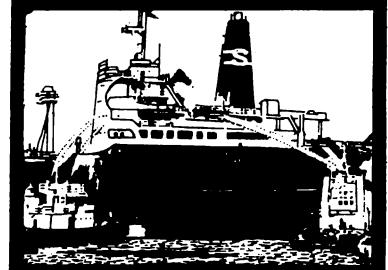
“既然意外事件在现在似乎不可能避免，那我劝你还是改行吧！”

“你说做那一行才好呢？那一行还不是一样有危险？有机会的话，我倒想当一当那些‘爱民如子’的先生，薪水高，又安全，意外事件发生时又可出风头。”

“去你的！”

这样，我们结束了一段谈话。

油槽船爆炸后



高戈

油槽船爆炸后，有人这么说：

“似乎只有昂贵的教训才被人迅速吸取，而免费的教训从来不被珍惜……”

※ ※ ※

当我把这段话转告邻居一位修船大叔时，他怒吼道：“他妈的，叫那个瓜来船厂做看看，不要凭那张嘴吧呱呱叫。”

看他那怒不可遏的样子，我倒有点不好意思，只得把话题支开道：“大叔，你不也有一张安全课程的文凭吗？”我记得曾帮他填过一张申请参加安全课程的表格。

“哼，那张东西是用三十块钱买来的呀！没有它就不能进船厂工作。他妈的，什么安全课程，那天我去那边交了三十块，只在课室里坐不上十分钟，那位‘先生’用英文叽哩咕噜的不知在放什么屁。我去找那负责人，他说福建话的要等多几个星期，就给了我那张纸要我回去做工，后来也不了了之。什么屁课程我不懂，我只知道我交了三十块钱换来张臭纸！”

“那船厂没问你吗？”

“我是散工，只要进了大门就行了，老板是不会多谈的。而且听说这些什么安全课程就是由这些船厂联合起来的一个什么协会搞的。他妈的，弄个名堂就凭空的赚了一大笔。你算算看，一个人三十块，新加坡有多少人在船厂工作……反正他们说的话就是法律，真是他妈的……”

“对于工业安全，不能单靠资方，工友严守

工作纪律是最重要的因素………职工会应加强其会员的纪律训练。”

我还没有把这些话讲出来，大叔已经迫不及待地接下去说：

“其实，只有在现场工作的人才是最小心的，因为一有意外发生他就有可能惨死，所以我们做工的比谁都注意安全。你以为那些管‘安全’的人懂得很多吗？他们只懂得电线走火要用化学药品灭火，油着火要用沙盖，可是如果着火了，他们却手忙脚乱的搞了老半天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说，船厂发生事故多数真的是意外啦！”

“意外！他妈的你如果有去船厂做过工就知道这是什么意外了。那年我在×××船厂做长工，一次有艘大货船进乾坞修理，管工的要我们下底舱去换一条喉管，当时舱盖只开了一个，也不知道那舱是装过什么东西的？可以不可以进行热切割和烧焊，当我们要求那管工先检查时，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我对船厂工作一点认识都没有，也猜不出他会怎样检查。

“他妈的，他点了支火柴丢下舱底。‘看，没有爆炸吧！下去！下去！！’当时我们几个都不肯下去，而他就硬要几个学徒下去，那些学徒个个合同在身，也就没奈他何！其实那舱是要开多个盖，然后用通风机吹一段时间，过后再用仪器检查没有可燃性气体，才可以下去开工的！”大叔愤愤然的说。

“那管工也太过份了！”我连想起我们布厂的那个管工‘老猫’。

“他也是拿人家的薪水做工的，他告诉我们那船只停留七十二小时，而要做的东西可不少，船厂一接下这宗生意当然就要赶出来，安全不安全那是另一个问题，工做得完是优先考虑。唉！我们这里做工就是这样的啦！”大叔长长的叹了口气。



上安全課程

是谁种下的祸苗？

黎海

裕廊河，你为什么哀嚎？
为什么翻动不安的波涛？
啊，‘史拜罗斯’号，
就是它，
那只蹲伏岸旁
血口油腥的大铁‘鲨’，
轰一响撼天鬼笑，
又吞噬了我
无数劳苦同胞！

十月十二日午后。
甲板上艳阳猛烧，
‘蒸笼’内正赶工修造。
却谁料
浓烟乍升，
萧墙祸肇。
轰隆！声震方里远，
晴空撕裂着惨叫。

刹时间，
火光熊熊
我奔你涌
‘笼’中人竟把生天逃；
又岂奈‘笼’暗路窄，
机房足有七楼高。

阎王呵，
你的‘请帖’
未免发得太早！
苍天呵，
怎不稍怜
那一群群妻女老小，
犹待哺嗷嗷？

忍看黑尸七十几，
具具比炭焦，

直教入肠断心绞。
更复这百余伤残，
往后怎生得了？
“快，赔我儿子！”
“还我丈夫！”
“我要爸爸！爸爸哪里去了？”
空中回荡着凶恼。
妻子捶胸顿足，
妈妈撞破了头颅，
殓尸房外齐把亲人讨。

夜漫长、昼苦短，
尔今游魂究何靠？
裕廊河啊，
你不能无所告：
是谁种下的祸苗？

演不完的小點的



“喔喔喔——”不知是离这儿有多远的地方传来几声鸡啼，迷迷糊糊中的秀英——不，应该是张嫂了——睁开了眼睛，她已经和义发，一个干了近十年烧焊散工的大个子结婚三年了，那二岁的女儿淑云正卷着双手在胸前香甜地睡在她专有的小床上。

秀英看了看身边的丈夫，他的鼻鼾声依然响如故，她小心的伸直身子，深怕吵醒了丈夫，并拿起了枕头垫在头下。她实在没有睡意，游目四周，狭窄的房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亲切，整间房子是名符其实的“房”，分不出那一边是厅，那新婚时候买的橱柜，依然崭新的在床头倚墙而立。床边小女儿的“迷你”床和一张浅青色的小桌紧靠在一起。一切显得那么阴暗，只有走廊的一丝灯光透过门框射进房内，照在小女儿红艳的双颊。秀英注视着女儿的小脸蛋，心头的那股悒闷味道也减轻了不少，她忍不住要伸手去摸一下。

“不好，待会儿宝贝哭醒了阿发，他可没得睡了。”想到这里，伸出半途的手掌不禁缩了回来，她只好将两只手掌互相捏搓着。她稍微侧过头看了看阿发，没有动静。她的心情又回复先前的沉重，甚至有些莫名的烦躁……。

“他在马达厂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换去顺兴做船厂呢？真是的！”

“定是那鬼阿明和阿财出的主意！”

“明明知道做船厂分分钟都会有危险，可偏就贪多几块钱转厂，哼！”

想到这儿，她真有点忍不住要将阿发一把揪起来，好好的责问他一番，可终究她的手没移动一丁点，反是心里退了一步想：

“可这也难怪阿发呀，就如他昨晚所说的，现在他拼死拼活干一个月也没有开足工，收入四百多块钱。我要照顾淑云——我的小宝贝，不，我们的，最近又有了一——”她的思绪到此，心里觉得甜甜的难以形容。“但就再也没法子车水货了。老实说，要是阿发能赚多几块钱，的确是帮补不少的，否则，实在太紧了。”

到此，她又将视线落在卧身而眠的阿发身上，觉得对他有无限的怜悯，不知怎么地鼻头总是酸酸的。

“虽然他是老粗一个，但毕竟是不错的，可我口里就从没赞过他一句。想当年在车衣厂做时认识他——哎！怎么老想着这些呢？”她不自觉地摸了一摸自己的脸颊，仿佛时光又倒回到那花前月下的甜蜜情景中。

“真的，他不抽烟，不跑马场，他和阿明阿财就是最恨这些了。虽然有时高兴时他们也饮些啤酒，可从来就不曾到过酒吧。嗯，还有他对小宝贝可真疼的不得了。一回家就抱着她四处逛，到处向人夸耀他的女儿，可我疼小宝贝也不见得比他差。”她不禁想起当时他们俩获知有孩子时那种又蹦又跳的情景。

“可他有一点就是专横，一直生气我买十二支，其实我还不是希望能赢些钱，买些好吃的给他补身，就好像那次四字中了五百块。我整整省下了一个月的买菜钱，还给他买了一张安乐椅。哼！就是他那次发牛脾气，知道我是赢钱而买的时候，竟然撕破了那绣着蝴蝶的头套，真是不知好歹！”秀英此时的目光落在那摺起靠在衣柜前的橙红色安乐椅，那蓝色头套上的金色彩蝶在昏暗中仿佛会闪闪生光。

“还好，当晚他却悄悄的自个儿缝好了套子，还拿着它向我道歉，我已气得边哭边不理睬他，可看他一付可怜兮兮的神态，还有缝得歪来斜去的套子，我又给他逗得笑了……”想着，想着，秀英的眼皮渐渐的沉甸了起来，她又带着那未曾放下的心中石头迷糊的睡着了。

“铃铃铃——”一阵刺耳的闹钟声震响了这沉寂的清晨，秀英在朦胧中觉得有人用手轻抚着自己的额头。她睁开眼睛，看见丈夫正以关怀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手背却在自己的额头上抚着。

“怎么？”她从喉咙底发出了两个字。

“我醒来时看你没有醒；看你额头满是汗，我还以为你发烧呢！”义发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没有啊！”她挣扎着坐起来，亦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只是有些汗迹在上头。

“没事就好了，我已经泡好咖啡和吃面包了，你就多睡一会儿，不必再起来了。”边说着，义发已经从床边站起，伸手拿起挂在墙上的工作衣。

“……”秀英没有回话，她坐在床沿，默默地注视着丈夫穿上那沾着斑斑油迹的蓝色工作服，心里突然升起一阵莫名的不安。

“你今天真的要换去顺兴做甲板呀！”这是明知故问，但她还是冲口而出再问多一次。

“是呀！和阿明阿财一块去，昨晚和你说好的嘛。”义发穿好衣服，正扣着纽扣。

“不去不行吗？”秀英的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

“怎么？”但义发还是听见了，他的手停了下来，回过头看看秀英。房内的空气一时变得凝结起来，但只是短短的几秒钟，义发呼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实在是我们开销不够，还有几个月你的肚子就……”

“养不起我就打掉算了。”秀英不知打从那儿来的勇气，这句话顺口而出。

“打掉！”义发着实吃了一惊，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的。“不行！不行！我们自己的孩子，怎能好好的就打掉。多可爱的孩子，英！你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答应我。”

秀英没有回答，义发这时走到小女儿的身旁，小眼睛此时已被二人的对话吵醒而睁开了，正睁得大大的注视着他们。义发小心翼翼的抱起女儿，轻轻的吻了吻小脸蛋，然后转过头，对秀英说：“放心好了，船厂烧焊也是一样做工，我做了整十年，小心些就没事了，何况多少人上船下舱，还不是平安无事，别再操心了，噢！”说到最后，他的脸几乎已贴着了妻子的耳朵。

“别这样！”秀英推开了他，义发哈哈地笑了，吹起口哨，把女儿放回小床上，再次吻了吻，开了门还回头对秀英做了一个鬼脸，秀英也忍不住笑了，小床上的小淑云也咧开小嘴，眼睛眯成一条线，秀英赶忙抱起她……。



近中午，太阳已高挂在那蔚蓝无云的天空中，整座组屋被烘得像一个大蒸笼。在尽头靠近栏杆的走廊，坐着三个妇女，正在那儿比手划脚谈个不停。秀英是其中之一，手上拿着把草扇摇个不停，淑云依偎在身旁，手上玩着的红色摇铃，正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铃声，她的双眼不时注视着几个邻居小朋友正在走廊嬉戏，可她被秀英的双手紧紧罩着，动弹不得。

“哎呀！这死鬼天气，简直要热死人！”坐在秀英对面的一位妇女开口咒骂，她是邻居林嫂，丈夫做傢俬店的。

“是呀！哎——P P 不要跑得那么远，快跟我死回来，不然我打烂你的屁股。”坐在秀英右边的陈嫂手中也是扇一把摇个不停，她就是义发的好朋友阿明的老婆。

“哎，菜头嫂来了，快过来这边。”楼梯口一个肥硕的身躯缓缓的踱了上来，摇摇摆摆的走向三人。她的人还没到，声音就先打前锋：

“林嫂，恭喜你了，十二支中了。”

“真的！”林嫂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谁哄你欢喜，开三六，你买半大一小，一共四十五块。”菜头嫂边说着，边往皮包里掏钱出来。

“哗！林嫂，你财星高照，今晚一定要请吃宵夜，跑不掉。”陈嫂带点嫉妒地向林嫂祝贺，一边却暗骂自己五天前撞到一个警察，拿了他身上的号码二七怎么老是跟不中。

“林嫂真是好运气呀！”秀英抱起女儿，笑着对林嫂说。

“好说，好说，都是托福，托福。我说张嫂，昨天我就叫你跟着我买这个真字，你却不要，现在可开了。我的灵感是看马票报大字卖的不知什么桥的工场木椿倒塌，伤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在医院躺了六天才死，所以我才算准买三六，真是灵呀！”

“嗯——”秀英抱着女儿，心中也真有点后悔没跟着林嫂买这对字。

突然，走廊中嬉闹的孩子群中发出一阵喧闹，陈嫂马上没好气地骂道：

“又吵什么鬼了，P P，还不死回来，P P——”

只见在孩子们混杂的吵杂声中，一个满身油污，头发蓬乱的年青人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向走廊这边，边跑边喊道：

“陈嫂，张嫂，不好了，不好了！”

秀英和陈嫂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呆了，身子全都静立在那儿，孩子们好像都知趣的全静了下来。

这个年青人原来是和义发他们一道的阿财，他掏出手巾边抹汗边喘着气说：

“不好了，刚才甲板氧炔筒爆炸，阿发和阿明被一一被炸伤，送进了医院，你们快去医院看看吧！”

秀英此际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响，手上的女儿几乎抱不牢，旁边陈嫂——阿明的太太也急得抓住林嫂的手乱摇：

“怎么会，怎么会爆炸的，怎么办！”简直都喊不成声了。

众人赶到了医院，找到了紧急救治室，门外聚集了十多个穿着油污衣服的工友，大门紧闭着，秀英一到，马上就要推门冲进去，陈嫂也紧随其后，可众人赶忙阻止她们俩。

“不能进去呀，张嫂，里面在进行急救呢！”是阿发的工友王叔，他也和阿发他们一起换来船厂工作的。

“呜——我不管，他究竟怎么了——”秀英被工友拉着，不停地挣扎着。

“怎么会出事的，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陈嫂被阿财扶着，口中只是不停地喊着这句话。

随后被林嫂和菜头嫂分别抱着和拉着进来的小淑云和P P看到这种情景，都“哇！”一声被吓哭了！

“乖乖乖”林嫂俩忙不迭地安慰着，一边却望着王叔他们。

“都是乌龟头害的，跟他讲油漆未乾的地方不能进行烧焊，他偏说船期紧不做不行，所以才会爆炸！”一位工友讲述着事情发生的经过。

“是呀！我们都不做，可是阿发他们两个大概是新来的，不大敢顶乌龟头，竟然照他的话做了。”另一位工友愤愤地说道。

“现在出事了，他都不敢来，做老板的想逃脱关系！”原先的那位工友说道，一时之间，病房外议论纷纷，可秀英已听不清楚工友们在说些什么了，她的脑际只是浮起阿发那张沾满着血的面孔，正不断扩大，扩大……。

“咿呀——”那白色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了，几个护士推着一架手术抬车出来，车上躺着一个

“哇！”是一声婴孩的啼哭声，秀英从回忆中被拉回来，赶忙伸手摇了摇摇篮，摇篮中躺着一个眯着眼的男婴，可他还没出世就已经没有了爸爸。

秀英的眼泪将手上的报纸沾湿了一大片，报纸上头两个怵目惊心的黑字：“惨祸”，“裕廊造船厂大爆炸，百多工友死伤。”

“又是一宗……”秀英看到这里，想到已死去一年多的阿发，想到被炸断一只手臂和半边脸孔的阿明，再看看报纸上的图片，死难者的家属呼天抢地在殓尸房外啼哭，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正重覆着自己的命运！

自从阿发出事之后，失去丈夫的悲痛，一家的生计，这未出世的腹中孩子，一连串问题，即使秀英再坚强，也茫然无计，后来幸好船厂工友和阿发旧厂工友们临时送来不少捐款，再向老板乌龟头紧索了一笔赔偿金，使得秀英才能顺利的生下了孩子，过后将两个孩子交给母亲扶养，自己重新走入那“辄辄”的制衣厂……。

“他们是多么需要救济和慰问啊！”秀英想到这里，抹了抹眼眶站起来，打开了橱门，从抽屉中拿出一个小纸包，仔细数着其中的一小叠钞票——那是工友们陆续拿来的款项。秀英数好了，关上橱门，一抬头触见墙上和义发合拍的一张照片，她的泪珠又不禁夺眶而出，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爆炸夺走了丈夫，一年之后又夺走了这么多人的丈夫和亲人，还有之前多少事件，以及以后……，多少个小淑云，多少个PP……秀英发出一连串的问号？她的泪水永远洗不清的问号……。



满头纱布，纱布上沾满斑斑血迹的人。

众人全都围了上去，模糊中秀英一眼就认出了抬上的就是义发，马上挣离了工友，扑到车前。

“阿发！阿发！”

“护士小姐，阿发他究竟怎样了！怎样了！”阿明扑上前，焦急地问着推车的护士。

两个护士相对看了一眼，都默不出声，不过，她们却把车子停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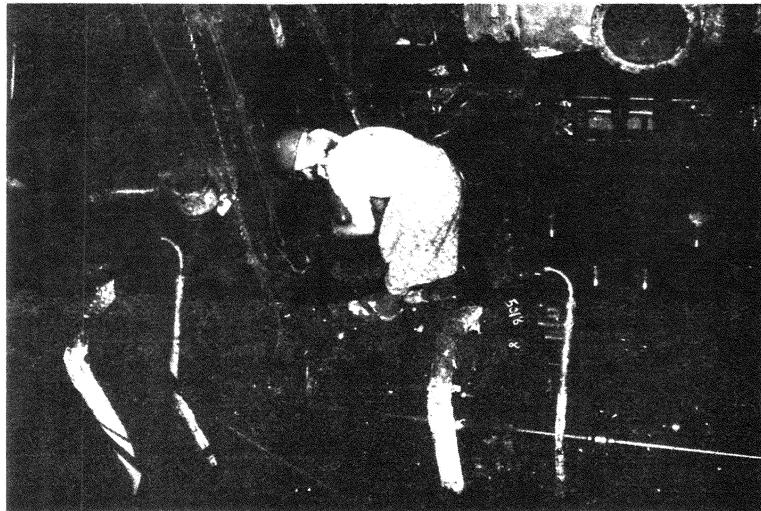
抬车上的义发此时却艰难地睁开了双眼，且咀巴动了动，像要说些什么。

“阿发！你到底怎么了？”秀英哭叫着。

菜头嫂此时也抱着小淑云走在车前，义发的眼光移到小淑云身上，又再看看秀英，咀巴又在动了动，但一刹那间却闭上了眼睛。

等到秀英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她本身却是躺在一张病床上，可阿发却再也看不到她的情景了，只是阿明和几个工友立在床边，还有小淑云在菜头嫂怀中啼哭着……。





洗 船

洪嫂述
小賓文

我做洗船这一行，已经有廿多年了。

通常洗船也叫做洗“廊寨”。每天清晨四点多，我就必须起床，弄好了一家大小的早点后，便准备自己的茶水和午饭，放在篮里带去上工。自己带饭去吃，一方面是为了省钱，另一方面，由于吃饭时间很短，唯有自己带去，才会有时间休息。而且，在船上是不容易买到食物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天清洗的轮船是怎样的，货轮、客船、油船都说不定。如果是客船，船上还会有餐厅，但价钱方面可想而知。我这样做一整天才赚九块钱，如果不省吃省用，赚来的钱都不够搭车吃饭了。

五点半左右，我便要到车站搭巴士到牛车水，风雨不改。如果搭不到第一、二趟巴士，抵达集中地迟到的话，那辆载我们到船厂的囉厘车便开走了，那时不但少了几块钱的收入，还要自己掏腰包搭巴士呢。

到了船厂，我们就照工头分配，开始做工了。轮船被拖进船坞内的“廊寨”后，便用抽水机把海水抽乾。洗船需要爬在直梯上，擦干净船身的所有的脏物，好像青苔、海藻、岩石等。船身很滑，洗船的时候要很用力，而且要小心别跌下。好像不久前，跟我在同一艘船工作的亚嫂便是在洗船时失足跌落船舱内而丧命。

一些相撞过、爆裂、搁浅的船隻，刚刚经过一番大修之后，因为污物堆积很久，油渍斑斑，洗起来十分吃力。我们也必须负责把船身外一层由海水的盐质和贝壳厚积形成的硬物刮尽，不然船的外部久了会被侵蚀成窟窿的。

如果是分配到船舱、机房或油槽清洗，虽然可以避免受到烈日暴晒和海风吹刮，但要背着破布碎和工具下去，也是十分危险，而且通风设备往往不好，舱底又闷又热，十分不好受。

干我们这行的妇女，大家都是家境不大好。刚才我讲那个跌死的亚嫂，住在红山，有七个子女，为了生计，她做过各种各样的散工，谁知道第一天来做洗船便跌死了，好惨！

当天，我们七个人在一艘货轮上清理船身。到十一点多的时候，“轰”的一声巨响，亚嫂已从左舷部份坠入其中一个船舱，舱里黑茫茫一片，等到工友拿手电筒查看时，亚嫂已是奄奄一息的躺在船舱内，这船舱大概有四十呎深，跌下去包死的。

干我们这行工钱不多，工作又辛苦又危险。有人说在船内做会比较安全，没有跌死的危险；我不同意这样说，最近裕廊造船厂大爆炸，在机房做洗船工作的三位马来姐妹还不也是一样的被烧死吗？唉，干我们这行就是这样的囉！

安全第一？

轰的一声巨响
震撼了人们的心
猛烈的火焰
像受伤的狂兽
四处乱窜
滚滚的浓烟
像决了堤的大河
淹没了整个机房
猛喷出来的滚油
像冲破地壳的岩浆
喷洒在人们的身上

哀号
哭泣
惨叫

在「史拜罗斯」号的机房
在安全第一的口号下
七十多条人命
死于一声巨响
带来的却是

家破
人亡
是天意?
命运?
人为?

*** * * * *

安全第一的口号
响彻云霄
大人先生的训话
充斥着工业区的上空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言犹在耳
可是睁大眼睛
看

烧焊的弧光
不停的闪烁
疲劳的身躯
仍机械般的操作
可以送入大众钢铁厂的割灯
在油渍斑斑的舱底
喷着火舌

刹时间
舱底变成千度的熔炉

这一切都是谁的杰作?
那还用得着说?
大人先生只是唯唯诺诺
他们只懂得
工人没戴安全帽

罚款 记过

工人没穿安全鞋
停工 示惩
工人没有安全意识
厂门深锁
他们只会炮制
罚款 记过
他们只会把过错
全推在工人身上

*** * * * *

无数的惨祸
发生在动听的演讲声中
无数的悲剧
巡回在小岛各个角落
五个、十三个、七十六个
像火箭般的飞升
像星星般的繁多
啊

谁敢设想
在另一次的巨响中
会有多少人魂归天国
会有多少家庭靠义款过活
在动听的演讲声中
在安全第一的口号中
陪葬着七十多条人命
这是我们的安全政策?
这是我们的安全第??

B^b 調 2/4

悼

悲詞

集體譜曲

悲憤，控訴地

||: i i·i | 7 7 | iiii 5 | 6 — | 6·i | 23 2 |

① 深深的 船 舱 重重的毒 气 层 层 的

② 浓浓的 憋 云 深深的怨 海 潜 藏着 一 个

| 5·4 | 3 — | 2 2 i | 3 3 | i 3 i | 7 · 0 |

油 渚 裕廊 海港 到处都 是

冤 狱 多少 船厂工友 死 得

| 66 75 | 6 — ||

浮动地 狱

无声无 息

| i i | 7 7 | ii 5 | 6 — | 6·i | 23 2 |

③ 旧仇 未雪 新仇又 立 十 一 二

| 5·4 | 3 — | 2 2 i | 3 3 | i 3 i | 7 — |

大 爆 炸 七十六 工友 葬 身

| 66 75 | 6 — | 6·i | 2 · 0 | i 6 i | 32 33 |

浮动地 狱 十 一 二 受苦的 人 们会

| ᷇᷅᷄ | ᷃᷀ | ᷂᷁᷅ | ᷃᷀ | ᷁᷃᷀ | ᷆ — |
刻心铭 记 七十六 焦黑 屌 具

甲(白)：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就死去……

乙(白)：让我再看他一眼啊，我要跟他去。……

丙(白)：孩子的爸，叫我怎样活下去……

| ᷆᷅᷄ | ᷁᷀ | ᷆ — | ᷁᷀᷄ | ᷃᷀ | ᷁ — |
星島的 天在 哭 星島的 海在 嘴

| ᷃᷁ | ᷃ — | ᷁ — | ᷆ — | ᷁ — | ᷁ — |
裕廊 啊 泪 海 治 治

| ᷁᷀ | ᷆ — | ᷁ — | ᷃ — | ᷁ — | ᷆ — |
裕廊 啊 血 海 茫 茫

(白) 七十六冤魂啊

| ᷁᷀ | ᷁᷁ |
向谁 控诉

(白) 七十六冤具啊

| ᷁ — | ᷃ — | ᷁ — | ᷁᷀ — |
死 不 眼 目

“十·一二”惨案之歌

D=6
2/2 2/4

艾思詞洪棉曲

慢板

(女声) 天 呀 — | 背 背 — | 地 暗 — | 暗 — — — |

(男声) 天 背 — | *5 — 6 — | 2 — 6 暗 — | 7 1 2 3 |

太 阴 — | 不 忍 看 3 | 6 02 4.4 32 | 6 唱 — |

太 阴 不 忍 看 3 | 2 *2 3 — | 1 02 1.1 7 | 6 喝 — |

稍快，沉着有力

啊 — — — — — — — — | 啊 — — — — — — — — |

死 难 的 工 友 | 我 们 的 |

死 不 瞳 目 死 难 者 来 人 涕 水 流 干 |

工 友 犯 了 什 么 罪 受 遭 遭 悲 惨 的 下 堂 啊 |

工 友 犯 了 什 么 罪 受 遭 遭 悲 惨 的 下 堂 啊 |

渐慢

天 呀 — | 背 背 — | 地 暗 — | 暗 — — — |

天 背 — | *5 — 6 — | 2 — 6 — | 7 1 2 3 |

(男声独唱) >0< (大人先生们在豪华酒店里，举杯祝繁荣，几十位工友

太 阳 — | 不 忍 看 3 | 6 02 4.4 32 | 6 喝 — |

太 阳 不 忍 看 3 | 2 *2 3 — | 1 02 1.1 7 | 6 喝 — |

在烈火熊熊的机房中被活活烧死，富貴人家在红灯绿酒中寻欢作乐，

4/4 | 6 · 2 6 · 3 | i 7 6 7 - | 6 02 4 3 2 | 6 - | (6 - |
啊 |
2/4 | 6 · 7 6 · 3 | i 7 6 *5 - | 6 02 4 3 2 | 6 - |
死难者的亲人，在为死去的儿子、丈夫，和父亲悲哭。)

E^b=1 (深情)转E^b大调
4· | 1 3 5 3 | 1) 3 . 4 | 3 - | 3 | 1 . 2 | 1 - | 1 | 3 4 | 5 5
(女声独唱)十·一 二 十·一 二 这永远值得
6 5 5 4 3 | 2 - | 2 2 3 4 | 5 5 | 1 1 2 1 7 | 6 6 2 | 6 5 | 0 5 1 2
怀念的日 子 用七十多 位 兄弟姐妹的 生命和鲜血 血 在历史
3 6 6 6 | 5 4 4 3 2 | 5 5 6 7 | 1 2 1 1 7 6 6 7 5 | 1 - | 1 (3 . 4) 3 -
上写下这悲愤的日 子在历史 上记下这悲愤的日 子
— 3 1 . 2 | 1 - | 1 6 . 7 | 6 - | *5 3 | 6 6 . 6 | 6 6)

进行曲速度(移至)

3 3·4 | **3** - | **1** 7·1 | **6** - | **2** . 6 | **2** 4 | **3** - | **3** (3⁴ 5)
兄 弟 们 姐 妹 们 擦 干 眼 泪 —
兄 弟 们 姐 妹 们 擦 干 眼 泪 —

f
6·6 66 | **i** 76 | **3** 4 | 3·2 222 | **3** **2** | 1 77 | **6** **6** | **6** 0
我们 在 自 己 的 心 中 为 死 难 的 工 友 追 起 一 座 紀 念 碑
6·6 66 | **i** 76 | **3** 4 | 3·2 222 | **3** **2** | 1 77 | **6** **6** | **6** 0

D=6 转D小调
 f 3 3.4 | 3 - | 1 7.1 | 6 - | 2 . 3 | 4.6 54 | 3 - | 3
 兄 弟 们 姐妹 们 擦 干 眼 泪 把
 > 0.0 f 3 3.4 | 3 - | 1 7.1 | 6 - | 2 . 3 | 4.6 54 | 3 - | 3
 3 3

$$\begin{array}{r}
 \overline{-} \quad \overline{\frac{3}{6}} \quad \overline{\frac{17}{6}} \quad \overline{6} \\
 \overline{-} \quad \overline{-} \quad \overline{-} \quad \overline{1} \\
 \overline{1} \quad \overline{-} \quad \overline{-} \quad \overline{-} \\
 \end{array}
 \qquad
 \begin{array}{r}
 \overline{00} \\
 \overline{=}
 \end{array}$$

孩子的哀歌

艾思詞
洪棉曲

$\frac{2}{4}$ B = 6, B小调

慢板，深沉

(曲一)

$\underline{\underline{3\#}2\ 3}$ | $\underline{6\ 6\ 3}$ | $\underline{\underline{5\ 0\ 4}}\ \underline{3\ 4}$ | 2 — | $\underline{\underline{2\ 1\ 7\ 1}}$ | $\underline{3\ 3\ 7}$ |
(合唱) 失去爸爸的痛 苦 住油船 爆炸的

$\underline{\underline{2\ 0\ 1\ 7\ 1\ 6}}$ | ? — | $\underline{\underline{7\ 3\ \#2\ 3}}$ | i . $\#5$ | 7 6 | 5 $\underline{4\ 5\ 4}$ |
烈火在燃 烧 烈火烧呀 烧着 孩子的

$\underline{3\ 1\ 2\ \#2}$ | 3 . 3 | $\underline{\underline{4\ 3\ 2\ 7}}$ | 6 — | 6 $\underline{\underline{1\ 7}}$ | 6 . $\underline{\underline{7\ 7}}$ |
心那失去 爸 爸 幼 娃 的 心 油 船 上 的

1 6 | $\underline{3\cdot 3\ 5\ 4}$ | 3 $\#4\ 5$ | 6 . 6 | 6 $\#5\ 6$ | 7 — |
大火 経已熄 灭大火 早已 熄 灭

— 7 $\underline{3\cdot 3}$ | i . 1 | 2 1 | 7 $\underline{6\ 5}$ | 6 $\#1\ 2$ | 3 3 . |
但那 灼 伤 孩子 心灵的 火 还 在 燃 烧

$\underline{\underline{4\ 3\ 3\ 2\ 7}}$ | 6 — | 6 ||
不停的燃 烧

2/4 D大调

悲痛

[曲二]

34||: 5·6 | 54 32 | 3—| 3 12 | 3 33 | 65 43 | 2—| 2 34 |

(女独) 妈 妈 啊 妈 妈 我 親愛的 妈 妈 你为
叔 阿 姨 我的 ^{3·3} 親 人 人 为

5·5 | 6 4 | i 7 60 | 0 12 | 3·3 | 43 27 | 1—| 1 1 71 |

什么 用头 撞牆 你为 什么 用头撞 墙 告诉
什么 你们都低下头 为 什么 低下 头 告诉

2·2 | 6 54 | 3—| 33 45 | 6 6 i | 7·7 67 | 5—| 5 5·5 |

我 吧 告诉 我 我 的 爸爸在 什么地 方 告诉
我 吧 告诉 我 我 的 爸爸在 什么地 方 告诉

i·i | 2 i 53 | 7 6 | 0 12 | 3 3 3 | 43 27 | 1—| 1 34:||

我 吧 告诉我吧 妈妈 我的 爸爸在 什么地 方 叔
我 吧 告诉我吧 親人 我的 爸爸在 什么地 方

⁻² 1 5·5 | i·i | 2 i 53 | 7 6 | 0 12 | 3 3 ^{rit} 6 | 5·4 3[#]4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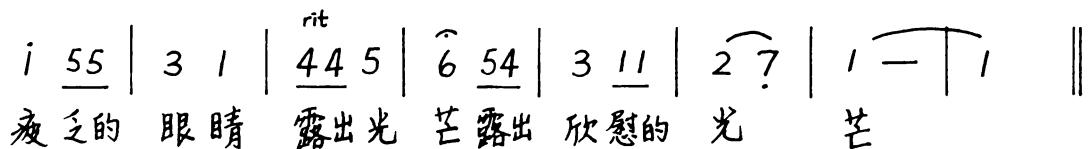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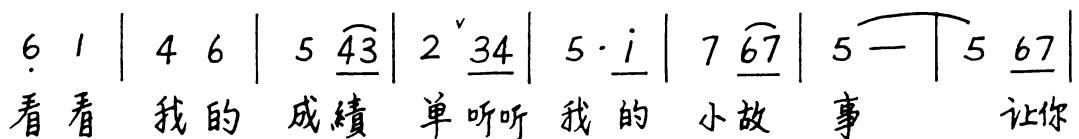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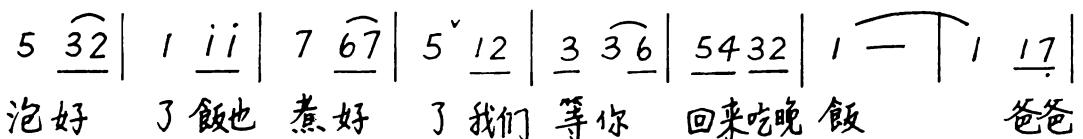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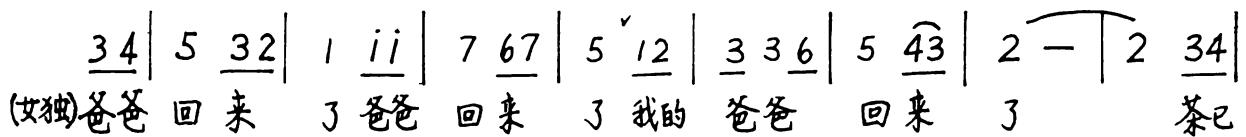
(合唱) 告诉 他 吧 告诉他吧 親人 他的 爸爸在 什么地 方
方 告诉 我 吧 告诉我吧 親人 我的 爸爸在 什么地 方

— 5 ||

$\frac{2}{4}$ D 1, D大调

[曲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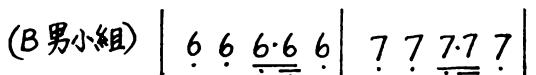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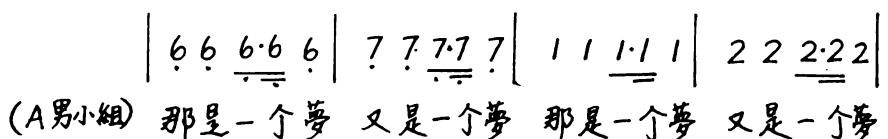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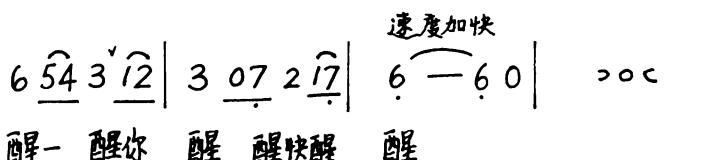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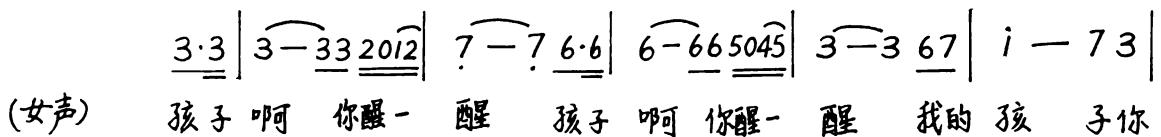
亲切，活泼



$\frac{4}{4}, \frac{2}{4}$ B小调, E小调

[曲四]

慢板，亲切



渐快

转E小调 2/4 (稍快)

A 3 3 3 3 | #5 5 5 5 | 6 0 i 7 0 | #5 0 5 6 0 | 0 0 | 0 3 #2 3 | 6 6 3 | 5 4 4 3 4 |
那是一个梦 又是一个梦 但 这仅 是 个梦 (女独) 我 的 爸 爸 親愛的爸

B 1 1 1 1 | 3 3 3 3 | 3 0 6 #5 0 | 3 0 3 6 0 | 0 0 |
(男小组) 6 6 6 6 | ? 7 7 7 7 | 1 0 3 3 0 | 7 0 7 1 0 | 0 0 |

2 - | 2 1 7 1 | 3 . 7 | 2 1 7 1 6 | 7 - | 7 3 #2 3 | i . #5 | 7 6 |
爸 永远 永远 再也回 来 親愛的 爸 爸 再也

5 4 5 4 | 3 1 2 2 | 3 . 3 | 4 3 2 7 | 6 3 #2 3 | 6 6 3 | 5 0 4 3 4 | 2 - |
不回 来他永远 永远 再也不回来 失去 爸爸的 痛 苦

| 0 3 #2 3 | 6 6 3 | 5 4 3 4 |
(男合) 失去 爸爸的 痛

2 1 7 1 | 3 3 7 | 2 1 7 1 6 | 7 - | 7 3 #2 3 | i . #5 | 7 6 | 5 4 5 4 |
像油船 爆炸的 烈火在燃 燃 烈火 烧 呀 烧着 孩子的

2 - | 2 1 7 1 | 3 3 7 | 2 1 7 1 6 | 7 3 #2 3 | 4 . 4 | 3 4 | 3 1 7 6 |
苦 像油船 爆炸的 烈火在燃 燃烈火 烧 呀 烧着 孩子的

3 1 2 2 | 3 . 3 | 4 3 2 7 | 6 1 2 2 | 3 3 1 | 7 6 5 | 6 - | 6 ||
心那失去 爸 爸 孩 子 的 心烈火 燃烧在 他 的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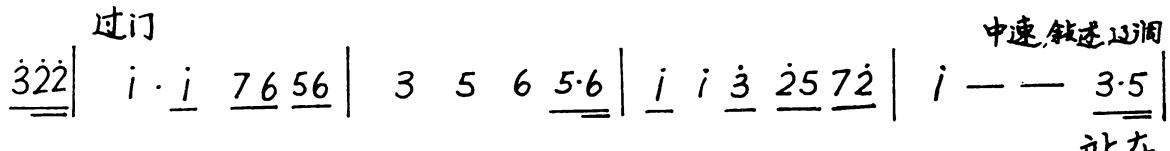
*5 1 2 2 | 3 . 3 | 2 1 7 5 | 6 1 2 2 | 3 3 3 | *5 6 7 | 6 - | 6 ||
心那失去 爸 爸 孩 子 的 心烈火 燃烧在 他 的 心

瞭望海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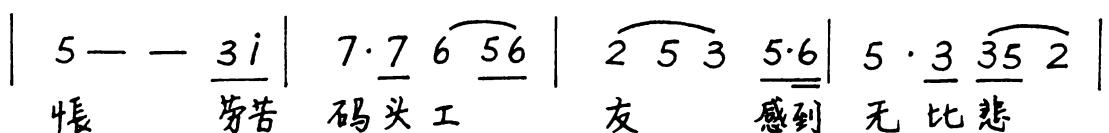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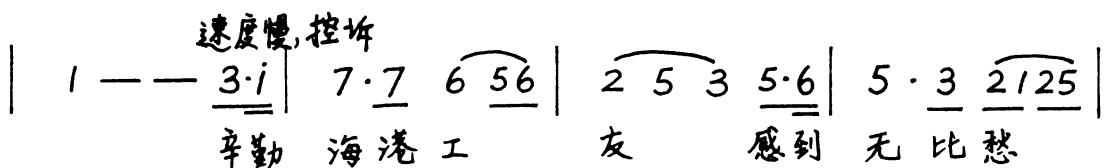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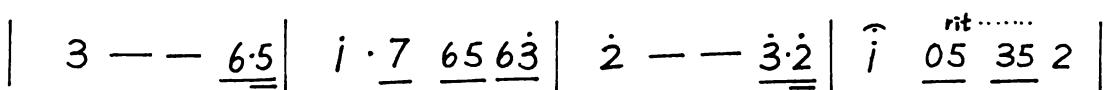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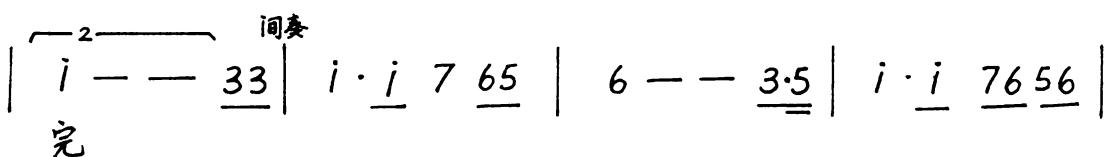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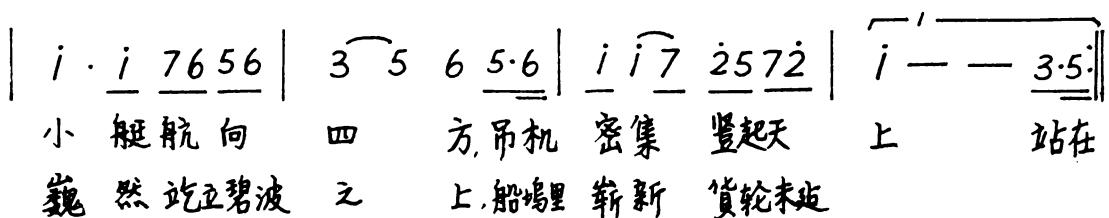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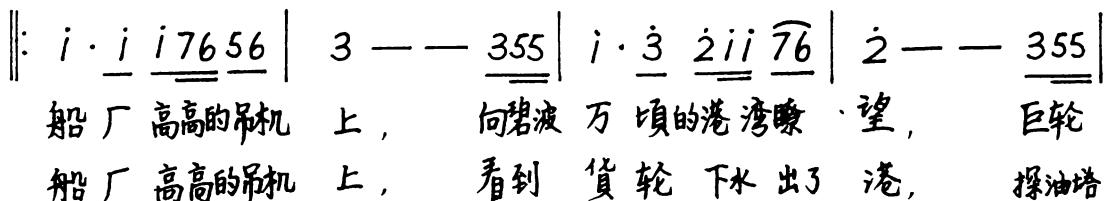
C 调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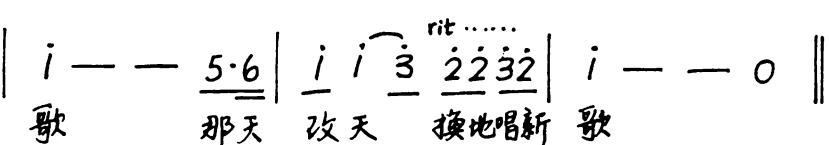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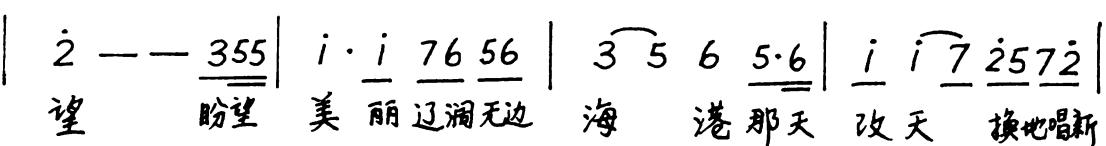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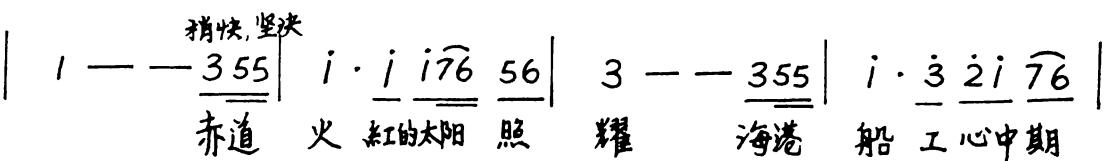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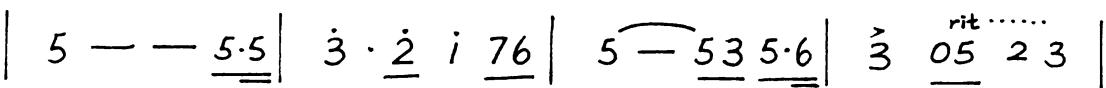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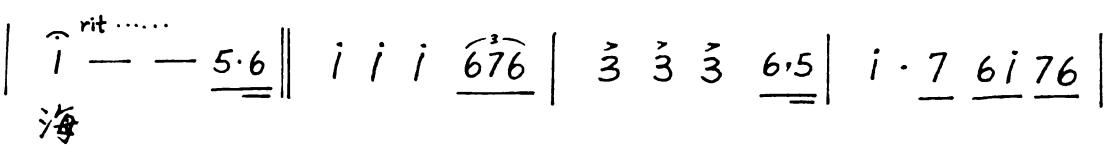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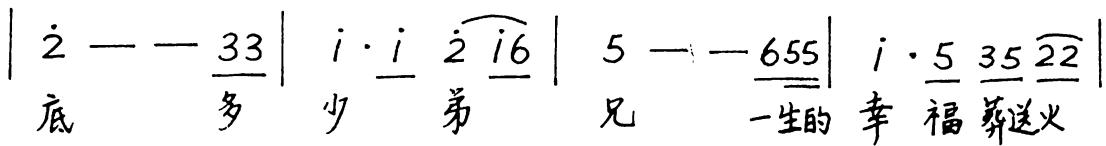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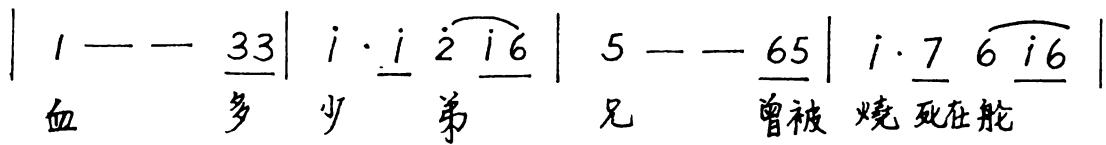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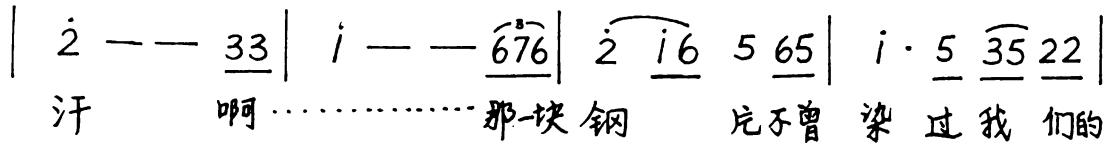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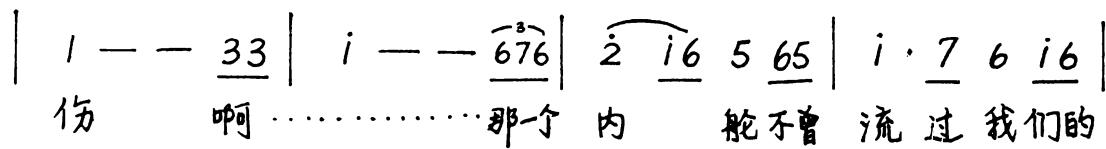
<集体创作>

过门



站在





惨祸

黑暗的一页

1978年10月12日，“史拜罗斯号”一声轰隆，夺走了宝贵的76条人命，是星加坡造船史上最黑暗、最悲痛的一天。

回想3年前，列入1975年十大意外新闻的“航运中心大厦惨祸”，可以说是星加坡建筑史上黑暗的一天。

1975年12月14日傍晚，渣甸码头星加坡航运中心大厦3楼的混凝土地板木架忽告崩塌，结果造成16伤2死的惨祸。

这座楼高12层的航运中心大厦，是于75年初开始动工，肇事时，已建到第3层。当天约有18名工友在该层铺设混凝土地板，有的倒水泥，有的磨平泥层，有的挑水泥，到了傍晚6时许，整个地板将要完成了，不料就在这时，下面的支架忽告断折，接着整个混凝土地板也告塌陷，发出轰隆巨响，顿时铁枝与乱木横陈，工友的哀声惨叫四起。跌下去的工友，有些手臂割伤，有些脚被擦伤，鲜血溅满工地。两名惨遭搭架泥灰活埋的工友，在工友和消防人员的连夜搜寻下，好不容易才发现一个，但早已活活压死，浑身是血，死状惨烈。这两名死者都是来自半岛太平的工友。

其实，在惨祸发生前一小时已是放工时间，但由于工作未完成，工友们才留下来做超时工作。

过后，劳工部照例委任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宗惨祸。

1976年2月，4名对该惨祸负主要责任的人士即和合（私人）有限公司（承建商）代表、受委任负责该工程的董事、该公司董事经理和该工程的计划经理，他们面对两项控状：

(一) 在航运中心大厦工程中，未能确保有关板模与支架工事的安全；

(二) 未能在有关工程，工地保持有关工程之板模与支架的设计图以供稽查员利用。

结果，每人每罪罚款两千元了事。

事实摆在眼前，惨祸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资方为了节省开支所造成的。航运中心大厦惨祸，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宗建筑工地“意外”中较为严重，因而也较引起人们注意的一宗。有关当局虽然有设立安全条例，有举办安全运动，然而，效果如何？让我们看看近几年来发生在工地上工伤“意外”的数字吧！

1975年共发生了609宗，造成了36人死亡；76年698宗，32人死亡；77年29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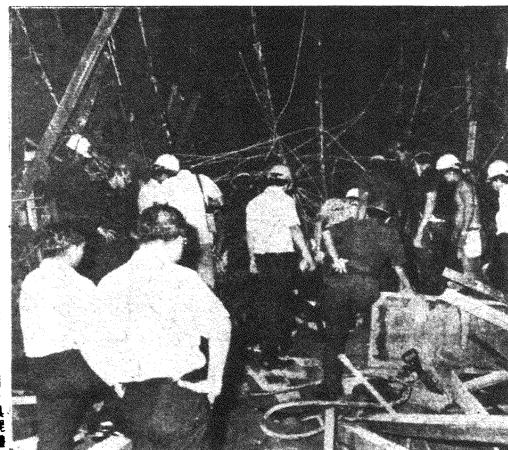
1978年又怎样呢？

建筑工地上工伤事故不断地发生，难道正如为和合（私人）有限公司抗辩的律师马绍尔所说一样，工伤事故可以减少，但是并不能预防？

本地年轻人不大愿意从事工地工作，难道正如某些人所说的年轻人好逸恶劳，不愿从事攀高钻低、雨打日晒的工作？

当人们颂赞星加坡建筑业的辉煌成绩时，又有谁知道这一座座高楼大厦洒满了多少工友的鲜血？是多少建筑工友的葬场？！

航运中心大厦遭木架倒塌后，拯救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一具尸体。



罗 燕 平

孟煥剛

1975年5月2日，一名建筑女工从高楼跌下惨死。

她，就是罗燕平。

由于她在家里的地位较特殊，又常与养父发生冲突，因此养成了叛逆性很强的性格，想出人投地，希望成为一个出名的作家。当时她这种虚荣心可以从她的一篇作品——那些过去一读《绿苔》而想起——看出一斑。

〈少年時代〉

罗燕平生于1949年，她的童年生活很不安定，母亲是位午女。在和燕平现在的父亲结婚前，便生下了燕平，燕平並不知道生父是谁。养父对她並不好，所以她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幸好外祖母很疼爱她，小时候她常与外祖母住在一起。

燕平的家庭相当富裕，父亲开了两间相馆。虽然不是出身于劳动的家庭，但她从小就时常和劳动人民的孩子在一起玩耍、一起打架，活像个野孩子。有一次她和同伴打赌闭着眼睛过马路，那是一条交通繁忙的马路，足见她小时候就那么地逞强。

中学时期，燕平的学业成绩不错，中英文都好，她是有些天份，並不怎样用功。她很喜欢看书，所看的书也相当杂，有《当代文艺》、《读者文摘》及徐速、巴金、鲁迅、琼瑶等的小说。不但喜欢看书，燕平也很喜欢写作，作品散见于本地出版的杂志和报纸副刊。这时期的文学，多数是抒发个人情怀的。

〈記者生涯〉

为了达到成为作家的愿望，也可能是为了自立，燕平在高中毕业后，并不急于进大学，她决定出来社会工作，体验生活，以增加自己的认识。

由于记者的生活面较广，比较有机会累积丰富的生活经验，于是，她便当上了一名记者。

虽然她没有进大学，但她却时常上去南大，和同学们一起上课，帮他们做功课，为的是要了解大学生活及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念大学。

当记者那段时期，对燕平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因为记者接触的范围广，而且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冲击着她，这是她思想转换的时期。

〈住在牛車水〉

在她当法庭记者的初期，由于报馆距离她的

家很远，她便搬到姨妈那里去——牛车水的鸽子楼里。

长期的和那里底层的劳苦大众生活在一起，她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很多缺点，这和她从书本及电影中所认识到的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连系不起来。庆幸的是她并不对他们的缺点而失望。由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贫穷、痛苦、耻辱和辛酸，这使到燕平更了解他们，对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对于劳动人民的感情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时期燕平的生活情况可以从她的遗作——《直面惨淡的人生》中看出。

〈法庭記者〉

另一方面，在1971年本地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拘留者为了要求改善待遇而进行绝食斗争及他们的家属所进行的游行示威，很大地冲击着燕平。

当时燕平是担任法庭记者。在法庭上，她看到了人们那种不畏强权以及在法庭上激昂陈词的精神。她也看到了因为示威游行而被逮捕并控上法庭的政治拘留者的家属——这些妇女面对强权头不低，拒保不认罪，虽然许多年纪已有五、六十岁了。

这些事情冲击着燕平，使她产生了许多疑问，也使到她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那时候，燕平也看到了当时政治拘留者控告狱官在当他们进行绝食期间，用铁具强行迫开他们的咀，并用胶管从口腔或鼻子灌进奶水，使他们咀部受伤流血，诸般虐待及阻止他们向亲属谈有关的事情。翻阅当时那家报馆的报纸，我们会发现到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导是详尽的。

不敢肯定是燕平的报导，但可能性很大。如果是的话，那燕平是忠实及详细报导整个事件，包括法庭上针锋相对的对话。结果，该报馆受到了压力。

另一方面，政治拘留者家属也想办法联络她，结果燕平成了他们的翻译员。她也利用自己作

为一名记者的方便，帮他们打听主控官的一些消息。

接下来的日子，燕平本身也受到压力和限制，她的新闻稿常被删改，而且曾经一度被调去采访一些较不重要的新闻，如大人物的研讨会、开幕剪彩等。虽然受到了诸多限制，燕平仍然是坚持应该揭露社会的不平和黑暗，结果，她和报馆的某些人闹到很不愉快。

后来，这家报馆换了一个香港人当老板，报纸的内容更糟糕。燕平越来越感到她不能再发挥什么作用了。整间报馆乌烟瘴气，报馆变成赌馆，老编和印刷及排版工人聚赌，也时常对燕平冷嘲热讽。燕平眼看这种环境是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她终于选择了放弃这份薪水优厚的记者工作，而到工厂工地工作。

〈團體生活〉

燕平在当记者这段时期的改变很大，这些思想上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她的行动。而这可以从她后来参加了一个文娱团体，在工作上、对待伙伴、朋友的态度上表现出来。

燕平加入文娱团体，是在她当记者的后期。她白天工作，晚上在团体活动，并负责一些重要的工作。生活很忙碌的她，却从来不忘自己的学习。

在团体里，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燕平花在别人身上的总是比花在自己多。例如团体里某些知识水平较低的伙伴，她就特别抽空到他们家里去，给予复习和指导。她也很关心伙伴的学习，尽量鼓励新伙伴写文章，亲自帮他们批改，给他们提意见。

每次买书时，燕平总是多买几本，送给那些买不起书的朋友。

团里的一位伙伴，家里是卖薄饼的。这位伙伴不只自己要工作，也要帮忙家里，所以没有时间和精神去活动。当燕平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一段时期（几个月）她每天早上五点多搭第一趟巴士到那位伙伴家里帮她切笋。

燕平不但自己关心别人，也发动其他伙伴一起

去关心别人。例如她知悉某些伙伴的情况，也会告诉其他单位的负责伙伴。

燕平和伙伴的家属搞得很熟，有时有伙伴的母亲生病，她便抽空去探病，而且看到其他病人没有人去探望时，也会主动和他们交谈。

她关心伙伴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帮人做事是有头有尾，很得伙伴的尊敬，所以大家有事时都会找燕平帮忙。

燕平待人温和，从不发脾气，很有耐心，她不善于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但私底下却能够亲切地和人交谈。对待问题相当冷静，例如当他想辞去记者工作到工地工作时，有些朋友笑她笨，有些嘲笑她到工地工作是为了拿“文凭”（意即曾经亲身到工地体验过），不过她能冷静地对待别人对她的批评。

虽然燕平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但是她也有缺点。有一次团体搞公开演出，负责剧务的她在过后的检讨会却缺席。原来当时刚好有些朋友要到半岛去，对燕平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她便跟着去了。不过她却骗伙伴说是她祖母生病，后来伙伴们知道这件事，便批评了她，最后她也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没有因为面子问题而死不认账。

〈工地上〉

1973年离开报馆后，燕平做了一段时期的工厂女工，不久之后便转到工地去做扎铁。

在工地上，燕平平易近人，她不鄙视那些有缺点的工友，不自鸣清高，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是那些新潮工友，也能和她相处。一些来自半岛的马来工友（封港时期来的）在回去时都依依不舍，一直邀请她到半岛去小住几天。

燕平患有近视，但初到工地时，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她的学历，她没戴眼镜做工。这种不顾危险的做法，曾引起了朋友的劝告，不过，当她和工友熟络后，她就戴回了眼镜。

由于她通晓中、英两种语文，又当过记者，对于政府部门的一些情况较了解。因此，当工友们有需要时，她都很乐意的为他们填表格、跑部

门、办交涉等。工友们在知道她的学历之后，非但没有排斥她，反而以有这样一位识字的工友而引以为豪。

虽然燕平自己到工地上工作，但并不偏激的认为知识份子必须要当工人。她之所以选择做为劳动者中的一员，并不是顺着潮流而走，而是在考虑了具体情况后才决定的。

她一位当记者的朋友就曾想要跟她一起到工地上去，但燕平却反对她这样做。因为燕平觉得这位朋友留在报馆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而且又有家庭负担，实在不应放弃这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可是对于另一位要跟她一起去工地做的朋友，她则不反对。

1975年5月2日，燕平不幸地在建筑工地上从高楼的电梯洞跌下，意外惨死。死时仅26岁。

〈小结〉

罗燕平——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也许在许多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到她的一些共同点。也许我们也曾经想过要出人头地，也曾经有过许多梦想，也曾对劳动人民有过错误的认识。可是她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多关心别人，少想自己。她无时无刻不在关怀着周围的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的难题，也帮助他们学习和进步。她也尽量找机会接触下层人民，使自己不会和整个社会脱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罗燕平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她的生命却永远焕发出青春的光芒！





新加坡政府对于报业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转变：那就是政府认为须要有另一家英文报章来和海峡时报垄断集团（下简称时报集团）竞争。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样的一种转变，而这三个原因都与李光耀总理全力提高他的多种语言社会的英文程度有关。

第一点是海峡时报（下简称时报）的垄断使政府不能有效的以停业来作为威胁，因为它满足了商业上的需要。时报的销售量约为 190,000 份，拥有英文报读者的绝大部分（全星读报总人数中有 43% 读英文报）；而 4 家华文报章共拥有 49% 的读者，1976 年的销售量为 235,000 份。因此，如果有另一家英文报，新加坡政府就能更严密地控制报章了。

第二点是关于缺乏竞争的问题。这间接地导致政客及官僚们时常嘀咕本地报章新闻素质差。因此，继 1974 年制订的“报刊及印务馆法案”

① —— 确保了报业的拥有权是落在新加坡人手里——及 77 年通过的“报刊及印务馆（修正）法

案” ② —— 将报章的拥有权分散——之后，政府目前确认设立另一家英文报章在建国事业中会起着积极作用。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这家“有素质”的英文报是政府“样样都要最好”的妙囊中的一样。

然而，对于政府的这项许可，商家们并没有蜂涌地前往申请。相反的，两家最有可能出版英文报的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都显得踌躇不前。大概是 71 年新加坡先驱报的事件记忆犹新吧！当时先驱报在出版了 9 个月后，李氏基于该报的拥有权出问题及具颠覆意图而强迫它的主要贷款者——大通银行 (Chase Manhattan Bank) 停止先驱报的出版。

尽管在英文日渐普遍的情况下，南洋和星洲要维持目前的销售量（分别为 73,000 和 87,000 份）已经面临困难，联合经营一家英文报还是不符合商业利益的。

要跟专业化的时报竞争，主要的困难并不是

註釋：

①於 75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行。在這個法案下，所有的報館必須由“公共公司”經營，並且包括兩種股份：“普通股”及“管理股”。管理股所佔的比例為全部股份的 1%。任何人欲購買管理股必須先獲得文化部長批准；報業公司不得拒絕發出或轉讓管理股予任何獲得文化部長批准的人。在有關委任或辭退報館里的

任何董事及職員的表決上，一股管理股等於 200 張選票。換句話說，管理股雖只佔總股份的 1%，其持股人的投票權比其他人的投票權總和多達一倍。

②法案主要規定：77 年 1 月 1 日及以後，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通過其代表擁有任何報業公司 3% 以上的普通股股權。

在开始时需要一笔约1千万元的资金，而是在争取时报的读者以及征聘有经验的新闻从业员来撰写政府官员所喜欢读的新闻所将面对的困难。

据一项官方消息说：“在海峡时报，好的撰稿员并不足够，多数的新闻只是在照搬部长的演讲词，其余的都是琐事。政府所喜欢的是关于共市、美国及日本经济及金融的发展的明智报导，因此，他们（时报）需要有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受过训练的人。经济发展方面的情况对新加坡来说是主要的，但也是复杂的。”同一个消息来源也透露，政府满意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在经济和金融新闻方面的报导。商业时报也是附属于海峡时报，已经出版了近两年。

在政府不满意时报——也拥有日销40,000份的新国家午报——声中，时报集团的董事经理林恩·何洛威（Lynn Holloway）并不显得很担心，他说：“政府一路来都不曾满意过我们，这并没有什么稀奇。”关于在另一家英文报成立时，他属下受过训练的职员可能跳槽的问题，他说：“我想我们过去在工作条件、工资及职业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会使那些真正优秀的职员留下来。”另一方面，林恩·何洛威表示他同情政府在缺乏“民意交换”（Public dialogue）及“有深度的反对意见”等方面的挂虑，同时也因他属下的报纸能在上述两方面作出努力而感到欣慰。

今年5月，海峡时报报导了卫生部长杜进才博士在国会提出医院意外与急救部门的诊费提高15%，而引起少部份议员极力反对的一场唇枪舌战。隔天，海峡时报社论抨击杜氏。过后，在答复种种指责时，杜氏对批评他的议员和海峡时报发出猛烈的攻击。

杜氏的抨击是值得注意的，它突出官方目前对海峡时报的不满：“海峡时报那些为了招徕生意的叫嚣尽是些狂言豪语，”杜氏对其同僚说：“……借着为穷人讲话的机会来为自己打广告。海峡时报的缴足资本为4.3百万元，但它还未扣税前的盈利却达3.6百万元（77年），付30%股息，又以1（股）对2（股）的比例分发红利。你们是否是海峡时报——一份垄断受英文教育者的报纸——的随从呢？或许你们需要第二份英文报……”过后，时报毫不畏惧地发表一篇措词强烈的社论：“尽管他有许多缺点，……”（杜氏或许是新加坡最微不足道的一名内阁部长。）

6月下旬，周日国家报（Sunday Nation）——一份出版了4年而一直侧重于报导足球热的发展的周刊，销量出奇的高达90,000份。它也是时报

集团的附属报纸——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对于在吉隆坡默迪卡体育场举行的马来西亚杯足球决赛中，新加坡国家队输给雪兰莪后，新加坡球迷所掀起的一场破坏行动，本地报章需负一部份责任。……”“他们为了提高销售数量，掀起了一股足球狂热。赢得了马来西亚杯似乎就像赢得了世界杯一样。所以输了就一样的损伤惨重。当时的情况是被过度夸张了。”代社会部长麦马德说道。

周日国家报反驳说：“猜测谁鼓起足球热（来填满庞大的体育场）是没有奖赏的……这次我们输了，所以无可避免的要寻求代罪羔羊。”虽然我们很难说这就是政府所谓的“具深度的批评”，但无疑的，它们至少是不同的观点，对于读者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政府要求多些关于他的政策的“民意交换”是在二月一个为高级公务员——其中有两名新闻从业员受邀。吴庆瑞的儿子吴建志（Goh Kian Chee）：海峡时报的社论撰稿人，便是其中之一——而设的“政府及大众传播媒介应扮演的角色”的研讨会上提出的，这个研讨会总结说：“在某些事情成为政府的政策之前，报章应该鼓起公众去讨论该项政策中政府的用意。

吸取了这些官方的批评，时报集团在全盘电脑化设备上花费了4百万元，又在纽约与华盛顿设立了自己的通讯员，这些都是为了制造一个新的印象。一项官方消息称，由于总理对时报编辑们的训话，使到时报集团在职员的发展和训练上进行投资。其实直到商业时报出版为止，时报集团仅在伦敦派驻了一名为期一年的记者而已；李氏明白的表示他对时报以伦敦作为海外新闻中心感到不满，他要来自共市、美国和日本的新闻。过去3个月来，时报集团已派遣了3名记者去伦敦，另外在纽约和华盛顿也各派驻1名，另一个则在伦敦接受金融训练。它也在一间新闻学学校投下了400,000元。

随着前主编邱登顺（Khoo Teng Soon）在今年9月的辞职及39岁的彼德·林兴伦（Peter Lim Heng Loon）的接任，时报集团的其他编辑方针可能也跟着改变。

在政府已清楚地订下种种条规的情况下，要提高时报的素质并非一件易事。代文化部长王鼎昌最近说，新加坡报章所扮演的角色，是“要鼓励独到的见解及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而不是促成无谓的争论。”实际上，这意味着新加坡的报章必须学会怎样批评而又不是反政府的。

譯自《遠東經濟評論 18.8.1978》

十二岁的工人

恒新

最近，泰国警方破获了一间童工奴隶工厂，揭发了泰国童工的悲惨遭遇，我们庆幸这里没有这种悲剧发生。然而在星加坡，童工的生活是极少为人们所注意的。他们的遭遇又是怎样的呢？

9月间，三间工厂在雇佣16岁以下少年童工工作时，导致3个童工手指被机器切断，造成终身残废而触犯劳工安全法令被控上法庭。第一宗发生在加冷盆地工业区狮城塑胶工业，厂方雇佣12岁女童工白平香每天工作时间超过6小时，而且叫她负责操作开动的机器，导致她的左中指和无名指被机器切断。在白平香手指被切断后，厂方还继续令她操作危险机器；第二宗被控工厂是阿逸拉查工业区的柏太平洋公司，雇佣15岁童工操作危险性机器导致她的左食指被切断；第三宗是在加冷道标准电子公司，情况类似第二宗。结果，三间被控公司只是分别罚款1400元、700元及600元了事。

这宗报导，只不过揭露了本地千千万万童工悲惨遭遇的一小片段而已。

据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去年牵涉到童工的工伤事件共有43宗，造成3人死亡。

据估计，目前大约有5万名童工在小岛各个角落工作。在工厂、建筑工地、小贩中心、马路边等地方，我们不难发现一张张小脸在为生活而辛勤地工作着。

一般工厂童工在车衣、纺织、塑胶和电子厂工作，造船厂及其他重型工业则采用“学徒制”。童工的工作环境，和成人的没有两样，然而他们的薪酬却是低微的。在纺织厂里，童工同样的必须在那震耳欲聋的噪声下工作；在塑胶厂里，不断地吸入胶尘埃，童工也会患上职业病。除工厂外，修路的童工在石粉、车烟弥漫，炎阳暴晒下从事挖泥、敲石及搬运石块的粗重工作。建筑工地上，童工的性命更加没有保障，年纪在14、15岁的童工也从事和成人一样粗重和危险的工作：攀高钻低，扛木扎铁。在1975年，两名少

年工友在直布罗兰雅岭未建竣组屋11楼工作时，跌入电梯洞里，16岁的何培良当场惨死，而为了抢救同伴，奋不顾身，连自己也飞坠入电梯洞里而受重伤的姚亚明，才15岁。今年，一名13岁的小漆工在15楼工作时坠下惨死；一名来自柔佛州的16岁少年木工，也在工作时跌毙。年幼的生命，却叫这万恶的社会吞噬了，怎不叫人悲伤痛恨！

断指、跌死、跌伤，还有那恶劣的工作环境，有谁来保护这群创造社会财富的幼小生命呢？让我们看看“保护”童工的法律条文吧！

1976年生效的“儿童暨少年雇佣条例”，规定工厂雇主在雇佣一名少年时必须于30天内将详情呈报。此例也禁止任何人士雇佣年龄在12岁以下的儿童。若无劳工司的书面准许，任何工厂不得雇佣任何儿童。少年则必须在经过一名注册医生的检查并证明其健康适宜下，才能被工厂雇佣。儿童及少年不被允许雇佣于夜间工作。同时任何儿童不得被雇佣于任何一天工作超过3小时而不给予30分钟休息时间或超过6小时。任何少年若无劳工司的书面准许，不得被任何工厂雇佣于任何一天工作超过4小时而无30分钟休息时间或超过7小时。当一名儿童或少年须到校上课，其任何一日上课与工作时间不得分别超过6或7小时。若雇佣于任何政府或其他工艺学校、或在任何被通过的学徒计划下则属例外。任何儿童或少年若无劳工司的书面准许不得于休息日工作。他们也不允许被雇佣于有伤害性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任何儿童不得被雇佣于船上工作，除非该船为其父母自己管理或在被通过之学徒计划下被雇佣。任何人不得雇佣任何儿童或少年管理或看顾任何操作中的机器，或未有效地加以绝缘的电器设备。他们也不被允许雇佣于地下工作。

前面已经提过，许多童工的工作环境是恶劣而且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工地的童工，赶起工来开夜工是常有的事；一些工厂的老板更无耻地

在童工的工卡上做手脚，而强迫童工留下来工作；在欧南路某间车衣厂雇佣一名男童杂工，从开门、扫地、拿布等，什么都干，月薪才120元。而且每天要加班到晚上，才津贴20元。又如上述发生工伤事故的工厂、工地，老板为了增加利润而不顾童工的死活，到底法律给予这些童工多少的保障呢？违例的老板最多不过是罚款了事，老板的罚款可以赚回，但是，切断了的肢体，患上职业病和跌伤的残废躯体，白白断送了的生命却永远再也拿不回啊！

从条例中，也可以发现到“被通过之学徒计划”特别获得豁免或放宽某些法律条款。以工业训练局所管辖的“初级学徒训练计划”来说，初级学徒们被安排到船厂和工地这两个工伤“意外”率最高的工作环境“受训”。

此外，那些在咖啡店、小贩中心、报摊的童工，比工厂的童工还不如，连法令中所赋予的微薄“保护”都不能享有。还有不少童工是从事家庭式手工业工作，他们全日或课余帮助父母工作。

童工的年纪还小，社会经验不足，很容易被人欺侮。由于他们不懂得合理的要求和争取，时常受到资本家的欺诈剥削。另一方面，他们工作经验缺乏，技术不熟练，厂方往往分配他们做些简单机械化的单调工作，而这些呆板的工作正是许多成年工人所不能忍受的。

上面提到的初级学徒又是什么货色呢？他们和童工又有什么不同呢？

“初级学徒训练计划”是在1976年提出，是在当局“因材施教”的教育政策指引下，为那些较不偏向学术性课程的学生，提供适合他们兴趣与能力的训练，帮助他们学得谋生的技能，也能保证国家工业化计划能获得成功。

在“初级学徒训练计划”下，3年级时不及格3次而离校的小学生，将需接受4年的“基本课程”，以此类推，则6年级时不及格达3次的将接受最后一年的“基本课程”。这样一来，在完成了“基本课程”之后，学生的年龄在14到15岁之间，他们将由工业训练局属下学徒训练及就业辅导署介绍到工地或工厂去，接受为期3年的初级学徒训练，直到他们18岁为止。男性初级学徒这时刚好要入伍服役，而女性学徒则继续留下来当正式工人。

根据上述的儿童暨少年雇佣规定，16岁以下的初级学徒，每天工作不准超过7小时，他们也不准操纵开动着的机器和用电力发动的工具或机械。但是，在教育部的推荐下，劳工部可以

就个别情况来考虑，特别豁免或放宽某些法律条款。初级学徒每周工作不得超过36小时，他们一般上担任包装、装订、玩具装配、制伞、货仓管理、调色、检查、简单机械修理、办公室什役等工作。

其实，不管童工还是初级学徒，其本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们正处于身心发育时期却要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到社会上工作，而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却要面对老板的压迫和剥削及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都是金字塔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现有的教育制度是配合着依赖外资的经济体系，表面上是让所有的人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又制造了大量失学少年以提供廉价劳工，同时，也制造了一小撮精英份子。由于大量失学少年，造成了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初级学徒训练计划”的提出，其论调是把这些孩子的空闲时间占据，又可提供谋生技能。然而，孩子还是不断地受到宣扬物质享受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又得不到较高的工资，因此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最重要的，“初级学徒训练计划”制造了一批蓝领工人。受过“正规”工业训练的“初级学徒”，当然会比“童工”更加吃香，但也更加具有隐蔽性。

少年时代应该专心念书和参于课外活动，间中做家务是无可厚非的，而不应加入生产性的工商行列，令到他们身心受到摧残和损害。

1973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上，所讨论的主要课题之一是采取新措施消除童工，在香港也规定禁止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然而童工问题并不是“人道”地加几条罚款条例可以根本解决，相反地，它可能很“不人道”地禁止了一些贫苦家庭送他们年少的孩子去工作，断绝了他们谋生活的路。要解决童工问题，是必须从整个经济制度着手。



船廠小童工

劳工短缺 妙计百出

准证一出 劳工倾人

· 風雨 ·

“凡在本厂服务达三个月的工友，将免费获赠本厂出产的14寸彩色电视机一架！”

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短短几天内总算给厂方请到了迫切需要的80名工友。这也难怪这间瑞典出品彩色电视机LUXOR星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马丁逊(Ena Martinsson)笑逐颜开的说：“登了几个月的广告，甚至远到联邦招募工人，都无效！这一招，首先是本厂的120名工友受益，果然一鸣惊人呀！”

富士通星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表示该厂在几个月前缺少近70名工友，但登了几个月的广告，也只能请到几名而已，再加上厂内工人流动性大，“如果再请不到工人，我们将放弃扩建厂的计划和暂时压下进一步投资的打算。”他又譬喻说：“到目前为止，城市似乎已枯干了，再也没有什么‘鱼’可捉；唯有转向乡村地区的小河溪流去捕捞。”但事实上也不容易，因为马来西亚的农村社会较保守，人们多少会顾忌新加坡这一五颜六色的花都所将带给他们的不良影响。譬如一间外国电子厂曾到柔佛的甘榜去招聘工人。它答应给每名新工\$45的花红（相当于一星期的工钱），果然有40名工人愿意被雇佣。但在隔天当厂车去载人时，却只剩4名在路口等候。

劳工短缺问题一天不解决，新加坡政府也就一天不能安心，深恐那一间间外资公司有一天一气之下拍拍屁股，一去不回头了！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的负责人曾披露目前约有8千份工作无人问津；但据一日本商家的统计，这数目高达2万！这负责人也进一步预测，以新加坡每年平均制造出4万份工作，而人力的增长却在3万名左右，在未来20年内，新加坡还是需要大批劳工来为外国大老板赚钱的。

十几年来，联邦人一直是这批外地劳工的主要组成，其次便是印尼人。不久前由联邦雪兰莪毕业生协会出版的一份调查报告书，透露单单联邦工人在星工作就有12万名！（据官方统计，持有工作准证的有4万名，但一般经济学家都认为那可能超过8万名）可是目前马来西亚政府正大力吸引外资到当地设厂，其中主要以劳工集中的流水作业式的生产为主。就像早期外资在星所进行的电子业、成衣业等等。这样一来，无形中阻止了联邦工人的“外流”。

在“国家兴亡”的大前提下，经济发展局挺身而出，越俎代庖，第一次使用工作准证来管制劳工的供应。（向来，工作准证是由劳工部工作准证署所发出的）它准许厂商如果在国内不能请到足够的劳工，可以自由地从亚细安国家及有充份劳工供应的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雇请任何数目的劳工，并且不受期限约束。这集体工作准证优先发给侧重出口的工业，同时也规定必须是属于非技术工人。最近报纸曾报导说：经济发展局已成功地招募了约8千名泰国工人，不久她们将会迢迢千里，离乡背井的到星岛电子厂、制衣厂去。另外，经济发展局同时发出日薪工作准证准许雇主每天可从新山载工人前来星工作。这准证只发给日薪工人，使到雇主在雇用工人时有更大的伸缩性。

有一点令星政府担心的是，这么多外籍劳工，会不会造成卫生、教育、少年犯罪等等的社会问题呢？厂商还特别督促经济发展局须要常监视女工在工余的活动，并确保她们经常受到医药检查。其实星法律上已有规定凡持有工作准证的女工，不准和星公民结婚，而且每半年必须接受身孕检查。所以只要大人先生们多动一动脑袋，什么社会问题都可以解决！

高 尚 的 理 由

阿凡

9月16日，职总秘书长蒂凡那在主持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生产委员会成立仪式时发表演讲时说：他不反对将来作出一种安排，使那些不参加工会的工友务须献出与工会月捐相等的捐款，以资助各种造福全体工人的计划。

这是一项非常令人吃惊的消息。

但是，这种“羊毛出自羊身上”的逻辑是不难理解的。

他又说：“在新加坡，有许多工友选择不加入工会，而其理由不是高尚的。……”

我们不禁要问：要怎样的理由才是高尚的呢？难道活生生的经验教训还不能叫工友看清工会的面目吗？就拿SBS工友来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工友一定要加入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SILO)，但几乎每名巴士工友都自动地成为SILO会员，每天\$0.40的会费由薪金中直接扣除，当双薪时得缴交双倍，而工会的活动却是少之又少。工会也强制工友买工会刊物“工友新闻”，更与资方携手颁发奖励金及制订惩罚制度。

去年发生的新加坡制罐厂事件，在罢工爆发前，新加坡制罐厂工友联合会曾多次找职工总会代表商量，致力于解决这场纠纷。然而，这所谓“代表工人利益”的职总却置之不理，不顾工友的要求。事情发生后，职总属下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PIEU)却千方百计在厂内招收会员，分化工友，破坏团结。73年的海湾塑料厂事件和74年轰动星岛的美国游艇厂事件，PIEU的面目更加暴露无遗，工会完全站在资方的立场来迫害工友及支持工友正义斗争的学生。

今年6月AIRCO电子厂裁员，工会(PIEU)再度与资方携手合作，企图强迫工友加入工会，否则不能享有裁员额外利益。并且诬蔑工友代表，说非会员中有些居心不良的份子在散播谣言和煽

动工友。

十.一二发生油船大爆炸惨案的裕廊造船厂，据工友反映，该厂的PIEU分会是颟顸无能的，顶多只能处理一些工友间的人事纠纷，至于向资方争取合理的待遇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从三次的大爆炸及无数次的工伤事件看来，它是无能为力的。

过去的事件、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工友，使工友们认清那些人是站在谁的立场，为谁说话，他们将不会再受骗了。

蒂凡那又说：“我们新加坡今日能接近全面就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外国投资家赏识新加坡是一个合理的投资地方。在其他方面之外，我国有一个负责任的职工运动，它具有影响力、负责任，并承担劳资与政府三方合作之原则，走向共同的目标。”

事实上，新加坡之所以这样受外国资本家垂青，除了政府的奖励措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可做为跨国公司区域性基地及占有本地市场外，便是本地的廉价劳工；当然全国职总在“培养和组织有纪律性的工人”方面是劳苦功高的。但是当人们在颂赞外资所带来的繁荣时，又有谁提起新加坡人所付出的代价？工伤事件在工地、船厂、工厂频频发生，工友的生命如同草芥；十.一二大爆炸夺走了76条人命，这代价是多么悲惨啊！在吸引外资方面全国职总是那么的卖力，然而，在防止工伤事件、保护工友方面工会又做了多少呢？难怪工人党在针对十.一二惨案所发表的声明时说：“职总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工友的安全方面，而不是经营企业。”

蒂凡那在同一演讲中说得好：“……工人有权利不参加不受他们喜欢或尊敬的工会。”难道这理由还不够高尚吗？



油船惨祸是灾难片？！

一影迷

“比‘大地震’、‘火烧摩天楼’、‘海神号历险记’更精彩。

比史拜罗斯号油船爆炸更加惨烈。”

这是一部电影广告，看了不禁令人啼笑皆非。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商人千方百计，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连芝麻蒜皮的小事都有人拿来大作文章，更何况是震撼人心的油船爆炸惨案呢！利用这宗惨案乘机大刮其龙的大把，有的在筹募救济罹难工友和家属义款的数目上相互竞争，明为救难，实为“乘火打劫”，顺便替自己打打免费广告。不仅商人如此，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连傻子也不肯轻易错过：有人出来大唱颂歌，整个小岛顿时从“丑陋的新加坡人”变成“温情满人间”的乐园，花言巧语、一面之词充塞人们的耳朵，听不到受伤工友痛苦的呻吟，听不到失去亲人的家属在悲号痛哭。

和这群“识捞”的家伙比起来，这则电影广告不过是小儿科罢了。

上述提及的几部灾难片，除“大地震”是天灾外，其余的都是人祸！“火烧摩天楼”是由于电线走火而造成的。为什么电线会走火呢？因为大厦业主的女婿贪污，在建筑大厦时偷工减料，由于贪图个人利益，不管整座大厦的安全措施而酿成火灾惨案，这不是人祸吗？而“海神号”这艘邮船年岁已大，在恶劣的天气中航行已是岌岌可危的了，当船长知悉前方将发生大海啸，要求绕道而行，却遭到在船上的股东严厉反对，坚持要继续航程，船长请求他以全船水手搭客性命为重，股东的回答是：如此一来，误了船期，公司必定蚀本。于是下令船长不得违命，一切要听从他的指挥。就这样，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事变成了必然要发生的惨灾，整艘船倒翻，剩下寥寥数人得以侥幸生还。看似天灾，实是人为的祸事。为

了不让船公司亏本，就草菅人命，这也是利之所害呀！

那在本岛“实地上演”的“史拜罗斯号油船爆炸”是天灾抑是人祸呢？

目前，有关惨祸的原由尚在调查之中，我辈小民当然不敢在法官大人未下判之前胡乱说话，以免被套上妖言惑众之罪名，不过听说该厂总舵主曾亲自出马探访罹难工友家属，说这是意外，请家属不要太伤心云云，家属反问：“意外？以前十三条人命是意外，难道这次也是意外？”总舵主一时哑口无言，逃之夭夭。

这是听来的。

不过总舵主说的“意外”，倒是可以理解成“这是人为的”，不是天灾，不然他为何不干脆说这是天意，也不必被人抢白一番。

既然是人为的，关键应该是在“是谁干的”？

可以肯定，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像“火烧摩天楼”的祸首的贪污行为。

无独有偶，这次油船爆炸案倒是和“海神号”邮船遇难有几分类似的地方，大概是油船音似邮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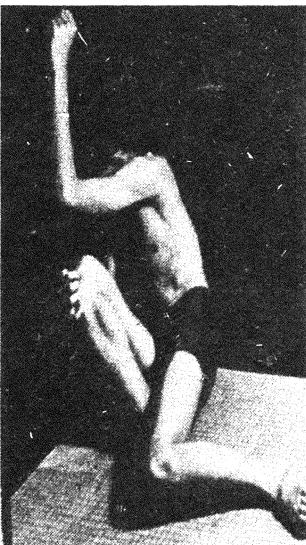
邮船股东因怕误了船期公司要赔本，虽然明知前头有海啸，却偏要航行，这是草菅人命。

油船则是船厂以10天期限接下的大生意，若在10天内不能完成修船工程，误了客户船期，厂方是要赔钱给人家的呀！

于是工人就得拼命赶工。要赶工，叫来了一大批散工，他们不大清楚该船的情况，于是……要赶工，安全稽查人员马虎了事，于是……

赶工，意味着要快；要快，很多方面就不能兼顾了，尤其是安全措施方面。

为什么要快呢？不快，生意就会被人抢去呀！裕廊造船厂一向以速率高出名。



从海洛英 到安眠药

• 帆 •

一些嗜毒青年在滥用毒品方面又创出“新花招”。有些改服具有强烈刺激作用的新型迷幻药，有些更把安眠药混入醇酒中，以求达到飘飘然的感觉。据说，服食这类毒品在舞会上最常见，服者除了会感觉到眼花缭乱外，甚至会昏迷。

据报章说，到10月为止，今年内共有13人因服食巴比土酸盐（在医学上是用来促使人们安眠，通称为安眠药）过度而死亡，其中有9人是在过去两个月里丧生。以往，因服食巴比土酸盐过度而死亡的人数，每年不超过5人。由去年1月到今年8月中旬，共有23间诊疗所被破门行窃，偷走大量的安眠药。由此可见，滥用安眠药的问题已经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据中央肃毒局局长郑大峯说，这是由於当局不遗余力对付吸食和贩卖海洛英人士的结果。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72年只有4人因吸食海洛英被捕，73年也只有10人，74年变成110人，75年跳到2,263人，76年再跳到5,662

人。据专家估计，76年约有8,000人吸食海洛英，而77年有12,000人左右，约占新加坡总人口的 $\frac{1}{2}\%$ ——1%。目前，嗜毒问题仍然严重，到7月为止，已知嗜毒者总数已增加到13,000人，在受逮捕的嗜毒者中有2%是在16岁以下，而中央肃毒局和警方平均每月扣捕6名有嗜毒嫌疑的学生。肃毒协会会长马连璧也说嗜毒问题离澈底解决的日子尚远。

吸毒，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正如一位社会工作者所说，许多年轻人因为种种问题而不能自拔，更可悲的是，由於整个社会风气和一些政策，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加入犯罪、吸毒的行列。如果单单只从逮捕、戒毒、形式化的辅导、杜绝毒贩、制订严刑峻法等方面着手，虽然有起着一定的阻吓作用，但是，吸毒问题是很难根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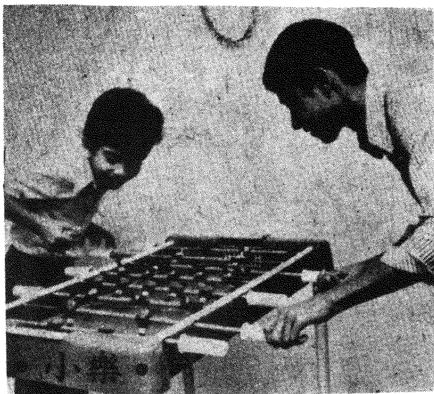
在严厉取缔海洛英之下出现其他新的吸毒新花招，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

这些可能的因素，都是报章舆论极少触及的。是的，这宗惨祸从发生至今，就像那些灾难片一样，尽力去报导描述整个惨祸的过程，人们怎样逃难，医务人员、救火员奋力抢救，公众人士热心捐钱捐血等等，而惨祸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根本不屑去提。如“火烧摩天楼”中着重刻画那英雄似的消防局局长和建筑师如何出生入死，英勇救人；而只用几个简短镜头交代祸首的那令人发指的行为。同样的，“海神号历险记”中只是在影片开始时让观众看到

船长与股东冲突的一小场戏，接着下来的剧情就围绕在搭客如何逃生等情节上。因此当观众走出戏院时，深留在脑海中的是一幕幕令人惊目惊心的惊险镜头，人们在逃难中自私慌张的表情。想到这些，观众不禁深深地吁了口气——“我真幸运，没遇上这类灾难”，根本就不去想想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本地某些报章舆论对整个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惨案的报导评论，是否像拍摄灾难片一样呢？朋友们，认真想想这个问题吧！



有玩過嗎？ 你？

记得好多年前，当我还中学求学的时候，每逢周末放学后，便和同学成群结队的到“大世界游艺场”游逛和看戏；而座落于游艺场内的“华联娱乐场”正是我们，也是所有到访的小朋友所不能错过的。这里游戏的花样可真多，有“打靶”、“抬球”、“抬式足球”、“高射炮”等。只要把一个两毛钱的银角投入机器内，游戏便会自动开始。两毛、两毛这样地喂饱这些吃角子机，就象到这里开个储蓄户口似的，因此，大家都把这里叫做“华联银行”。

近几年来，随着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一幢幢地兴建起来，类似“华联银行”的娱乐场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几乎每一座购物中心至少有一间娱乐场，就我所知，珠光大厦就有两间，黄金戏院有三间，大巴窑百货公司隔邻有一间，女皇镇职总书籍合作社隔邻有一间，加冷峇鲁职总超级市场附近也有一间，武吉知马购物中心也有。

“凡穿学校制服的学生，不准进入。”这是贴在娱乐场进口处大门上的通告。换句话说。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穿校服的都一律欢迎，这和一些“成人电影”特别声明说：“儿童不宜观看”有异曲同工之妙。来这些娱乐场的多数是男孩子，也有成年人。逢拜六、礼拜和学校假期，娱乐场内人声鼎沸，机器声轰隆；座落于组屋区和学校附近的娱乐场，例如女皇镇那间，就是在平时，也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在籍学生占了顾客的大部份，这对于娱乐场进口处的通告，可说是一大讽刺！

和以前比较，现在的娱乐场简直是有得顶：全部冷气，吃角子机全部电子化，款式既多花样又新鲜。单单“赛车”便有“汽车竞赛”、“摩多西卡竞赛”等，此外还有一种游戏是当撞车时，银幕上会出现着火燃烧的逼真映象，真够刺激！

经营娱乐场的商家头脑十分精灵。他们善于利用青少年和儿童那种好玩、好奇和好胜的心理，大刮其龙。通常一个老板同时经营几间娱乐场

，一段时期之后就把机器对调，使到花样不断更新，顾客百玩不“显”。此外，当玩者的积分超过某数字时游戏时间会自动延长，而且许多游戏如“坦克战”、“空战”、“拼图”等可供两人玩，使游戏更加具有竞争性和刺激。当输给对方时，不甘愿再玩过，越拼劲越高，也保证了老板袋袋平安。这门生意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只需在开始时投下一笔资金购置机器，之后便只是支付店租、电费、维修费及员工薪水。难怪目前这门生意那么抢手，那么热门！

这种地方来多了，肯定是有不良的影响。由于这种玩意儿的吸引力太强，别说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会被吸引住，玩了一次，就想再玩，很容易地就沉迷于其中。学生平时节省零用钱，那些已经工作的青少年花钱更没问题，就这样，把父母或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花在没有意义的地方；换来的，只是片刻、短暂的欢乐。一旦养成了爱花钱，好享受的习惯，当手头紧时，很可能会干起骗、偷、抢的犯罪勾当。而且，在这种地方混久了，这些尚不能分清是非黑白的青少年是很容易变坏的，抽烟、赌博、游手好闲等坏作风都会染上。

教育学院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小学生不喜欢读书，不肯花时间做功课，而把时间浪费在其他活动方面。其实，这和社会上存在着太多毫无意义的消闲玩意儿供年轻人发泄精力是不无关的；娱乐场不过是其中之一。

奸商市侩看到的只是钱、钱、钱，和其他不良刊物的出版商，不良电影的制片商等一样，他们是不顾这些不良影响对于人们，尤其是对青少年身心的戕害。要救救我们年轻的一代，不能期望奸商突然回心转意，也不能期望当局立法加以管制。因为，在破旧的当儿，必须立新，而当前正是新的、健康内容的精神粮食受到重重压力的时刻啊！

回教極端份子

破壞印度神廟

哈密

8月25日凌晨，一批回教极端分子侵入雪兰莪新古毛吉弄地区的一间印度庙，进行破坏，摧毁神像。由于这种事情发生太多次，庙里的人已有所准备，在一再警告失效后，就发生了打斗，结果，五个极端回教徒之中，四个身亡，一个受重伤，神庙守卫则三个受伤。

由于死了人，那一连串被封锁的破坏神庙的消息终于爆了出来。根据各方面的消息，这样的破坏事件已发生20余宗，只是政府拼命加以掩盖而已。

这五人帮之中，全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四个死者中，据说三个是在籍国大学生，一个是大学毕业生；五个侵犯者之中，据说还有讲师在内——这么一来，事情就越发引人注目了。

这件事爆出后，国阵的马来前锋报赶紧发表社论，把这些行动说成是“由反国家份子及颠覆分子及犹太主义者所煽动而引起的”，它特别强调犹太主义，说是“要破坏回教徒的团结以及煽动非回教徒憎恨回教徒”。

接着，该报又发表以“必须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社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接着来的一段时日里，一再被提到——元首生日致词、胡先翁开斋节致词、元首的国会御词……，都一再提到，而再三地强调“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对付宗教极端集团”。

从这一个迹象来看，发生20多宗破坏事件该不是谣言！

然而问题是：宗教狂热份子的产生真的如前锋报所说的由犹太主义所煽动吗？

答案是否定的。宗教狂热份子之所以有今天，全拜有关当局有意或无意之赐！

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但它的开始，往往又是一种反抗旧潮流的新思想，带有积极的成份。回教是在反抗阿拉伯教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进步的。

回教主张人类平等，天下穆斯林（回教徒）是一家，禁酒、禁烟、禁赌、禁高利贷……

这一切，都是积极的一面。然而，把命运交给上帝，男女不平等、多妻制、注重形式的祈祷……等却是消极的，是真正精神鸦片。

当回教由反抗地位转化为统治地位时，它的鸦片部份就被加强及发挥，成为一种麻醉工具。在马来西亚，所谓回教，就是念经，就是可以讨四个老婆，就是成天喊阿拉……这是有关当局所宣扬的；对于回教的积极部份，有关当局非但没发扬，反而加以压制。例如，回教禁赌，有关当局却大立赌场，把万字票合法化、赛马合法化……，身任回教国组织要职的本地某前政治显要，却在为文之间，不忘香槟美人，巫统政府也大量发出夜总会、酒吧、咖啡屋执照，严重地破坏了回教教义。

回教狂热份子的产生，就是巫统政府大量利用回教作为麻醉剂的结果。消极部份被夸大，狂热份子在天天受“精神至上”的熏陶下，产生了藐视物质、科学的心理，最后，钻入牛角尖，把回教的腐朽部份当成真理，结果，打碎木偶的事件就出现了。

有关当局目前一口否认和这些狂热分子有关，但翻开历史，或许不容他们推搪责任。

1975年之前，在大学里，学生运动相当蓬勃，那时候，学生关心社会，关心人民生活，就是回教组织也一样。1974年的华玲事件，把学生运动推向高峰，那时候，领导学生示威，谴责政府不顾穷人死活的领袖，除了马大学生会之外，就是各大专的学生会领袖，他们的理想有很多是以回教治国，而发动回教学生参与示威的领袖应该是非安奴依不拉欣莫属，他是当时回教青年理事会的主席。——所以，75年前的回教学生，是发扬着回教的积极部份，他们之中尽管有缺点，但还是关心民情、关心社会的。

75年之后，大学大专修正法令通过，将进步的学生运动压向低潮。这时候，极端右派的宗教狂热主义就在有关当局的大力支援下在学府里蓬勃发展起来，许多马来文杂志也大量地向马来

下接 Pg. 67



在甘榜雙溪本加拉受教育的學生，服裝是阿拉伯式的、教育

是純宗教性的。

哈新

与“吉炳事件”有关的回教传教运动(Dakwah Movement)在半岛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

早在 60 年代，这种传教运动便已展开。当时推动这个运动的中心组织是 Perkim，而 Perkim 的主要主持人之一便是当时的首相东姑鸭都拉曼。Perkim 于 1960 年 8 月 16 日成立时，主要目的是外向的，即向马来西亚的非回教徒宣扬回教。到了目前，它已成功地游说了 3 万名非回教徒“皈依回门”，还在全国设立了 11 个活动中心——4 个在雪兰莪，2 个在吡叻，另外 5 个分别在玻璃市、柔佛、槟城、吉打及马六甲，另外还有 50 个支部。在沙巴及沙劳越，Perkim 的姐妹组织为 Usia 及 Bina。去年 2 月，Perkim、Usia 及 Bina 联合组成 Badai，即回教传教阵线，继续其外向性的传教活动。

到了 70 年代初期，另一种内向性的回教流派产生了，而且还异常蓬勃的发展起来。它的产生，据说是与石油危机后阿拉伯新兴回教经济强国的兴起有关。随着回教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许多回教徒以信奉回教为荣，屏弃了西方的物

质价值观念，有些甚至要求一种根据回教原教旨的清教徒生活。

在半岛，推动原教旨传教运动的组织有两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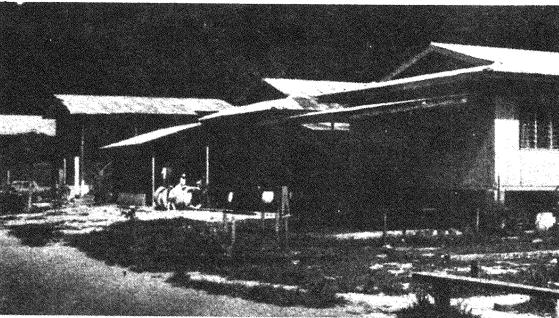
官方组织的中枢是设在吉隆坡的回教中心 (Pusat Islam)，它的活动主要是由联邦回教理事会及全国回教事务理事会(NCIA)负责。两个理事会都直接由总理署管辖。

NCIA 属下有两个关于传教运动的组织：回教传教及训练学院(Indah)和回教研究中心。

回教传教及训练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警察部队人员、武装部队人员、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职员、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及各青年组织的成员安排一系列的传教活动。

回教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则是翻译、出版及分发有关宗教的文件。

除此之外，教育部最近也设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以协调各中学的传教运动。电台及电视台每个星期也为听众及观众准备了约 100 次有关传教的宣传。国防部也聘请宗教教师为传教官，协助军



與世隔絕的甘榜雙溪本加拉

队里的传教活动。

在非官方方面，最有名的原教旨传教组织是 ABIM (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ABIM 成立于 1971 年 8 月，最初的参加者是在籍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后来它的成员增加到 2 万人，其中大都是来自吉打、雪兰莪及马六甲的城市居民。

ABIM 的活动中枢也是在吉隆坡，它也有州及区际的支部。除了出版工作及拥有一间书店外，它还赞助一些社会经济计划，如学术合作社、回教青年合作社及一项教育基金。

ABIM 和一个很极端的原教旨组织 Darul Arqam 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Darul Arqam 的总部设在距吉隆坡 10 哩的一个甘榜：甘榜双溪本加拉(Kg. Sungai Pencala)。1969 年，Darun Arqam 在 Ustaz Ashaari 的筹划下成立。他的信徒有好几千人，包括医生、律师及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士。

在与世隔绝的甘榜双溪本加拉，有约 10 多间屋子及宿舍，12 个家庭。屋子里没有任何奢侈品，如家私等。电视及电台只能收看和收听有关宗教的节目。服装是阿拉伯式的，食物是严格遵守回教习惯调制出来的，教育是纯宗教性的。

※ ※ ※

70 年代原教旨传教运动发展到最终，或许就象甘榜双溪本加拉一样，也或许就象“吉炳事件”的发生。

官方的传教组织与非官方的传教组织有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我们不大清楚，但是早在 71 年的时候，巫统的宗教事务局就曾建议设立一个法定机构来协调这两方面的传教活动，而首相敦拉萨也曾于 74 年 6 月亲自在 Perkim 的一个集会上为一个非官方的传教组织 YDIM (Yayasan Dakwah Islamiah Malaysia) 主持开幕。



學校里的女生

上接 Pg. 65

人介绍 Dakwah 这个名词，渐渐地，Dakwah 的信徒越来越多了，而它的发展地竟是国内的几家大专学府，之后逐渐向中学进军。——于是，本来是穿 T 恤就出街的大学生，现在已变成从头包到脚的 18 世纪阿拉伯妇女！Dakwah 组织就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日益扩张。

本来，照巫统统治者的想法，这些学生只要天天去想阿拉，天天在空想，就不会去关心人民，也不会和政府过意不去了。同时，他们也可以利用这批狂热份子来对付反对力量——就像苏哈多利用回教夺权、杀掉千万人民，或像泰国军人利用红牛党、乡村童军 (Village Scouts) 来对付

法政大学学生一样。

所以，宗教狂热主义是在有计划的培养下产生的。

只是，物极必反，当权者尽管想得美，却往往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受到极端精神主义的影响下，宗教狂热份子对于一切只追求精神，结果竟强调不可注重物质要求；这么一来，生活奢侈的统治阶层就首当其冲。接着，狂热病的深入，就出现宗教沙文主义，打击他人，又打乱了统治阶层的治国方案。

统治阶层鼓吹狂热主义在先，吃苦头于后，真是活该！但却苦了无辜的人民大众！

檳城出現大字報

· 沸沸 ·

十月初的一个早晨，檳城吡叻律巴刹出现了两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谴责当地私会党横行，警方却不敢采取行动，所以大字报呼吁全体同业罢卖一天以示抗议。

原来，这个俗称大路后地带原是一个私会党横行的黑区，私会党党徒进行勒索，敲诈，收保护费，使善良的人民生活在战战兢兢的情况之中，一旦私会党火拚，居民便无辜的惨遭杀害，这一切，都还算是暗中进行。最令居民愤怒的是，私会党徒竟变本加厉，明目张胆进行谋杀小贩

——到了这个地步，那些平日只会向小贩收“咖啡鑄”的警察先生还装聋作哑，怎不令居民们愤怒呢？——大字报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

大字报的出现，总算惊动了警察大人们。这些居民请都请不来的大人，看到大字报的出现，也看到民意沸腾，终于在十月八日凌晨出动二十七名高级警官，镇暴队人员，五十名探员、女警等……，在有关地区进行肃清行动。——大字报终于把警察大人给“请”出来“为民除害”了。

受盡虐待死得冤枉

膠管酷打迫使就范

警員行為令人髮指

可憐少年年僅十六

去年6月19日，一名年仅16岁，因涉嫌多宗破门行窃案而被警方扣留的巫籍少年诺汀，在吉隆坡蕉賴警局遭到4名警方人员“周密的”盘诘和殴打，结果伤重死亡。这4名被告乃是赖锦洪高级警长（被判坐监三年），马哈山探员（判入狱18个月），哈里斯探员和约瑟路易警员（分别被判坐监1年）；罪名是在追供时伤人。另有两名同被指控的助理警监获无罪释放。

据法官哈伦欣说：在蕉賴警局的警方人员非常深信诺汀是破屋行窃者，因此要迫使他就范，承认有犯破屋行窃罪。由于诺汀不合作，警方人员因此便采用吃力的盘问方法，接二连三盘问诺汀，目的是要折磨他和使他疲劳。……为了要折磨诺汀，他们拒绝给他喝水。而主要的虐待是：他们使用胶管。

在某些阶段的盘问中，死者的手脚被扣住；辩方承认赖锦洪曾指示将死者的脚扣住，他的理由是要防止诺汀逃走。但法官说：“我想逃走这个问题并不产生，因为盘问室防围森严……诺汀之所以挣扎，乃因为他被殴打……”由于警官们这种集体轮流的虐待方法，而且对死者所施的拷打竟然是树胶管，致使死者被打至伤痕累累，奄奄一

息。根据医药报告，死者乃因受多处重伤而死亡。一证人供证说：死者的背部红肿，有伤痕；此外，也看到他的屁股以及腿的后部有伤痕。

被告马哈山亦承认诺汀背后的三条明显伤痕乃他以胶管殴打所造成。他在答辩中说：“为了要获取情报，我亦曾以胶管和手掌搁嫌犯，这是通常的做法，在十个探员中，十之八九均付诸暴力。”对于这类近乎虐待狂的警方人员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发指。法官在下判时指出：判4名被告入狱的目的，不仅要处罚他们，而是要警惕其他的警方人员，在盘问嫌犯时，不应采取虐待的手段。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也同时指出：警方在盘问嫌犯时，不应诉诸暴力以获取有关情报……在现代的日子里，警方同时可在不需施予折磨拷问的方法，去将刑犯绳之以法。

在这个事件中，死者死得实在冤枉，须知死者是否确实犯了破屋行窃罪还是一个疑问。倘若死者果真犯了破屋行窃罪，但死者年仅16岁，他是无需受到如此残酷的虐待，甚且付出自己的生命！

另悉，4名被判罪的警官闻判后，即欲上诉联邦法院，事情的发展可还未了结。

住在樹上多舒服 蔑視王法出奇術 原始人

这是否是针对政府对付“非法占有国家土地法律”的挑战行动呢？答案是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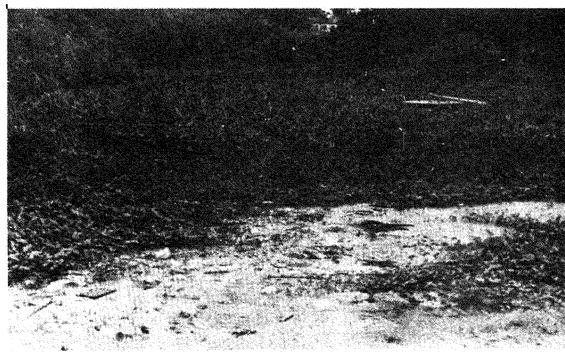
在吉隆坡市中心惹兰敦陈祯禄的一棵大树上，有一间以木板及厚纸皮盖成的房子。屋主是一位具有创新的头脑，敢于向不合理的法律挑战的副业报贩。他住在这“树上屋”已经有两个月了，他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在邻近的咖啡店冲凉，从树下的街灯获得灯光，每天，他把树下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说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由于当前的法律，漠视了广大木屋居民的存在，把他们当作“非法占地者”，动辄使用铲泥机拆屋，在走投无路之下，木屋居民唯有起来反抗，才能生存。

在五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土地上，人民没有寸土安身，被迫在树上建屋；反观外国资本家，在马来半岛拥有大片的胶林矿山，这是多大的讽刺！



當局不願開閘放水 蚊蟲繁殖危害兩岸居民



庇勝河受極度污濁之情景

横贯庇勝市旁的庇勝河高度污染，该河又是灌溉沙哇礼答稻田之用，水闸关闭，污水更甚；因此，河面不但脏得令人不敢领教，无数的蚊虫更是令你看了毛骨悚然。

住在庇勝河畔的人家，由甘光溜至沙哇礼答，不下数百家，人口千人以上，面对上述之情况，自叹不幸。

再说，所有市区的水沟最终之疏水道也即是该河，巴刹猪牛羊屠场也在河畔，去用毛皮内脏都随意抛入该河中。由于上游河水乾涸，这些垃圾毛皮内脏腐烂，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庇勝河下游極汚濁 衛生官視察後毫無反應

市议员拿督张湖庆徇该区人民之要求，曾在市议会召开常月会议时向议会提出要求，在亢旱蚊虫滋生之期，开放水闸，让所有污水流出，然后再关闸供灌溉，但所得到的回答是：由于稻谷含苞，不能缺水，拒绝开放。

几斗米较之成千人之公共卫生更重要，从何说起？

这样恶劣的庇勝河，到底何时可以解决？

这在政府极力推动防疾及灭蚊，提高环境卫生之高调下，是最大的讽刺。

该区居民多年来不断向代议士及卫生当局提出申诉，马华秘书郑顺智亦亲自会见市议会卫生官，带卫生官前往实地视察，但是却完全没有反应，难道当局打算永远让此不卫生的环境存在，去危害许多人的健康安全吗？

如今，靠近九王爷庙背后一带的一段河道更是不堪入目，高度污浊的水面上长满水草，几乎见不到水，于是污物不能流出，其脏之程度，较之上段有过而不及，附近人家日夜受蚊虫所扰，希望那不是毒蚊，否则将是当局迫使该区人民，将生命与之开玩笑。

不穿沙籠換西裝

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在去年的毕业典礼上，规定所有的毕业生，包括非土著学生，必须穿著国服（马来民族的传统服装：沙笼和宋谷）参加毕业典礼。结果，非土著学生杯葛毕业典礼。今年，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教育部再三考虑，仔细研究的结果是：非土著学生可以不穿沙笼出席毕业典礼（穿著西装即可），但那一顶宋谷帽还是要戴上去的。对于这样一个50巴仙“地士高”（Discount，指“折扣”），工艺大学学生会

畢業典禮仍無期

，大学理事会及学术职员工会提出强烈反对。学生们愤愤不平，在校园内举行了千人抗议示威。一时间“火势难以平息”，大学当局不得不将原订于十月七日举行的毕业典礼无限期展延。

其实，当局为了“沙笼，宋谷”的事情，使到毕业典礼一而再的不能如期举行，是不明智的抉择。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各民族要团结，和平共处，最主要的便是各民族间必须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及风俗习惯。

吡叻亞依加拉兩兄妹命案尚在“調查”中

拭目

十月十九日，内政部长加沙里在下议院回答议员询问时说，上吡叻亞依加拉两名华籍兄妹命案，警方“尚在调查中”。

议员巴都询问内长，是否知道亚依加拉新村黄氏兄妹的确实死因。

巴都要求知道涉嫌此案的嫌犯人数，名字，年龄和职业。他要求知道政府是否有采取什么具体步骤以确保这种性质的暴行不会重演，特别是在“保安部队”实施廿四小时戒严的地区。

巴都建议设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此案，以“清除公众人士的怀疑和恢复他们对保安部队的信心。”

× × ×

亚依加拉两兄妹命案发生在八月下旬，遇害的是两位务农的兄妹：黄亚成与黄玉莲。

八月廿二日早上，两兄妹照常共乘一辆电单车到亚依加拉新村附近一发展芭工作，结果却告离奇失踪。

经过一连数日的积极搜索后，廿八日，女尸被发现；隔天，男尸被发现——在吡叻河一个浅水地带，分别被捞获，两具尸体分别装在两个麻袋里，而且还缝密。装着女尸的袋里，尚有二粒大石头，显示凶手企图沉尸灭迹！

据悉，在出事地点发现军衣纽扣，一些绳子，附近又有一封信……。

× × ×

失踪案（命案？）发生后，当地民众情绪高涨，怒气冲天！虽然大家议论纷纷，却绝不是“莫衷一是”！

廿八日，吡叻州务大臣温莫哈末一行人，前



失踪一周后被发现死亡的黄亚生及黄玉莲兄妹

往亚依加拉新村“慰问”有关家属时，报章说：“失踪者父亲黄基，情不自禁，拥抱着州务大臣。”据在场者说，这段新闻后面实在应该带着这么一条尾巴：“州务大臣说：‘Apa bolih buat？’（有什么办法呢？）黄基听了，便‘情不自禁’，给他尝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两兄妹的葬礼是在八月卅一日举行——人们没有想到这天是“国庆”吧！这个葬礼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人多——家家户户都派出了代表，使它成为“玲珑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葬礼”。二是肃静——一反华人传统，没有喧闹的锣鼓声。有人说，这反映了群众的极大的愤慨，他们在作无声的抗议！

× × ×

两兄妹命案“尚在调查中”，这是意料中事。接下来，如果不是宣布为“悬案”，大概只好又是重施故技地说什么“证实是××党所为”，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關公爺爺遭迫遷·善男信女淚漣漣

王母娘娘

在亨德申 (Henderson) 玻璃厂对面的旷地上，有一座名叫“铜山宫”的古庙，庙的四周堆积着数丈高的泥土。人们要走近古庙，才会发现它，若是远眺，只能看到一片空旷的土地，看不到古庙的影子。这座古庙最近成了“新闻人物”，酿成一场又一场的纠纷，以致大演铁公鸡。

五年前，古庙座落的地点被官方征用，说是要建游泳池。当时建屋发展局要以 18 万 4 千元的代价强制收购该方圆 5,000 平方米的古庙地。古庙信托人却不接受这条件，不肯搬。他们认为古庙已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而且庙神关公爷也没表示同意搬迁。于是他们根据建屋发展局的蓝图，自己设计了游泳池的新址，呈上建屋发展局，建议将游泳池向北移 30 米，这样古庙和泳池便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这项建议没有被采纳，理由是——“技术问题”。

这场土地争夺，到了最近几个月已显得近乎白热化。商业时报 (Business Times) 甚至出现了 3,000 人签字的请愿书，支持“关公”。9月 14 日，建屋发展局在两卡车的警察保护下，动用铲泥机在古庙四周堆积起大堆泥土，把古庙围封起来。稍后，一名古庙当事人自称曾被三个 ISD (内部保安局) 人员盘问。在此走投无路的关头，善男信女们转向“保存古迹委员会”(Preservation of Monument Board) 求救，说古庙已有 120 多年的历史，希望得以保存。无奈该局断然不领这份情，说古庙今年只有 40 到 50 岁，不能保存。实际上，庙的地契上是写明从 1855 年开始的，换句话说，从 1855 年到 1978 年，已有 123 年历史了，堪称是“古董”了。且听建屋发展局秘书 Chua Sum Hui 怎么说：“牛有 4 只脚，但不是所有 4 只脚的动物都是牛，一些古迹要保存，但不是所有古老的东西就要保存。”于是，建屋发展局要他们搬到附近的一

间庙，和其他地方搬来的神共用。他们却认为不同的神不能住在一起，一口拒绝了。

事情发展至此，已是针锋相对、一触即发的境地。至于谁胜谁负，人们议论纷纷，但都推测胜方非建屋发展局莫属。这种推测，其实也合乎逻辑，因为那些负责迫迁的人，一向是以“讲到做到”闻名于星岛，那怕是要动用镇暴队和铲泥机。

一个阴霾密布的早晨，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朝铜山宫直扑而来。此时，宫内只有男女数人，遭此浩劫，一时措手不及，那队人马正好来个瓮中抓鳖。还没来得及喊救兵，数名男女早已陷入警察的重围。就说那迫迁的人马，有警监督帅，有警察，镇暴队、救火车、铲泥机、动物园人员（专为抓莽蛇和乌龟而来），来势汹汹，庙里数人眼看敌众我寡，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乖乖就范。等救兵闻声而来时，早已生米煮成熟饭，古庙早已东歪西倒，半陷于泥堆中。只说那善男信女，来迟一步，眼看大势已去，遂向警察抛石块，以雪心头之恨。在此紧张关头，众人向警察包围圈猛冲，企图阻止铲泥机继续把大堆泥土堆向古庙，于是场面顿时大乱，气氛紧张非常……。当然，最后还是警方打赢了。

这一场持续了 5 年的纠纷，到此告了一段落。经过此事，勾起了一丝感触：

自古人人怕鬼神，未闻鬼神曾怕人；
不拜鬼神要遭殃，侵犯鬼神阴司去；
打下地狱见阎王，永无希望上天堂；
如今神庙遭人祸，罪魁凶手仍逍遥。
原来鬼神人人怕，独有一人不怕它；
皇帽头上戴一顶，鬼神早已胆丧尽。
吃人鬼神最霸道，岂知皇帽道更高；
皇帽皇帽真可爱，戴上皇帽多逍遥。



他们被“释放”了

· 冬瓜輯 ·

林福寿医生和赛·查哈里被释放了，这是一项轰动遐迩的大新闻。众所周知，他们是“饮誉国际”的“二·二大逮捕”中两名被捕的著名人士。熬过了15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涯后，他们终于获得“有限度”的自由了。但是，或许人们还惦念着依然置身囹圄的工运领袖何标①吧。

林福寿医生和赛·查哈里获释后，本地华文报章大抵上是原文照搬了政府的文告，在英文报章方面，《海峡时报》额外地报导了这两位著名领袖过去的约略斗争过程，而且还报导了一篇访谈。在杂志方面，《亚洲周刊》也在进行了访问后作了一篇报导。本文综合了《海峡时报》及《亚洲周刊》的报导，并介绍给读者。

* 林福壽醫生的過去 *

林医生比赛·查哈里更早投身政治。早在1953年，当他还在马来亚大学（即今星加坡大学）就读医学院时，他就和其他同学一道筹组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当年西方左倾思潮在本地的发源地；1954年，他和李光耀等起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一个当时进步的左派政党。1957年林医生毕业于医学院。

1961年，林医生和其他左翼领袖如林清祥、S·兀哈尔、普德遮里兄弟等人退出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另外筹组社会主义阵线。

1963年2月2日，他及其他社阵领袖、工运领袖、学生领袖等113人在“反对星马合并的附属条件”的罪名下被李光耀当局拘捕。被捕前，他曾一度在陈笃生医院工作②。

1967年11月，法庭在听审了关于林医生及数位拘留人士的“人身保护状”后，以拘捕令是由国防部长签署而非由总统签署为由，宣判林福寿等无罪释放。于是，林医生等在18日步出女皇镇监狱，并高喊“马来亚万岁”口号，但是又立刻被当局逮捕，并一直拘禁到今年。67年11月18日的获释后来被称为“一分钟的自由”

林福寿已婚，有一个女儿，妻子是比蒂丽丝·陈医生 (Dr. Beatrice Chen)。

* 被释放時的情况 *

“我事先并不知道我将被释放。11月17日中午，他们要我比往常早点吃午餐，过后又叫我收拾行李、准备搬到新的地方去。当时我想，我已经去过这么多监狱了，这次又要将我关到什么地方去呢？直到我们驶经樟宜监狱时，他们才告诉我当局决定将我送去大德光岛。”

* 在大德光島的新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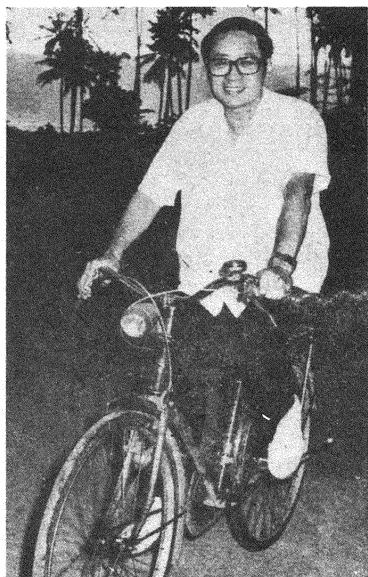
“（这是）一座新的监牢，一座新的拘留营。”“我个人认为，我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不认为自己已经获释。”“这个假冒的、骗人的释放很明显的是为了缓和国内外关于新加坡没有人权的指责。”

当询及在这个岛上他是否高兴时，林医生微笑着说：“我觉得比较自由些。我能够走长一点的路。我能够面对面跟你交谈而无需通过隔声玻璃。”



据林医生说，在第一个月里，他将获得300元津贴，在第二、三个月，他将每月获得100元。“以后，他们可能切断这笔津贴。我觉得只要我仍然被拘禁，政府就有责任负起我的生活费。”

虽然在岛上能自由活动，但是林医生说除了读书外，他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做了。



立場問題

“我认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撇开被监禁超过终生徒刑的年限不谈，我觉得我首先就不应该被拘留。”“对我来说，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东西。我所做的，是为了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我绝对不后悔作出这些牺牲。”

林医生说他从来不曾后悔、认错或放弃关于他所信仰的东西。“我曾经认为，现在也还是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包括星加坡在内的、团结的马来西亚……”“我反对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附属条件），历史已经证明我这个立场是正确的。”

林医生重申他将不会在任何威胁下签署悔过书，“即使要我付出生命”("Not even over my dead body")。

林医生仍相信总有一天他将获得自由。

“我深信，正义将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人民将会逐渐认识真理。我们必需对我们的人民具有信心。”

关于被监禁的问题，林医生说：

“我曾被单独监禁，我知道孤独是什么，但是我并不沮丧，我依然跟以往一样。”

“在监狱里，他们待我很好，虽然我不能说其他一些同伴的待遇会和我一样。没有肉体上的

折磨……我不会因为他们对我所作过的事而怀有个人的怨恨……假如一个从政者怀有个人怨恨，那他就不能客观的处理事情，他就不配领导我们的人民。”

賽·查哈里的過去

賽·查哈里是一位著名诗人，曾任马来前锋报的编辑。当时，马来前锋报在星马两地发售。

1961年，賽·查哈里率领该报职工展开一场长期的罢工，反对巫统接管该报的企图。1961年9月，他被驱逐出马来亚，随后，巫统也成功地破坏了那次的罢工。

1963年2月2日，由于反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不平等合并而被捕。

1967年11月18日 和林福寿医生等获得“一分钟的自由”。

国际特赦组织曾尝试促使人民行动党政府释放他及林福寿医生，但是没有结果。

賽·查哈里已婚，有三个孩子，妻子是沙玛·宾蒂·赫都·瓦合。

在烏敏島新居

賽·查哈里也是跟林福寿医生一样，到11月17日那天才知道将被“放逐”的消息。在这之前，他是被拘禁在惠特礼路拘留中心。

在受访时，賽·查哈里说他将拒绝接受加在他身上的种种条件。

“我从未到过这个岛，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放逐我到这里。我要咨询我的律师关于这些条件的法律意义。”

“这里没有适当的水供设备，我必须到附近一口井去打水。”

“我看不出为什么需要这种种限制。我不知道我将怎样适应这里的生活。”

关于他未来的生活，他说，“我还没有什么打算，可能会写一些我过去的经验。”





为什么有一半人要捱餓

餓死鬼

你可能只需要花十五分钟，就可读完这篇文章。但与此同时，全世界将会有约一百人死于饥饿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今天，世界上仍有十亿人处在饥饿状态中，而其中半数是儿童。另一方面，营养不足的人，从六十年代的四亿人增加到七十年代的四亿五千万人。在出世的婴儿中，有三份之一因营养不良或疾病而在未满五岁之前夭折。在粮食不足的国家里，粮食生产的增长率比六十年代为低。事实上，在贫穷的亚、非、拉国家里，饥饿往往是生活中的一部份。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饥饿人群呢？本文将着重于探讨富裕国家在世界粮荒中所扮演的角色。

援助帶來災難

在农业里，技术不单是指机器及工具，还应包括播种作物的选择。很不幸，决定农作物的主动权大部份是落在富国的手里，往往穷国被迫改变播种的作物。巴西是一个例子。

国际粮农组织曾预测在 1965—85 年里，世界极缺乏大豆。巴西于是改种大豆。因为大豆需要经过颇复杂的加工后才能使用，所以大的加工厂比小的有利得多。从 1971—73 年里，巴西的大豆加工业兼并的趋势很明显。大企业的利润也增加得很快，而外资公司所赚取的利润又比当地的公司多。这是因为它们在生产地有收购站，又有自己的输出走廊。一间外资公司，它的投资额只是当地一间大公司的 60%，但外资公司的利润却是后者的 18 倍。



机械化和化学肥料，更要有广阔的市场。美国式的大农场，规模大，收成高，但它除了需要大片土地，还需要巨大的投资，以购买机

大豆的确为在巴西投资的公司带来极大的利润，但它给当地人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地价的飞涨。一亩田在三年内涨了 6.6 倍，很多小农因负担不起过高的地租而失去耕地。由于大量的土地改种了大豆，种植牲口饲料的土地面积减少了，肉类的价格涨了六成。鸡的价格在三年里也涨了三分一。黑豆是当地人的食粮之一，它的涨幅就更厉害了，从 1972 年底到 73 年 8 月涨了 2.75 倍。食物的涨价又带动了通货膨胀，一般巴西人的生活水平因而下降。

西方的技术的确是较为先进的。但适合西方的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西方式的生产方法通常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昂贵的设备及要消耗大量能源。例如美国普通一个生产单位的农场，投资在一千二百依格的耕地大约要有五十万美元左右的农业机械。此外，消费者要负担零件费用、复杂的销售系统、进口肥料的费用等。贫穷国家如果盲目地采用西方生产方法，成品的价格就往往会变得很高，以致本国人民不能负担。

一个英国经济学家史密加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小就是好》。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找出一些简单而成本低的方法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好些问题。他又成立了一个中等技术发展组（中等技术是指介乎于极原始及先进之间的技术），他们介入某一件事的条件是援助的请求必定要是来自有关的人民。他们某次调查的结果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很多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拒绝使用外国的技术。在马拉威，有一个援助团曾协助当地人成倍地提高农产量。第二年，他们再回到马拉威，使他们很失望的是当地的农民放弃了新的方法而沿用旧的。执行援助计划的人感到很懊丧，认为当地的农夫落后，不愿意接纳新的技术，农夫与援助人员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

史密加的组织刚巧在马拉威。在接受邀请后，他们就去调查这些农夫是否真的很愚笨。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从前，这些农民是自给自足的，也没有余粮。使用新方法后，他们生产出来的余粮必须运到市场，当地唯一的交通工具是女人！而市场往往离开他们的居处很远。所以他们决定仍然用旧的方法。史密加的组织为他们设计了一辆简单的牛车，车上的一切，包括金属部件都可以由当地制造的，这问题就解决了。

要真正消除饥饿，一定要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自主精神，西方国家的好方法，不一定是适合自己国家的。中国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她几乎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独力解决了全世界四分一人口的吃饭问题。坦桑尼亚虽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彻底的公社化，但倒是做到相当程度的集体

生产制，对于农村“自力更生”的原则也是普遍向全国农村灌输，并在乡村推行农业教育，在土地立法上也着重保护乡村农业的发展，国家并适当把国内重要的企业立法归为国营，目的在为农业发展服务，而不是农村为城市发展服务。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坦桑尼亚在今天动荡不安的非洲局势中，人民倒是能安然生活。

纯粹依赖新的生产技术而没有相应的社会改革也是不行的。下面我们将谈谈“绿色革命”，这曾经被认为可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农业技术突破，是一个可以说明以上观点的极好例子。



何謂綠色革命？

绿色革命是通过改良品种和推行新的技术，例如优良的灌溉系统，多种的农业机械，充足的肥料、杀虫剂，以期带来大幅度的增产，从而解决粮荒。

绿色革命始于 1943 年，美国基于外交政策，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委派一队农业技术人员到墨西哥，进行研究当地谷类的育种工作。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福特(Ford)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在各地建立了研究机构。

1960 年到 1970 年之间，美国育种专家培育成功的新品种“神奇麦”与“奇迹稻”，的确为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带来了丰收的成绩。犹如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人们预期这新品种会大大地改变落后国家农村的面貌，大家期待着一场绿色的革命。

“奇蹟稻”

“奇迹稻”平均亩产量可达千斤，一年三造的总亩产量达二千五百多斤。“奇迹稻”的优点很多，但是缺点也不少。首先，它需要大量的水和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而发展中国家的灌溉系统大多不能达到这种要求。其次是它的抗病力很低，必需使用大量的农药。又因为它的茎秆较短，杂草很容易挡住阳光，所以需要大量的除草剂。它的米质也较差，故此在推广这种米时有许多阻力。在理想条件下，它的确可以把产量增加两倍。但如果欠缺灌溉、化肥、农药任何一个条件，它的产量可能比旧米种还低。

新品种小麦及稻米很快就被广泛地种植。从 1966 至 1973 的七年中，第三世界种植高产小麦的面积从 65 年的一万顷增加至 73 年的一千七百万顷；奇迹米的面积则从最初的四万九千顷增至一千六百万顷。主要的种植国是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在亚洲，最广泛地种植这些新品种的是印度，占全亚洲种植高产品种的面积的 65%。我们看看印度的情况。

1967 年至 71 年内，印度的总粮食产量有很大的增长。64—65 年度风调雨顺，是一个丰收年，粮产量达到九千万公吨。随后两年的天气都很坏，影响了收成，所以这两年的产量不能拿来作比较。由 65 年开始，印度已经开始种植新品种。67—68 年度的产量是九千五百万公吨。70—71 年度的粮产更猛增至一亿八千万公吨。有些人就把这两年的增产归功于新品种。要正确地估计新品种所带来的增产，就要比较在采用新品种前的粮产长期增加趋向，和采用后的趋向。绿色革命的确有使到粮产量增加，不过，长期增长比率(年率)的增加并不很大，是由

3.05% 升至 3.26%，绿色革命的影响并不很大。

“奇迹稻”对耕作技术要求很高。要新品种获得最佳效果，每公顷要用上一百四十二公斤氮肥，即传统品种对氮肥需求量的四倍。在印度，那些由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每公顷施肥量也只是四十二公斤，至于一般农民的田地，每公顷只得六公斤化肥。过度使用化肥不但污染了河流，也使土地硬化，破坏土壤的素质，同时过于使用杀虫剂，也直接影响了生物环境；此外，集中施用同样的品种，一旦发生虫害，可能造成失败。例如 1971 年菲律宾就因为一种稻的过滤性病毒而弄到全盘失收，结果输入大量白米。还有，灌溉的时间必需很准确。在新品种种植后第三星期里进行第一次灌溉，可以把产量提高高达 30%。如果灌溉不合时宜的话，米产量可减少 50%。但很少发展中国家拥有如此优良的灌溉系统，大部份都是“望天打卦”，依赖雨水。

綠色革命能解決糧荒嗎？

绿色革命是项农业发展计划，但它在许多国家推行之后，跟随着而来的是“不发展”，而不是“发展”，因为它加深了社会矛盾。一言以蔽之，它使到农村里贫富的差距增大。灌溉、农药、化肥的开支是非常巨大，所以只有富有的农民及地主可以投资种植新品种。他们还享有政治特权，及更加容易取得借款。

就以实行绿色革命而人口最多的印度来说，接受绿色革命必须要有发达的灌溉系统，但印度水利并不发达。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农田的分配。在印度，极少数地主占有大幅土地，而一般小农民只拥有不超过八亩的田地，因此小农民要实行绿色革命，便得向地主借款，而地主及富农见到绿色革命有利可图，却纷纷收回租出的土地，由自己经营，这种新技术反而给大地主带来利益。

另一方面，绿色革命之后，地租便涨了四、五倍，佃农为了生存，只得把仅有的田地卖掉，或加入失业的行列，而地主并吞了星散的土地，当然更方便施行机械化的计划，在印度的比哈尔省，1969 年里有四万宗要求佃农搬迁的诉讼，而米苏省则有八万宗。佃农的反抗日趋激烈。据印度警方报告，1969 年在东孟加省发生了 346 宗抢地事件。在比哈尔省，发生地主用枪攻击无地农民，杀死 15 人和打伤 16 人。

因此绿色革命的结果，小农民不但不能分享

一点利益，反而连起码的生活都无法维持。而且，大地主很快就发觉拖拉机比工人更有效率及永不会要求加薪，很多农业工人因此而失业。大批受解雇的农业工人都涌入城市，但缺乏工业机能的城市又怎能吸收这批劳动力呢？这种社会矛盾是越来越尖锐。

再举另一个例子，爪哇也实行绿色革命，目的是要解决印尼稻米生产不足，但推行的结果却制造了更多的负债劳工与无地农民，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更加扩大，社会越趋于不平衡，生活在极低水平的人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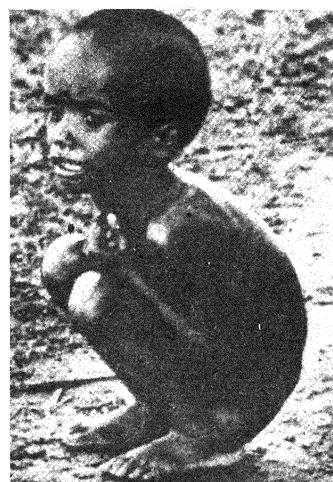
本来，传统的印尼农民是以人力打谷，但随着绿色革命介绍进来的新生产工具打谷机，对农村产生了冲击作用，这种倾向资本集约式的生产工具与传统农村能容纳更多劳工的劳力集约式生产方式不同，造成更多工人失业，而城市又成为这批失业工人的暂时避难所。

从以上例子看来，绿色革命所带来的问题，除了地主和富农得到绿色革命的果实外，广大的农村农民将陷入比过去更贫困的生活。

绿色革命使到化肥、农药、农机的需求量增加，而跨国公司就可以大做生意。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布朗先生就曾经这样说：“当粮产量增加愈来愈依赖于购买的输入（指化肥、农药及农机），当农产品供应市场的比率增大时，农业的投资就变得愈重要。贫穷国家很难找到所急需的投资，惟有引进跨国公司的资本及技术。”这段话很清楚说出了绿色革命对跨国公司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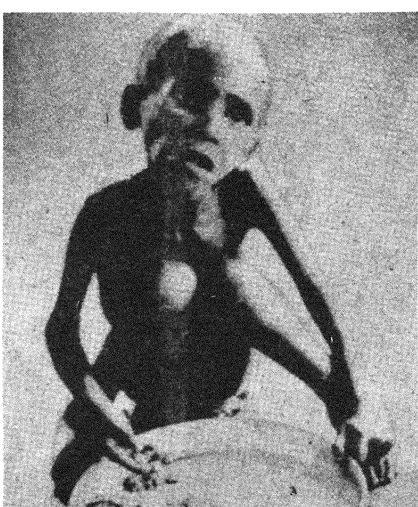
当“奇迹稻”在菲律宾推广的时候，标准石油公司(ESSO)一下子就在菲律宾开了四百个农业服务中心，销售 ESSO 化肥、农药、种子及高压喷雾器以至提供顾问服务。农民可以进入任何一间中心而“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有趣得很，ESSO 是属于洛克菲勒的。

最原始的方法從事勞動生產。
► 印尼田間所見，農民仍以



其实，美国不惜花费大笔金钱，不遗余力地在各地推行绿色革命，无可否认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大部份落后国家仍过着贫困的生活，美国的决策者认为由饥饿所产生的矛盾，有助于共产主义的发展，故希望通过促进落后国农业发展来维持这些国家的安定；另一方面，配合绿色革命实行所需要的机械，化肥、杀虫剂及水利工程等，都得从先进国输入，这无形中扩大了工业先进国的市场。

对于大部份贫穷的亚非拉国家来说，绿色革命是一套不实际的农业建设模式，它不过是富裕国家基于本身利益而搞出来的一套农业改革计划。因此，它是否能够真正的解决世界粮荒，就让读者们自己判断吧！



寓言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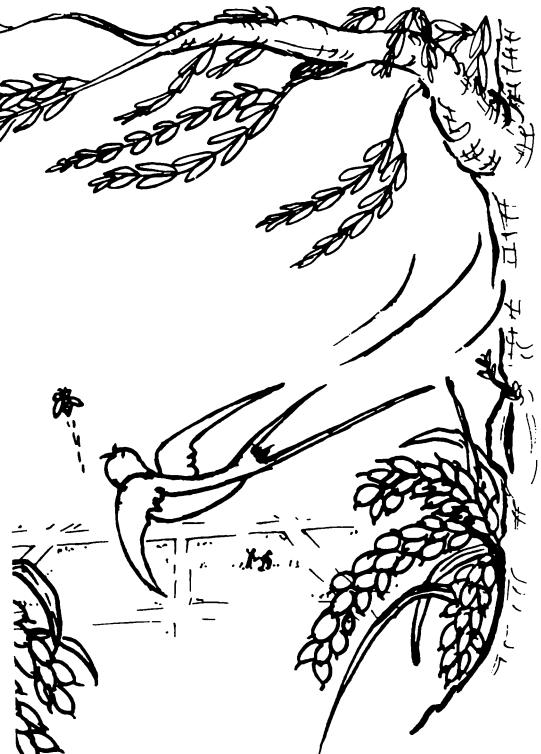
咏冰

燕子和蝴蝶

有两个农夫正要下田去工作，经过一处池塘边，刚好有两只蝴蝶正在池塘边的花丛中翩翩起舞，状极亲热。

可是，两个农夫的视线并没有被双飞双舞的蝴蝶所吸引，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望着一只燕子在稻田中拼命地追逐蝗虫。只见一只又一只的蝗虫被燕子吞食掉。两个农夫对燕子的行为真是赞不绝口。

这时候，两只蝴蝶失望极了，起初以为农夫一定会对它们的恋爱生活给予赞颂。然而，尽管蝴蝶多么亲密，生活多么写意，这在热爱劳动的农夫看来，根本不放在他们眼里，更不用说会去称赞那些只照顾自己而对大众无益的生活方式了！



苍蝇治病



在玻璃市的一个稻田里，一只水牛的背上生了一个烂疮，许多苍蝇不断地飞来，在疮口吸取脓汁和污血，并拉下屎，撒下病菌，那条牛不断地用它的尾巴扫拂驱赶，但苍蝇总不愿跑开。

其中一只苍蝇还叫嚷道：“水牛呀！不要赶哟，我们汲干污血和脓汁，你的烂疮就会痊愈的。”

这话给稻田边的一棵椰树听到了，立即悟出一个道理来：“原来世界上一切作恶的人，危害人们利益的人，做了一切坏事，总是抬出美好的借口的。”

爲人民服務



"我要为人民服务！我要为人民服务！………
… "一只黄莺到处叫喊道。

忽然，它看见稻草旁有一只青蛙伸出长舌一卷，便把一条躲在稻茎上的蝗虫吃掉了。黄莺看了，很称赞青蛙为农民除害虫的精神。不过，它心中想道："除掉一条害虫，对人民的贡献太小了，太小了。这种小事，我是不干的！"

一会儿，它飞到一棵大树上，看见一只啄木鸟正在全神贯注地向树干上猛啄，好久，啄木鸟才从树干里捉取一条蛀虫出来，吃掉了。黄莺见了，很钦佩啄木鸟那种埋头苦干的除害虫精神。不过，它心里想道："啄木鸟花了那么大的耐心和精力，才捉到一条害虫，这对人民的贡献实在太小了，太小了。这种小事，我也是不干的！"

黄莺仍然四处叫喊道："我要为人民服务！我要为人民服务！…………"

老虎掛起唸珠



有一个和尚经过一处森林的小路，遇见一个猎人。猎人对和尚说："你一个人不可走这条路，这里不时有老虎出现，很危险。"

"阿弥陀佛"，那和尚微笑说："我是佛门

弟子，我到哪里，我佛就保佑到哪里。"说罢，它迳自走他的路去了。

和尚走了一段路，陡然"吼"的一声，从路旁窜出一头猛老虎，阻止和尚的走路。那和尚吓得浑身抖颤，手中拿起念珠，嘴上不断地念道："阿弥陀佛，我佛快来保佑！…………"

老虎看了这般情景，便发出得意的笑声说："看你怕成这个样子，也怪可怜的。我问你，你手中拿着什么？"

"阿弥陀佛，我佛保佑，连这畜生也生起怜悯之心了。"那和尚心中这么想道，接着他回答老虎说："我是出家人，不杀生，我爱众生！所以任何人看见我的念珠，都知道我向来慈悲为怀，博爱一切，包括你们老虎。"

"噢！念珠有这般好利用！"老虎含笑着想道。继之，它一个扑身，便把那和尚撕裂吃掉了。

老虎吃罢和尚，把和尚的念珠挂在它的颈项，一路走一路大声的念着："阿弥陀佛，我佛保佑，我博爱众生，包括所有的动物！…………"

然而，所有的小动物一望见老虎，莫不走避，谁也不会相信老虎挂起念珠，便会仁慈起来，爱好和平起来的！

正如树上有一只鸽子看了老虎的行径后所说的："老虎一贯残杀弱小，到处横行霸道，即使现在托起念珠来，口喊和平，也不会改变它的凶恶残忍的本性的。"

南韓的工人运动



藍海

工人運動的英雄先鋒

1970年11月13日，汉城一名23岁的青年工人钟达日(Chon Tae li)，在工人为争取合理的工作条件而开展的和平示威遭到警察的野蛮镇压时，愤怒地、悲痛地抱着一本劳工法令自焚，向朴正熙独裁政权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同时也向广大不觉悟的工人兄弟和漠视工人基本权利被剥夺的南韩社会发出最沉痛的呼吁。

当火焰无情地吞噬着他整个身躯时，他坚毅地挺起身，俨如一位就义前的烈士，有力地、深情地、充满希望地向参加示威的同伴高喊：“不要浪费了我的牺牲！”

这一句生命的绝响，这一声壮烈的口号，像洪潮突暴、像黄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地冲破一切新闻封锁，传到了每一个南韩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份子、民主人士、作家、新闻工作者、宗教人士的耳中，像旋风般震撼了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别让他白白地牺牲了！”成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心中的誓言。多年来像死水般的南韩工人运动，突然间风起云涌，开始了波澜壮阔、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可歌可泣的新长征。

钟达日成了南韩工人运动的英雄先锋，他的工人兄弟自豪地、骄傲地尊称他为：“我们敬爱的老师！”

南韓工人的一般情況

钟达日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十多岁中学毕业后就做过擦鞋童、报童等工作，赚点钱补贴家用。这时的南韩社会正经历着一连串政治、经济上的大变动。五十年代的韩战结束后，李承晚

在美国军舰大炮的扶持下继续其在南韩的独裁统治，1961年为了保持其总统宝座，他在选举中大搞贪污作弊，引起了南韩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抗议及反对。4月19日，英勇的大学生从校园走上街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李承晚独裁统治运动，终于推翻了李承晚政权。但不久后，以朴正熙为代表，获得美国支持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篡夺了四·一九学生革命运动的果实，成立了朴正熙独裁政权。朴正熙上台后，在政治上以反共为名，大肆镇压国内的民主力量，排挤异己份子；在经济上实行出口化工业政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发展专供国外市场消费的轻工业，大量引入外资，创造了所谓“经济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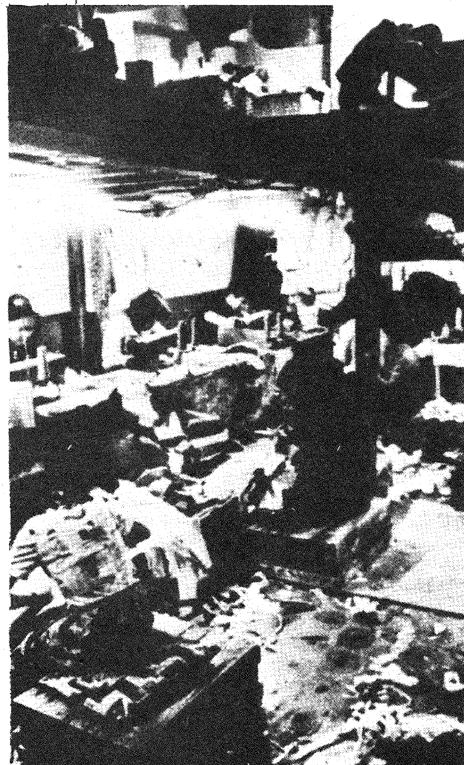
本地的政界大人物、工商业界大老板、职总显要常常痛心疾首地指责我们的工人好逸恶劳、对工作百般挑剔、对所属工厂没有效忠精神、生产力不高等等，同时还要求我们的工人向日本、南韩的工人学习云云。再加上本地一些报刊的渲染，南韩工人给我们的印象是：刻苦耐劳、守纪律、忠于职守、生产力高。这个印象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我们的报刊、我们的大人物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南韩工人的工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福利制度和他们对大资本家的反抗情况。

我们不能忽视南韩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南韩从1965年到197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维持着平均每年约10%的增长率，1976年的增长率猛增至15.5%；个人平均生产总值从75年的257,000圆（以1美元兑2.3星元折算，约值S\$1224。S\$表示星元，下同）增加到1977年的339,000圆(S\$1610)。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出口贸易增长了

22倍，1977年贸易出超达10亿美元之巨，目前南韩政府且拥有35亿美元的外汇。

虽然如此，更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这笔巨额的财富并没有为它的创造者——南韩工人——带来幸福的生活。据汉城《东亚日报》提呈给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1977年78.8%的工人每月工资少过45,000园(S\$212)，只有8.9%的工人每月收入超过100,000园(S\$480)；在215万的制造业工人中，有60.6%每月收入少过30,000园(S\$144)，只有13.2%每月收入超过50,000园(S\$240)。1975年南韩工人的平均收入是42,062园(S\$202)，而根据南韩经济策划局的保守估计，一个拥有5口的城市家庭每月的最低生活维持费需要85,380园(S\$409)，换句话说，在南韩636.5万的产业工人中，有540万人或近85%是处于政府所划定的最低生活水平下的。

南韩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之恶劣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就以钟达日工作的制衣厂为例，工人们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直到他们完成厂方规定的生产指标为止，通常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到16小时。在赶货期间，厂方甚至要求他们日夜不停地工作3天，工人们在没有睡眠的情况下工作，只好服食提神剂。他们每天晚上工作到10点多，回到家已是深夜，隔天一早6点钟就必须起床准备上工。工人们的早餐是在半睡眠状况下吃的，中餐是在工作时吃的，而晚餐则留到深夜回家才吃。厂方为了节省空间，厂房车间里堆满了货物、杂物、垃圾，甚至还搭楼阁，增加厂地。为了不让外人看见厂房里的情况，四周用木板围起来，因此厂房里空气污浊、光线不足。工人们常期在这种恍如监狱的环境下工作，不少患上肺病、胃病、支气管炎及神经痛等疾病。由于城市里充满了失业的人群，工人们为了三餐只得咬紧牙根，敢怒不敢言地任人剥削。



這就是和平市場的工作條件！



製衣廠里日作13小時的年輕工人。



運動鞋廠里的低薪工人。

鍾達日的斗争事蹟

17岁时，钟达日进入汉城和平市场内的一间制衣厂工作。厂里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使他愤愤不平，而最令他气愤的是一群年纪只有14到16岁的少年学徒所受到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起先他认为这是裁剪工人的错，是他们故意为难这些少年学徒，把大量粗重的工作推给他们做，甚至在没有工作时也不让他们回家，直留到很迟才让他们回去。他决心要帮助这些受苦的少年们，而这种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决心此后一直贯穿在他的整个斗争过程中。他要求把工作从裁缝调换到裁剪员，虽然他设法减轻学徒们的工作量，尽量让他们早回家，甚至为那些没有钱吃中餐的学徒买面包，送车资给那些走路上下班的学徒，但他马上发觉成为裁剪员并不能解决问题，学徒们还是一样穷困，而不久他也因为这些作法而被厂方无理开除了。

离开了工厂后，他始终没有忘记厂里受苦的工人兄弟。他开始研读工人法令，希望能为工人们做点他能做的事。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工人的权利在法律上是受到严密保护的，他又开始满怀信心。

1968年，20岁的他开始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工人一道研究工人运动的种种问题，他们认为有必要让社会人士了解和平市场内工人们所过着的非人生活，并以此为起点去推动毫无生气的南韩工人运动。这群热情的青年深入和平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访问工人，进行调查。钟达日刻苦地读着深奥难懂的劳工法令，尝试拟一份关于工人情况的报告。重重的困难拦在他们面前，他们被人嘲笑为“傻子”，他们没有钱，连在调查时用的纸张都买不起，而更严重的是有的同伴因为这项调查而被所属工厂开除了。残酷的现实生活虽然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原定计划搁下，但也深深地教育了他们。

过后他当上建筑工人，但他的心仍然紧紧地系在和平市场内受尽剥削压榨的少年学徒身上。他曾一度幻想建立一座完全没有剥削的理想工厂，他写信给一个有钱的盲人准备把自己的眼睛以三千万圆的代价卖给他。但最后他终于放弃了这个消极的念头。

1970年，经过几个月的深思后，他脑海里萌起了牺牲自己生命的念头，来鼓动停滞不前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当他下定准备牺牲的决心后，他觉得他再也不应该离开和平市场里正在受苦的工人兄弟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等着吧！我将会回来的！”

1970年秋天，他终于回到了他的家——和平市场。他以自己全部的精神、时间，忘我地投身到工人中去，领导了一场真正的、完整的、成熟的工人运动。他首先在裁剪工人中组织了在将来的运动中扮演着领导核心角色的山同联谊会(Samdong Friendship Society)，紧接着他们以前次的经验为基础，完成了一个关于工人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及福利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于10月初提呈给政府劳工局(Office of Labour)。当时南韩议会正在审理全国行政机关的工作，办公局主任假惺惺地答应研究他们的问题，但当审查工作结束时，他马上翻脸不认账，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被激怒了的钟达日和他的同伴们不罢休，他们到过汉城市议会，到过广播电台……。终于，一家报刊较详尽的刊登了他们的报告，和平市场工人的悲惨遭遇血淋淋地揭露在公众人士的面前，对朴正熙政权所吹嘘的所谓“经济繁荣”，作了最好的注释。

钟达日和同伴们兴奋极了，他们典当了一个同伴的手表，买了200份报纸，戴着臂章在和平市场内卖给或免费分发给工人。有的工人捐钱给他们，有的工人说：“谢谢你们的工作，你们做得很好！”钟达日和同伴们激动地手握着手，几乎掉下泪来。

事实一公开后，工人们长期压在心中的仇恨像火山般爆发，他们认识到不能再永远地成为厂主的奴隶、机器的零件，不能再非人般的生活下去了。有了觉悟的工人终于站起来了，多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工人运动终于有了希望，怎能不叫人高兴，怎能不叫人感动流泪呢？

面对着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劳工局连忙跳出来做戏般地下令厂方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厂方也答应工人要增加工资及缩短工时，让工人享有周假和改善厂房设备。但这些只是报纸上的报导而已，资方马上采取报复行动打击工人，山同联谊会的成员全被开除了。但工人阶级丝毫

不动摇，没有了工作，钟达日和同伴们反而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狡猾的资方看出开除并没有动摇工人，立即勾结劳工局，由后者出面装模似样地命令前者重新雇佣他们并接受工人们的合理要求。当工人们回去工作后，情况不但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警察反而被派来监视山同联谊会成员的活动。

钟达日决定组织一次示威。示威于70年10月24日举行，但工人的抗议标语牌、横幅被前来镇压的警察没收了，示威领导人一个个被带走，示威失败了。

钟达日常常告诉同伴们：“在工人斗争的漫长过程中，死亡与牺牲将是必然和必需的，只有作出了某些牺牲后，工人的斗争才能胜利。”抱着这样的信念，怀着对工人阶级事业无比的热爱，他毅然决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11月13日，工人们又在和平市场前示威，要求改善待遇，强烈抗议资方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他们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警察冲入示威人群，扯下工人的标语牌，带走工人领袖。工人们勇敢地列队前进，又举出了藏在衣服里的标语牌，警察继续逮捕工人，企图冲散工人的前进队伍……

就在这时候，钟达日在自己身上淋满火水，手里紧抱着一本劳工法令，然后点火……

当他第一次阅读劳工法令时，心情是多么兴奋呀！他曾用心地读过无数遍，他认为有了这法令，工人的权利没有受到保护，因为有了这法令，工人被剥削，因为如果没有这法令，社会将会更

关注工人的情况。因为有了这法令，所有的事实都被掩盖了，因为有了这法令，对工人的剥削受到了鼓励。因此钟达日坚信这法令必须被烧去，只有在它被烧后，工人的斗争才会开始。

熊熊的火焰无情地、冷酷地燃烧着他的躯体，也烧毁了这万恶的法令。他站起身高声喊道：“你们要提防劳工法令！别浪费了我的牺牲！”

当火势被扑灭时，他已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他被送进医院，但几小时后，院方以缺乏适当药物为理由，在没有给予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拒绝让他继续留院。他被转送到汉城的圣母医院，同样地也得不到任何医治。



和平市場：一個服裝中心，也是一個剝削工人的中心！



的剝削制度及壓迫政策的大會。
聚集在冬達文教堂，舉行抗議朴正熙獨裁政權下
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來自漢城及仁川的南韓工人

在肉体上承受着极度痛苦煎熬的钟达日仍然充满了乐观的战斗精神，他安慰身旁的母亲李淑山说：“妈，原谅您这不孝的孩子，我不曾让您有过快乐就要离开您了，但我知道您是最能谅解我的，别为了我的死而伤心，您的达日将要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而光荣地死去。”他恳求母亲：“但是从现在起您必须要继续完成这项工作，请您帮助那些受苦的少年吧……”

这临终前的嘱咐，像火红的火焰，燃起李淑山心中对这夺走了她爱子生命的社会的仇恨，彻底地改变了李淑山。

晚上十点，在得不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钟达日口中仍然断断续续地低呼着：“要提防那劳工法令。”“我们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慢慢地，他闭上了眼睛。为了工人的斗争事业，他献出了最后一滴血，离开了这世界……

钟达日的躯体虽然已永远安息，但他的精神将永远地活在南韩工人的心中。

南韩人民并没有浪费了他的牺牲，他的牺牲点燃了南韩工人运动的火炬，光芒万丈地照亮了工人斗争的前进道路。他的牺牲被高度评价为继五十年代的韩战和六十年代的四·一九学生革命运动后，七十年代南韩社会运动大转折点的里程碑。

“工人的母亲”

儿子的牺牲，深刻地教育了42岁的李淑山，儿子临死前的嘱咐，牢牢地记在她心中。冷酷无情的现实使她从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变成了全南韩工人的母亲。她继承了儿子的遗志，立即投入工人斗争的洪流里。她拒绝了劳工部和受政府控制的全国职总关于要为她儿子举行葬礼的建议，她坚持除非工人的合理要求获得解决，不然她将拒绝办理领尸手续。

钟达日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全南韩的工人、学生、知识份子、民主人士、新闻工作者、宗教人士都被激怒了，愤怒的汉城大学学生举行绝食斗争，要求立即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一路来在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的社会民主运动站在最前列的学生开始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宗教领袖坦白承认过去教会忽略了工人的问题；新闻工作者开始调查及报导和平市场内和南韩其他地方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工人们开始站起来为继续完成钟达日的遗志而奋斗……

鲜花布满了圣母医院的停尸房，捐款和慰问信不断寄来，有人建议要为钟达日建一座纪念碑。整个南韩社会都动员起来了。

劳工部和政治部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使用了一切手段对李淑山威逼利诱，他们企图以1,000万园来收买她。李淑山丝毫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捍卫着儿子的遗志。厂方和劳工部被迫接受了工人们包括缩短工时、改善工作环境及工人有组织工会权利的8点合理要求。葬礼终于在11月底举行了。李淑山逃出警方对她的软禁，领导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开办了一所工人学校。

在钟达日牺牲后一年里，工人运动成了南韩社会民主运动的核心动力，但随后朴正熙政权加紧了对一切反抗力量的镇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法统治，炮制了所谓的“维新宪法”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总统敕令，剥夺了人民的新闻自由权利，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心又转变为直接的反对独裁统治，工人运动相对地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面对着局势的新转变，一名工人和几位前学生运动领袖团结在钟达日家庭——他母亲李淑山，弟弟钟达新(Chon Tae Sam)和妹妹钟顺爱(Chon Soon Ok)的周围，在厂方的不断破坏和警察的多方干扰下，继续坚持开展工人运动。

李淑山孜孜不倦地、忘我地为工人运动工作，为了更好地接近工人，她到和平市场内的一间餐馆当女工，和工人共同生活。她开办工人学校，鼓励儿子和女儿继续走他们兄长走过的道路，让他们到和平市场工作。和平市场的工人把她当作是自己的母亲看待，亲切地称呼她为妈妈。而她们的斗争也不只限于和平市场，那里的工人有困难，她们一家人就赶到那里去。

1976年中，南韩沉寂多年的工人运动又开始酝酿着一场新的、更猛烈的风暴。1,300名东日纺织厂的工人为抗议资方和警察企图以暴力摧毁他们独立的、民主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而斗争。6,000名澎林纺织厂的工人要求资方补发总值8亿园的超时工作津贴和立即停止对他们的一切野蛮迫害。汉城南壤尼龙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抗议11名工人代表被无理逮捕、拘禁和开除而举行示威。

「工人的母親」李淑山



77年7月10日，李淑山领导来自汉城和仁川 (Inchon) 七个不同职工会的300名工人在劳工事务署前举行静坐示威，抗议一名工人因在工作时吸入毒气而死亡，要求有关资方向社会及死者家属公开道歉和给予合理赔偿。

为了镇压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朴正熙政权于77年7月22日逮捕了李淑山。在这之前，李淑山曾从听众席上为一名因参加学生反独裁运动而被控的前汉城大学学生辩护，这位学生被判了3年徒刑。李淑山被捕后，朴正熙政权就以蔑视法庭的罪名控告她，并判她入狱3年。

李淑山被捕后，警方强行关闭了由她开办的工人学校。9月9日，200名工人强行进入工人学校，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学校。54名工人，大部份是女工成功的占据了工人学校后，警方不甘心失败，马上对学校里的工人采取突然袭击。工人们高喊：“释放我们的母亲！”以坚决的行动回答前来镇压的警察。警察向他们施放催泪弹，走投无路的工人继承了钟达日为斗争而献身的精神，一名工人告诉警察如果他们再要赶走学校里的工人，他将从四楼高的地方跳下去，警察不理他，他于是果断地跳下楼去，身受重伤。一名工人切腹、一名工人割腕，两名女工（其中一名是钟达日的妹妹钟顺爱）想从高楼跃下但为其他工人所阻。最后为了让伤者得到治疗，工人们在警方和资方口头答应接受他们的要求后，自动离开学校，但他们一走出课室就马上遭到逮捕，事后8名工人被判入狱15天。

所有的工人斗争都获得了进步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新闻工作者、宗教团体、学生的大力支持。李淑山成为了反朴正熙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自然领袖。一个包括工人、学生、知识份子、诗人、作家、教士的民主统一战线围绕着李淑山形成了。李淑山当之无愧地成了全南韩工人和学生的母亲。

南韓工人運動的最新發展

受朴正熙政权控制的南韩全国职总，在镇压工人斗争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名为“全国”职总，但到1975年止南韩的6百多万工人中它只拥有71万，或14%。由于得到执政者的撑腰，它对工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干尽了坏事。南韩的工会法令规定每间工厂只允许有一个工会，而所有的工会又由全国职总控制，任何成立新工会的企图都是犯法的。

今年1月10日，全国职总密令其属下工会须于1月25日前成立100人到200人一队的战斗小队，以便从工会内部镇压、扑灭工人的斗争。这种战斗小队的任务是要清除与工人有联系的“外来势力”。所谓“外来势力”就是指进步的基督教组织和民主力量。据一份职总的秘密指令显示：战斗小队队员的资格最主要是必须精于武术和忠于职总。事实上战斗小队的队员不是工会的成员而是来自工会以外，例如全国纺织工联成员达200人的战斗小队的队长拥有跆拳道六段的衔头同时又是全国跆拳道协会的主要负责人。队员中还包括了一些曾参加及一些目前仍渗透在“外来势力”里的所谓“秘密成员”。战斗小队的队员常常接受反共的思想训练和听取有关“外来势力”的报告。他们将半永久性地驻在全国性的各行业工会总部，以便随时被派到出现“麻烦”的工会去。

与此同时，全国职总属下的全国纺织工联也修改章程，赋予工联主席绝对的权力，可以任意撤销分会作出的任何决议，可以随意开除属下工会的负责人，而不必获得选举他们为工会负责人的有关工人的同意。被开除工会会籍对工人来说就等于失业，因为劳工法令规定在一间有工会组织的工厂里若没有参加工会就不能在该厂继续工作。

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为了对付从去年下半年起因李淑山的被捕而突然像火山爆发开来的南韩工人运动的。

在战斗小队组成后，全国职总首先向汉城南部的东日纺织厂的工人开刀。东日纺织厂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南韩社会中少见的、独立民主的、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全国职总当然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拔掉不可。从1976年起资方就勾结警察千方百计地对它进行破坏干扰，企图从内部及外部来摧毁它。今年2月21日，当工会举行会员大会时，资方雇佣的打手和来自全国纺织工联的战斗小队冲入会议场所，砸烂了象征工会民主、独立精神的14个投票箱。他们殴打工人（大部份是女工），在工人头上淋粪尿。被召来的警察却袖手旁观，对这些流氓犯下的种种罪行视若无睹。工人们愤怒地进行静坐示威，强烈抗议资方、职总和警察的野蛮行径。

干了坏事的全国纺织工联，害怕事情扩大，宣布东日分会的静坐示威行动是“叛逆”，下令停止它的一切活动，同时接管工会。3月6日它甚至无耻地宣布开除工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工人们马上以示威行动响亮地回答，3月10日（南韩的劳动节），50名女工冲入一间有两、三千人，包括南韩总理和其他职总负责人在内，正在举行庆典的礼堂进行示威，50名女工立即全部被拘留和盘问。之后，东日公会主席也被捕，并在“制造骚乱”的罪名下被判坐监29天。从这天起，60名工人和一批基督教牧师、教徒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绝食斗争。斗争继续坚持了13天，终于迫使政府下令全国纺织工联撤销它的种种决定。

这次的工人斗争得到了南韩监狱内外一切民主人士、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在纺织业和化学工业工人中拥有广大会员的基督教城市工业区传教团和天主教青年工人理事会直接介入斗争行列，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全国纺织工联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杀气腾腾地叫嚷：“为什么要成立战斗小队？我们要用它来对付所有与‘外来势力’合作的工人。如果工人与宗教有联系，我将下令战斗小队摧毁一切，不管那是牧师、教士的家或是教堂……”

为什么南韩当权者这样害怕所谓的“外来势力”呢？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南韩工人阶级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从根本上直接冲击着朴正熙政权的独裁统治。目前工人运动得到了来自宗教团体和民主力量的直接支援，这种工人阶级与民主势力的结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势必

要冲毁一切挡在它前面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朴正熙独裁政权不惜动用赤裸裸的暴力企图破坏这个联盟，以便孤立工人运动。

小 结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南韩风起云涌、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正是南韩现行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

南韩现行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发展出口化工业为主，即着重发展专供出口外销的工业，其中主要是制造消费品的轻工业。这种出口化工业的发展需要从外国引入大量资金，同时由于产品都是消费品，本国市场有限，只能供外销，市场完全控制在各个有能力消费的资本主义大国手中，这种从资金、制成品的生产到市场安排的控制大权都在外国大资本家手中的必然结果就是外国垄断资本控制本国经济命脉进而操纵本国经济大权，也造成本国民族资本的收缩以及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者的破产而沦为工人阶级。南韩农村经济的肃条、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以及工人的悲惨生活正是这种经济政策的必然后果。而整个南韩的经济就如一枚浮标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潮流的高低而浮沉，政治上又得听命于其后台大老板美国的驱使。

出口化工业政策的实行必须动员社会全部的人力、物力、资源来促进出口贸易。为了配合这目的，当政者必须在法律、行政、政策、教育及军事上进行修改而最终必将导致社会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传统农业粮食和人类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忽略及大多数人政治经济利益的牺牲，从而满足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外国垄断资本的需求。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为了保证廉价的、驯服的、受过训练的劳动力的不断供应，为了一个适合外国垄断资本投资的所谓“安宁”环境，一个独裁的、获得国外垄断资本财政、军事上支持的集权政府无可避免地在实行出口化工业政策的国家出现。这就是南韩、台湾、巴西等国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和延续的经济因素。

南韩的工人运动自钟达日牺牲那日起，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斗争道路，使到勇敢勤劳的朝鲜人民在风浪中锻炼了自己，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些经验是朝鲜人民血汗的结晶，值得各国工人特别是在集权独裁统治下的工人借鉴、学习。

强权政治和亚细安



中蘇在東南亞展開角逐？

中国总理邓小平由 11月 5 日起访问泰、马、星三国的外交活动，是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后，广泛引起世人注意的发展。

在这之前，印支半岛上频频发生冲突的越南和柬埔寨的首长（即总理范文同和副总理殷沙里）分别访问了亚细安几个国家。苏联的副外长贾鲁宾也风尘仆仆的访问了菲、泰、星、印。另一个戏剧性的发展，是苏越廿五年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

中苏的活动会为东南亚带来什么？亚细安又处在怎么样的形势和位置呢？

要推测亚细安在强权政治下的前途，我们不妨先了解战后东南亚与列强的关系。

戰后美國插手東南亞

当日本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老牌殖民主义者则通过种种手段，包括不惜发动殖民战争，企图维持旧宗主国的权益。

当年 8 月 19 日，越南人民胜利地进行了“八月革命”，9 月 2 日胡志明主席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同个月内，印尼也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八月革命”，17 日苏卡诺宣布印尼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结果，9 月 23 日法国在美国支持下，在越南南方发动了殖民战争，1946 年 12 月它更进一步发动了对越南全面的武装侵略。这就是第一次印支战争（1946~1954 年）。1947~48 年间，荷兰也在英美支持下发动两次武装侵略印尼的殖民战争。英军在日军投降后，分别重占缅甸和马来亚。1948 年 1 月 4 日缅甸脱离英国独立；马来亚在 6 月开始了反殖武装斗争。菲律宾则在 1946 年 7 月 4 日（美国国庆日）取得独立。

在更广泛的亚洲国际关系上，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后，美国就与中国周围的国家签署了条约，组织联盟，并发动战争，执行一个围堵中国的政策。譬如，1950 年 1 月美国宣布决定无限期留驻军队在日本；2 月美法联手炮制了南越保大傀儡政府（即爱丽舍条约）；5 月美国宣布军、经援助保大；6 月美国对朝鲜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接着，美国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1951 年 8 月美菲签署《共同防御条约》；9 月《美纽澳安全条约》也订立了。

当美军在朝鲜的战争超越了三八线（南北朝鲜的疆界），并要打到鸭绿江（中国边境）时，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1953 年 7 月的板门店停火协定，制造了今日的南北朝鲜问题。

另一方面，在 1954 年的奠边府之役以及 7 月 20 日签订的印支日内瓦协议虽标志了英法势力退出印支；然而在日内瓦会议最后一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记者会上宣布要和台湾签订等于把台湾置于它的军事保护下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消息，表明了美国取英法而代之的决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 12 月 2 日签署。）

9 月 8 日东南亚公约机构（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的成立正是反共围堵中国计划的另一环。它的成员包括美国、澳洲、新西兰、法国、英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1955 年 2 月 19 日，该组织正式生效时，南越、老挝和柬埔寨都被包括在里面。



中國總理鄧小平訪星時在裕廊植樹時影

这种种可以以“杜鲁门主义”概括之。它标志着那个被通称为冷战的遏制和对抗的时代，它适应了一个正在扩张的美帝国的需要。换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计划是遏制“穷国”中的革命烈火，重申“富国”的强权，并在欧洲工业化国家击败社会主义。总之，就是要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要圆满地实现这项计划，只有把美国的奋斗目标说成是争取民族自决与自由的目标，因此便创造了一个恶魔——国际共产主义。

美国在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印支战争所得到的教训，使它放弃支持传统的殖民政策，而同当地“民主”领袖炮制了新殖民主义型式——如吴庭艳替换了保大。这种体制一直实行到第二次印支战争（1961～1975的越南抗美战争）及目前。

越戰的升級和亞細安的成立

形势发展到60年代，随着中苏正式分裂（1960年8月），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疯狂镇压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同年柬、泰绝交（泰国指责柬埔寨鼓励共产党渗透）。7月31日，泰国、菲律宾和马来亚联合邦三国组织了一个松懈的“东南亚联合机构”（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由于该三国皆站在反共并保留迎合英美利益的立场，它在经济和文化上合作的目标受到印尼苏卡诺总统的抨击。

那时，在马来亚、汶莱和北婆的反英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愈来愈高涨，东姑阿都拉曼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了马来西亚的概念，企图将反殖斗争转移成为争取合并的斗争。当时印尼和菲律宾都对这个概念表示异议（因为这个概念等于让马来西亚吞并了沙巴及沙捞越）。1963年8月，马菲印外长开会后，宣布成立一个具共同防卫条约及马来民族国家联邦的“马菲印联邦”（Maphilindo）。然而，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合邦正式成立时，苏卡诺对马来西亚实行了军政对抗。

局势在1965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65年2月，继“北部湾事件”（即美国制造的所谓两艘美国军舰在北部湾遭到攻击的事件）后，美国开始派遣大量飞机轰炸北越；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且不断增兵南越；5月8日美柬绝交；8月9日星马分家；9月30日印尼右派陆军军人政变，并屠杀了几十万名印尼共产党及追随者。美国是不能容忍在战争的后方，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

这些变化，使美国不仅可以大胆地把越战升级，适应了跨国公司与美国军事机器间一种互利形式的发展；并在东南亚以私人和国际贷款及直接投资的方式大肆活动。

1966年4月日本倡组的“东南亚经济发展部长会议”（印、日、寮、马、泰、星、菲、南越），即是以日本为领导的区域性经济合作集团，日本部分地取代了美国对东南亚的经援；6月由南韩倡组的“亚洲和太平洋公约”（ASPAC），由澳、纽、日、马、菲、南韩、南越、泰、台组成，目的是组织本地区“自由”国家成为美国对越南军事行动的第二前线；年尾成立的“亚洲银行”，更意味着美日垄断资本在亚洲的渗透。

而1967年2月，苏哈多正式取代苏卡诺成立新的军人政权后，使一个新的区域性组织——亚细安（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在1967年8月成立，取代了“东联”和“马菲印联邦”的概念。

当时曼谷宣言声称亚细安的目的是：在区域内加速经济的成长，社会的进步及发展文化，并在合作和友好的基础上加强建设并与东南亚各国平等共享繁荣，同时促进区域的和平和稳定。这宣言尽管没有军事联盟的意义，可是它却与美国酝酿着的尼克逊主义的政治目标有遥遥相应的因果关系。

尼克逊主義和亞細安

早在1967年7月，尼克逊提出了美军在越战结束后撤出亚洲，并建议亚洲国家积极建立自己的国防。1968年1月16日英国工党宣布英军将在1971年以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对这政策作了修补，在苏伊士以东留驻少量部队。这就是英、纽、澳、马、星的《五国联防》。）

苏联对英美在远东政策的反应是在1969年6月提出了“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该年中国文化大革命逐渐进入尾声，而中苏边境冲突的事件也震惊了世界。

七十年代，中、美、苏三国鼎立亚洲的局面正式形成。

美苏超级强国自搞起“缓和”（自1963年美苏就签定了禁止核武器试炸条约）以来，并没有使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得到相应的改善。恰恰相反，紧张的局势和战争转移到亚、非、拉三大洲，成为世界矛盾集中并加剧的地区。东南亚也不例外。

1970年柬埔寨龙诺军人政变，美国入侵了

这个坚持中立立场的国家。1971年1月27日美国和南越在巴黎提出了八点和平计划，但是一个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越南化战争”却在部署和进行着。在亚洲，中美接触（1971年7月16日中美共同发表尼克逊访华公告）是美国主动伸出手与中国搞“缓和”，是美国干涉旨在围堵中国而发生的战争那段日子的过去，也是中美反对苏联支配世界野心的努力。

而苏联不仅在1971年8月与印度签署了“廿年友好合作条约”，更在11月替印度撑腰，在印巴战争中制造了孟加拉国。

美苏在南亚及东南亚的霸权争夺战，无异是给同年11月26日亚细安第五次外长会议所签署的“吉隆坡中立化宣言”敲了警钟。

1972年3月苏联提出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海峡”，受到了日美的支持。而印尼、马来西亚及中国则反对。这也是列强争霸的一环。

由此可见，美国由战后的“杜鲁门主义”发展到“尼克逊主义”的亚洲政策的实质，随着越战的结束（1975年4月30日越共解放西贡），只不过是由一个遏制和对抗的扩张政策，发展到一个抑制和分担责任的防御政策。它是对日愈增长的苏联势力采取抑制（所谓接受一个多极化的共产主义世界，在亚洲以中国牵制苏联），并强调“民主伙伴”们分担起防卫“自由”世界的责任（即接受一个日愈团结的欧洲和经济强大的日本），以维持美国在亚洲的权益！

展望亞細安

越战的结束，标志了美国势力扩张时代的过去。而尼克逊主义是适应了一个逐渐崩溃的帝国的需要。美国在东南亚所采取的防御性政策，说明了美国留在东南亚的现实，而东南亚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运动将是长期并且复杂的。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苏联势力的渗透，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签署的“苏越廿五年友好合作条约”，它是苏联与东南亚国家签订的首项“友好合作条约”。当年“苏印廿年友好合作条约”刚签署，一个孟加拉国被制造出来。这次会不会是建立一个“印支联邦”的图谋？让我们拭目以待。另一方面，美国遗留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的动向，也是衡量苏联野心的尺度。当年美国不惜发动朝鲜和越南战争，就是要侵略所谓的“亚洲走廊”（Asia Corridor）；取得渗透和控制东南亚资源的锁匙。现在苏联不仅在海参威拥有太平洋舰队，并计划在距离日本仅80哩的库页岛的科沙克夫建立新海军基地，形成了南北串连

的军事部署。这等等都是帝国主义者在准备战争，制造战争，建立霸权的野心。因此，中国指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继中日友好合作条约表明反霸的立场后，日本自卫队参谋长永野茂门将军在11月25日到12月3日访问新、泰、印、马。这位自70年以来第一位日本陆上自卫队参谋长的东南亚之行，使东南亚的局势更形紧张。

亚细安政府自尼克逊主义实行以来，一方面尝试使其国际关系多元化。譬如，自1976年6月苏菲建交后，苏联基本上是与亚细安五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亚细安的区域性合作精神有了进展。1976年2月在峇厘举行的亚细安第一次高峰会议表明了亚细安趋向协调一致的立场。然而，在这个合作精神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尼克逊主义的实质。日本首相福田出席了亚细安第二次首脑高峰会议（纪念亚细安成立10周年），强调加强经济合作，增加经济援助。

亚细安从一个具侵略性的东南亚公约机构，发展到强调中立化而开展的多元化外交关系，这除了是国际局势的改变使然外，还有亚细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战后，亚细安的经济结构除了仍然具有“农业单元化”及“双重经济”（如马来半岛上小农经济与外资控制大种植园并存）的特征外，其对美日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是愈来愈加深了。这种由外资支持而促进的经济成长，导致区域上（城乡）、工农业上、官僚与民族资本上、以及阶级上的差距正日益扩大。亚细安政府如果不团结起来，对先进国家输入的制造品及机械，和输出的原产品的价格进行集体议价，维护民族经济的权益，维持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矛盾是难以避免的。

因此，由于超级强国在东南亚争霸的延续，战争的因素已经增加。尤其是帝国主义者所搞的条约和联盟，特别是军事的条约和联盟，除了带有侵略的性质外，它所对付的目标，所针对的对象，决不是相对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而是首当帝国主义之冲而又夹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进步民族主义力量。

因此，衡量以后亚细安动向和前途的指标，将是成员国和成员国之间对待进步民族主义力量的立场。因为在面对国家民族危机问题上，当地政府如果实行镇压甚至采用武力以解决国内的矛盾，不仅会被超级强国利用以致沦为新殖民地，而且民族解放的斗争必将尖锐地开展起来。

1973年10月的泰国学生革命便是一个例子。



大选

之后

馬生

(一) 榴槤下跌看行情

大选终于过去了，胡先翁的国阵大捷，击败了回教党的全面围攻，看来，国阵的股值是升了。民主行动党，拜托国内华族对种族主义政策的不满的情绪上，捞到了一大批选票，成为国内华族的最大代表，行情也算是升了。

诚然，大选之后，有人欢喜有人愁：“坐地分赃”——这是大选的意义，分得多的，就洋洋得意，喜上眉梢；分少的，就大发雷霆，破口大骂选民——这样的一种大选，美其名是候选人寻求人民委托，说穿了却不过是做戏而已。谁上台，谁下台，都和人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从选民的动向，从分赃者的勾心斗角，倒可以看出各政党的行情，所以大选倒不失为一项行情报告。在这其中，谁福星高照，钱途无量，谁被胡先翁赏识，谁是胡先翁的眼中钉……这一切，平时虽偶尔会出现，但在大选前后，则就暴露无遗了。

(二) 選民動向——兩極化！警告！

大选成绩刚公布，国内外专家马上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原来马来人投国阵，华人投行动党……总之，是所谓“两极化”的警告。

看了大选成绩，加花答答遗憾这种两极化的倾向，陈修信唯恐得罪主人，连忙附和“嘿！在政治上，华上还在睡觉……”但是林吉祥却马上

把握机会，一拳打回去：“呸！你这政治太监（按：民行党对马华政客的称呼）才在睡觉，这证明我党才真正代表华人！你们马华公会……呸！……”

要了解两极化，就得回到历史、经济和政治中去。两极化事实上是由新、旧殖民主义者一手炮制出来的。

在英国侵入马来亚之后，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从旧中国输入大批“猪仔”，又从南印度载来了大批劳工。在三大民族汇合的马来亚，英殖民主义者在各族之间建起围墙：马来人被困在农村里，华人被送去矿场、工场或去开芭，一部份华人则从商，印度人被送到园坛或铁道上工作。——这一种“职业种族化”是今日两极化的开端。

除了职业种族化外，英殖民主义者还大力镇压提倡不分种族的进步社团和政党。当进步马来政党和华族社团、政党结成联盟时，英殖民主义者就派出亲信和煽动种族主义者进行大规模破坏。在紧急状态期间（1948—1960），英殖民政府封闭了一切具有进步意识和不分种族的社团、政党，同时大力扶持沙文主义政党。以马来政党来说，英殖民者就封闭了准备和进步华族政党进行统一战线的马来民族主义党，并迫害它的领袖。相反的，对于由一小撮马来上层阶级所组成的沙文主义政党——巫统，英殖民者则让它在没有对手下成长，扶持它成为当年马来人的唯一政党。过后，巫统的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还被提拔为代理人，成为首相来维护英国人在马来西亚的利益。

緊急状态的一連串罪行，消灭了沒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进步政党和团体；另一方面，也为种族主义政党的成长创下了条件，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就是在这时刻“茁壮成长”，最后还组成了大联盟。

深受英国人器重的东姑阿都拉曼，一路来就忠诚地执行英国人的政策。他强调巫统是属于马来人的政党，把另一个提议使巫统成为非纯粹巫人政党的拿督翁赶出巫统。

当年的联盟在表面上看来是三大民族的联盟，但内地里却是一个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联盟——巫统只照顾马来人利益；马华只照顾华人；国大党只照顾印度人。而“各民族政党先照顾自己的民族后再进行民族间团结”（注：这是东姑阿都拉曼的马来西亚组成公式），毕竟只是个假象，他们以此为幌子，互相勾结，由一小撮华、巫、印上层分子掠取经济和政治利益，并为掩盖这一事实还大肆贩卖种族主义的论调，把一个明明是受外国人控制的经济系统歪曲为是华人控制了经济。

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下，下层人民受到最深重的剥削，他们的不满日益加深，同时这个经济政策也大大掠夺了小资产者向上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华人；华族大资本家为了私利不惜出卖广大华人利益，出卖华族教育。在这种情势下，在1969年终于发生了反联盟的浪潮，马华惨败，巫统失去的许多席位都落入回教党和民政党中央中。

69年大选过后，以敦拉萨为首的马来新贵认为斗垮党内元老派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就由哈仑出马，搞出了种族大屠杀——“5·13”事件，在华、巫之间种下了深刻的仇恨。另一方面，

註：以下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

(一) 新經濟政策規定，迄1990年，馬來西亞經濟股權的分配是馬來人至少30%，非土著40%，外資30%。

(二) 中央銀行規定，商業銀行或金融公司的放款，其中20%必須分配予土著個別人士或土著控制的企業。

(三) 政府各項投標，土著須受優先考慮，甚至可以享受標價高過非土著2%至10%的優待。無論如何，規定至少保留30%予土著。F級以下的工程（\$10,000 以內）非土著不能下標。

马哈迪也配合行动，以纯一百巴仙的种族沙文主义者出面，公开向东姑阿都拉曼挑战——结果是马来新贵利用种族冲突，屠杀了许多下层人民，把元老派的贵族集团逐下台。

马来新贵登上统治宝座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己的集团定下了一个掠夺经济利益的政策——“新經濟政策”，为了作好舆论准备，这批马来新贵先搬出外国人的歪论，指出“华人一般上比马来人富有”，所以有必要制造出一批新的马来中层分子，来缩小种族之间的鸿沟，根据马哈迪的说法：“新經濟政策并不是要使每个人都一样富有，而是要使我们的社会有同数量的马来族和华族富人；相同数目的华、巫穷人和同样数目的……”简单地说，所谓缩短鸿沟，只是在于制造两批具有相同经济地位的马来人和华人，而真正的问题：如何缩短消除贫富之间的鸿沟，根本不考虑。

马来西亚的经济主要是由外国人所控制，想要推行新的经济政策，缩短贫富鸿沟，原该向外国垄断集团下手，但因外国势力强大，而新贵们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不敢发动人民去消灭外国垄断集团，因此只得把目标转向国内中、小资本家。整个新經濟政策所针对的目标就是中、小资本家，而在中、小资本家中，又以华人居多，如此正合乎马来新贵的口味；以种族权益为借口，从而吞食华族中、小资本家的勾当。因此新經濟政策的一连串法令（注），受害的全是华族中、小资本家。表面上这是一个种族利益的政策，但拆穿了，却是马来新贵在利用民族情绪来为掠夺经济利益铺路。

另一方面，在敦拉萨上台后，各地巫统支部的领导人也纷纷改组，由马来中层阶级取代。这

(四) 土地分配，1970至1975第二個大馬發展計劃期間，土地開發總面積約100萬依格，幾乎全部分配給土著。

(五) 職業分配，政府公務員方面，約90%屬於土著，私人企業方面的職位，政府規定必須吸收30%土著。

(六) 教育方面，政府制定固打制度，70%的大專學位分配予土著。

(七) 各項熟照的頒發，無不規定土著具有優先權，諸如森林的開採，鋸木廠的設立，木材出口准證，車輛進口准證，礦業，銀行，金融，保險，交通運輸業和錫膠買賣執照等等。



批中层阶级人士，多为马来教师、公务员等。他们掌握了支部领导权，当然也要分得一部份利益。所以他们向上层施压力，迫使坐在上层的巫统领导层采取一些步骤来安抚这些部下。

在目前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中、下层分子要往上爬，唯一的途径就是上大专学院，大专毕业，前途多少有了保障，而这种保障，正是中层分子所热衷追求的。就这样，一方面是上层向下层施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上层要安抚下属，于是出现了75, 76, 77年的大专收生不平衡现象；在总收生中，有70%以上是马来人，其他由华、印分享。最令华族感到不满的是：考到好成绩的华族被摒弃在校门外，而成绩不达水平的马来人则走入大专校门。这一种以种族肤色为收生准则的政策，对本来就少有机会上大学的下层人民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要考上大学往上爬的华族中层人士，则是一项大打击。

华族中层人士没有能力入外国大学，唯有期望能进本地大学，然而在种族主义政策下，连国内大学之路也断了，难怪他们要不满。虽然中层华人在华族中并不是占大多数，但他们却利用社会舆论工具，把明明只是影响到他们的政策，说成是一个对全体华人不利的政策！诚然，新经济政策的种族特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就算有更多的大专学位分给华人，大部份下层华人也是没份分享到的！

在这样情势下，下层马来人把巫统当成是马来民族的利益保卫者，而下层华人则受到中层华人言论的影响，认为自己的不幸是马来人造成的，把有着相同命运的马来贫农都当成敌人。本来是一个经济利益分配掠夺的矛盾，却变成一个种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两极化”！

(三) 選民動向——國州之間的矛盾

每一届大选，执政党总一再强调：“如果你们不投我，那你们区的发展就免谈，就算已计划好的，也一笔勾销！”——这一届大选，在柔佛州的居銮区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选将至时，国阵的成员党马华为了收回居銮市这个州议席，通过国阵在居銮发表了一系列发展计划：比如在红泥路上填上一些柏油，又有这，又有那，真是洋洋大观。然而大选成绩一公布，行动党李高不只赢回州议席，又把国议席从罗福元手中夺去。这一失败，使马华恼羞成怒，通过老大哥把全部发展计划吊销。

实际上，所谓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看经济的需要而定；如果经济真的需要，就是反对党夺权也是应该发展的，就如联邦直辖区，八打灵等地国阵往往在这些地区大败而逃，但却又不得不发展这些地区，这是因为经济上的需要压倒了政治上的期望。然而，话得说回来，在一些经济因素并不怎么重要的地方，政治因素对发展就起了一定作用，所以，“不选国阵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成功的恐吓，当然，这是一项政治勒索。

国阵几年来，靠了这项武器，满以为是已把选民玩于股掌之间，只是这一回，却被选民打了一掌——正是：你骗得了人民一时，但人民总是有办法的。

这办法是什么呢？不错，州选国阵，国会选反对党。虽然这一届大选这种倾向还不大明显，

但它将是未来大选（如果不宣布军法统治的话！）选民的一种动向。“让你们在国会大吵，州还照样有发展！”——选民恰当地利用统治阶层本身之间的矛盾。

这一届大选，国、州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槟州。槟城州是全马唯一以华人占大多数的州。这一回大选，在9个国议席中，国阵输掉5个，捞回4个，是少数派，但在州议会中，则赢得27个中的20个；尤其是民政党，只赢得1个国会，却赢得8个州议会——很明显这是选民有意的安排。

对于这样一个国、州的分歧，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将在来届大选中变得更明显——但是，统治阶层肯让自己被选民所玩弄吗？答案肯定是不会的。假使一旦这种发展成为事实，国阵一定又会来一次修改宪法了。就像以前的市议会一样，当时的联盟政府，几乎在每个市都被劳工党击败，最后就干脆不要市议市——所以，选民对国、州之间的安排，如果有效，也只能是一届，因为情形很明显：掌握政权的不是人民，而只是一小撮人，这小撮人是可以随心所欲修改宪法以符合自己的利益的！

（四）大选的妙用——胡先翁的过滤器

敦拉萨利用“五·一三”事件上台，后来再利用1974年的大选巩固自己的势力，提拔了自己的心腹上台。目前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的两个阿都拉，其实就是敦拉萨在74年后提拔起来的。敦拉萨不幸命短，大胜才两年就去了，接着就是胡先翁上台——当时人人都想：胡先翁在加花答答、哈仑和东姑阿都拉曼的虎视眈眈下，恐怕呆不久吧！

但是胡先翁工于心计，当时势力未巩固，各方面都不得罪，一旦羽翼丰满，可就不客气了。他先把加花答答给赶出内阁，再对付哈仑，而又在

哈仑派压力下顺手推舟，除掉敦拉萨的得意手下——阿都拉……当然，他虽然想尽办法，总没办法除去一切对手，因为党内还有相当大的压力。

这一次大选对胡先翁来说，却是一个巩固自己势力的大好机会。大凡不是靠人民力量上台的人物，都有一个毛病——多疑复害怕，所以总想派自己心腹来做官，不是自己人当权，总不放心，以前要换，苦于无借口，就是硬硬来，也得下一番大功夫，如劳动苏丹出面（吡叻州务大臣事件），（编者按：读者可参阅绿洲第三期“胡先翁有两下子”一文注3）。但有了大选，情形不同，一切可以由己作主，只要以一句提拔后进为借口，别人也没有什么理由可反对了。

在提名时，胡先翁已除掉了一大批异己分子，但仍还有一些是除不掉的，如加花答答，森奴（前国阵秘书长），佐哈里……而在大选之后，设立州政府和内阁时大量安排自己的心腹。

在组成州政府方面，在十州中（按：吉兰丹除外）胡先翁在上台之后已换掉两个州务大臣，即吡叻以万摩哈末取代加沙里爪夷，在雪兰莪州以荷马取代哈仑。这次大选过后，另推出四个新州务大臣：在马六甲派出阿迪阿淡，在森美兰州派出拉益士耶汀，在吉打派出赛那哈，在彭亨则派出拉欣阿布巴加。只有丁加奴，柔佛，玻璃市和槟城等人马照旧。无巧不成书，在四位新任州务大臣的州内，大选之前都闹过事：马六甲闹十一人帮事件；彭亨为了巫统领导权发生过争执；森美兰州务大臣也曾在报上公布如果我有错，直接找我，不要在报上公布——假若不是有人找他麻烦，他是不可能说这话的；至于吉打的赛亚米，多年来在州内被骂为没有任何发展，1974年的反饥饿游行就发生在那儿，后来回教党又来一个不信任动议……这一回，大概是州管的不满意，又是敦拉萨的人，胡先翁就派他去打阿斯里（回教党主席），以为他会因此完蛋，谁知掉了眼镜，反而使他成了屠龙英雄。

这回大选后，所有的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都是胡先翁的人了。（注：柔佛是胡先翁老本营；槟城的林苍佑则是忠实的信徒，都稳如泰山。丁加奴和玻璃市不详，但从受委任后的情况看来，该是效忠分子！）

州政府如此，内阁情况也差不多。这一次，胡先翁干脆连一个部长席位也不给加花答答（以前还给一个小部长，但加花不接受），另一个元老派的森奴也被滚出内阁，21名部长中有3名是新人。



(五) 華人的政黨(?)——民主行動黨

从去年到今年，民主行动党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首先是槟城叶锦源叛党，拉走大批槟州行动党党员另组社会主义民主党；接着是范俊登退党，发信大骂林吉祥玩两面政策；过后吡叻州的马来副主席又退党，理由是不满席位的分配……—经过这一连串的地震，尤其是范俊登对林吉祥的揭露：指他一方面在国内反对内部安全法令，另一方面却在社会主义国际会议上为星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辩护；指他一方面强调维护华教，却不谴责星加坡政府把南大变成英文大学的作法……。这多少暴露出行动党在利用华族情绪背后的真面目——许多人都认为，这些揭露，对行动党恐怕会产生不良后果。但是，大选成绩公布后，行动党得票 65 万余张，几乎全数来自华人区；而马华只得 20 余万张票，笨蛋的陈修信却又多嘴，说这 20 万张票全是马来票，结果，行动党就得意洋洋，以华人英雄的姿态出现了。——然而，问题是：在 65 万张投给行动党的票中，有多少是信任行动党而又接受行动党的政策呢？

实际上，在 65 万张选票中，多数是抗议票——抗议国阵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抗议国阵内两个华人成员党马华与民政出卖广大华人的利益！

马华出卖华人，民政作巫统的奴才，华族深重的不满无从发泄，结果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把选票投给民主行动党。——由于行动党是在野党，在目前阶段，利益上还不知广大华人起冲突，所以也乐得以华族英雄出现来争取华族选票。

其实，行动党是一个机会主义政党，这只有让时间来证明。它所公布的政策，马来亚人的马来西亚，所谓四种源流教育政策……，都只不过是用来争取选票的工具，一旦得到政权，（但这是不可能的，马来西亚的军权握在谁手中？行动党就是再强，顶多也只敢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样子可就变了，星加坡正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当劳工党还存在的时候，华族倾向于左派政党；而今，劳工党被封了，行动党起而代之——更明确的说法应该是：目前，当权者替行动党制造一个有利的条件，把敌对的进步政党封禁，以使行动党能成长——就像当年英殖民者制造出巫统一样！

所以，比较确实地说：行动党之所以能有 65 万张选票，主要不是因为人民的支持，而是在没有选择的余地，华族选民作出了无可奈何的决定。

(六) 國陣內的華人集團——馬華與民政

在马来半岛，政治的主流是由同流合污的上层分子，组成阵线，共同统治广大人民，这种以上治下的传统，并不以肤色为界。华族大资本家，马来贵族集团和印度大地主一路来都是连成一气，利用种族情绪，一面分化，一面压迫下层人民。在马来半岛的政治史上，从联盟到今日的国阵，组成统治集团的，往往少不了一小撮华族上层分子——所稍微变动的是，旧日的联盟合伙人的华族都是大资本家，今天的国阵，华族的一些专业人士也混进去分点利益了。

今日的国阵是由巫统一手操纵，但由于利之所在，不得不拉几个华族人士凑数，而这些凑脚的华人，则是马华和民政的领导层。马华是一面标榜民族利益，却一面出卖民族的大资本家（李三春之流）所操纵的政党。民政党则是一群在马华党中斗不过李三春的流亡政客，加上另一批跳来荡去的政治猢狲。基本上，两个政党都在利用华人问题捞个人利益。在国阵成立之前，马华独和巫统分享，所以脑满肠肥；只是 69 年反马华浪潮过后，马华内部一些政客（如林敬益、陈忠鸿……）被李三春利用，同时也是想乘机往上爬，发动了所谓改革派运动，结果轰走了陈修信，李三春上台。但李三春这个大老板也过桥抽板，乘机搞掉改革派——所以陈修信虽倒，改革派也个个失意官场。

正当这时，林苍佑的民政党发生危机。林苍佑在槟城，不理民政党中央指示，进行加入国阵的勾当，结果导致民政党分裂。林苍佑此刻的民政党，江山只剩下槟城一个岛而已——所谓没有原则立场的人，碰在一起当然就一拍即合，于是那些失意的马华改革派分子如林敬益、陈忠鸿、梁祺祥……见民政党正向巫统投怀送抱，正是向官场进军的好机会，于是个个都加入了民政党。

可以说，马华是传统的华族剥削集团的政党，民政则是刚要加进来分享这个剥削利润的后进

。所以，民政的加入国阵，对马华是一个大威胁，两只狗抢一块骨头，其后果当然就是狗咬狗！

有人说：“民政之加入国阵，适值马华势力颓废不振的时候。马华觉得民政此举不仅分薄了马华在政府中的利益，也妨碍到它以后在华人社会中的政治复兴和发展。”——的确，民政党处处在拆马华的台，(尤其以收容马华叛党分子为甚)马华被抢去议席，抢去部长职位，抢去……，总之，这口气是吞不下的；因此，彼此虽是国阵内的兄弟，却天天在吵架！

1978年的大选，更把两党的狗咬狗闹剧引向高潮。尤其是在槟城州，马华公会真的是不顾胡先翁的指示，集中全力向民政党这一个堡垒进攻！

马华在1969年大选的惨败，导致它在日后席位分配方面占着极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槟城，1969年几乎全军覆没，照国阵的分赃法，马华在槟城已是咸鱼翻不了身。可是，一再出卖华族利益的李三春集团还以为槟城的华人可用，妄想夺回政权，所以在去年马华全国大会之后，就发动一连串攻势，矛头指向林苍佑。

首先，必须提到李三春的“清党”运动。去年的马华全国大会对李三春是个大污辱，一个无名小卒陈国良竟赢到二百多票而他所极力推荐的张汉源竟在竞选署理主席时败给对头曾永森。在大会上，李三春哭了——但是，这只是鳄鱼流眼泪，大会一过，他就利用党会长的权力推行清党运动，在党内清除旧派，安插入自己的马仔。(当然，面对这清党活动，敌对派也不甘示弱，在全国各地发动揭露李三春活动。当时，全马各地皆发现大字报和传单，揭露李三春通过马化控股和多元化合作社(马华的两项经济投资)进行贪污勾当；也暴出李三春庇护自己的马仔和排除异己，这就是“马华反贪污组”活动。其中最轰动一时的莫过于开除新街场支会的负责人(在马华大会上派出成员竞选所有职位的支会)和冻结该支会及另一沙叻支会的行动。

在各州联委会里，李三春都派出自己的心腹，其中以槟州最为马华支部所不满——原来他竟派出当年咒骂马华最凶的前社阵叛逆分子林建寿去当联委会主席。

提起这位前社阵“红人”，倒是无人不晓。早期的劳工党就在他领导下。这个律师在上层社会是有名的；他主办过狗赛，是养狗协会的会长

之流。另一方面，在工人运动上，他也是资本家的忠实跑腿。当他被封为马华工农局主任时，槟州发生一宗联马纺织厂罢工事件，工人要求合理待遇被拒，在厂外进行纠察；这个马华工农局主任当时却跑去当资方的律师，协助资方压制工人。

林建寿之被委为槟州联委会主席，还有一个原因是李三春要在槟州进行翦除敌对派的势力。本来，槟州马华是在岑亚就、庄友良……等人的领导下；这些人并不是李三春的自己人。还有一点是，槟州这一批旧领导人为了环境的需要，和当地民政党人关系搞得不错——就在这样一种需要：一面翦除旧派，一面击垮民政党的情形下，林建寿于是走马上任。

林建寿上任第一步，就是组织自己的联委会和在州内支会上派出自己的跑腿去竞选，势力一巩固，就开始向林苍佑开炮，批评槟州自由港被取消，批评工业计划，批评城市发展中心……总之，可以批评的就拿出来骂！

当然，民政党也不甘示弱，也由马仔出面，在政坛小丑林维雄(按：民政党宣传主任，此君以乱骂及小丑技俩见称)的领导下，大力宣染林苍佑的功劳。双方引经据典，一方是要证明对方是一无所能；另一方则要求自己执政之后成绩是如何了得。这样一来一往，几个月的槟城政坛，就由这两群小丑在对骂；由于马华有自己的报纸(英文星报)，所以在宣传上无形中占了优势。

炮轰民政之后，接下来林建寿就向民政党“显示势力”。他说马华现在在槟城已更加强大了。所以原有的席位已不足代表马华的实际势力，因此国阵来届大选的席位须重新分配，不然马华将在自己的旗帜下参加竞选。

林建寿这一招，果然使民政党吓了一跳。虽然民政党并不一定怕林建寿，但槟城一向来的政治局势对执政党都不太有利，1974年国阵是坐享反对党自相残杀的渔利。这一届大选，许多反对党派不出候选人，民主行动党又雄心勃勃，选民动向又倾向于反对党。如果国阵内部也来一个内哄自己打自己，那么票数就要被分散——这一点对纯粹靠天平来赢取选票的民政党是不得不重视的。所以，在林建寿提出用自己的旗帜竞选时，林苍佑马上向国阵投诉，引出国阵章程，说马华这么做只是宣传而已，并是由李三春在幕后主使。当然，民政也担心林建寿这个政治流氓会不顾国阵章程，真来一招用马华党微竞选，所以就老着面子，不顾被马华取笑，竟在自己党的大会上

通过议案，要求国阵最高理事会不准任何成员党在自己的党徽下参加竞选。这一举，无疑是自认输，自认怕和马华竞选；于是马华又向民政党开炮，指民政是靠国阵而胜利的政党，自吹若在自己党徽下竞选，马华将赢得槟州政权……等等。

另一方面，槟州马华的另一派别向来和民政合作得很默契，如今碰到林建寿一上任，就搞风搞雨，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因为看到林建寿那一派毫无顾忌的作风。分明是得到李三春的直接指示。这一派人，对林苍佑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所以林苍佑在抨击马华时，也极力赞扬这一派为真正马华代表，将林建寿一流指为政治流氓——只是，林苍佑又奈何得了他吗？

闹了一阵子，席位是分妥了。林建寿大表不满，他说马华在槟州只分得五席并不能代表马华的真实势力，但他接受国阵最高当局的决定。

只是口说是一回事，在背后他又炮制了一个“独立人民阵线”来拆民政党的台。在槟城，马华只分得五个州议席，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林建寿这一派並未能争得所有席位。再加上槟州马华有着一大批投机政客，整天只想捞官做，那么区区三国五州根本就不够分配。

在国议席方面，马华的三个席位有两个分给新人：李永枢和方汉勇，只有林良实算是旧人。但明显的是，这三人全是李三春派分子，因为槟州人士向来都不曾过方汉勇的名字；李永枢在大山脚，也是无人认识。这样一种安插亲信作为政治赌注的手段，惹恼了一部份马华旧元老——大山脚原任国会议员陈清美在6月18日愤而退党，宣布以独立人士参加大山脚区竞选。

在州议会方面，则有更多政客想染指，结果，一方面是林建寿要找一批人来和林苍佑抬杠；另一方面是有一群政客想从中混水摸鱼，乘机捞个官做，两方面一拍即合，独立阵线就在林建寿和李三春的幕后支持下成立了。

“独立人民阵线”在6月19日宣布成立；有关成员宣布退出马华参加竞选，因为他们看到“民政党倒行逆施，空谈民主，把槟城弄得一团糟。”（独阵宣言）

独阵的成员，其实都是槟州马华几个支部的主席之类人物。原本风声是有15人，要参加2国10州议席；但提名之后，有些资格被取消，有些不敢上阵，结果剩下7人，参与2国、6州议席——这7人就是将槟州政坛搞得满城风雨的“七人帮”。

七人帮的主席是邱思庆，他在高渊区和民政党的第二号头子吴清德直接对垒；副主席是马卓达；至于秘书则来头不小，名为何启斌。根据何启斌自己所发的文告，他自称是1974年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是个大学助教，由于在讲课时时常发表言论攻击林苍佑而引起民政党不满，下令校方将他开除。（按：根据理大内部的消息，何君在74年学运中大力反对学生示威，而且过后还声称示威是为共产党所煽动，所以自称领导学生示威只是骗子所言。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被理大开除，乃是因为利用校方的设备替马华攻击林苍佑，即在进行学术调查时，用校方的印刷机印出对林苍佑不利的言论，企图抬高马华——结果在吴清德的抗议下，校方只好开除何启斌。）诚然，这都是政客式的宣传手法；但从这个秘书的行径，倒也可以看出独阵只不过是由一群没政治原则的政治小丑所组成的。但是，这一群政治流氓，却是林建寿的政治资本；据说七人帮的按柜金，还是由林建寿大老板一人承担，其他费用也是这大老板所支付。

组成独立人民阵线的马华退党份子，提名之后，整天发表文告自吹自擂，鼓起欺骗人民的舆论。他们声称自己是看不过林苍佑害国害民……总之，在他们自己笔下，他们是一群来自马华的天使，要把槟州人民从林苍佑的地狱中释放出来。

面对这一群“流氓”（按：林苍佑对七人帮的称呼）的挑战，林苍佑一方面向巫统老大哥请示，一方面发动反攻，文告上不示弱；私底下又以首席部长的身份，拜访各华人社团。根据七人帮的文告：林苍佑津贴金钱在会馆开座谈会……呼吁华人投林某一票，不然槟城就没有华人的首席部长了……，他……是在玩弄种族情绪下……。

不管怎么样，马华、民政之间之斗，对民主行动党极为有利。林苍佑和民政党可说是在战战兢兢之下迎接大选。大选结果，独立阵线全军覆没，民政党保住1国8州，失掉2国3州；马华本党则只赢得1国2州，失掉2国3州——然而，民政党的成员在高兴之余，难免会心痛失去的席位。所以在那些因分散选票而失去席位的地区大骂独立阵线，说假使不是何启斌不拉走7496票，民政党的黄允成就不会败给黄鸿然（以5848多数票获胜）。另外在奎尾区要不是独立阵线，民政党也不会输去一席……（当然这种一加一的算票方法，只不过是输后的怨言，谁说投独阵的

票就是国阵的同情票？）另一方面，马华在大山脚失利，除了骂陈清美分去4千多票外，也大骂民政幕后支持陈清美。……这大选之后的论争，当然是以不了了之收场。但形势比人强，民政党在成绩上大大超过马华，大选之后，民政党是占了上风；马华的独阵人物全都失踪，林建寿看见那一团糟的情形，就抛下这个烂摊子，自己跑到外国去了。

大选过后，形势扭转，民政马华之争已转化为马华派别之争。开始时，民政党的吴清德和许岳金还指责马华背叛和搞两面政策，后来林建寿一选，留下马华旧派（注：旧是指原有槟州马华，以区别林建寿所把持的“新派”），加上大选已过，失去政权的风险没有了，所以也不好和马华翻脸了。吴清德终于在7月16日否认民政党与马华领导层曾发生裂痕，只把大选前的一系列对抗称为：有过误会。

民政马华之争已告一段落，现在只剩下马华内部之争了。7月11日，在槟州马华党员林木发发表文告，“促请李三春检讨槟州马华惨败原因……”，指责李三春在决定候选人方面“推出心腹作孤注一掷，目的是要扩大其集团势力范围……利用大选渗透个人势力利益，把槟州马华出卖……”。

7月12日，槟州升旗山区马华支会主席许平等引咎辞职，因为马华在大选中，国州候选人俱败北。在辞职信中，许平等指出：“……在遴派候选人的问题上，本区全体同志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由中央指定的本区国会议员候选人……对本区所有同志，竟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人……”。

7月14日，三角田马华支会副主席骆炳仲指责“马华最高领导人在推派槟州候选人失策导致马华在槟州惨败”，同时也指责李三春“只为顾虑个人地位利害关系而将槟州马华前途孤注一掷。……”

同日，槟城马青团长庄友良指出：“槟州马华竞选受挫，须加以检讨反省过失，……深信国阵成员党之间的缺乏合作及平等，尤其是马华及民政的缺乏合作，亦是造成对马华不利的原因之一……”。

7月15日，加拉歪马华支会主席李庚松指责庄友良“把竞选失败归罪他人不是办法……”，他说庄友良应该责怪“自己对当地人民工作不力……”。

7月22日，民政党的许岳金也出来凑热闹说：“方汉勇（升旗山区马华国会议员候选人）会落败，乃因与该区马华缺乏联系……”他同时谴责独阵候选人目前败了阵跑到外国享受。

过后，槟城马青及马华妇女组召开紧急会议上议决对林建寿投以不信任动议，要求马青主席庄友良出任代理联委会主席。

这其间，林建寿的支持者也不甘示弱，发表文告反攻，主要是针对马华庄友良等人是以自己的失败来怪罪别人。

林建寿的反对派成员多来自马青及妇女组，妇女组主席在大选失败后，发表文告抨击林建寿和李三春。那时，林建寿在外国，李三春也正在外国医病（按：当时吉隆坡市盛传李三春失宠，可能不入阁，报章甚至报导国家调查局拟向他采取行动，李三春外出，大概是医这个政治病吧！），倒还没怎样。然而，李三春回国之后，就采取行动对付林建寿的反对者。

马华总部先向槟州马青分团执行秘书李瑞光开刀，把他和发表抨击李三春言论的林木发一起开除党籍。在9月20日，马华槟州妇女组主席林秀润收获函件，被促在两星期内向纪律委员会解释不应被采取纪律行动的理由。

面对李三春的压力，这一群反对者也不示弱，他们9月2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当天槟州阿逸布底马华妇女组百余名党员一起出动；林秀润在会上宣布该支部的三百余党员已准备退党，她促请李三春“前来槟州面对现实，勿单只听槟州马华联委会主席林建寿的一面之词。”对于马华领导层，她说“领导层不应受到党员的批评即开刀把反对的党员铲除。”最后，她指责李三春和林建寿独裁，“在党内搞小集团，将已有地位的党员铲除，以便将位置留给自己的支持者。”

在同一个招待会上，被开除党籍的林木发也向李三春发出挑战，他“给予李三春两星期的时间，重新考虑有关开除其党籍之事，否则……（他）将……采取法律行动……”。

会上，林木发把整个马华内部斗争给挖了出来，他说：“李三春故意为难槟州马华，使槟州马华倒台……这是由于槟州马华在去年马华全国大会选举中，不支持李三春所推选的署理总会长候选人张汉源。”……同时，李三春的贪污手法也被挖出来，他说：“李三春喜欢将马华的产业变卖……马华在新加坡有一座七层楼大厦，但是，这座大厦却在72年售出，而全国各地马华对此事一无所知。经过他（按：林木发本人）在会员

大会上追问，李三春却表示只有马华产业保管者才有权知道。”

当然，渡假回来的林建寿，有李总会长撑腰，並不怕反对派的攻击。在同一天，他在一个支会上说：“……有些马华党员，当他们面对敌党时，胆小如鼠，未听到他们攻击人家，但要攻击自己时，却勇猛的作狮子吼……。”

显然，这个争吵将会不了了之，李三春大权在握，尚可以为所欲为。必须注意的是，曾永森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槟州马华原是他的支持者，槟州马华借机向李三春开炮，背后是否有此君在支持呢？看来，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然而，曾永森尽管有心，他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会成功，因为李三春和林建寿胆敢不顾国阵党章，继续让以独立人士参加竞选者留在马华内——这显然是有个老大哥在背后支持。这个老大哥，无非是巫统头子胡先翁！对于巫统党内以独立人士参加竞选或帮忙独立人士者，胡先翁能一声令下将他们开除出党，为什么对李三春和林建寿搞出来的七人帮却闭一只眼呢？其中原因，耐人寻味，但理由也是很简单的：在胡先翁看来，李三春是比较听话的哈叭狗，比曾永森容易控制，提拔李三春势力，自是理所当然的了。

纵观整个事件，不外表现了这些以华人政党面目出现的马华、民政，表面上是一致，背后却在大搞互相破坏活动，利用政党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扩张自己的经济力量，所谓马华、民政的领导层，也不过是如此。他们或自甘作狗，或和巫统头子互相勾结，进行着剥削和压迫人民的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本质。

主义作为号召的政党，本该以阶级矛盾作为第一目标，但却偏偏把主力放在“种族语文”的矛盾上，搞到不欢而散。然而，仔细的分析，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因为两党领导人之中，很多是知识份子，出身小资产阶级，在思想感情上，和下层人民很不一致，加上所受的文化深受着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所以在思想上，依然将语文、文化和种族问题放在超阶级的地位。

诚然，社阵的分裂，也是执政者所要见到的，因为他们长久以来，都试图把“社会主义”诬为是华人从中国带来的，和马来人无关。社阵分裂，劳工党也就一步步地被对付，67年的反贬值运动，封掉了诸多支部，69年的五·一三，扼杀了劳工党。从此，人民党成了唯一的左派政党。

人民党一路来所受的压制也是不少的，它的优秀领导人，好些被抓进监狱里；69年之后，组织显得更加松散，甚至落到了收容投机者的地步。这一点，在74年的大选最为明显。

1974年，人社党大规模参加槟州竞选。很明显，当时的人社党已不是一个群众的政党，它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参加竞选而乱拉人的政党。

据说，人社党当时所派出的候选人之中，有几个是临时才入党，连社会主义为何物都不懂——如郑永祥，王如静等。另一些，则是在社阵时期几个声名狼藉，被劳工党开除出党的——周大成和奥马就是这一类人。总之，这只是一个大杂烩，根本没有所谓原则立场。它之会大败，也是预料中的。

果然不出所料，74年的大选给人社党当头一棒。以前一向都大力支持左派候选人的槟州人民，给人社党候选人重重一巴掌，人社党不但全军覆没，其中大多是失掉按柜金。

那一棒，也许是敲醒了人社党，而投机政客也在大选之后溜了。也许人社党在痛定思痛后重新振作，在以后几年中多少有了些进展，党报也进行革新，以较新的姿态出现。据说，人社党党员曾努力把势力伸向农村，也有党员入乡宣传；具体情况不大清楚，但影响力却有越来越大的倾向。例如在丁加奴一次补选中，执政党国阵在投票前曾发出警告，说人社党的势力不弱，而且也正在发展。另一方面，它在1974年丁加奴选举中，拥有30多巴仙的支持者，这对巫统倒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七) 左派政党何去何从？

在马来西亚，自从劳工党被取缔后，剩下来唯一的合法左派政党就是社会主义党。它的前身是人民党，当年曾和劳工党组成“社会主义阵线”——劳工党在城市华族工人活动而人民党则放重点于马来农村。可是，这一个联盟并不理想，劳工党在城市取得极大的支持，而人民党却难把势力伸入马来乡村——到了最后，两党在语文问题上闹翻，这倒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两个以社会

然而，在城市方面，人社党依然是一筹莫展。显然，这是一个矛盾，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在世界上，尽管有人把这种思想带入农村，但却还是强调工人在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可是，人社党似乎又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当然，事情也不能只看一面，人社党的农村倾向，自有其客观因素促成。首先，其主要领导人多数是马来人，在马来亚的经济结构里，马来下层人民多数还是留在农村。华族左派份子似乎还记住社阵的分裂，对人社党不信任，所以人社党在招收华族党员上有麻烦，所以要向华族下层人民进行工作也很难。

当然，人社党本身也该负一些责任。在教育问题上，它的态度并不明朗，在民族问题上，又不能正确处理。

其实，时下许多问题，人社党的态度十分令人怀疑。对于华族社会所受的种族性压力，是每个华人都感受到的问题，可是人社党的党员好像没有感觉到，其中，不少是把这种不满当成是种族间的情绪。实际上，种族压制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加以正视，但人社党却不敢触及，即使有文告也是很含糊，不知道他们对种族压迫的真正态度是什么。

民族教育，也是人社党不敢直接面对的，至今，尚没有人可以看出它的教育政策是怎么样的。——简单地说一句，对于目前社会的种种现象和发展，人社党并不能将理论和实际情况相结合，只能在理论上钻，这又是知识份子领导上的毛病。

这一届大选，人社党也参加了，但席位较少；结果，还是全军覆没。这本是意料中事，不得大惊小怪，更何况，大选成绩也不一定代表人民的意愿。只是，它的原则立场又受到一次考验！

本来，人社党在大选之前已经宣称，大选若禁止群众大会，该党将杯葛——这个决定，似乎是在该党一次会议上提出，结果却令人莫名其妙：由各州自己去决定。也就是说，一个州如果认为可以参加，就参加；如果不能就杯葛。这么一来，参不参加，主要不是抗议，而是看州的力量来衡量。——实际上，人社党某些州杯葛大选的行动倒变成了“没把握胜而提出的藉口”——这只能怪人社党自己，为什么要看机会行事，不坚持原则和立场呢？

诚然，人社党的逐渐发展，对巫统将是一项威胁，所以巫统绝不会轻易让人社党得逞，因此对人社党的领袖会加以迫害。但是，只要人社党策略正确，肯定会获得人民支持的，只是，它虽名为左派政党，代表人民，一切却又太令人失望。在许多问题上，都不能坚持原则立场，往往把赢得席位看得比原则立场重要，结果，就闹出了一边浩浩荡荡去烧提名表格，另一边却欢呼着去提名站提名的怪现象。

人社党是有可能发展的，但它必须符合人民的要求。何去何从，这倒是人社党诸翁所应该注意的。

稿約

「绿洲」宗旨在于认识周围，促进文艺。欢迎下列创作稿件或翻译作品：

- (一) 小说、杂文、诗歌、散文、剧本等文艺作品。
- (二) 有关思想、修养、哲学等文章。
- (三) 时事、社会研究、经济知识。
- (四) 书本、人物、歌曲、电影评价。
- (五) 漫画、木刻、摄影、歌曲创作等作品。

投稿者请用稿纸眷写清楚，稿件如不愿意被

删改或欲退稿者，请加以注明。作品请勿一稿两投。作者请写明真实姓名，地址，发表时笔名听便，截稿日期一月十日。

为了方便编辑工作，请作者最好亲自或托人把稿件送到武吉智马校园学生楼，交给中文学会负责同学。

或者寄至 P.O.BOX, 2222, S'pore 2
信封上请注明「绿洲」编委收。

泰国十八名被告被释放



白東

在两年前的泰国十月风暴中被捕的 18 名被告被释放了。

9月15日，曼谷国会三读通过了由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动议的大赦法案。这次的大赦也包括所有其他和两年前的十月风暴有关连的人士，如那些乡村的侦察员、逃进森林的学生等等。

去年9月的时候，当泰国当局宣布要公开审讯这18名被告时，顿时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这18名被告所面对的控状是企图推翻政府，参与共产党活动，煽动工运，暴乱，谋杀与试图谋杀等，控词长达两万页。另一项罪状是指学生在76年10月4日于法政大学举行群众大会时，曾上演一幕模拟上吊的表演，那表演者的相貌酷似王储瓦吉拉刹功，因而被指犯了侮辱君主的大罪。叛国、共党活动或侮辱君主，罪名如果成立，这些学生及进步人士将被枪毙处死。

经过国内和国际人士不断地向泰国当局施加压力，这18名被告终于在大赦法案通过后的24小时内被释放。在他们被释放后的隔天，马上被“邀请”到克良萨的厨房去吃早餐，克良萨还亲手烹煮了咖哩鸡来招待他们。克良萨还说他把这18名被告当成是他自己的孩子看待。

克良萨的这一举动，可能是要争取国内的自由主义份子，同时也希望能够提高泰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这18名被告被释放后不久，星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前往欧洲途经曼谷时说，他对于克良萨的这一个决定感到高兴，但他却没有提到半点有关改善星加坡人权的问题。克良萨还要李光耀帮忙收集欧洲各国对于他这次释放行动的反应。

国际上的压力非常明显的还包括来自美国方面。克良萨在77年10月夺取政权之前访问美国的当儿，一位美国外交官透露他曾经收到卡特的

特别指示，要他紧跟事件的发展，而他本身也曾经和辩方的主要律师举行过午餐会议，讨论如何使此案件加速进行。

为了要改善泰国的政治局面，克良萨实行了所谓的“国家调解”政策，希望由此能够调和自由主义者和右派人士之间的矛盾。在18名被告被释放后，克良萨为了讨好右派人士，还说他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归还前独裁者他依所夺取的财物的可能性。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在朝鲜战争中曾经是泰国的指挥官，並且和美国过去在越南和泰国的军官有着密切关系的克良萨，已经不是一个中立者。他目前的政策，该是和美国的人权政策互相呼应。

被释放的18名被告，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懊悔，反而有一种凯旋似的愉快。一位被释放的被告 Tongchai Winijakul 在致给法政大学学生的一封信中说：“我和我的朋友是无罪的，无罪者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们是为其他人而活。不管在狱中或狱外，我们都将为其他人而活。”

另一位被释放的被告是前“泰国劳工理事会”副主席 Arom，虽然被关了两年，可是他的斗争精神仍然不变，他将继续为泰国工人的利益而说话。他说：“我的被释放应归功于泰国的公众人士和国外关心我的朋友为我所作的努力。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日本全国职工会总会对于被压制的泰国工人所采取的鲜明立场。”

前“泰国全国学生中心”秘书长苏谭姆也说：“我们已经不必要的被关了两年，但是现在我们出来了，我们希望为国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两年的狱中生活使我觉得应该为社会尽一份力量。过去，我已经为有意义的事而斗争，而将来，我也将继续做下去。”

註：日本全國職工會總會，Sohyo（即The Gene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是日本目前最大的勞工組織，也是日本全國兩個最大勞工組織中較左傾的一個。近年來，Sohyo 有逐漸偏向中間路線的傾向。另一個勞工組織為日本勞工同盟，Domei（即Japanese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回忆

12.3

鴻凌

1974年12月3日，马来半岛各大专学生走出象牙塔，热烈支持华玲居民的反饥饿斗争（注1），各族学生涌向街头，在吉隆坡、怡保和槟城三个地方展开示威抗议，强烈谴责政府不照顾穷人的政策。

示威的焦点在吉隆坡，五间大专（马来亚大学、国民大学、玛拉工艺学院、国家工艺学院和农科大学）的学生浩浩荡荡，手持标语，在联邦大道上和镇暴队对峙；在国家回教堂前，学生面对着催泪弹和神经气弹（Nerve Gas）的威胁，在那里，有不少名学生被带上警车。

当天，共有1,128名学生被逮捕。然而，这并没有吓倒他们，集会在校园内继续举行，人人都在问，下一次大规模示威是在什么时候？

在槟城，理科大学约八百人的示威游行队伍在途中被联邦警察后备队冲散，警察殴打学生，并且施放催泪弹。然而，学生在校园内集会，声讨政府罪行，并焚烧官僚们的肖像。

在怡保，翁姑奥马工艺学院的三百名学生示威被即时制止，但学生们仍逗留并高喊口号，部份学生稍后在怡保大草场静坐。

註1：華玲（在吉打州南部）的居民大部份是膠工，由於膠價慘跌，在1974年11月中已跌至每斤28分，膠工生活陷入困境中。11月以來，天氣惡劣時常下雨，對於貧困的華玲居民們，這一星期來他們有兩天沒有半粒飯下肚，家家挨餓，被迫以木薯和香蕉充飢。當居民向當局請求援助時，非但毫無結果，官員們還胡說甚麼是居民們懶惰、沒有進取心所造成的。華玲的各族居民，在忍無可忍之下，終於站了起來，團結一致，展開了英勇壯麗的華玲反飢餓鬥爭。

註2：在新山的打昔烏打拉，一些在農村遭到迫遷而湧入城市的無地農民在當局的口頭答應下在這裡建起了家園。然而，在大選後兩星期，1974年9月8日那一天，土地管理局官員帶了一批拆屋

接下来几天，学生的抗议行动持续着。12月8日，军警进入吉隆坡各大专校园，展开逮捕学生领袖行动；隔天，军警也逮捕了槟城理大学生。在当局的铁腕镇压下，一个还未成形的学生运动被瓦解了。

从打昔乌打拉拆屋事件（注2）到华玲反饥饿斗争，把学生运动推向高潮，12.3学生的斗争行动，标志着马来半岛学运的里程碑。

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正义的火焰被轻易的扑灭了。学生们所掀起的热潮，变成了一池死水，学生又回到苦闷的象牙塔生活。学生领袖陆续被释放，由于人身受到限制，多数不能再活动了。如今，在太平拘留营里，因华玲事件被捕而未获释放的，只有赛胡先阿里教授一人。

至于当时的学生领袖，许多都变了。有些爬上高职；有些靠着当日所捞到的政治资本，搞起政治来；有些得到轻松的工作，已忘了下层人民的困苦。然而，学生们在12.3那段时间的精神，是值得纪念的。

仅以此文，作为12.3事件四周年之忆。

隊，把原有的三百多家拆剩一百家，並限令所有居民在一星期内遷出。最後剩下68家無處可去，在無助之下，向馬大學生會請求援助。馬大學生展開了支持木屋居民運動，導致學生領袖被捕。逮捕行動激起了廣大學生的無比憤怒，大約二千名學生展開示威遊行抗議，當局出動聯邦後備隊驅散學生。由於事態嚴重，馬大學生決定接管校園，但不久後，却因當局所安排的“愛國最高理事會”（由馬大馬來語文學會所領導組成）以武力要脅，挾持學生領袖，出賣學生利益，搞出了把馬大行政權交還當局的玩意兒。

〈编者按〉打昔乌打拉拆屋事件和华玲反饥饿斗争的详细经过，请参阅《劲草》第6和7期。

五十年代上半期 新加坡工人運動

聞思真



新工的覺悟

五十年代，是马来亚人民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的时代，尤其是五十年代上半期，英勇的马来亚各族人民，冲破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严密防范和封锁，打退英国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掀起的一阵又一阵反民主、反人民的黑潮，把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形成了强大的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英国殖民统治者改变策略，逐步安排其代理人走到前台，而他们则退到幕后，一方面继续保持对马来亚的经济控制权，一方面操纵其代理人，继续压迫和剥削各族劳动人民和广大知识份子及民族工商业者。

从1948年6月英殖民统治者悍然宣布全马进入“紧急状态”，对民主运动进行全面的法西斯式的镇压那时候起，在英殖民统治区，人民运动就被迫陷于低潮。然而，反抗的暗流还潜在，地火还在燃烧。经过了好几年的准备与酝酿，终于在1954年5月，爆发了《紧急法令》实施后的一项强大反殖运动，那就是星洲华文学生反对抽壮丁的“5·13”学生运动。

“5·13”学生运动带有鲜明的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及反对殖民统治的进步倾向，它不仅唤醒全马的学生，也大大地鼓午了在殖民统治下过着悲惨生活的劳苦大众，因此也就加速了劳苦大众的觉醒，促进了人民群众争民主、反压迫、反对殖民统治的正义事业。

“5·13”学生运动正如许多亚非拉国家的进步学生运动一样，对整个人民运动来说，起了先锋的作用。然而，学生运动毕竟不是整个社会改革运动的主力军，而是在一定时期作为先锋部队而首先冲锋陷阵。要将人民运动持久地开展，并且向纵深发展，带动全面，就必须有其他方面的运动紧密而且迅速地加以配合。什么方面的配

合是最重要并具有决定意义的呢？那就是工农运动了。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工农大众是主力，主力不上阵，如何决胜负？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又如何出现？

五十年代的人民反殖运动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广泛开展，形成了强大无比的声势，给予英殖民统治沉重的打击。就在于学生运动开展并取得初步胜利成果之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马上接着开展，紧接在此之后，妇女组织、小贩组织、教育组织也都相继建立起来，至于文艺及出版工作，则早在“5·13”事件前后已搞得相当出色了。就新加坡而言，五十年代的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及星马统一的运动，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当时，有组织的星岛工人约有十万，其中八万多工人是属于具有反殖倾向的进步工会。这八万多在进步工会领导下的工人，是五十年代反殖运动的基本力量，其中有不少是身经百战，觉悟很高，组织与纪律观念很强，斗争经验丰富，面对压力头不低的英勇斗士。五十年代上半期新加坡的几次重大的工人斗争浪潮，充分地显示了这支主力军的强大，给予殖民统治极其沉重的打击，有力地将争取民主与独立的人民运动推向前，并且带动了其他战线的反殖斗争。

風吹雨打都不怕
紗廠女工樹榜樣

在“5·13”学生运动的鼓午下，工人群众突破种种阻挠，在沉默中爆发了！作为这一时期一系列工人斗争的先导的，是受压迫最深的女工，也就是说，五十年代新加坡第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人斗争，主要是由女工发动起来的。

说起来，那是 24 年前的事了。1954 年 12 月，设于新加坡武吉智马的马来亚纱厂一百多名女工，为了争取正当权益，要求改善待遇，而跟资方进行多次谈判。当时，马来亚纱厂的资方以为女工好欺负，区区一百多个“弱女子，那成得了气候”，“黄毛丫头也敢学人家造反”，再加上那时《紧急法令》还在实施，资方又有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在背后撑腰，有恃而无恐，因此，顽如岩石的资方态度傲慢，蛮横地拒绝了女工们的合理要求，不但如此，还想征招新工来代替这些“不听话”的女工。姐妹们忍无可忍，团结一致，以罢工行动坚决回击了资方。

工友们在厂门外搭起棚子，张挂布条、标语和漫画，不怕风吹雨打，坚持到底，不获胜利，决不放弃斗争。

对于纱厂工友罢工时期的艰苦顽强斗争精神，当时有一位前去慰问的文艺作者作了这样的报导：

“你是会感动得流泪的，当你们看到工友们那么坚决地留在厂门外。铁门关得多紧呵！铁门那么冰冷，像头家们的心。工友们，有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不分种族，真理、正义，使他们的心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合理的要求而奋斗到底。他们在厂外搭起布棚，维持着良好的秩序，然而，他们受到干涉与骚扰，可是，撕去的标语重新被贴上，拆去的布棚重新再搭起！”

关于资方召请新工来破坏罢工的事情，这篇报导有一段相当生动的叙述，并且描写了当时罢工工友一场激动人心的斗争：

“不要以为你们有钱，就能使穷人自相争夺，自相残伤。记得吧！那天，一群失业的工友不知底细，受你们召募，趁罢工工友不备时进了厂，等他们发觉这是阴谋诡计，等他们知道上了当的时候，他们怀着惭愧的心出来向罢工的工友道歉，他们保证，宁愿跟罢工的工友一起挨饿，也不愿拿头家们那几个臭钱！还有，那天，当另一群失业的工友坐在车子里来到时，罢工的工友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全躺在那紧闭着的冰冷的铁门前，他们愿意让头家的卡车从他们的身上碾过！结果，车上的失业工友感动了，他们都纷纷下车，都纷纷地留下那用血汗挣来的钱，都纷纷地掉落几滴同情的泪，回去了。……”

纱厂工友们的罢工斗争的艰难困苦情况，从上面的报导是不难看出的。工友们要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连自己的性命也随时准备献出！

纱厂工人的斗争获得全马工人、农民、小贩和其他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小学生到罢工

地点慰问工友，一批来了又一批，最多时一批有几百人。罢工工友向慰问者倾诉了他们的心声，控诉了资方的罪行。下面就是纱厂女工的一段谈话：

“初进来工作时，一天只有一块三毛三，有工作才有薪水，每月要扣十块保证金，三个月的‘养成工’（学徒工）毕业后，最高的工钱每天是两块，一年后，最高是三块。……要是生了病，非亲自向厂方请假不可，要是超过两天，他们就叫你滚蛋！女工和童工做夜班时，从十一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稍一打瞌睡，同样地要开除！我们的两位工友就是在这两种情形下被他们无理地硬开除出去的呵！那位打瞌睡的工友才只有十五岁呢……”

“我们女工被欺侮得最多呵！彻夜不停地工作，稍一疏忽，就会遭受侮辱与叱骂，甚至记大过或者被扯至办公室受咒骂，我们满肚子的委屈无处诉，唯有躲在墙角相对流泪，抱在一起哭一场……”

“以前，每个月最少有十多位工友被开除，在暴力下，我们敢怒不敢言，而今，我们是站起来了，我们不向暴力低头！”

顽固的资方曾试图召军警和镇暴队恫吓工友，把罢工纠察队解散，但工友们团结得有如铜墙铁壁。在工友们顽强斗争之下，在广大人民的声援之下，坚持了五十多天的罢工，终于以工友们胜利，资方被迫低头而宣告结束。

纱厂女工的这场胜利是续“5·13”学生运动之后另一项重要的胜利，它极大地激励了全马工人，极大地鼓足了全马受压迫最深的劳苦妇女，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高潮的出现，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它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妇女运动，也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工人組織的壯大

五十年代中期，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几个重要标志是：一、工人普遍加入真正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使工会的组织日益强大；二、工人们多年来积压的不满情绪迸发出来了，他们长期忍受殖民统治者及资本家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在《紧急法令》实施后的头几年，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反抗，现在，

他们能够这样做了。因此，这时期的工人罢工斗争特别频繁。三、各工团的大联合，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四、工人从维护自身生活权利，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转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主和独立的政治斗争。

这里，先讲一讲工人组织不断壮大的情况。五十年代中期最重要的一个工会是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工联”），这个工会在1954年4月4日注册，当时只有二百多名工友加入。可是，十个月后，这间工会的会员增加到29,999名。“各业工联”发展到最高峰时有会员36,000名，而当时有组织的星洲工人不过十来万，由此可见“各业工联”的代表性是多么强了。

“各业工联”有坚强的领导层，有一批精干的工运工作者，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善于运用策略以捍卫和争取工人的权益。单是1955到1956年，这个工会就为它的属下厂商业务的上万名工友争取到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待遇，而且和雇主签署了近四百张劳资合约，大部份还是通过和平谈判而争取到的，只有在雇主非常顽固，寸步不让，与工人及工会为敌的情况下，该会才被迫发动工人以罢工来进行反击。1955和1956年，全星工人普遍获得十一巴仙的加薪，这是跟“各业工联”联合其他几十间工会共同推动与争取分不开的。

1955年，许多工会通过改组而加强了对工人的影响，吸收了大量工友加入。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改组是巴士工友联合会（简称“巴联”）、

电车工友联合会（简称“电联”，即旧S.T.C.公司工人的工会）及军港工友联合会的改组。巴联拥有会员二千余名，电联拥有会员近三千名，军港工联则有一万余名会员。巴联与电联的会员总共有五千人以上。当时，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服务，主要是由华人巴士公司及新加坡电车公司（S.T.C.）提供的，华人巴士公司比较分散，基本上是按川行的路线与地区分别独自经营，如绿色巴士公司的巴士主要川行于武吉智马、武吉班让及裕廊区，福利巴士公司的巴士主要川行于亚历山大、中峇鲁及现在女皇镇一带。到1955年终，绝大多数的华人巴士公司的工友及全体电车公司的工友，都加入了工会。改组后的巴联，工作效率强，组织严密，在工人当中的威信很高，工友们打从心里确认这是自己的工会，工会领导人是自己完全可以信赖的工人利益捍卫者。由于电联在改组之前是十分涣散和腐败的（基本上是由一批资方所委派或满意的把持），因此，它的改组十分引人注意。这两个交通业的强大工会的出现，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新加坡工人运动之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众所周知，交通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十分重要角色，并且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交通业工人的觉醒及动向，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巴联的改组和其开展的一系列旨在团结与教育工人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工人运动中，巴联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起的作用可说仅次于各业工联，因为作为当时工人运动高潮的标志的福利巴士公司工人大罢工，以及由此次罢工发展成的“5·12”事件，都跟巴联分不开（下面我们会较详细记述“5·12”事件）。



幾宗重要的工潮

五十年代中期的工潮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是为了维护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及维护工会的尊严、地位和权利；二是为了改善待遇；三是为了维护民主权利及反对殖民统治。

工人们以罢工行动来反击资方及殖民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这是迫不得已的，绝非由于工友们凶狠好斗。实际上，在罢工期间，工友们没有收入，生活更加困苦，然而，面对顽固不化，与工人为敌的资方，工人在和平斗争的范围内，就只能以罢工为最后手段，造成生产停顿，营业停

止，引起社会的注意，并迫使资方低头。如果不经罢工，而靠桌上谈判，说理斗争及工友团结的力量之显示，就能争取到待遇的改善及工会的承认，工友们是不会轻率进行罢工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由于《紧急法令》的实施，工人运动方兴未艾，资本家一般都以为工人可欺，工会软弱，加上有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偏袒与撑腰，许多劳资纠纷都不容易靠桌上谈判解决，工友们被迫采取罢工行动，这就是罢工事件频繁的主要因素。单在1955年，罢工事件达275宗；损失工作日达446,354日（一名工人罢工一天，损失一天工作日，十名工人罢工一天，损失为十个工作日，十名工友罢工十天，则损失工作日为一百天，余者类推）。就罢工次数而言，是五十年代之冠，但工作日的损失则以1956年为最多，这年的罢工事件虽只有29次，但损失工作日高达454,455天，原因是1956年下半年（确切地说是9、10月间）发生大逮捕、大镇压，英殖民当局封闭许多工会及进步团体，又悍然出动武装军警到中正中学及华侨中学以血腥手段强行驱散集中在上述两校的学生，酿成“10·26”血案，激起公愤，全岛工友以总罢工强烈抗议英殖民统治者的暴行。

现在，我们试将五十年代中期几宗重要的工潮叙述如下：

海港局职工罢工

1955年4月15日，属于海港局职工会的1,300名书记罢工，要求实行逐年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罢工坚持了68天，最后资方被迫低头，职工们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罢工期间，全星工团对海港局职工报表关怀，并给予大力支援，沿海两万名工友还发动同情罢工。

福利工潮

福利巴士公司的工人在1955年4月发动的罢工，不仅是星马交通业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星马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一页历史。

“福利”工人斗争具有特殊的、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在开始时，就具有反对顽固资本家的压迫和维护工人参加工会的自由权利这两个性质。发展到后来，由于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出动武装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激起公愤，又发展成为人民群众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它不仅唤醒了工人

群众，而且也唤醒了千百万各阶层人民，为1956年的争取独立群众运动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动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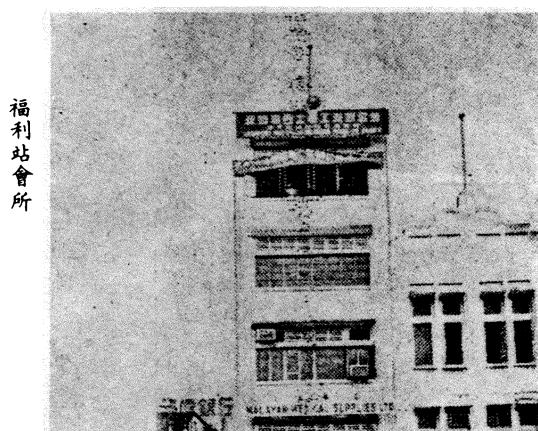
工潮的起因是这样的：

福利巴士有限公司的工友在还没有加入巴联之前，是一盘散沙，工作待遇和劳动条件都很差，资方对工友们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如果被发现工友在工作时间交谈多几句话，就会被开除；资方还常常藉小事故而开除工友。为什么福利资方如此狂妄呢？就是因为工友们还不团结，没有自己的工会捍卫他们的权益。因此，福利工友渴望加入真正代表巴士工友利益的工会——巴联。经过一番努力，福利公司的大多数工友都加入了巴联，并成立了“巴联福利站委员会”。

福利站委会成立不久，就向资方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顽固且狂妄的资方竟然无视工友的代表，悍然下令把站委会的负责人（也是福利工友）开除。巴联为此曾与福利公司负责人进行谈判，但是资方态度傲慢，拒绝收回成命，也拒绝了所有改善待遇的要求，谈判于是宣告破裂。工友们忍无可忍，一致同意由工会向资方发出14天罢工通知书。12天过去了，资方估计形势对他们不利，就暂时做出让步，答应让工友们普遍加薪。

然而，资方的让步决非出于真诚与工会合作，而是企图争取时间，磨刀霍霍，准备向工人和工会反攻倒算。福利资方与劳方签订的协议墨迹未干，资方就着手撕毁协议。首先，资方利用工贼组织黄色工会与巴联对抗，同时，又大批召募新工，作为后备力量，当巴联所属的工友罢工时，这批新工就马上接班，从而破坏罢工。

福利资方的这种倒行逆施，立刻激起了工友们的愤慨。4月18日，福利工友停工两小时表示抗议。接着，劳资双方代表在劳工部进行了多次谈判都毫无结果，巴联于是代表属下的福利工



友于4月22日向资方提呈14天罢工通知书。谁知道资方在通知书发出的第三天，就大量雇新工，并且发出通知书，把全体福利工友开除，蓄意把局势弄僵，与工人和工会为敌到底。第二天，工友们上工时，资方不许他们工作，还召来了警察和镇暴队来保护新工出车。300名工友忍无可忍，宣布无限期罢工，直至资方收回成命，严格履行劳资协议为止。

罢工一开始，资方就叫新工强行出车，工友们为了制止新工出车以造成对罢工斗争的破坏，不顾性命的危险，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车厂的门口阻挡出车。有一次，一些工友劝说新工不要出车失效，一名新工坚持出车，他一面喊：“你们走开，我车要来了！撞死你们没有我的事！你们快走开！”一面开着巴士向挡在车厂门口的罢工工友疾驰而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但阻挡在厂门口的工友视死如归，处之泰然，他们索性躺在地上，对着那名新工喊道：“你有胆就来吧！我们不怕死！”眼看巴士就要撞到躺在地上的工友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嘎——”的一阵刺耳的煞车声响起，巴士在离工友不到一公尺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那名驾车的新工吓得脸青唇白，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悄悄地打开车门，溜走了，从此不见他再来上工。

当时，也有一些新工被罢工工友的艰苦斗争精神所感动，主动跑到罢工工友的队伍中，表示自己决不再上工，并加入了罢工工友的队伍。由于罢工工友做了艰巨的工作，坚决阻止新工出车，导致福利巴士公司的营业一落千丈，几乎是完全停顿。资方恼羞成怒，跑去向英国殖民警察头目乞求支持。英国殖民当局当时也认为必须给工人一个“教训”，以便警戒别的工会不要向巴联看齐，以免动摇他们的统治。在英国殖民统治者看来，福利工潮对他们今后的统治是关系重大的，如果压不下去，必进一步激发星马各地工人的斗志。因此，英殖民当局从罢工一开始，就采取强蛮的手段，镇压罢工工友，完全撕掉了“在劳资纠纷中保持中立”的伪装，明目张胆地站在资方一边，为顽固的福利资方撑腰。于是，一连串的血案发生了！

4月27日清晨，罢工工友照常在车厂门前进行和平纠察，秩序良好。当罢工工友前去向新工劝说时，早已在现场虎视眈眈的警察马上冲上前，以拳头、警棍和藤盾向工友们进攻，强行将工友们驱散，当场有几名工友被打到昏倒在地上，十多名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其他伤者

背部、腿部和胸部被打到青肿。这是罢工开始以来第一宗骇人听闻的严重事件。消息一传开，很快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公愤，当天就有几千人到现场慰问受伤的工友，并对罢工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许多人看到受伤工友的伤况及听了工友们悲愤的控诉时，都不禁流下热泪。巴联属下绿色、星柔、樟宜、巴爷黎答、榜鹅、加东勿洛等六家巴士公司的工友也一致停工4小时，强烈抗议警方的暴行。当时，以“各业工联”为首的17个工团也召开会议，一致决定要求当局停止向罢工工友施暴，否则将在5月1日（当时五一劳动节还不是公共假期）发动总罢工。

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警方暂时收敛一下，几天内没有严重的事件发生。刚上台的劳工阵线政府鉴于事态严重，决定设立调查庭，调查福利工潮之原因。

5月5日，调查庭正式开庭，代表巴联及福利工友的律师是李光耀。调查庭当时建议的解决工潮办法是：罢工工友与新工以二比一的比例复工（即罢工工友二，新工一）。工友对此建议并不满意，但为顾全大局，只得忍痛接受。即使是这样的解决办法，资方还嫌对罢工工友“让步太多”，根本无意照做。资方故意要罢工工友重新登记，并且不安排工作给一些工友，这又引起工友们的不满，再度停工抗议。而当时的劳工阵线政府却怂恿资方继续出车。

5月7日，巴联召开属下7站代表会议，与会代表都表示全力支持福利工友的斗争，并且商讨了应付各种事变的办法。

5月10日，这是福利工潮有恶化趋势的开始。这一天，警方动用高压水龙头企图驱散罢工工友，由于水力很猛，夹带着沙石，无情地向手无寸铁的罢工工友射击，一时哀号之声四起，一阵猛烈扫射过后，一个令人无比愤慨与悲痛的情景出现了：许多工友受伤倒在污水之中，有的昏倒，不省人事；有一名工友血流如注，进医院缝了9针。另一名工友送进医院后还一直昏迷。

事态的发展是如此严重，巴联在5月10日事件发生的当晚就召开属下7站代表紧急会议，成立“总罢工行动委员会”以应变。

5月11日各站代表紧急大会继续举行，会上通过了8项议案，其中重要的有以下5项：

(一)议决由次日（5月12日）起总罢工两天，抗议当局以武力对付罢工工友，同时要求当局促福利巴士公司在48小时内，举行劳资谈判，解决工潮，否则将长期罢工下去。

(二)发表联合声明，抗议当局以武力对付和平罢工工友，支持福利工友所提出之要求及提出解决工潮之办法。

(三)号召全星巴士车工友及各业工友，响应本会(指巴联)会友行动。

(四)呼吁舆论界和工友合作，忠实报导新闻。

(五)号召全马工团及工友，支持巴士工友行动。

当时，新加坡 17 工团也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三项重要议案：

(一)抗议警方再度采用武力对付和平罢工工友；

(二)支持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即巴联)，号召全星巴士工友总罢工，同时在巴士工友总罢工期间，当局与资方若不合理解决此事件，吾等(17 工团)将采取总罢工行动；

(三)要求劳工阵线政府对此次工潮及警方采取之武力对付和平罢工工友之举表明态度。

殖民当局的蛮横镇压不但没有把工人的斗志压下去，反而激发了工人们更强烈的愤慨。这一工潮很快就发展成为星岛工人群众为维护工人基本权利及人权而进行的斗争。

福利工友的处境深受广大民众的同情，他们的顽强斗争精神更令广大人民敬佩。从4月底到5月上旬，前去福利车厂罢工工友集中地进行慰问及送去支援物资与金钱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学生们在放学后，集体租罗厘前去慰问的更是数以千计，他们在现场跟罢工工友亲切交谈，亲如一家，他们还当场表演歌舞，或与工友们一起跳集体舞。当时唱得最响亮的，最常唱的歌有《工友同学一条心》、《同学们的队伍无比坚强》等，唱得大家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在短短的几天内，公众人士捐献给罢工工友的义款多达五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英殖民当局眼看工人斗志越来越高昂，支持

与同情者也是与日俱增，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英殖民当局的暴行和处事的无能，这班来自英伦的老爷们恼羞成怒了，他们悍然将镇压行动来个大升级，于是触发了“5·12”流血事件。

1955年5月12日，这是星马工人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老天下着滂沱大雨，罢工工友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等待着调查庭的消息，原来这一天由巴联总务方水双出庭供证。可是，英国殖民当局偏偏选择这一天向罢工工友进行残暴镇压与疯狂迫害。上午7时正，雨越下越大，几十名工友静坐在车厂门口，任由雨淋，阻止资方出车。这时，英殖民当局的法官和高级警官就跑来命令工友们散开，让资方出车。工友们回答说：如果要我们散开，除非叫他们(资方)保证不出车，或者让我们来开车，不然的话，我们决定死也不散开。法官和警官一走开，在场的警察就赶紧装置水管，准备向工友猛射，当时的警察总监莫理士(英国人)亲自出马，指挥镇压行动。

两条水管装好了，只待一声令下，就要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猛射。这时，在现场围观的一些工友及公众人士看见遍地是碎石，如果高压水喉喷射时夹带碎石，罢工工友必定遍体受利石割伤及击伤，因此赶紧冲出去，俯身拣地面上的碎石杂物。写到这里，应该向大家拆穿一个用剪裁照片来误导公众的行为，在联邦出版社(Federal Publications Pte. Ltd.)出版的一本叫做《社会主义的实现——新加坡之道路》的书中，有附图8，它的说明是：“为了执行推事庭的命令，警察好几次用水龙头向示威者扫射，以驱散人为的封锁线。示威群众就以石头，砖块抛掷警察和巴士车。”该书附图8显示有些人(有男有女)在俯首拣石块，然而，当时在现场的有数名英国警官，双手放在背后，悠然看那些男男女女拣石头，如



群众移开石块，避免遭喷水时被飞石击中





力強無比的水龍頭，就這樣殘酷的向手無寸鐵的工友猛射過去！



強烈的水力向他們射過來，但他們已下定決心，堅守到底。



受傷的工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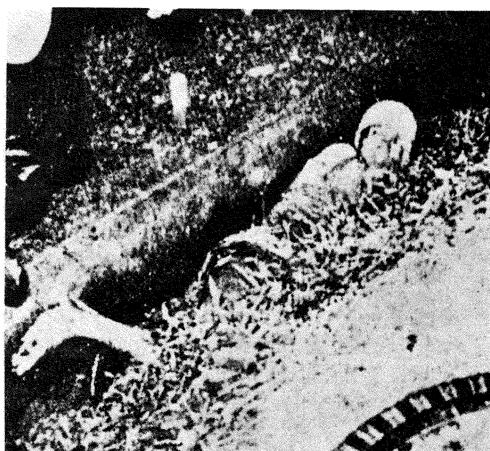
（續）

果他们拣石头是为了抛掷警官的话，那名英国警官还会若无其事，双手放在背后吗？请大家看一看这里所附的这张图吧！大家只要比较一下两张照片（拍摄时间相差不到一分钟），就会恍然大悟了。

当时，在场的群众还没有把地面上的石块拣清，警方的两条巨大水管就开始无情地向罢工工友猛射了。由于压力很大，水力极猛，只是射了五分钟，许多工友就不支而相继扑倒或昏迷，当场有20名工友受伤，接着，警棍如雨点，催泪弹也冒出令人窒息和眼睛如火燃的浓烟，结果，又造成更多人受伤。在场的公众人士怒火万丈，这才跟警方发生了武力冲突，暴动于是开始，而且很快蔓延到整个亚历山大区，造成3人死亡24人受伤（不包括在福利巴士公司车厂现场受伤的工友），这就是震动全马的“5·12”事件了。

英国殖民当局那时慌了手脚，马上宣布亚历山大区实施戒严，并且又迁怒于华校学生，勒令中正和华中两校无限期停课，数千名学生到学校集中，这是继1954年6月2日华中大集中之后的第二次大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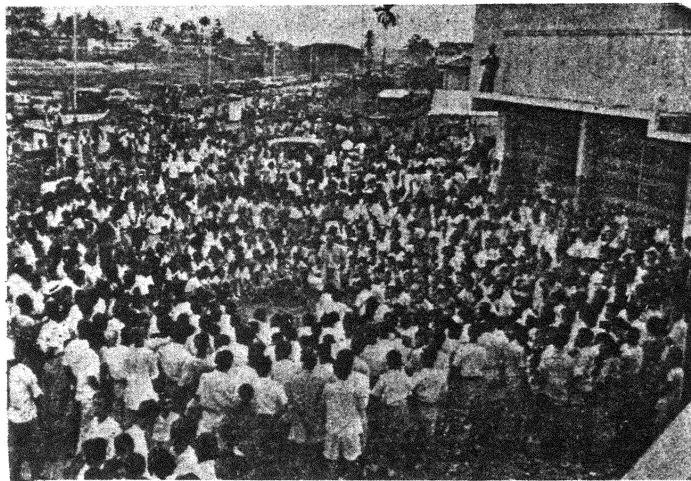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当局还从联合邦调来大批军队，企图控制局势。另一方面，各行业两万名工友纷



強力的水龍頭把他射倒在溝里，他還是要爬起來再爭鬥



一位工友被打倒！



前去慰问工友们的广大群众

纷响应罢工，当时的职总也发表声明，限促当局解决工潮，否则，也将采取行动。人民行动党及其他在野党也都一致抨击当局处理工潮的无能。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殖民统治者失道寡助，完全陷于孤立。

5月16日，劳工阵线政府的首席部长马绍尔亲自出面干预工潮，福利资方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接受三项解决办法：

(一)公司即刻解散其新组织的所谓“职工会”，无条件承认巴联是福利工友的代表。

(二)被解雇的巴联会员全部得以复工。

(三)劳资双方的其他纠纷，交由仲裁人甘巴（当时的马来亚大学讲师）全权仲裁。

巴士工友紧密团结，顽强斗争，各行业工友及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与声援，终于使福利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对于这场重要的斗争的意义与影响，后来巴联方面有人做了以下几项总结：

(一)突破了重重的政治压力，开创了一个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十分有利的新局面。

(二)自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以来，首次展示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大长工人的志气。

(三)给予顽固的雇主严重的教训，迫使他们重视工友们的合理要求。

(四)给予黄色工会及一切分裂工人团结的邪恶势力沉重的打击。

(五)灭了殖民统治者的威风，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玩弄的政治改良骗局（让新加坡有个民选政府，以为可以藉此缓和人民争取独立的强烈要求）。

市议会工潮：1955年8月16日，市议会工友联合会领导了属下一万名工友大罢工，要求改善待遇。9月2日达致协议而复工。

电车工潮：1955年9月27日，新加坡电车工友联合会领导近三千名属下工友罢工，要求享有和本地华人巴士公司工友同等的待遇。劳资双方多次谈判都无法达成协议。这场纠纷持续了将近5个月才告结束。

巴士工友大罢工：1955年11月15日，巴联领导属下全体工友二千名总罢工，抗议郑古悦巴士公司违反劳资合约，大规模雇新工筹组黄色工会。巴联要求巴士车主公会承认巴联是唯一集体谈判的劳方代表，车主公会却以巴联发动闪电罢工为借口，竟宣布关厂，辞退全体旧工友，另招新工代替。这还不够，车主公会还进一步割减工资，蓄意向工人及工会发动进攻。针对这一严重情况，巴联促请全星工人和工会实行大团结，一致行动以击退资方的进攻。当时新加坡职工总会和95间进步工会（号称“九五工团”）都分别召开大会，抗议资方的倒行逆施。

工潮拖了43天，才获得和解。雇主撤销开除工友和割减工资的决定，全体工友复工。

抗议工运者被捕大罢工：如果说上述几宗工潮都是工人为改善工作待遇，捍卫自身权利而引起的，那么，1955年6月12日爆发的大罢工却有些特殊。在大罢工的前一天（6月11日），殖民当局引用紧急法令逮捕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工会领导人黄福传、方水双、庄焕庭（3



巴联属下各站抗议警方的暴行，同情罢工之情景

人俱属于巴联）、谢飞洲（电车工联）、罗华林（纺织工联）和中学教师陈仰成等。全星数万各族工人发动总罢工，抗议这项逮捕行动，全市的交通及工商业都大受影响。大罢工历时7天才结束，当局答应两个星期内检讨被捕者的案情。7月25日，黄福传、方水双和谢飞洲等先后获得释放，罗华林则在后来死在狱中。

“九五”工团兴起及独立运动高潮

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击着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工人群众在争取改善工作待遇的斗争中充分认识到：要根本改变自己所处的无权地位及工作待遇，必须结束殖民统治，必须当国家的真正的主人翁。因为殖民统治的本质就是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只要这一统治还存在，工人与广大劳动者就不会有自由与民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工人运动的高涨，迅速地推动了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使这一运动也迅速地走向高潮。

1955年9月18日，95间工会的二百多名代表在市议会工友联合会总会召开会议，抗议英殖民当局制订与紧急法令同性质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公众安全法令。与会的工会总共拥有8万名工人会员，是当时最强大的工会集团。会上选出联合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各工会的步伐，加强联系与团结。这就是“九五工团”的形成。至于早已存在的新加坡职工总会，由于长期受一小撮养尊处优的洋行书记，管工之流所把持，脱离工

人群众，无法当作星岛工人的真正代表。九五工团组成后，曾多次与职总谈商工运统一及职总改组问题，但由于职总的一小撮领导人害怕自己的大权丧失而一直没有结果。这样，五十年代中期的星岛工运，就以九五工团属下的8万工友为主力军，九五工团也就成了工运的领导中心。在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中，九五工团也起了带头作用，它所领导的经受过尖锐、复杂、剧烈斗争考验的8万名工人，也是独立运动的主力军。

1955年8月30日，全星一百多间工团的代表在市议会总会召开会议，通过议案，一致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在这次历史性的团结大会推动下，全星工人与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掀起了争取独立的巨浪。有关1955—1956年争取独立群众运动的史实，在上期李凌君的长文里已有记述，这里就不谈了。

从1954年12月的纱厂女工斗争到1956年“9·18事件”与“10·26事件”（反殖力量遭到英殖民统治者的蛮横血腥镇压）星岛工人群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受到了很好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现在，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然而，我们对于前辈拿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是应该珍惜的，是必须好好学习的。

附注：本文资料及图片均见诸当时的《南洋商报》《南方晚报》《星洲日报》《新报》及《海峡时报》。



巴聯抗議 政府引用“緊急法令”逮捕工人代表而實行總罷工之一隅。



側記拿督巴哈曼

的抗英起義

土人

《作者按》这是一篇不很完整、甚至可能有某些地方被歪曲的史料，它主要是根据利尼汉(W. Linshan)写的《彭亨史》(A History of Pahang)整理出来的。虽然如此，我们仍觉得在追溯拿督巴哈曼的英雄事迹中，它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也希望，热心的朋友们能和我们一道挖掘，将拿督巴哈曼英雄事迹的片鳞只爪，缀合成一部完整的史篇。

19世纪末叶，是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在马来半岛积极扩张的时代，也是马来半岛农民英勇的掀起抗英烈火的时代。在这一段年月里，先后爆发了吡叻战争、胎死腹中的雪兰莪战争，森美兰战争及彭亨战争，其中尤以彭亨战争的影响最为深远。

彭亨战争是于1891年11月，随着马来地方领袖拿督巴哈曼(Dato Bahman)揭开抗英义旗而爆发的。彭亨起义虽然在持续了4年后被英殖民主义者用武力镇压了下去，但是，在彭亨人民心中点燃起来的抗英烈火，却没有熄灭，它仍继续熊熊燃烧，继续激励着彭亨人民反抗一切侵略者及压迫者。

英殖統治彭亨前的拿督巴哈曼

在年轻的时候，巴哈曼即以其骁勇善战及杰出的领导才能著称，他从彭亨王室一个仆人逐渐变成了名闻彭亨的战将。

1857年，彭亨因为争夺统治权的问题爆发了6年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巴哈曼及拿督科加(Dato Gajah)，一位后来与拿督巴哈曼并肩抵抗英殖的马来酋长杰出的辅佐了汪阿末(Wan Ahmad)打败了他的哥哥慕达希爾(Mutahir)，从而使汪阿

末最终登上了彭亨苏丹的宝座，这是后来苏丹阿末对拿督巴哈曼及拿督科加比较言听计从的原因之一。

1872年左右，一支逃离彭亨的地方叛军又再兴风作浪，他们从雪兰莪境内的立足点出击彭亨。在不到1年内，彭亨苏丹又在巴哈曼及拿督科加的帮助下，长驱直入雪兰莪，清剿了这支叛军。战后，巴哈曼一度被派驻在乌鲁巴生(Ulu Klang)。

在这两场战争中，巴哈曼被封为拿督，还被赐予“英雄”(Pahlawan)的荣衔。后来，还成为西门丹区(Semantan，隶属于淡马鲁区，Temerloh)的大官(Orang Kaya)，与拿督科加一道成为苏丹身边的爱将。

在多年的战争生活中，拿督巴哈曼的足迹遍及了彭亨及雪兰莪，这使到他对于当地的森林形势非常熟悉。对于西门丹区原住民的语言、风俗、习惯及当地的地理形势，他更是耳熟能详、了若指掌。这几个条件，对于他后来在该区展开游击战及阵地战(主要是游击战)，有着很大的帮忙。

起義的背景：英殖的入侵

1885年，彭亨及森美兰之间发生了边境争执。英殖便借着调解的机会，第一次向彭亨苏丹提出在彭亨派驻全权代办(Agent)，以处理彭亨境内英国人的事务及做一些“有益”彭亨人民的事，这是英殖企图渗入彭亨的第一步。

第二年6月，海峡殖民地(包括槟城、马六甲、星加坡)代理总督亲临彭亨，再次向彭亨苏丹提出派驻代办的要求。但是，在拿督巴哈曼及拿督科加等爱国酋长的影响下，彭亨苏丹拒绝了英殖总督的要求。



與拿督巴哈曼亞齊作戰的馬基勞

1887年3月，英殖总督又派遣特使克里福德(Hugh Clifford)转告彭亨苏丹，第三次提出驻办要求，原因竟是：

1. 在最近的将来，将有大批欧洲人进入彭亨；
2. 务须（在英殖帮忙下）建立法制，以处理即将到来的欧洲人与当地人的纠纷与误解；
3. 彭亨目前局势混乱；
4. 方便海峡殖民地政府在彭亨受到外来侵略时予以协助。

彭亨苏丹再次拒绝了英殖总督这种赤裸裸干涉他国内政的无理要求。后来，经过对彭亨苏丹有一定影响力的柔佛苏丹的一番斡旋（这时的柔佛已在英殖控制下。）彭亨苏丹终于答应了驻办要求。

彭亨苏丹虽然接受了驻办要求，但在拿督巴哈曼及拿督科加等反英酋长的影响下，他仍不肯屈就于英殖的统治，他于翌年就曾说过他宁愿整个彭亨成为森林，也不愿让英国人来统治彭亨。但是，贪婪的英殖民统治者，并不单单满足于派驻代办这一点甜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想占有整个彭亨，吞并整个彭亨的宝藏。于是，在安插了克里福德在彭亨做代办后，英殖又开始部署吞并彭亨的下一步棋。

1882年，在克里福德离间彭亨苏丹及其酋长的关系声中，有一个叫吴兴的英籍华人在苏丹王宫内被人杀害（传说是由英国人所杀），英殖便以彭亨苏丹不能妥善管理国家为借口，要彭亨苏丹接受英国的参政，企图将彭亨纳入它的保护制度内，也就是让英国人来统治彭亨。

6月23日，海峡殖民地总督在彭亨苏丹的反对下，擅自前往彭亨首府北根(Pekan)。要彭亨苏丹接受参政要求。对于英殖总督这种蛮横的行动，彭亨苏丹非常气愤，他命令卫士戌装环列，“欢迎”英殖总督的莅临。英殖总督的态度十分强硬，但是，他的态度越强硬，彭亨苏丹就反对得越倔强。29日，英殖总督终于一无所获的离开北根。

这时候，英殖的战舰在彭亨的海面来回游弋，直接以武力威胁彭亨苏丹。彭亨苏丹召集了属下所有的酋长，连日开会商讨对策。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许多居名都准备好细软，以便在战争爆发时疏散。

在英殖武力要胁下的彭亨苏丹，这时开始摇摆不定；是为了全彭亨人民的利益而战，还是顾全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向英殖妥协？

就在这个时候，一向唯英殖马首是瞻的柔佛苏丹，又再次在英殖的唆使下出面游说彭亨苏丹，罗列了许多接受英殖参政的好处。在威逼利诱下，彭亨苏丹终于在8月答应接受英国的参政，从此，彭亨便被纳入英国的统治圈内。

1888年10月，罗杰(John Pickersgill Rodger)被委为第一任彭亨参政司(Resident，克理福得副之)，两人驻在立卑(Lipis)。

1889年7月1日，英殖开始在北根、瓜拉彭亨(Kuala Pahang)、关丹(Kuantan)、朗边(Rompin)、淡马鲁及乌鲁彭亨(Ulu Pahang)等地征收税务。负责增收税务的官员，也拥有对当地行政及警察的控制权。因此，驻在某地的税务官，实际上就等于该地的县长。

7月22日，彭亨苏丹委派他的儿子东姑马末(Tengku Mahmud)为摄政王，代表苏丹全权与英殖“共同治理”彭亨。

接着，法庭设立了。警察部队也成立了。州议会(State Council)也成立了，由参政司、苏丹、摄政王、拿督科加及其他七位马来领袖组成。

1890年初，德斯保罗(C.E.M. Desborough)被委为参政司秘书，洛克哈特(D.B. Lockhart)被委为彭亨警察总监，弗莱明(T.C. Fleming)被委为彭亨警察监察官。

反抗的开始

英殖上台后，实行了多种有利于英殖的行政及司法改革，但是，各地的马来酋长，除了一、两名外，都不承认这些改革措施的合法地位。

1890年1月，拿督巴哈曼、拿督科加及另五位马来酋长联名致最后通牒给参政司罗杰，拒绝承认英殖通过州议会所实行的各种条例，反对用这些条例加诸彭亨人民身上。他们並要求重新检讨这些条例。他们揭露所谓“州议会”其实是受到英殖操纵的。

2月，罗杰以强硬的语气回函，警告拿督巴哈曼等若不服从英殖的命令，将面对严厉惩罚。

但是，拿督巴哈曼並不惧服于英殖的威胁。他还进一步号召他属下西门丹区的居民，拒绝遵守英殖颁布的所有法令及条例，並要求他们不用去理会英殖的所有官员。

1890年12月，闻说英殖要在他的属地西门丹区内的鲁保特劳(Lubok Trua)设立警察署，拿督巴哈曼立刻写了一封信给英殖在淡马鲁区的行政官（相等于县长）怀斯(E. A. Wise)，提出强

烈抗议。同时，拿督巴哈曼写了另一封信给雪兰莪参政司，以自己是彭亨唯一不屈于英殖统治的酋长而引以为荣。並谴责其他酋长为苏丹的叛徒。（这时候的拿督巴哈曼仍以为苏丹有抗英之心。）

参政司罗杰知道这件事后，气得要死，便转告彭亨苏丹，要他对付拿督巴哈曼（拿督巴哈曼的职衔是苏丹亲封的）。彭亨苏丹于是下令拿督巴哈曼到北根听候发落。拿督巴哈曼见形势对他不利，便带领了约100名（一说数百名）属下进入森林回避。

1891年2月，苏丹命令日来(Jelai)区酋长拿督拉惹(Dato Raja)进入西门丹，追捕拿督巴哈曼。拿督拉惹到了西门丹后，找不着拿督巴哈曼，只得空手回报。不久后，英殖才发现原来拿督巴哈曼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循淡美磷河(Sungei Tembling)潜入吉兰丹。对此，利尼汉还翻拿督巴哈曼为最熟悉马来半鸟森林形势唯一的人。

不久之后，拿督巴哈曼又偕同属下潜回西门丹森林，他再次向当地英殖官员宣告，他将不会遵守英殖颁布的所有法令与条例，同时号召西门丹居民拒绝遵守这些法令与条例，包括发掘森林资源的准证申请及在人口调查中与英殖当局合作等。当时，大部份西门丹区居民都拥护拿督巴哈曼这种坚贞不屈的抗英精神。

1891年10月8日，州议会递夺了拿督巴哈曼的所有职衔。鲁保特劳警署获得增援，署长被命于拿督巴哈曼再度“犯法”时，捉拿拿督巴哈曼归案。

宣佈武裝起義

1891年12月15日，参政司秘书（同时也是西门丹区税务员）德斯保罗同另一位英殖官员率领了21名警察前往增援鲁保特劳警署。在西门丹河途中，他们逮捕了拿督巴哈曼的3名随从，罪名是在未申请准证前擅自动用森林资源。嚣张的英殖官员，不把这3人带回区首府淡马鲁审讯，却决定将他们带往拿督巴哈曼势力范围内的鲁保特劳审问，企图给拿督巴哈曼来个“下马威”。

谁料，神通广大的拿督巴哈曼，早已在西门丹河沿岸埋下伏兵，专候英殖官员“大驾光临”。

第二天，德斯保罗果然土包子似的带着他的增援部队进入拿督巴哈曼的埋伏区，顿时人仰船翻，拿督巴哈曼的部队英勇作战，消灭了3名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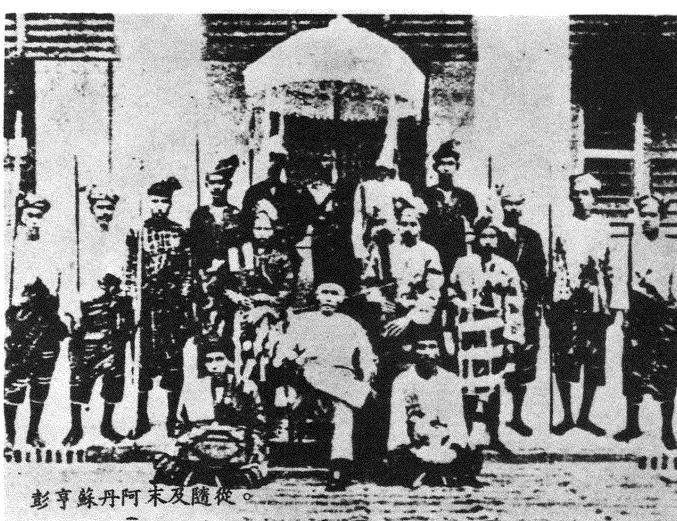
殖警察，活捉了该支警察增援队的队长，又伤了其他好多人，救出了自己的同伴。德斯保罗带着负伤累累，溃不成军的人员狼狈逃回他的老巢淡马鲁，连鲁保特劳也不敢去了。

紧接着，拿督巴哈曼又乘胜进攻在鲁保特劳的英殖警署，生擒了该署署长，轻易的占领了这个警察署，并取得了许多作战物资。在这里，拿督巴哈曼向全彭亨人民宣告，他决定武装起义，反抗英殖对彭亨的统治。

这次西门丹的胜利，是拿督巴哈曼武装抗英的第一次胜利，也是彭亨人民光辉的抗英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它大长了彭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英殖的威风。拿督巴哈曼的起义队伍，迅速增加到600多人，其中以约100名原住民为骨干。

拿督巴哈曼将起义队伍编整妥当后，夹着军士们高昂的士气，挥军攻向英殖淡马鲁区的首府淡马鲁，本皮的英殖参政司秘书德斯保罗，在惊魄未定之际，听说拿督巴哈曼又向淡马鲁攻来，便又丧家犬似的惶惶带着当地的警察部队落魄逃离淡马鲁，连40支步枪也嫌累赘不要拿，全数送给拿督巴哈曼的义军。拿督巴哈曼于是轻易的攻占了淡马鲁。接着他向当地富有人家征缴作战物资，将队伍装备好。

在雪兰莪的彭亨参政司罗杰接到拿督巴哈曼武装起义的消息后，便匆忙带了25名警察赶回彭亨，而且还带了雪兰莪警察总监赛尔斯(Syers)同来。在劳勿(Raub)，罗杰与副参政司克里福得、淡马鲁区行政官怀斯及彭亨警察监察官商讨对策。过后，罗杰又赶往达瓦岛(Pulau Tawar)与彭亨苏丹会谈。



彭亨蘇丹阿末及隨從。



当时，所有处于前线的警察部队经已全部撤退，而瓜拉立卑(Kuala Lipis)及瓜拉淡美璘(Kuala Tembling)这两个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据点的实力则得到加强。全彭亨英殖警察部队的实力这时尚不及300人，若要和拿督巴哈曼的义军硬碰硬，英殖是准输定的。于是，罗杰便决定向彭亨苏丹借兵，同时采取了后来他的子孙惯用的方式：围剿。他将部队集中到环绕着西门丹的几个重要据点：文冬(Bentong)、都赖(Tras)、劳勿、瓜拉立卑及瓜拉淡美璘；又派副参政司克里福得与苏丹的长子东姑马末(摄政王)率领260人进入西门丹，追剿拿督巴哈曼的义军。

開展游擊戰

面对着敌人的大举进攻，拿督巴哈曼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了许多小支队，开始在淡马鲁及文冬两地的山区开展灵活的森林游击战。

1891年12月29日，克里福得与东姑马末带领了260人进入西门丹，他们发现义军已从第一道防寨撤走。1892年1月1日，他们到了义军在克路比(Kelubi)的第二道防寨，但也已人去寨空，连个义军的影子也没见。但是正当他的部队决定在克路比稍歇时，义军的一支突击队又突然出现，将英殖的部队痛打了一顿后，又神秘地消失在密林中。这时恰好河水泛滥，克里福得便收兵回到淡马鲁。

1892年1月15日，彭亨苏丹在得到了海峡殖民地总督给他的200支步枪10,000发子弹

弹及一门发射7磅炮弹的大炮后，便在二子东姑阿里及参政司罗杰的陪同下，带领1,000名随从进入西门丹。沿途，彭亨苏丹只发现12座义军留下来的空寨，却没有和义军交锋。31日苏丹的队伍抵达文冬，结束了这场“征剿”。

义军没有攻击苏丹的部队，这也许是拿督巴哈曼的一个错误判断，误以为彭亨苏丹仍有抗英之心。其实，苏丹的阶级出身，决定了在威迫利诱的情况下，必定和英殖妥协的事实。后来发动酋长抗英武装起义的拿督科加也犯上了这个敌我关系的错误判断。

当彭亨苏丹及参政司罗杰在西门丹征剿义军时，义军却在文冬及文冬以西的地区出现。他们数度突击驻在文冬的英殖警察（由雪兰莪警察总监赛尔斯及淡马鲁区行政官驻守），打死了3名敌人，另外又打伤了5名。义军也不断干扰英殖在文冬与雪兰莪间的交通线。

彭亨苏丹完成了“征剿”后，便宣布说假如拿督巴哈曼的属下在1个月内回到他们各自的乡村，将赦免他们叛变之罪，起义军的约20名将领则不在此例。

1892年2月，英殖在淡马鲁重建行政系统，且派出侦察队探寻拿督巴哈曼及其部队的下落，但却找不到义军的踪影。人们传说义军的小支队是隐藏在原住民的部落里。

这时，被派驻在西门丹河的守将是阿都拉（Che Abdullah）及阿里（Saiyid Ali）。阿都拉让他的守军回返柏拉（Bera）老家，而重新召募鲁保特劳境内珍巴卡（Chempaka）及波罗（Bolo）的居民作守军。鲁保特劳的居民原本是同情义军的，拿督巴哈曼即抓着这个有利因素，第二次进攻鲁保特劳。

3月9日，巴哈曼率领了约50人突击鲁保特劳，再度攻占了鲁保特劳警署，守将阿都拉被俘，义军取得了39支步枪，另外又有150人参加起义队伍。

副参政司克里福得、淡马鲁区行政官怀斯及苏丹二子东姑阿里闻讯后，立刻率领了300人逼向鲁保特劳，但是拿督巴哈曼的义军在敌人尚未掩到前便已转移得不知去向了。英殖扑了个空，便使出了后来的子孙所惯用的伎俩：抢光、杀光、烧光，摧毁了珍巴卡及波罗这两个涉嫌同情拿督巴哈曼的村庄。

从3月24日开始的1个月是回教的禁食节，参政司在苏丹及酋长的请求下，极不干愿的暂时息兵。这时，鲁保特劳的防卫得到加强，英殖民者赏1,000元捉拿拿督巴哈曼

參政司的報告

在針對這件事呈給海峽殖民地總督的報告中，羅杰這樣寫道：

“彭亨蘇丹是一個很熟悉馬來戰術的人。他對於偵察及進攻部隊的調遣，在運輸及軍糧調配方面的組織方法，及他屬下熟諳森林作戰的游擊戰士們，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這些濃密的森林裡，馬來人能輕易及迅速的行軍，但是對於錫克（英殖雇佣軍）及歐籍部隊來說，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他們需要馬來部隊、拿加兵或其他熟悉森林作戰的土著的支援，才有可能在彭亨的作戰中取得勝利。

“……我認為只有蘇丹本身才能清剿西門丹河，一如他在一月所做的那樣，……蘇丹是酋長及彭亨人民效忠的對象，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而在目前，要在彭亨境內征召5,000名兵士並不是一件難事，而且，必需注意的是，彭亨人民比起其他州人民，更憎恨外國人的干涉……”

從這一份報告里，我們可以看出幾點：

1. 在森林作戰中，英殖的部隊根本不是拿督巴哈曼的對手。
2. 基於此，英殖想利用彭亨蘇丹及其屬下的馬來部隊，剿滅拿督巴哈曼的起義軍。
3. 彭亨人民比起其他州人民，更具反外來侵略的意識。

酋長武裝起義

在禁食節期間，機會主義者的彭亨蘇丹曾在武力反抗英殖還是與英殖妥協間搖擺不定。造成他想戰的因素有：

1. 在保護制度建立及東姑馬末任攝政王以來，蘇丹深覺勢力旁落，許多原有權益都失去了。
2. 東姑恩邦（蘇丹王后）同情拿督巴哈曼的起義軍。
3. 這個時候是反抗英殖的最理想時刻，因為：
 - a. 英殖的吡叻及雪蘭莪部隊不在彭亨境內。
 - b. 他屬下的馬來部隊正擁有適量的武器、彈藥及其他供應。
 - c. 稻田已收割，糧食充足，農民有閒暇參與作戰。
 - d. 許多馬來人已經被動員。
 - e. 在禁食節的停戰期間，有充足時間與屬下酋長安排作戰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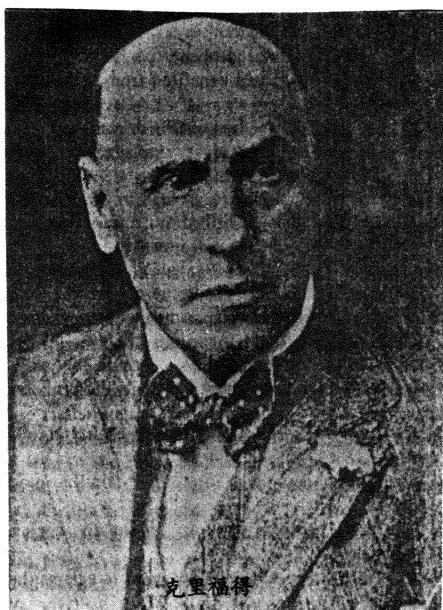
在他身邊有一股由拿督科加推動、勢力不弱的主戰派，要求他以武力反抗英殖的統治。（當時拿督科加與義軍首領拿督巴哈曼及日來區酋長拿督拉惹，有着秘密聯繫。）

在拿督科加的一再鼓勵下，彭亨蘇丹終於決定讓拿督科加負責策劃及指揮整項武裝反英起義。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彭亨蘇丹願意站在彭亨人民一邊，一道反抗英殖的統治，而是說在目前的形勢下，這樣一種作法對於他收回原有的權益有利而已，一旦這種有利形勢不見了，他仍是會與英殖妥協的。

在拿督科加的計劃中，蘇丹將坐鎮積奴（Chenor），珍甫（Jempul）的慕達（Muda）攻取北根，布姆（Budu）的馬基勞（拿督科加的儿子）和在日來的拿督拉惹聯兵歼滅駐在瓜拉立卑的克里福得及其部隊，拿督科加本身則負責動員淡美璘區的居民。（據說拿督巴哈曼負責攻占勞勿，起義計劃的其他部份不詳。）

4月5日，慕達首先在北根發難。他突擊杜利河（Sungei Duri），在瓜拉智尼（Kuala Chini）殺死了英殖設在北根的“彭亨開發公司”（Pahang Exploration Company）的負責人哈理斯（harris）及斯圖爾特（Stewart）。

4月7日，慕達又率領了約30人在丹絨蘭葛（Tanjong Langgar）出現。北根的英殖行政官命令該區酋長沙萬打（Shahbandar）逮捕慕達，但是沙萬打拒絕採取行動。同時，慕達宣布拿督科加轉達他彭亨蘇丹的命令，要他在北根武裝起義。



慕达这一宣布，使局势顿时紧张起来。这时的英殖才如梦初醒，英殖参政司赶忙从达瓦岛跑到北根，英殖海军战舰在彭亨海面往来游弋、耀武扬威。一批英殖海军高级将领且登陆瓜拉彭亨(Kuala Pahang)，参与策划加强北根、瓜拉彭亨及关丹的武装；还在彭亨河设立防寨，从马杜兰河(Sungei Ma' Dulang)直设到丹绒巴立(Tanjong Parit)；远至瓜拉路特(Kuala Luit)的居民也被全数集中到北根，防止他们参与反英斗争。

这个时候，只要彭亨一声令下，武装冲突就会即刻全面爆发。

4月初，彭亨苏丹、参政司及摄政王都在达瓦岛。4月10日，参政司与摄政王启程前往瓜拉西门丹，准备与稍后将赶到的苏丹一齐进入西门丹清剿义军。第二天，参政司接到苏丹的急讯，要他立刻返达瓦岛，知道了哈里斯图尔特被杀后，他就与摄政王分别前往北根及关丹安定“民心”，时为4月13及14日。同时，警察总监在慕达的驻区珍甫逮捕了21名据说与该项突击有关的嫌犯。（直到该年8月，共32人被捕，在参政司罗杰及摄政王东姑马末主审下，5人被处死刑、10人被判入狱、17人获释。10月，慕达被东姑马末的一支部队杀害。）

4月初，拿督科加的儿子马基劳前往布姆调兵，表面上是为了要陪同彭亨苏丹一起进剿西门丹区，实际上是要与拿督拉惹联兵进攻瓜拉立卑的副参政司克里福得。4月10日，马基劳的部队抵达瓜拉立卑，克里福得全不是他的对手，被马基劳围困了起来。

蘇丹背叛起義

在英殖战舰及武力威胁下，彭亨苏丹终于无耻地背叛了起义。他派遣特使莫哈末诺(Hajl Mohammad Nor)前往通知马基劳并带信给拿督拉惹，取消原定起义计划；同时还命令莫哈末诺带领90人及20支步枪，要是马基劳答应退兵，就罢了，要是马基劳不答应退兵，就帮忙副参政司克里福得倒戈马基劳。

莫哈末诺抵达瓜拉立卑后，便告诉马基劳苏丹有信给拿督拉惹，劝说马基劳不要轻举妄动，最好先去问过拿督拉惹先。马基劳不知道苏丹已背叛了起义，便答应与莫哈末诺前往日来找拿督拉惹。

在武吉柏冬(Bukit Betong)，他们遇见了正整装待发，准备出兵瓜拉立卑的拿督拉惹。拿督拉惹看了苏丹给他的信后，生气地说：“这样不行，那

样也不行！”这时，莫哈末诺便建议马基劳先回去瓜拉立卑，等拿督拉惹抵达后才一起采取行动。马基劳回去后，莫哈末诺便劝说拿督拉惹不要再支持这场起义。

4月12日，拿督拉惹答应不起兵前往瓜拉立卑。在瓜拉立卑的马基劳闻讯后，便立即退兵回布姆。

另一方面，在淡美璘的拿督科加由于苏丹的从中干扰和破坏，使到他不能在淡美璘动弹分毫。

4月25日，彭亨苏丹亲自赶往瓜拉立卑，向克里福得道歉，并告诉克里福得说酋长们已不听他使唤，而且还否认曾批准该项起义计划。

这场彭亨酋长们发动的抗英武装起义，就在苏丹的背叛下失败了。

过后，彭亨苏丹受到英殖的严厉警告，要他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否则唯他是问。

大舉圍剿·無功而回

在3月到4月间，拿督巴哈曼的部队在西门丹、劳勿及瓜拉立卑间的广阔山区活动。他们重新夺回了在淡马鲁区的鲁保特劳并攻占了答株寒巴(Batu Hampar)这两道防寨，还在西门丹河设置铁链，切断英殖的运输线。英殖的部队曾试图切断该条铁链，但结果无功而回，还被打伤了3人。

5月6日，参政司罗杰、苏丹阿末、苏丹二子阿里、拿督科加等齐集淡马鲁，准备再度进剿义军。一心想讨好英殖的彭亨苏丹，坚持马来部队必须打先锋，否则让巴哈曼知道是英藉或锡克部队，便会溜之大吉。

第二天，东姑阿里及拿督科加带领了300人进入西门丹。8日，他们取回了义军弃置的答株寒巴，拿督科加拒绝追击。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莫哈末诺在西门丹及瓜拉立卑之间追剿义军，但结果却无功而回。

与此同时，罗杰正与苏丹阿末在瓜拉西门丹组织队伍。他们在珍甫设立了一个据点，还加强了瓜拉西门丹的防御。罗杰且令克里福得从瓜拉立卑出发，协助东姑阿里及莫哈末诺追剿义军。

5月5日及6日，两支英殖的援军开抵劳勿，准备进攻与拿督巴哈曼有秘密联系，而目前驻在布姆的马基劳。援军在接近劳勿时，遭到义军的突击，死1人。在这期间，英殖在瓜拉立卑及雪兰莪间的交通线，也屡次遭到义军的干扰。

英殖的援军开抵劳勿的都赖。5月18日，原为吡叻锡克警察司令的沃克(Walker)中校带

领着都赖的百多名锡克部队，包括 13 名炮手及一门发射 7 磅炮弹的大炮开往布姆。第二天，沃克与来自爪拉立卑的部队会合。兵临城下，马基劳拒绝屈服。21 日，英殖发动猛攻，再度卑鄙地施展三光手段，摧毁了整个布姆村。马基劳带着 60 人及他们的家眷胜利突围，逃入森林。劝说拿督拉惹起义不成后，马基劳便带着属下前往乌鲁泽卡 (Ulu Cheka) 投奔拿督巴哈曼。

6月初，东姑阿里及拿督科加于劳师 1 月后，带着 400 名俘虏（包括妇孺）回到爪拉西门丹。参政司立刻建议逮捕拿督科加，原因是：

1. 他的儿子马基劳“叛变”。

2. 他在 5 月追剿拿督巴哈曼的义军时，行迹可疑。

3. 与慕达的“叛变”有同谋之嫌。

彭亨苏丹这时竟卑鄙地答应于稍后将他放逐到麦加。

6月中，莫哈末诺的部队回到爪拉西门丹。

同时，在爪拉泽卡的彭亨警察监察官茀莱明及其部遭到起义军的突击。

7月13日，闻说起义军在峇株巴来 (Batu Balai) 扎营，沃克及克里福得便带着 60 名警察从靠近布姆的乐座 (Lechok) 出发到峇株巴来。途中，沃克的先头侦察队遭到义军的突击。14 日，沃克抵达峇株巴来，但经已“人去楼空”，沃克害怕供应线及回路被义军切断，赶忙跑回乐座。义军打了沃克后，又辗转进攻在爪拉泽卡的茀莱明，弄到英殖鸡犬不宁，不亦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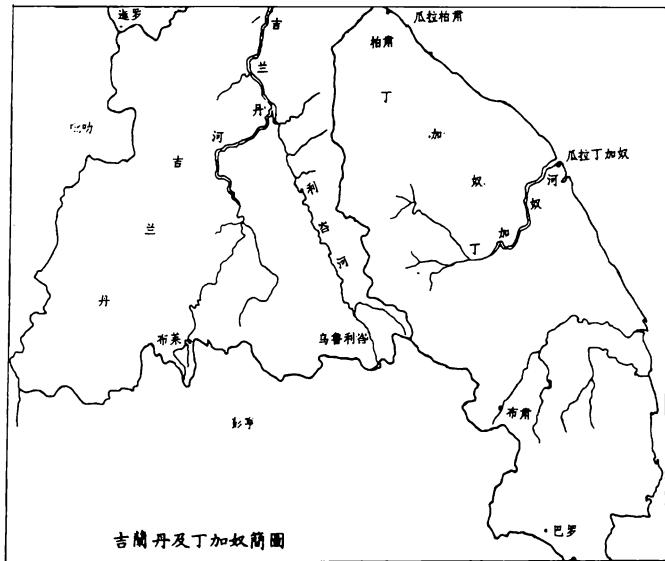
6 天后，茀莱明又再度受到起义军猛攻 5 个小时。同一天，义军攻取了隶属于爪拉泽卡的一个哨站，将守军逼回泽卡。据推测，这时拿督巴哈曼的义军正想从这里度过彭亨河，进入吉兰丹调兵养息，伺机卷土重来彭亨找英殖算帐。

7月23日，罗杰从苏丹处调兵援助茀莱明，企图反攻义军，但却发现义军已转移无踪。

拿督科加投奔义军

战事稍为平息后，彭亨苏丹便将拿督科加带往北根，准备将他放逐到麦加。但是，拿督科加并不是这样一个驯服的人，他早与义军安排好，准备投奔义军。

当天晚上，拿督科加果然带着妻儿，溯淡美璘河北逃。在河上，他与儿子马基劳团圆。接着，他们准备北上吉兰丹，以便和拿督巴哈曼的部队会合。



8月22日，马基劳在北上的途中，进攻在淡美璘河上瓜拉阿夺 (Kuala Atok) 的英殖防寨。当时英殖代理总监达夫正驻扎在那里。马基劳的部队摧毁了两艘敌船，歼灭了两名敌人。

马基劳走后 1 天，沃克及怀斯的援军才开到瓜拉阿夺。27 日，沃克又追赶到距吉兰丹尚有 3 天路程的巴宜 (Pagi)，却获悉马基劳及拿督科加已开始在吉兰丹境内的乌鲁利答 (Ulu Lebir) 定居下来。沃克只得悻悻然回去瓜拉淡美璘。原来马基劳等在当地淡美璘居民的协助下，操捷径进入吉兰丹，所以足足比沃克等土包子快了两三天路程。

8月28日，拿督科加从吉兰丹写了一封信给拿督拉惹，陈述当日彭亨苏丹如何迫使他在淡美璘区动弹不得，最后他劝拿督拉惹随他起义，共抵英殖。拿督拉惹没有回信给拿督科加，却于稍后写信给在吉兰丹加拉士河 (Sungei Galas) 的哈伦 (Che Harun)，说他往日的战友慕达、拿督科加、拿督巴哈曼及苏丹都已离开他，他感到孤单、彷徨。这显示他对武装反抗仍存有犹豫。

突破重围·转入吉州·

9月6日，在瓜拉淡美璘及瓜拉立卑之间潜伏活动的拿督巴哈曼部队突击在日兰张空 (Jeram Chang Kong) 的一艘英殖船只，掳获了船上的物资，并问出苏丹的行踪。

9月7日，在日兰张空附近，义军突击队再次出动，攻打了沃克的部队一阵后，便迅速撤退。沃克率队尾随，正当他追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竟身在吉兰丹境内，便赶忙狼狈的撤回瓜拉淡美璘。（当时吉兰丹及丁加奴的宗主国是暹罗。暹罗当局当时对内厉精图治，对外则极力平衡列强在暹罗的势力，特别是英法的势力，所以英殖不敢贸然开罪它。）

9月16日，沃克，克里福得及达夫等又再度率大队大举追剿拿督巴哈曼的义军，从格槽(Kechau)到瓜拉德马输(Kuala Temasu)，而于24日抵达特龙(Tanum)。这时义军已转入吉兰丹，英殖只得停止追击。

这时，突破重重围困的拿督巴哈曼的义军是暂时驻扎在吉兰丹境内靠近布来的乌鲁能宜里(Ulu Nenggiri)，准备进一步前往利答与马基劳及拿督科加会师。这两支义军都很受到吉州人民的欢迎。

在这场战役中，据英殖的数字，英军死15人，伤20人，义军死25人，伤10人。

战事过后，英殖便开始大举肃清同情义军的人，包括文冬区酋长及其弟阿里(Che Ali)、淡马鲁区酋长，格道(Kerdau)区酋长等人。

英殖誘降·兩手策略

1892年10月，英殖总督、彭亨苏丹议定以大赦来诱惑义军，但拿督巴哈曼及拿督科加却例外。假如他们两人投降，可以保他们不死。

这时的拿督巴哈曼听说英殖使出了这种手段，也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英殖反革命两手。他和拿督科加一面假装愿与英殖议降，一面却在秣兵厉马、整军备战。

英殖听说拿督巴哈曼及拿督科加等愿意投降，便派遣被它银弹攻势争取过去，而又与拿督巴哈曼及拿督科加等相当熟悉的拿督拉惹前往接洽。

议降谈判从1892年年尾开始直到1894年初，直把英殖谈到昏头转向，甚至到了拿督巴哈曼的义军发动总攻势的前夕，谈判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就在谈判进行得七七八八的时候，拿督巴哈曼等又在丁加奴一名宗教师的帮助下，争取了另约百多人加入他们的起义队伍。这位宗教师是住在丁加奴巴罗(Paloh)的赛益(Engku Saiyid)。当时，赛益的圣名远播至许多地方，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身上赋有超自然的特质。

1894年5月，赛益到义军根据地鄂尔(Seberang Engku Ngah，丁加奴)会见起义领袖，他鼓励义军对入侵的异教徒开展一场圣战，并告诉他们在这一场战争中，义军的军士将所向无敌。他还给每名兵士一把剑，上面有他亲手描上的可兰经上的一段文字。

过后，义军在吉兰丹境内的根据地乌鲁利答(Ulu Lebir，巴哈曼已和马基劳的义军在这里会师)及在丁加奴境内的根据地布肃(Busut)的实力增加了约100多人。另外，在吉兰丹人

的帮忙下，义军又从新加坡得到了一批步枪及弹药。

6月初，义军领袖马克里比(Mat Kelubi)率领巴罗的义军开往乌鲁利答，沿途受到居民们“英雄式”的欢迎。

談判聲中·發動總攻

当天晚上，拿督巴哈曼率领着义军从乌鲁利答出击，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攻势。

6月12日，义军越过边境进入乌鲁淡美璘，顺着淡美璘河向南挺进。沿途，几乎所有可以参加作战的男性村居民都加入他们的起义队伍，参与反抗英殖的统治。

6月14日，义军成功的攻下了当时全彭亨最重要的交通线——淡美璘河——的咽喉瓜拉淡美璘。

在瓜拉淡美璘有一座规模庞大的防寨，本是英殖建来作为剿征义军的总部可容纳约200人，但当时英殖被拿督巴哈曼的假降迷住了心窍，只在那里驻扎11名守卫。

当晚，义军乘着月黑风高，静悄悄地先解决了站岗的哨兵，接着便轻易地控制了整座防寨，其他的英殖守卫到了这个时候仍没有觉察到已经“东窗事发”。

11名敌人中5名被杀，其余的狼狈逃窜，其中一名逃回达瓦岛向拿督拉惹告急，拿督拉惹赶忙备战。

拿督巴哈曼的义军成功地攻下了瓜拉淡美璘后，便立刻没收了英殖停泊在该地的许多商船，充作兵船用。

同日，拿督巴哈曼的部队继续向南挺进，准备劝说在达瓦岛的拿督拉惹一起起义。

义军在离开达瓦岛的两哩的格冬冬(Kedong dong)靠岸，拿督巴哈曼派遣特使前往劝说拿督拉惹起义。

第二天，经已投靠英殖的拿督拉惹拒绝起义。

当天深夜，拿督巴哈曼带领起义队伍退回到瓜拉淡美璘上游约4哩的日兰安拜(Jeram Ampai)，在该地两岸建立防寨。

拿督拉惹带队尾随义军，在瓜拉淡美璘设立防寨，并派人向瓜拉立卑及淡马鲁告急。

在这里，拿督巴哈曼或许又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误以为拿督拉惹尚有起义之心，而忽略了他已全面投靠英殖的事实。这个错误的判断，不但使拿督巴哈曼失去了一举攻下达瓦岛，从而南下控制彭亨州的中心淡马鲁的大好机会，而且还将拿督拉惹尾到瓜拉淡美璘驻扎，以致招来一场不

小的损失。

当义军攻下瓜拉淡美璘后，拿督巴哈曼便派遣了马克里比率领 50 人往西窥伺瓜拉立卑方面英殖的动静，到了 16 日，当拿督巴哈曼的主力部队在日兰安拜扎营时，马克里比便带着属下归队，途经瓜拉淡美璘时，却遭到拿督拉惹的袭击，在无备之下，马克里比惨被戮死，另 7 名部下也光荣牺牲了。

英殖反撲

这时在彭亨的英殖当局听说拿督巴哈曼发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一时大惊失色。这时，彭亨英殖部队的实力远远敌不过义军，所以英殖便急忙从海峡殖民地（即马六甲，槟城及新加坡），吡叻及雪兰莪等地调来大批军警，聚集在瓜拉淡美璘，准备发动进攻。

6月29日早上，英殖终于发动反攻。沃克及怀斯带着英殖的主力沿淡美璘河左岸进逼义军营地日兰安拜，还带了一门山炮（Mountain gun）随行（后因太重遗回）。达夫则带领着另一支部队沿淡美璘向右岸扑向日兰安拜。

当英殖率领的英殖部队逼近日兰安拜时，英殖两名主帅之一的怀斯竟狂妄地企图劈开义军防寨的栅栏，想为英军开路，最后终于被“光荣击毙”，义军守了一阵子后，便迅速撤退。

另一方面，由达夫率领的英殖右岸部队，竟在不足 4 哩的森林路程上迷了路，找不到日兰安拜，直到战斗结束后，他们才在日兰安拜出现。

7月初，克里福得率领了马来部队开始追剿义军。21 日，克里福得悍然越进丁加奴境内，但是，英殖的部队找不到义军的主力，却在沿途遭到义军支队的突击。29 日，克里福得在乌鲁柏丹与沃克会合。

直到 8 月 1 日，英军才赶上义军的主力，两军交锋，英殖死 6 人（包括 1 名马来半岛酋长）、伤 1 人。义军没有伤亡。

8 月 7 日，起义军受到英军包围，供应被切断了，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向支持拿督巴哈曼的吉兰丹苏丹安插在英军中，佯装帮忙英军追剿义军的两名将领在万急中打开一条生路，帮忙起义军成功突围。

义军突围后，英军仍计划继续追击，但由于英殖总督不敢贸然让英军进入对丁加奴而命令克里福得退兵。

克里福得离开数天后，义军又从森林中出现，在吉兰丹苏丹密使的带领下前往格姆宁（Kemuring）停歇。过后，拿督巴哈曼又转移到丁加奴的柏肃（Besut），直到 1895 年 5 月。

1895 年 1 月，暹罗答应让英殖军队进入丁、吉两州追剿义军。

3 月 17 日，克里福得及达夫率领了约 100 人从瓜拉淡美璘出发。4 月 3 日，英军抵达瓜拉丁加奴。英军发现，在瓜拉丁加奴、甘榜美拉（Kampong Melur）、乌鲁尼路斯（Ulu Nerus）的打巴（Tapah）及其他许多地方，丁加奴苏丹都设有防寨，表面上是为了提防义军的进攻，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英殖民军的突然袭击。

在早些时候，当丁加奴苏丹获悉暹罗当局已经准许英军进入丁加奴时，便派人前往柏肃通知拿督巴哈曼，要他作好准备。

3 月尾，马基劳赶往巴罗，宗教教师赛益向他保证，他和丁加奴人民将掩护义军。马基劳离开巴罗后数天，即 4 月 10 日，克里福得抵达巴罗。

同时，丁加奴苏丹颁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表面上取悦英殖的，一道是要人民真正遵守的。他表面上宣布将协助追剿义军，还赋予酋长巨大的权力去追查义军的行踪；但又暗地里下一道命令给酋长，不准锡地鸟（Stiu）及柏肃的居民泄漏义军的行踪，假如义军遇难，要协助解救他们。

4 月 12 日，克里福得召见赛益，赛益否认和义军有任何关系。

25 日，达夫分兵朝柏肃进发，企图将义军赶往在吉兰丹的利答，而克里福得将率兵在那里以逸待劳。

5 月 10 日，达夫从柏肃跑回吉兰丹。原来，柏肃居民对英军有很强烈的反抗意识，达夫不敢进逼，便跑回吉兰丹来了。达夫告诉克里福得，要是硬硬进入柏肃，势必引起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克福得因此放弃了进入柏肃的计划。

5 月 23 日，7 名义军领袖，包括拿督科加及马基劳在柏丹（Pertang）河口出现，克里福得于是将附近几条村的居民及粮食都集中起来，断绝义军的粮食供应及潜藏所。这与后来这批英殖的后代对付武装反抗英殖统治的马来亚人民的手段又是多么的相似。

马基劳等最后跑进丁加奴的巴罗。克里福得随后赶到瓜拉丁加奴，要丁加奴苏丹叫义军出来投降，苏丹否认知道义军的潜藏所，弄到克里福得束手无策。

英殖总督着到克里福得劳师 3 月，连个鬼影也没有抓到，又花去了 7,000 元，心痛得要死，便于 6 月 17 日命令克里福得撤回彭亨。

11 日，拿督巴哈曼带着几十名随后离开丁加奴，乘船前往暹罗，最后在暹罗逝世。而马基劳及拿督科加则在丁加奴逝世。

拿督巴哈曼抗英武装起义的事迹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要怎样总结，评价这场起义呢？我们无从下手，因为我们深觉得对于这场起义的资料，我们掌握得并不完整，所以还是留待别人来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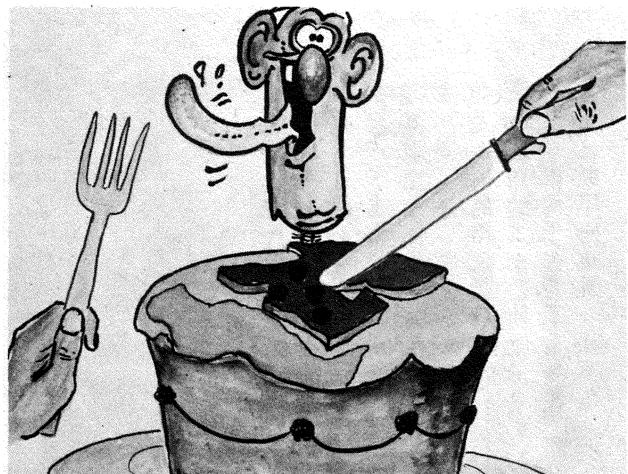
一场石油瓜分战

——谈“红线协议”

• 尤實 •

「红线协议」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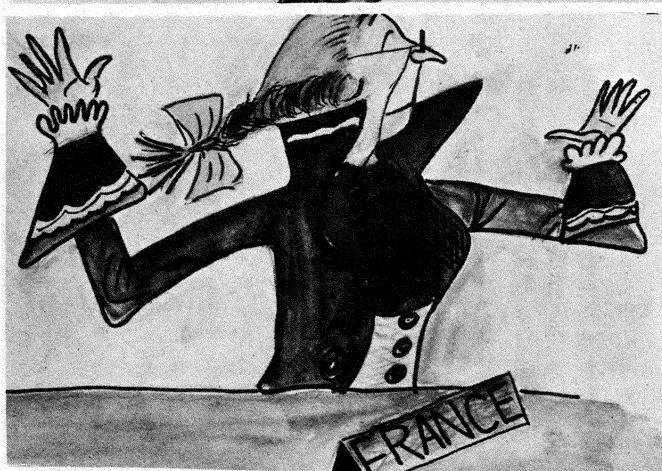
1. 怀鬼胎，对伊拉克的两个大的土地和石油利益。他们各伊拉克、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所统治的土耳其、叙利亚、如何分割战败的奥图曼帝国英、法这两个战胜国在讨论开了，这是一个分赃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瓦解



2. 下意见如何？
伊拉克则归我们管，不知阁的四份之一股份让给您，而原来土耳其石油公司中德国如何重要，所以嘛我建议把英帝国对石油一向来不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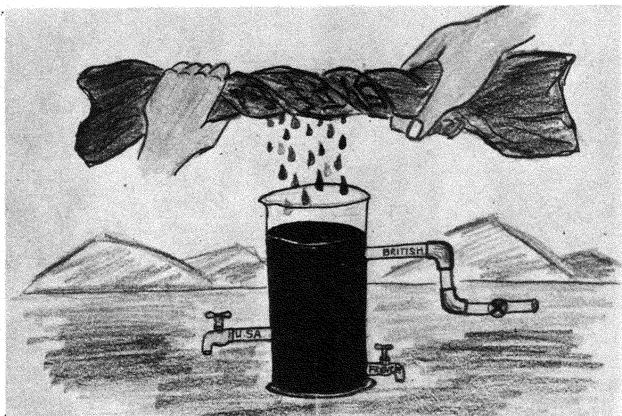
3. 英国当然是绝对赞成囉。益，不知老兄意见如何？
们没有权利分享土耳其的利益，未向土耳其宣战，我认为他待考虑。不过，美国这次并里，但是伊拉克的问题则有法国也一向不把石油看在眼里，谢谢你们的慷慨和大方。我们尊贵的英国先生，非常感





仗，功不可没，应该有权分
记，我们美国帮忙你们打胜
要独吞世界的石油。不要忘
强烈的抗议！你们这简直是
我们要抗议，我们要提出最
美国，美国人当然不肯：「
英法在分赃会议上蓄意排斥

盜分赃史上十分丑恶的一页。后来，西方列强分割世界的强摊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财产，当作战利品来争夺耳其君主控制的阿拉伯人民东。英、法、美把原来被土但是英国的^吗还是最大的股石油公司的二十巴仙股份。下，美国终于占有了土耳其在华盛顿不断追索、死缠之。



6
十巴仙的收益) 油税。(以往可分得油田二
给伊拉克政府4个金先令的人。而每开采一吨石油, 只
它的董事长必须永远是英国公司, 公司必须永远是英国
2000年。此外还规定这家
开采石油的特权, 直到公元
有在盛产石油的摩苏尔地区
这家英国资本为主的公司享
公司, 简称IPC。协议规定让
公司也改名为伊拉克石油公
横的新协议, 而土耳其石油
的压力下被迫签订了极其蛮
一九二五年, 伊拉克在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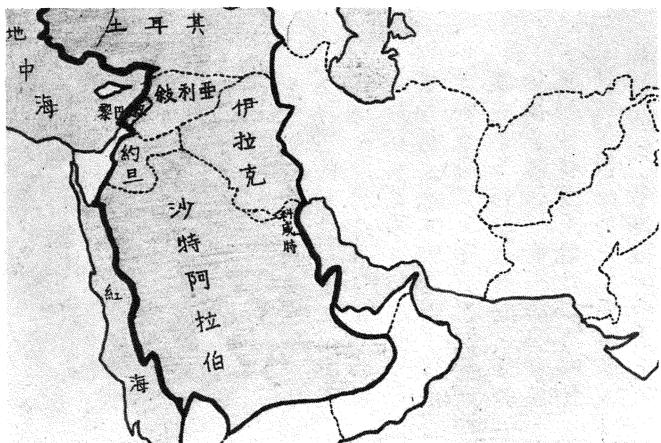


个地区享有专利特权。」
由公司统筹办理，公司在本地寻求石油开采权，而必须得在红线范围内单独或联合公司的任何一位股东，都不得的利益，我很诚恳的建议本东有不轨的行动独吞本区域石油利益，同时避免其他股为了保障我们大家在中东的个「红线协议」。「各位，五巴仙股份。同时提出了一个协议时，坚持他个人拥有的国创始人高宾金，在这次新当时，土耳其石油公司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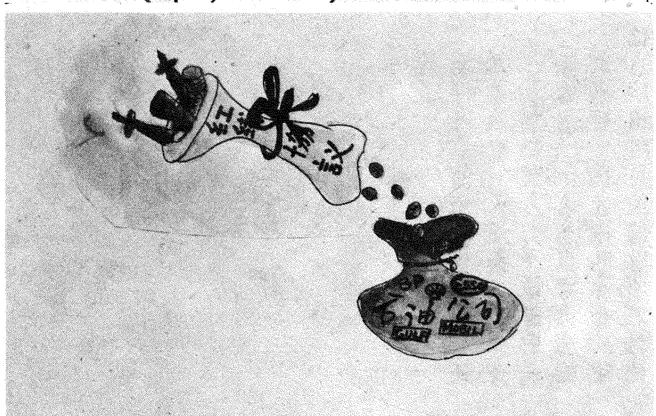


『红线协议』的限制

8. 原来所谓的『红线』，就是石油公司。强资本集团联合投资垄断的协议。IPC就是第一个由列分中东石油资源的一个强盗『红线协议』是西方列强瓜能产油的地区都划在线内。特别中东所有盛产石油和可规划下的。他把除伊朗和科威这位中东石油老手在地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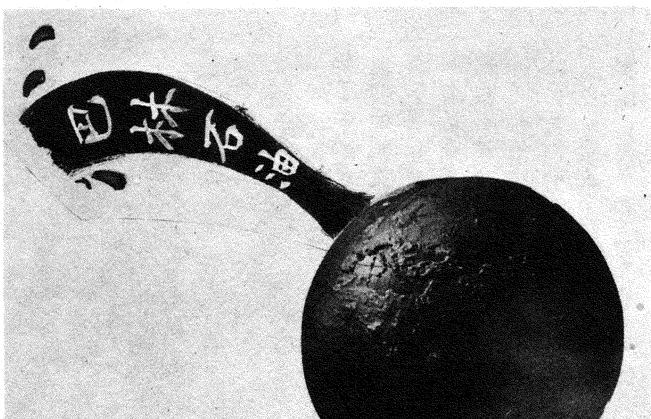
9. 阿拉伯半岛的石油利益出界石油供应形势的重要地区生了。——一个行将改变世界时候，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利益，谁也占不了便宜的『红线协议』保证了他们在中东金正在得意洋洋，以为『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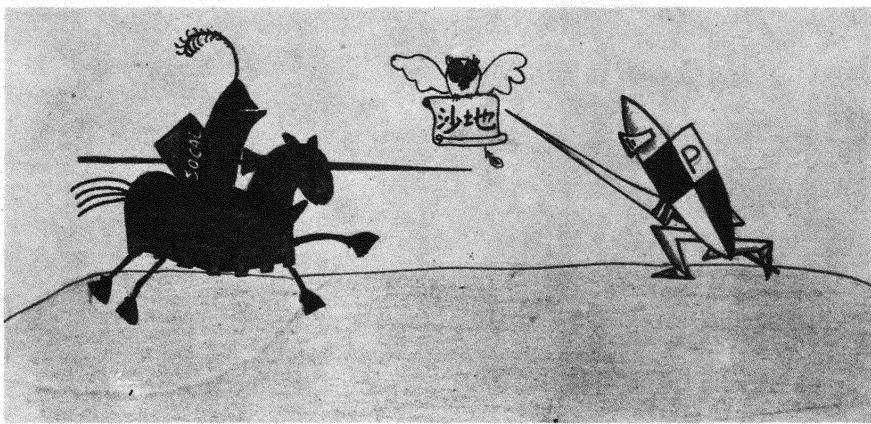
10. 准石油公司(Soco)买去了。中的小妹妹——美国加州标行骗。结果采油权让七姐妹和『ss』的理睬，认为他是在索价五万美元，却不受他转向西方大石油公司兜售。



11. 呆！姐妹『』中其他的姐妹目瞪口呆！原来在一九二三年，英国属地巴林酋长国的石油开采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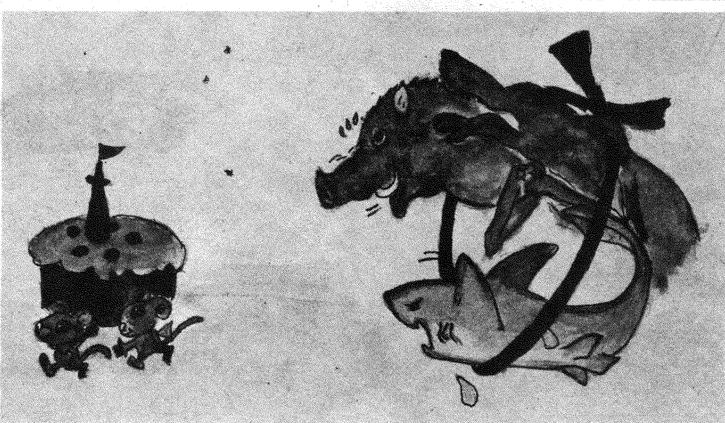
。一听到黄金，马上就同意了。
数不尽的黄金财富。』国王
国的矿业资源，为陛下带来
我的话，我可以设法开发贵
富挖掘出来。如果陛下信任
太懒或恐惧，不曾把这些财
躺在地下财富上睡觉，因为
的国王陛下，贵国的人民就
正向沙特国王献计：『尊贵
沙特阿拉伯的一位英国顾问
一九三〇年的某一个下午，



14. 权卖给美国 *Socal*。
黄金的沙特国王，便把采油
下觉得怎样？」一向只相信
，而且全部以黄金支付，陛
，此后每年五千英镑的租
，十八个月后再付二万英镑
意马上提供三万英镑的贷款
了什么，我们美国 *Socal* 愿
『哈哈！国王陛下，这算不
满意吧！』
度卢比支付，嘻嘻，陛下还
买贵国的采油权，全部以印
常慷慨的愿意以一万英镑购
国王陛下，我们英国吗？非



断了中东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们的姐姐的势力范围，垄断，得以乘虚挤入英、法和中，却因而免受红线协议的束制。中东石油分赃筵席的后到者特阿拉伯结成联盟。他们是油公司阿仑柯(Aramco)，在沙特(古)组成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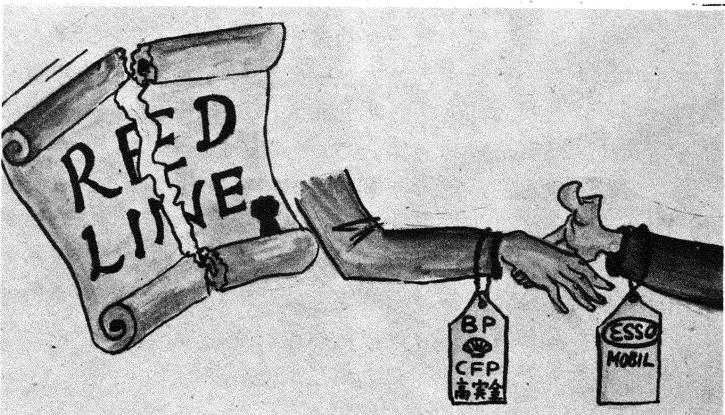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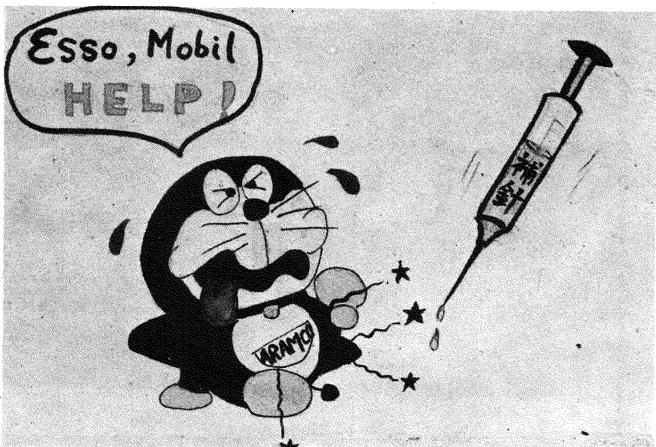


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仑柯。Esso 和六姐 Mobil 参加阿
世界市场，于是便邀请大姐良症。他们迫切需要资本和
越吃越胖，却患上了消化不

阿拉伯油田的束缚。
，现在却成为他们插手沙特
伊拉克石油的『红线协议』
闯进英、法势力范围，分沾
但是，当年使 Esso 和 Mobil

Mobil 打一场轰动世界的官司。合了法国人，准备跟 Esso 和生了问题！于是，高宾金联金的企业，他们的股份已发了法国，接管了 CFP 和高宾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军占领，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为，法国 CFP 和高宾金的反对烈反对。但 Esso 竟公然的说议」，却遭到其他股东的强支持下，蓄意撕毁「红线协议」，在美国国务院 Esso 和 Mobil 在美国国务院司。

霸占了中东的石油资源。而美国就这样后来居上的除了历史性的『红线协议』，各方签署了协议，正式废除阿拉伯，加入阿仑柯。争执除了束缚，自由的进入沙特，期购买IPC石油为条件，解扩张IPC生产六倍，以及长国的Exso和Mobil，终于以利害关系，平分了利益。美面调和下，双方重新衡量了可是，在英、美两国政府出



派报

凌晨赶比鸡啼早，
风雨不改去派报。
一年五天可歇息，
派报辛酸谁知道？

份份报纸叠叠绑，
左手拿箔右夹报，
上下弯腰脚不停，
家家订户要派到，
派完报纸汗满身，
无暇擦干上工去。

月底工资算一算，
钞票几张沾满汗。
物价高涨生活苦，
左手刚进右手出。
天天忙碌天天赶，
只为一日饭三餐。

.....派報員.....



派报——收钱的感受

· 小花 ·

一路上，心潮起伏，感触万分，那一张张各式各样的脸孔，又呈现在眼前了………。

“咯，咯，咯！”

“谁呀？”

“是我！收报钱的。”

“哦！今天才卅号，怎么这么早就来收呀？！”

他一脸不高兴，同时还瞪了我一眼，似乎把我当成讨钱的乞丐，真岂有此理！

“多少钱啊？！”

“是十三块七角半。”

“哇，这么多啊，有没有搞错？！”

“华文报一天三角，英文报一天二角半，你们从拜一订到拜六，这个月共廿五天，加起来是不会错的。”我这样的向他说。

这时，没想到，他又来了其他的理由。

“这个月里，我们有两天没收到报纸，你们可得扣给我们！”

唉！没办法，只得扣还给他们。

收钱，起初我还以为是件很容易的事，可是，当自己亲身经历后，才知道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啊！面对着各式各样的脸孔，真是甜、苦、酸、辣，都得尝到。

派报的生涯，的确是不容易的，每天凌晨，不论大风大雨，都得派。不过，我宁可多分几份报，也不愿收钱，要是遇上态度好的订户，没说什么就能把钱交上。可是，遇到态度坏的，除了浪费口舌外，还得面对着那订户的脸色，唠唠叨叨的态度。为了那区区的几块钱，推三推四的，也不肯为他的同房先付，说是他不在；就是找上门三四次了还是这样说，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们工友的时间有限。有一些更是令人气愤，订了一个月的报纸，却无声无息的搬走了。

面对着这项工作，使我对社会产生了更大的不满。有些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连起码的待人态度都不懂，你们说应该吗？十多年的教育，换来的却是高傲、自私的想法。还有，处在社会高层的一小撮人，根本不必劳动，可是钱财却滚滚而来，而广大的工友工作了一整天，换回来的却是那区区的几块钱，这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

我是一个派报员

小淘氣

我每天很早起身，梳洗完毕，用过早餐，就和邻居的一位派报工友一起去派报。我们一面踏着脚车，一面谈天，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若不幸遇到雨天，抵达目的地时已经成了落汤鸡。

到了那儿，只见早有几位同行在等载报车，车子一到，大伙儿急忙拿了报纸，赶着去分派，因为派完报后大家还得赶着去上学或工作呢！有时报馆的印刷机坏了，车子迟迟未来，一等就是几个钟头；有时车子也会早到的。

载报车一到，大伙儿涌上前去，拿了各自所须数量的报纸，英文报还必须进“底”，我把每座组屋所须的份数数好，分开绑起来，放在脚车后面，送到各订户去。一些工友则是拿了报纸就走，到了目的地时才依各座组屋所须份数分开数好后，再去分派的。

我把脚车停在组屋楼下，左手夹着报纸，右手拿着一本记录订户门牌的簿子，一面对照门牌，一面把报纸塞入门下的缝。一个月过后，这些订户门牌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那时工作速度也加快了。

我所派的订户住的是三层楼式的组屋，每天上上下下，得爬几十次，爬得脚都软了。

大约须要花费一个多钟头才能派完所有的报纸，然后我又匆匆赶回家，准备上学。

每逢月底我们便开始收钱，而收钱之前开账单的工作很重要，要很小心，因为有的订户是从星期一订到星期五，有的礼拜天不要订，有的是订月的，同时不同报纸价钱也不一样，因此必须

把订户所订的报纸的份数和价钱仔细地算个清清楚楚。

开好了账单就去收钱，我通常是在晚上才去收的，不过若早上有空的话也一面派报一面收钱。有些“好命”的订户睡到七点多还没起床，让我敲了半天门，他们才懒洋洋地出来开门，有些还骂道：“太阳还没有出来就来收钱！”其实太阳早已高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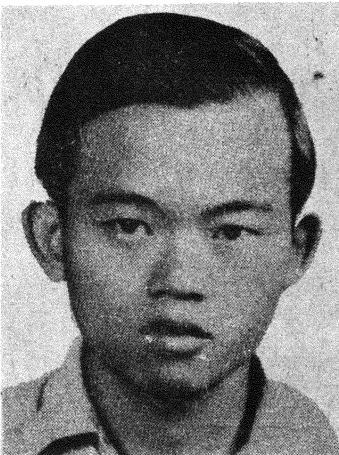
晚上去收钱，太迟了，他们就说：“这么晚了才来收钱，不会明天才收！”早去碰钉子，晚去也有话讲，这些人没有替我们想想，我们派完报后，有的要上学，有的要上工，就只剩早上和晚上的时间收账了呀！尽管他们会讲东讲西，钱还是要收的。

遇到很“猫”的订户，他们还要一天天的去计算，然后才付钱，浪费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

收完账后，老板会给我们一张账单，记录我们每天所拿的报纸份数和价钱，我们再把这单详细查清楚后，才把钱交给老板，剩下的那一点点钱就是我们每天辛苦工作的酬劳了。

派报工作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不然，就如以上所遇到的问题，的确是不容易应付的。然而这份工作也有它的好处：我们会养成天天早起的好习惯，早起呼吸新鲜的空气，有益身心，而且天天踏脚车，爬楼梯也锻炼出一双健壮的腿，更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做事要有毅力，不会随便发脾气。

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朋友们，你们想派吗？



不屈的斗士

◆ ◆ 蔡冲 ◆ ◆

憶冲

1976年7月29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白色恐布笼罩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学生楼被无理搜查，学生被带走。蔡冲，是这次行动目标之一。

蔡冲，现年24岁，是7·29逮捕事件至今唯一仍被扣留者。在高墙内坚持了两年多的蔡冲，据最新消息说，将继续被监禁两年。

蔡冲生长在一个成员众多的菜农家庭，他和兄弟姐妹。从小就要在菜园里劳作。锄地、施肥、浇水等劳作不但锻炼出他一副健壮的体魄，而且培养出他那种能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蔡冲读上中学后，每逢学校假期都必须到外头工作，以赚取隔年的读书经费。他当过建筑工地上的杂工，也做过石场的散工。虽然课余时间要帮忙家里，但一向勤劳的他，总是抓紧时间读书，因此中小学成绩都相当好，这使他能在中四毕业后顺利的进入新加坡工艺学院。

1972年蔡冲进入了工艺学院，并参加了工艺学院中文协会，很快地他就成为了中协积极的一员。当时，许多同学正忙于啃书本，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中协的工作，尤其是对外公开演出，碰到了不少人为的刁难，演出准证百般为难、节目诸多限制、负责同学被请去“喝茶”、……。这一切非但吓不倒同学们，更使同学们看清楚了一些问题的本质。蔡冲负起了72年及73年中协两次对外公演的一些工作，就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开始锻炼成长。他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很有毅力的解决工作上碰到的困难，深受同学们的爱戴。73年，蔡冲被同学们推选进入中协第12届中委会，负责更繁重的工作。

1974年是星大学生会及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会开始转变的一年，本地的学生运动也跟着蓬勃发展起来。由于这两个团体所发起的一系列关心

社会、认识社会的活动，教育了广大同学。从74年初的反对巴士加价运动到救济孟加拉水灾灾民运动，从新山打昔乌打拉木屋事件到华玲反饥饿斗争，从星大学生会成立裁员调查委员会到陈华彪“暴动”案件，从75年的星大修正法令的通过到星大学生会被改组，这一系列事件，深深地教育了同学，给予同学很大的冲击。蔡冲，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学生，他积极地投身到各项有意义的活动中去，同时，他也鼓励其他同学积极参与。在激动人心的斗争中，大大地加强了他那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决心。到组屋区收集衣物、捐款，到打昔乌打拉探访、慰问木屋居民，深入工友群中了解裁员真相，…… 凡学生一切正义的行动，都可以看到蔡冲的影子。

要进一步了解蔡冲的为人，可以从一些过去常和他在一起相处的同学对他的回忆中看出——

“起初我并没有积极参与学生会的活动，直到有一晚——回家时经过会议室，看到你和一群同学正在忙碌的印刷传单。为了让更多人响应救灾运动、为了让孟加拉水灾灾民早日获得救济，你们争分夺秒地工作。而我，非但没有加入帮忙，反而迳自回家。隔天一早，因为下午才有课，顺路来会所温习功课，经过会议室时，我怔住了！你和两位同学还在忙碌地印刷，看得出你睡眼惺忪，但是你们依然坚持工作，印刷机旁斜躺着两位同学刚刚睡熟。这一切，深深地感动着我，是什么力量使你们通宵达旦的工作？是什么力量促使你们无私、热情的工作着？那是一颗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心啊！想到这里，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加入你们的工作。”

“在忙碌、紧张和有意义的工作中，有一件小事我还记忆犹新。由于日夜不停的劳累工作，你也时常生病，但你从来不肯休息，抱病照样工

作。当同学劝你休息时，你总是说：“一点小病不要紧，吃成药就行。”看到这种情形，真叫人心疼，同学们都知道，这是不容易医好的病，是‘累病’啊！”

“当我回到学生楼，我常用手轻轻抚摸一张陈旧的长方桌，这是可敬的同学熟悉和热爱的桌子。我们曾经无数次地围着它倾诉大家的心愿、理想。还记得第一次看你站在桌前，信心百倍地鼓励大家打破思想枷锁、突破生活小圈子，积极投入救济孟加拉水灾灾民运动。你未曾把话停留在口里，你手里拿着扩音机带领大家从一座组屋到另一座组屋，从一区奔跑到另一区。

“虽然我们曾在这桌上发生过争执，但是，为了探求真理，我们进行了冗长的讨论，从午夜直到凌晨。隔天，看到你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书包和日记簿就当成枕头。几年来，这桌子成为你工作、学习、甚至睡觉的地方。夜晚，有时看见你到楼下洗衣服，隔天晒干了又穿回去，这就是你朴素的生活作风。学生楼——已成为了你亲爱的家。”

“正当半岛木屋区居民陷入无处安身的困境时，你越过长堤赶到打昔鸟打拉木屋区探访、慰问。回来后，你又向同学讲述那一幕幕受迫害的凄惨情景。夜深了，你静静一人坐在桌上，手中笔杆不停飞舞。隔天，我从壁报上看到了这一切。

“当华玲居民展开反饥饿斗争及本地工友反抗跨国公司无理裁员时，你又开始投入紧张的战斗中。白天你在展览会上不停地讲解，晚上你在辄辄的印刷，为的是把人民的心声传得更广更远，一夜、两夜、三夜都是这样。你眼眶已呈青黑还不愿休息，终于在第四晚，你呕吐病倒了，但是为了工作，你还坚持不去看医生。”

“无论做什么事，他总是干劲冲天，勇往直前。我在碰到困境重重的时刻，总是被他的乐观精神所鼓午着。

“我是华校生，英文程度很差，而那时好的刊物不多，有些不错的杂志如《亚洲学联报》，又是英文的。我每次翻了一两页，就没耐心看下去。但想起蔡冲，不由地感到十分惭愧，他也是华校生，英文程度也不好，但每次总看见他聚精会神地在阅读一些英文杂志，而在他的书包里，总是收着一本英汉字典。他也时常鼓励其他同学说：“要多懂些时事、学生动态，必须要懂得看英文杂志，因为一些英文杂志较敢报导，如果等到别人翻译时，那就太迟而又很麻烦。”

“还记得有一晚，协会的‘快讯’快要出版了，我也帮忙抄稿，由于平时不注意，一些简体字是独创的，反正别人还看得懂，就马马虎虎混过去。但是，蔡冲往往再三嘱咐我们抄写要认真，尤其是简体字，别字，千万不可随便。有时，在抄完一张腊纸后，他帮忙校对，并且在别字及独创简体字上画个圈，要求我们重改。从此，抄稿时我总是一本《简体字总汇》在手，凡不肯定的字，都要查清楚。他这种认真不马虎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几个抄稿员。”

.....

蔡冲从7月底开始一直被扣留在卫理路拘留中心，在没有公开审讯及对外公布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他于11月被定下两条罪名，被送往樟宜明月湾监牢。在这段期间，蔡冲经受了各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考验。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放弃他那为人群、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在明月湾监牢里，他坚持每天过着有纪律的生活，起床、早操、学习、阅报、跑步等都有所安排，他要使自己有意义地渡过那失去了自由的日子。他向同房学习马来文和英文，同时利用时间自学各种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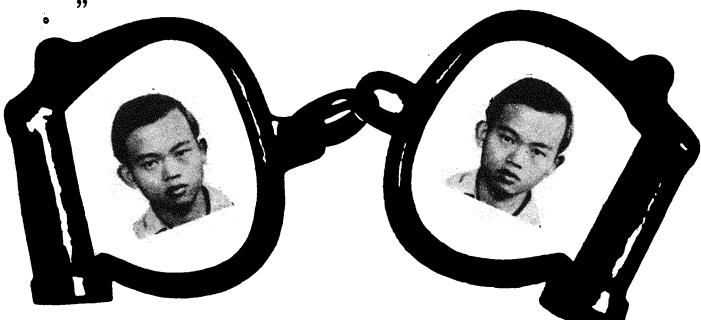
失去自由的生活也并不平静，威逼、利诱、欺诈等手段一再被应用，欲使他放弃理想，“重新做人”。可是，蔡冲不妥协、不低头，他一再坚持真理！

今年8月，蔡冲又被调回卫理路拘留中心，他再度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而没有倒下去。11月，他再度被送回明月湾监牢。

蔡冲已经被关了两年多了。在人生的旅程上，两年不算长，但要面临种种考验、亲临各种压力的环境里熬两年，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两年后又两年，又两年……到何时，蔡冲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呢？然而，我们坚信，蔡冲必定坚持斗争到底！正如他对前往探监的母亲所说那样：

“做人要有骨气，不要苟且偷生。我并没有做错事，如果要我做出破坏集体事业的事情来，那是妄想。正义属于我们，我们的斗争必将胜利。”



‘板桥’一行

‘板桥’！不知是谁为这间精神病院命的名，许多人也经常拿它来作为笑料——“你该进板桥啦！”

在玩笑之余，也令人感到精神病是那么可怕，更想起四肢健全的神经病患者那不正常的言行是多么叫人痛心。而患上这种病症的人，有增无减，尤其是青年人。这不禁叫人毛骨悚然。

乘着公共假期，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板桥精神病院。约在杨厝港路七哩处，转进了侧路，还经过一小段狭窄的柏油路才到达。只见一片空荡荡、冷清清，不像中央医院那么多亲友到来探望病人。是路途遥远吗？还是病人那痴痴呆呆、毫无感情、毫无反应的样子叫亲人看了更伤心以致他们‘不忍’来探望？抑或是许多留院了大半辈子的人们已叫亲友们给淡忘了，还是病人根本就没有亲友？

带着疑惑又好奇的心情，走在通往病房那满布铁栏杆的长廊上，感到一种阴森和恐惧，当迎面走来几个病人时，都叫人提心吊胆，惟恐他们忽然发作起来，抓人不放那可够受呢！许多病房大门紧闭，以防止病人出外溜达。我们通过走廊铁栏杆看到病房旁的餐厅及草场。只见三十多个病人，穿着那陈旧不合身的医院制服，三五成群地坐在那儿看电视，有的孤独的蹲在墙脚、呆呆地发闷；好几个衣不蔽体的则倒睡在草地上、水沟边，更有的在花丛里撒尿追逐着。叫人感到新奇的是，几名护士及杂役们在和病人研究甲骨文（打麻将！）大概是共同消磨时间吧！

当一个病人发现我们在走廊上观看时，其他的都一窝蜂地拥了上来，每个摊开手心要讨香烟、银角。我们毫无准备，不知所措，要分给这几个，那一大群又顾不得，后来院方人员叫我们不可给病人任何东西时，我们也乐得松了一口气。但是，病人那种穷追不舍、频频乞求的神情，叫人于心何忍呢？

一个知识份子模样的青年，手捧书本，边走边念念有词，还向我们高举那厚厚的英文书。原

馬雁

来他曾是个勤勉聪慧的大学生，正因为从中学以来便死啃书本。死命拼过重重考关，好不容易才踏进了大学门槛，更要拼得比以前多千万倍，拼、拼、拼，最终精神分裂以致落到今天这地步。磨破了十个指头，含辛茹苦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的老母亲，如今心已碎了！文凭、学位，还有多少青年要为你牺牲啊！

一个印度青年，头部包扎着纱布，笑容可掬的向我们问好，又感激我们的到访，并爽快地讲述他的遭遇。从他的言行看来相当正常，他说是被几个流氓打破了头后，即被警察拉了进来，老婆和孩子哭得死去活来，目前家里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有几个老年人，看来也没什么不正常，原来其中一个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为无依无靠，不得已以这儿为安身之处。我们不竟哗然，一个正常人与一群不正常的人在一起共宿食，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可能某些人也谓之为照顾老人吧！

老伯还为我们讲述了住院的情况，几个病人也争着讲，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护士杂役们经常打人，要他们洗地板，洗厕所、除草、洗衣等等。也挑选几个较乖的（病情轻者）协助到厨房拿伙食或搬运用品等等。

老伯还讲述几名从监狱抓过来的青年囚犯，常自言自语或大骂某某大人先生，原来他们是曾被拷问虐待以致精神分裂、错乱的。大家听后不禁满腔怒火，顿时，我想起世界上那背叛正义、四处称霸的老大哥——苏联，以精神病院来收拾异己者的卑劣行径是众所周知了。类似或更甚于这老大哥者，比比皆是！多少正义的人们在独裁者、刽子手魔掌下被折磨、摧残啊！

不远处传来阵阵歌声，只见一个青年站在水沟边，手舞足蹈地在演唱。当一发现我们，又是伸手要烟要钱。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曾威风一时的歌星生涯，又说当兵时如何‘英勇’地抓小

一只旧表



· 钟生 ·

中午的阳光像个大火团，人没让它烧焦，也将会晒得头晕。在这条脏臭的后巷里，我们这几摊旧小的摊子，更像是烘炉里被烘坏的烧饼。我汗流浃背，正昏昏欲睡，但看到师傅那布满皱纹的前额滚着豆大的汗珠，仍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我立刻抖擞精神，揉揉疲惫的眼皮，再低下头继续工作。

一个陈旧的手表递了过来，“头手，这个手表不知道有什么毛病，老是不走！”我照例把表壳打开，这是一只廉价手表，不少零件都生了锈，部份齿轮已损坏不已。“这个表最好别修理了，买个新的吧！”他犹豫了一会儿，我便把表递给他看，“你的表进了水，生锈得厉害，要大修，太花钱了，这种唛头的表就算是买新的也只需要十多块钱！”他似乎没考虑。“如果要修理，请问需要多少钱？”哈，还是要修，好，我讲了价钱，看你不乍舌才怪。“最少六元！”他有点不满地说：“这么贵，可以便宜一点吗？这表是二手货买回来的……”“新的只需十元……”我本想再重复这句话。但，瞧他那坚决的样子，我还是改了口，学师傅常说的：“我们的价钱是很公道的，而且保用半年呢！”“好吧，什么时候可以修好？”真出乎我意料，他竟然要花六元来修理那隻陈旧不堪的‘老爷表’。“好吧，过两天来拿啦！”

我望着那布满水泥的表壳，表的主人必是位水泥匠吧。那表面的好几个数字已经面目全非了，何况零件沾满铁锈，还要花六块钱来修理，实

兵，说着，还要我们欣赏他高歌一曲‘一缕相思情’，还摇摇摆摆，扭动屁股，我们真是哭笑不得，好不难受。好几个剃光了头的青年，面黄肌瘦，木然地站在一边，他们都是在服役受训时，因受不了，而折磨成这个样子。朋友啊，要是他们是你的哥哥或弟弟，你会有什么感受？

还有许多病患者，男女老幼都有，受骗受侮辱的、婚变失恋、有的是生意失败破产、有的是拼不到文凭，或受家庭问题打击的，还有被生活

令人费解，买一隻新表不是更合算吗？他为何坚持用旧表呢？

对着那隻“老爷表”，我花了半天时间给它动了“大手术”，竭尽所能把其“内脏”清理一番，更把表面擦得亮闪闪。隔天，那位工友果然来了，当他看到那隻变化不少的手表，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这时我才发觉到他的相貌敦厚和蔼，凝视着他那满意的神情，我心中有一阵说不出的快慰。“你不必花这么多时间去擦亮它啦，我做粗工戴的，只要走得准就行了！”说着付了钱，道了谢，才离开小摊子。望着他那宽大的背影，他那沾满泥浆的粗布鞋，那张黝黑、敦厚的脸庞像是还在面前，不知怎的，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这是一位劳动者对待一隻手表的态度，可不是吗？手表是用来报告时间的，只要准确不就行了，那“老表”命不该绝，“动了手术”还能活的。为什么要把它摒弃呢？为什么一定要买新的呢？

曾经遇过一类顾客，大概是马场或“四字坊”的常客吧，他们不时配戴名牌手表，不是金便是钻（表面数字用黄金铸成），当玻璃表面稍有磨损，便急着要换面，当新款式面市，又忙着换新表。但是当赌输了钱，就把表递过来问价钱，说道：“阿兄，帮帮忙，替我卖掉它。”

前者的俭朴、踏实与后者的奢侈、虚荣对比之下，给予我更多联想和启发。

压力逼疯的…………深入挖掘他们患病的原因，不难找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来！

归途中，热风扑面，感到一股闷气，更觉百感交集、思维紊乱。我在想，要是一个健全、公平的社会，怎会有这许多畸形的现象？又怎会有这许多悲剧产生？怎会有这许多无辜的人们受折磨、被摧残？

傻瓜

• 范綠 •

有位在夹板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的厂里，没有一个乾淨、可供休息的地方。一天，他兴致勃勃的独自打扫着他们的工作场所，料不到其他工友都只是看着他打扫，有的甚至笑他傻、白费气力。

开始时，他不理睬那些工友的话，但实际上的情况，就如那工友所说的一样。两次、三次……他自己也感到厌倦了，不再打扫了。他说，这件事让他深深的体会到：工友们原来是那么自私的。你要是替大家多设想的话，他们是不会感激你的，只会享受你给他们的利益，然后却笑你是傻瓜。

朋友感慨万千的说：“现在，我看透了，我不会再做傻瓜了。我要学自私些，我要做聪明人！”

就这样，他在他的脑袋里，挪出些空位来，填上了“自私”。

他还告诉我，一位刚来上班的工友，在休息时整理他们放置工具的架子，还把周围收拾得十分干净，叫大家去休息。他便对那位新工友说：“你现在扫清洁了，等一下还不是一样又脏了？我以前也有扫过，他们只知道笑我，我也看破了。算了吧！不要再做傻瓜了！”

那新工友却这么回答他：“我就是要做傻瓜

。”朋友笑笑，语气却很肯定的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一样觉悟过来的。”

朋友的转变，使我想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看法，已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而且还不断地侵蚀着每一个人。像那位新工友，是还未沾染上，所以他还有那股“傻劲”。

我庆幸他还有那股劲。但单凭那一股“傻劲”，够吗？我也怀疑。

如果，他就是那么想：“我甘愿做‘傻瓜’，便不分皂白的埋头苦干——今天扫，明天脏了，再扫。这样做了，其他工友又没有来帮忙，只会一味的笑他傻，利用乾淨的地方休息，但却又不保持清洁，一而再的弄脏，那么，可以肯定的说，那新工友的做法，说不定会变成我那朋友一样。

要是他能够带动其他的工友，主动的帮忙打扫，开始时，是一、两个，到后来，全部都来帮忙，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当然，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他不但要做一段长时期的“傻瓜”，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神，去做其他能促使工友们主动起来的工作。

希望他不管到了那里，都还带着那股劲，也积极的做群众工作。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做“傻瓜”吧！

小事二則

• 康康 •

(一) 开芭

礼拜天，我们几个到亚碰家帮忙开芭。亚碰是一间锯木厂的机器操作员，工作已经够他累了，还要轮班，我简直不能想像这次开的芭地是他自己用来种菜的。

来到亚碰家，工还没开，他便准备了茶水饼干招待我们，真不好意思。开芭，对我们这群平日没有劳作的门外汉来说，既新鲜、又有趣，也

可以说是一种考验。

烈日当空红似火，锄草、松泥可不简单，不一会儿，我们几双手都起了水泡。

“你们做不惯吧，歇会儿喝杯茶。”亚碰笑着，递过一杯杯的茶。

趁这个机会，我问亚碰：

“碰哥，这芭地开了谁要种的？”

“我囉。”亚碰拍拍胸膛。

“有冇搅错”，我抓抓头皮，“你工作这么辛苦，又要轮三班，何苦这样拼呢？”

“看这块地荒着，怪可惜的。我是这样想，反正放工后还有时间，就种些不大需要细心照料的菜，收了可以卖点钱，看看那些工友有急用，就可以帮点忙。”

三走后巷有感

• 程書 •

、玩弄，多少颗年青的心被麻痹？！

路是越来越难走了，人也越来越拥挤；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是挤身在人妖（男娼）巷了。在这里，人们正闪动着一双双色迷迷的眼光，寻找他们合意的对象；男娼们更是搔首弄姿，嗲声嗲气。这里人妖的“生意”兴隆，这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畸形表现吧！

好不容易才从人海中钻了出来，可是我的心潮却总是不能平息。穿过这条黑街，使我感到无比的愤懑，那活生生、血淋淋的一幕，使我毕生难忘。

回想起报章不久前曾报导：“去年在密驼律医院治疗的性病患者中，近70%属于15—29岁的年青人。……由去年8月起，卫生当局接到19,301宗性病报告。……本地性病的传染媒介中，妓女最少占60%。据调查所知，本地69%的男娼和42%的妓女患有梅毒和淋病。……”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么多青少年会患上性病？”

“为什么酒吧、夜总会等花天酒地场所和色情杂耍到处林立？”

“为什么娼寮妓院能公开营业？是否为了发展旅游业？”

“到底问题的根源在那里？”

“到底谁应负责？”

夜幕低垂，已经是凌晨时分了。

穿过几条昏暗的街道，一路上只感觉到四周是那么的静，我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

很快的，转到一条热闹的窄街。两旁尽是熟食摊位，明亮的灯光照耀着。这就是Johore Road了。

小白轻轻地用手肘碰了我一下。他指着夹在两排店屋中间的一条小巷，说：“就是这条，男娼的。”我这才发觉到那络绎不绝的人群，不是走进这条小巷，就是从巷里走出来。他们，不都是些年青人吗？其中还有不少是留着短短的军装发型，年龄在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我向这昏暗的入口处走去，只见巷口黑压压的一片，整条巷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可是却没有喧闹；那气氛，静得令人心寒！

我们转身走进人较少的妓女巷。巷口是寂静的，这和男娼巷的人潮汹涌，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人们走走停停，目光总是向着坐着、或站着的妓女来回扫射。那神情，就像挑剔的顾客在仔细地检查着货物似的。妓女们一双双无神的眼，沉默地等待着“生意”的成交。她们不正是一群饱受欺凌和歧视，坠入生活的深渊而不能自拔的妇女？！一间间用木板分隔开来的小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床，一个洗手盆之外，就是一阵阵的异味；就在这一间间的娼寮里，多少妇女被欺侮

亚碰这番话，就像一根棍子敲在我这时常只想到自己的脑袋，对亚碰这位年青的工友我不禁自内心深处泛起了无比的敬意。

这次开芭，不仅是体力上的考验，更是我思想上的开导。此行收获可不少啊！

(二) 让工

午餐过后，到百货市场买点用品。忽然，一张熟悉的脸孔出现，那不是多年不见的小周吗？我趋前去找他谈谈：

“喂，小周，好久不见，好吗？”

“好，你来走走？”

“买点日用品。你呢？”

“我本来是来应徵工作的。”

“你不是在印务馆做吗？”

“辞工一段时期了，对老板那种‘势’死父不爽。”

“那你打算转那一行？”

“还是印务馆，换别间。不过，刚才恰好碰见一位在旧厂认识的工友，他也是不干了，来这间应徵。本地的印务馆又不多，而我暂时经济上还应付得来，便说来附近找朋友顺便来这儿逛逛，真巧碰上了你。”

我顿时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孔融让梨的故事我看过听过，但是，让工这回事却还是头一回看到。



~~ 白芨 ~~

今天，我约好凤出来书局逛逛。等了半个钟头她还未到来，气得我七孔生烟，正想自己先去，蓦地才见到她拖着个小瓜匆匆忙忙赶来，这小瓜原来是她的外甥阿宝。

“怎么这么迟才来？！”我责问道。

“都是他囉，出门要打扮，又迟起身，所以才迟了，对不起。”

人既然来了，算了吧，刚才的一股火气不知为什么也就发不起来。我们来到附近的一间书店，其实，也不能全叫做书店，只见除了卖书外，还有大批的各式各样的玩具和摆设品，真是琳琅满目，小孩子玩意儿真不少，看得阿宝兴奋极了。走不到一会儿，阿宝便开始吵吵闹闹，要这要那，而凤却说这些家里已经有了，那些家里也有了，不许他买。

“你叫阿姨买给你吧！”言下之意，即是要我买给他。

“茂，你不是说你很疼小孩子的吗？那你就买给他吧！”凤对我说。

“噢不，凤，如果这些玩具阿宝家里都有了，那我就不买给他了。”

“哎，你真是孤寒，今天是我第一次带他出来跟你逛街，你理应买份见面礼给他嘛！”

听了凤的话，我不禁犹豫起来，这是什么礼貌，我可不懂。可是，我却知道，阿宝是凤家里的小霸王，从小给父母宠惯了，要风得风、要雨

归途 中

馬雁

下了车，还得走十五分钟的路程，为了缩短路程，我总要往新世界游艺场里穿过去，往往是在晚上十一点多，也不用收入门票。

游艺场里的店铺多半已关门休息，几间还没关门的，疲惫的店员也已在收拾着那几个已经褪了色的“大减价”牌匾，它们吊在空中，被风吹得凄凄凉凉地摇晃着。那一堆堆廉价“T”衫、裤子、裙子，也因为每日灰尘沾染，收收摺摺的，显得肮脏，但是它还胜不过那三间戏院的几张令人恶心的猥亵大海报。

正中那卖匣式录音带及唱片的摊子，还不甘寂寞地以最大的声量大播其货色：“我愿意等待



• 陳亦 •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今年八月初，也即是该校国庆庆祝节目采排的那天。

当天，有一位美术老师的汽车不知被那位“坏旦”学生刮坏了。隔天，这件事传开了，震惊了我们。在这样严厉的校规下，同学们应该是“胆小如鼠”的，却竟然有人敢“大显身手”。同学们都议论纷纷：对付这样的老师，是应该的；这位“刮车”的同学会被“捉”到吗？万一被“捉”怎么办？许多同学都关心着这位同学。

我们且看看这位美术老师平时的教学态度吧！

上课时，态度懒散。教了我们几年的静物写生，根本没有教我们画背景，对我们这群预考的学生来讲，的确是很可悲的。他也很爱开玩笑，小孩子似的（其实也老大不小了，三、四十岁的人，不过这是我们的X老师对他的评语，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尤其对那些有点“身份”的同学，更是过份到扮“小丑”都可以。改学生的作品时，总少不了看看图画纸背面，以确定是谁的作品，假如是那些平时他看得起、又敢跟他使性子的，不七十分以上也有七十分，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像这样的老师，你们说怎会不引起公愤呢？于是也就发生了“刮车”事件。

这件事发生后，校长即在周会上大力谴责这位“刮车”的同学，认为这只是畜牲的行为（稍嫌手段不高明），要这位笨学生向她自首，那么就可以原谅她，替她守密。并表示如果这位同学不服气，大可以刮她的车、“放胎风”等（好大

你一百年，一万年不算是长的时间……“看！那家伙正摇头摆脑地自我陶醉呢！他的理想会是什么呢？”

近出口处，有间规模不小的马来午厅，三五成群的马来青年，油头粉脸，一个接一个妖艳的马来女子。大概是刚才跳午扭酸了脚吧，只见他们扭成一团，跌跌撞撞地走出午厅。午厅门外又蹲着几个浓妆艳抹的马来妇女，正在猛抽着香烟，只见她们袒胸露背，那涂得又蓝又黑的眼睛不住扫射往来的午客，这究竟是什么职业啊！

我忽然感到毛骨悚然，加快脚步走出游艺场，门外又是车水马龙，灯火通明的大牌档和咖啡

方！？）。

在教师节将至的时候，校长还拼命鼓励学生应该尊敬老师，特别针对这一事件，因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呀！好伟大的哦！在此之后，为了筹备教师节庆祝会，每一位同学都得学唱一首歌颂老师的歌，以便在当天高歌一曲。在校长大力的宣传下，如果我们跟着指导老师学习，壮壮声势，那未免太对不起她老人家了。

再说这位美术老师，在“刮车”事件发生后，表面上一点伤感都没有，还向他所教的班级发表声明，说什么车被刮坏无所谓，有保险公司赔偿，如果那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刮一次；今后有那位同学不喜欢上他的课，也可以出去。然而他的无所谓乃是假惺惺，一方面是有保险公司赔偿，一方面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现在，这件事算是平息了。不知是这位笨学生与校方妥协了，校方实现了它的诺言：原谅她、替她守密；抑或是“凶手”至今仍未查出。

无论如何，“刮车”是学生表示对老师不满的一种行动。在学校里，如果同学们要直接向老师提出批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说校规设有这一条，多数老师也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就好像这位美术老师，还处处在替自己辩白，一点自我检讨的态度都没有，学生也只好通过像“刮车”这类行动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在将离别这校园之际，我不但没有依依不舍之情，反而对母校产生一种厌恶感。非常对不起——伟大的校舍！美丽的校园！

3—10—78

店，挤满了吃宵夜的夜游人。有一个神经失常的中年妇女，穿梭在食摊间狼吞虎咽地吃别人吃剩的食物，来往的人却没有注意到那个瘦小又驼背的老三轮车夫，他那永远低垂着的头，那暴满青筋浮肿的双脚，没有人要坐那辆陈旧不堪的三轮车，但他却风雨不改，耐心地在路旁等待着搭客，偶尔，有一两个和他一样贫病的老人来光顾，他便也低垂着头吃力地踏动那相依为命的老三轮车。

我感到脚步沉重，心里纳闷，思潮起伏，许多的问题在脑海盘旋、盘旋……。

受累的我們

靜思譯

Usman Awang

守夜的卫兵很野蛮地把我们从甜睡中叫醒；那时我们还在多么美丽的梦境中幻想着，好像未入睡前所幻想的一切情形一样。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座用木柴搭起来的长形茅屋；木板的墙壁和亚答叶的屋瓦。茅屋里有两排常为阿刺伯人用的睡榻排得整整齐齐，睡榻是用小指般大的粗绳结成的四脚木榻。

我们在那坚实而又摇摆的榻上铺了草席，晚上我们就躺在上面就寝，或者值勤回来时也是躺在上面休息消除我们的疲劳。（骑脚踏车巡逻，或者以脚代步，或是乘坐吉普车从那密密丛丛的大森林徘徊一直到甘榜里的菜园。）那有肚的粗绳睡榻也是臭虫最安逸的寄居所。——我们最大的吸血敌人。有时它还静静地匿藏在我们的衣角而到处跟随着我们；当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它便会偷偷地出来咬我们，用它那细而尖锐的小嘴大吸特吸的吮我们的血。结果它的身躯便涨得腥红好像一粒红豆，储藏着我们的鲜血。但当它落到我们手上时，便会被我们捏死，接着它的身上便会发出一股耐人嗅味的臭觉，使人嗅了呕心欲吐。

我们的睡榻排列和我们居留的所谓「兵营」的情形，就和一间医院的情形一模一样。睡榻长长地分作两行，中间就是我们往返的通道，当入晚的时分情形，的确和一间医院的三等病房一样。

守夜的卫兵以高厉的呼声把正当酣睡中的我们搃扰醒来；假使我们感到疲乏爬不起来时他便用他那笨重的军鞋大踢我们睡榻的脚。

「噢噢……醒来，醒来！」他叫喊着，同时用他的手杖敲我们睡榻的脚。

我们刚刚闭了几小时的眼，一时睁开来又面对军官的灯光强照下，实在很感刺眼。虽然那灯

光只有廿五伏特，但对我们睁开眼睛的感觉是相当辛苦的。我们皱着眉头，而且在我们激动的情感下都对那守夜的卫兵表示不满，但是他的行动却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一个人都不敢！

谁敢违反呢？类似的事在我们之间是普通不过的——自从我们训练当「警员」之后，这普通的事件我便会体会到；但假使轮到我们晚上放哨值勤时，我们也是如此的行动——以牙还牙。

寒冷的空气在外面回旋着，接着袭到我们的「营」；侵入我们的皮肤，冷彻我们的骨髓。



昨晚点名报到的时候（我们每晚九时点名报到）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凌晨二时的时候我们得到警署集中，我们也被命令着森林的制服和武器配备。

当然也带着各人的命运。

点过名以后，我们把水瓶装满了咖啡乌——浓浓的甜甜的，还领了几包打枪牌的香烟。在森林里我们缺乏香烟并不是不习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模糊不清，我们之间看到微弱的烟团密集在空气中，并很敏捷地消失在大气层里，我们将朝着烟团的方向向前。吸烟者所节俭和备积的香烟，只好自动地把它掏出来让我们的嘴唇能不断地享受烟瘾的熏陶。

我们已都集中到警察局，一堆堆身着绿叶色制服的人，飘摇荡漾密积的烟雾环绕在他们头上而渐渐地在他们那绿色柔软的帽腹中消失。他们备带的器械都紧握手中，那林立的枪口向上大张。

我们之间没有一个人提起关于黎明前要去的地方，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将到什么地方去，将要到那个森林去巡逻，突击那一座山，什么人将被拘捕，或是用我们手上现成的武器消灭他？

「刚才你几点回来，罗？」一个近视和歪鼻子的朋友，好像阿刺伯人的鼻子，亲切地问他的朋友。

「十一点，整晚都没有机会，仅坐在园里而已，但人不多，从前见过的寡妇我又遇到。」他的朋友回答。然后便把头倚靠在他身后一抱之大的石柱上。他的眼空虚地向前眺望。也许他在寻思他遇见的寡妇，或是追忆昨晚事情发生的经过。

「结果？……」他的朋友继续问他。

「噢，白人带着她，她可威风凛凛，连看我们都不看，她以为她已经成为 Men（夫人）了。」

「是白种军人吗？」

「我不清楚，他是着便衣的。哈！那寡妇，不得了，她已经会喝啤酒啦，晓得吗？」

「到底是哪一个寡妇？」一个新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希杨……啦！从前那个被枪击毙于曼梳的遗孀！」

「曹长曼梳？那个从吉隆坡调换来的？」

「当然啦！」

我猝然想起他的名字，他的人。

曼梳曹长自调换到我们局里来大约两年了。六个月前——一九四八年以后——他死在一个森林的械斗里。他死后，他那位年轻镶两门金牙的太太便回去马六甲她的甘榜鸟让。几个月以后便常常看见她在市上；当晚上时候，她常常在「城市花园」（马六甲的一间娱乐场）出入。她和一个小孩同行，但不是她的孩子。她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母亲，她曾经二度结婚。当和曼梳曹长结婚的时候，她刚刚渡过禁婚期，据我们的朋友说；她从前和曹长是经过很亲密的认识而结合的；缱绻的生活将他们带到主教的家，通过主教完成他们白头偕老。

曼梳曹长有两个孩子和他的第一位太太，但是当他太太患肺病逝世后，他的两个孩子便由他们祖母（曼梳曹长的母亲）抚养，并供给他们求学。据说他的母亲不相信曼梳曹长会教好他的两个孩子，当然他娶了新太太以后，他的孩子便有了后母。好像我们社会的传统一样，后母看顾孩子和教育孩子总不比亲生母亲的亲切和体贴。

「从前我已经带过她，她的体魄很结实。据她说她要把钱都储蓄起来，然后购买田地。待她老的时候便可以在自己的田地工作；不但自由还能生活。」

刚才那个新的声音冷静地说。他的名叫玛末，一个个子矮矮又有肥胖体魄的人，因此人家都叫做「胖子玛末」，因为在我们的朋友之间也很多名叫玛末的。当我们在森林里巡逻时，常常都是他提机关枪。

「她的父亲从前拥有田地，但是已经抵押给放高利贷者。据说那时候因季候不景气，天旱无雨而遭致失败。现在那些田地已经失去了，它已经转到高利贷者的手里。但是希杨可爱极了！假使她笑的时候还有酒窝呢。」

玛末泰然地笑。

首先提起那寡妇的事的罗却感到失望，应该是他超越胖子玛末才对；希杨应该是他带，当然他是比玛末强得多，薪水也比玛末高。他睁大了眼睛，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要呼掉一个重压在心头的叹息。

「一天我也能够得手。」罗自言自语地说。他那微弱的声音渐渐地消逝在别人的耳朵里。

最后闲聊的声音突然沉寂下来，仿佛是被埋入泥土中。

我们的首领来了，他命令我们归到各人的队伍；厉声的命令逼得我们像一副机器，只要一按制动器——奇异的制动器，它就自己会走，依照支使者的意思走，毫无差异，也完全没有生命，完全操纵在控制者手里。

我们自己都不了解，为什么会如此地屈服；且常常胆怯和遵循统治者，就连我们的首领本身也是如此。但有时也感到某种内疚怨恨催促的感觉，甚至我们那些首领们——尤其是那些经常责骂我们的——我们便会将他认作敌人，我们不希望这种人活着，甚至不要他们在我们面前出现。

喧哗声又重新浮现；声音好像是巨大的巨人在地面升起。我们被命令坐上停在警署前那坚硬的车，就是停在距离我们经常作为军队演习的操场不远的地方。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自己认为安全的车；那些相似于小型巴士的福特运货车四轮笔直地停立着，我们都蜂涌地抢着上车，仿佛是被人驱逐的猴子，就是那两辆吉普车也是我们抢夺的对象。只有那些余下来的人和那些不喜欢争先的人手里握着枪静静地朝向那些没有蓬盖三吨重量的罗厘车上去坐。

几分钟以后我们的队长出现了——包括一个白种人，和我们局里的O C P D——大摇大摆逍遥自在地朝向各辆车走，而他们仿佛是彬彬有礼和个性忍耐的人，安然地打开各人的车门，静静地把自己的身子往车厢塞。

最初我们的行程经过了已经荒凉寂静的街道，一个穿着肮脏衣服和负伤的人，穿过街道，翻翻垃圾桶。他们翻出所有桶里的垃圾试寻觅一点东西，结果弄得整街都是污秽散乱的垃圾。几只狗也搜遍了那些垃圾桶，或者伸它的嘴到堆堆被人翻出来的垃圾堆里。那些动物那样瘦，看起来身子都变成长长的了。那穿着破旧衣服的人和狗之间仿佛牵着一条同命运的线索——同一命运；同样的生活和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泉源寻找生存，而且同一种物食。

车辆的吵杂声接连不断地从它的头部发泄出来，冲破了黎明的寂静；车灯划破了黑暗笼罩着的街道，现视了两边的森林。寒冷的风穿进了我们的身躯，刺透了我们的骨髓；剧烈的风不停地迎面扑击。凸凹不平的道路使我们的车子摇摇振荡，我们之间不时互碰在一起，因此产生了各种粗俗不雅的诅咒。但是那些诅咒声很快地便被那轰隆的机器响声蒙盖了，连司机也来不及张耳。

光秃的高山脚下有一甘榜，甘榜里有一华人的菜园，当我们听到他的鸡啼时候，我们已经穿过了被浓雾弥漫了的小森林。那时候——和往常一样——我们只是静悄悄地作准备；我们的枪也都上了锁。我们的心剧烈地跳动，周围的一切声音清晰地听到，我们便警惕地防守着。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内心深处的悲哀，深深的悲伤，追忆和记忆那些靠我们生活亲切的人。我们年幼时母亲唱摇篮曲催我们睡觉时的神态，哥哥和弟弟们的容貌，或者常和我们在一起争论的姐姐。但是我们之间紧结着兄弟姐妹的爱，这一切都浮现在我们的思维和回忆里。他们的优越都呈现在我的眼前。因此我们寻思着如果我们死在这森林里那怎么办？我们将他们留下又将如何？我们的心紧紧地拥抱着，深深地悲愁着，更怀抱着我们的思潮。

「假如我死了，我的孩子便成为孤儿，我的妻子则成寡妇。她们当然要承担生活的重荷，我的妻子将负起生活的大重担来；她要维持自己的生计又要负担孩子们的生活费。说不定孩子们到处去叫卖糕饼，可能我的太太哭得死去活来。

啊！上帝，世上的痛苦远离她吧，下贱的生活隔绝她吧，出卖她自己给别人。噢！仁慈伟大的上帝呵！庇祐她吧……」可能那些拥有太太和孩子的朋友中有如此的思想和祷告的幻想——我们的朋友现在正以生命作为赌注，为家人，再没有别的，要是他们死了，而那死显然是为了他的太太和孩子！

纵使人家说我们是为建设祖国而战，或者当我们死了人家会说「民族的花朵坠落了」。但是在目前这一刻里面，我们以生命作赌注的时候，我们的想像，所有的回忆，包括着接近我们生活圈的人——母亲，亲戚们或妻子、孩子们。

啊！我们只是一副将开动的机器，只等待着驾驶者的一按。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将面对什么人，将枪击什么人，或者将被什么人所射击，因为一切我们都未曾想像到，事先我们也不能想及。我们猝然地跟他们对敌，然后互相残杀，互相消灭。

夜渐渐地随着时间而消逝，黎明已经被浓雾所包围，我们的队伍继续前进。

突然剧烈的枪击声从两方面击来——在我们的左方和右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造成了我们的慌乱；我们都往地上倒伏，扑向树干觅寻掩护。

因此便产生了一幕小小而剧烈的射击战。

在那紧张的时辰里，我们失去了一切记忆力；思不出母亲，哥哥，弟弟和姐姐们的容貌。而且也不及思索我们的灵柩或者坟石在显赫地抬行，鸣礼炮致敬。我们只是射击，装枪弹不断地射击。枪声悉悉地轻易穿过树叶，冲进了树干，跌落在地上。我们的心里并不因此而感到害怕。突然从决死战射击的对方——猝然地停止射击；我们也随着停止。

朦胧的天空，部分因为被树叶所遮掩，黎明的星儿淡淡的光晖揭开了朝暮。那些星儿仿佛向着我们这些互相射击，互相残杀的集团付于一丝的微笑。

一朵云彩懒洋洋地移动。

距离我躲避那一抱之大的树头，约五码外的湿地上，发现罗右手反盖在他的左侧倒在地上，离他不远之处又看见默拉钦老伯朝天仰卧，他的枪也跟着躺在他身边。那是我看见的——在黎明破晓朦胧中看见。如此在我们之中谁也不敢站起来，因为我们意识到在这种环境中显露自己只

有做子弹瞄准的目标，况且我们的呼吸还忍耐着，仿佛我们的呼吸都怕给别人听到。

悲伤的感觉又忽起；它随着浓雾弥漫而至。但是这次的感伤在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中沉浮着，罗是什么命运，年轻瘦长的人，昨晚才兴致万分地畅谈他和希杨的经过，而还渴望再「带」那寡妇？

朝天仰卧的默拉钦老伯的命运又如何？他已经老了，他的年纪也许和我的父亲相等，他当警察服务已经很久了。老警员——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喜欢如此称呼他。比他年轻得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谙通英语和受过教育，所以只服务了一年便跃升为警长，因此他们叱咤默拉钦老伯：「老警伯，不懂得工作！蠢货！不如回到甘榜去吧！」还有一些不堪入耳粗陋的讽刺，但这一切在默拉钦老伯仿佛已成为家常便饭了，他只有默默地低着头。虽然他被那些年轻人愚弄而感到难过，但是默拉钦老伯还是站稳他的工作岗位。比如在长官官邸执行警戒时，默拉钦老伯严格地戒备，站四个小时，或背枪行来行去，充份地表现出一位警员的服务精神。

在此形势的时辰里默拉钦老伯还是被重视，还可以动员他到甘榜的菜园，进森林杀人或被一生不曾为敌的人杀。虽然再过六个月——依照普通警员服务的规定——他将领得养老金而且获得三个月的有薪假期。

养老金对一个老警员，好像默拉钦老伯，在他一生的服务中是无上的欣慰和高兴；他将返回甘榜耕种。将领得的薪金节省起来，再过几年便可以买多一两亩田地。这块田地便是他服务的对象，把他最后光景献了出来。那时他的孩子也许长大成人了，并且在马来学校毕了业。他将寻找自己的职业；一般上当一名军人或一名警员——承继他父亲的历史。假使孩子是个女的，那么当然她已经是一位黄花闺女，而且已经离开学校，懂得书写和阅读，三十篇可兰经也已经读过，不久有了对象便可以脱离她父母的生活负担而婚配。

默拉钦老伯多幸福而多美好的生活计划，而他恰有三个孩子——最长的男孩子已经被选为新警员；次的是个女孩子，已经是个成熟的姑娘，并且和同一甘榜的一个年轻人订了亲，她的婚礼准备在默拉钦老伯退休后举行。最小的也是一个女孩，一个正在发育中的小姑娘。

啊，我再看看那已经僵硬的默拉钦老伯的尸体。

■ ■ ■

黎明的曙光从东方的天角伸出头来，赤红色的脸庞被层集的云彩所笼罩。

山顶峰边的树端，望去好像被浸蚀在云朵里，被赤红色的天覆盖着，风轻轻地从山顶峰吹来，吹在树叶上耍戏，然后降落到地上玩弄还在俯伏的我们。

就在这时候曹长烈斯和胖子玛末——我们队里的机关枪手——从那树林里的树枝，树叶，树根里挤出来，他们喘着气，同时跪着叫还俯伏在树头的我们集合。然后以慌乱和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我们已弄错了，他们也错。但是他们的错误，他们先开枪射击我们。」他的气喘得厉害，但声音清晰可听。

「我们射击前面的『森林部队』，吕木伍长牺牲了，两个受伤。还好我及时收听无线电，不然更糟。」

「我们自己互相射击。」他充满后悔，反覆他的话，接着是重重地叹气。我们也随着他而叹息，泄出心中千千万万的紧张闷气。

夜晚的尽头静悄悄地被时间吞逝；骄傲和美丽的早晨驾临了。

我们扛着创伤的尸体，带着受伤的同伴回去。

昨晚上我们来的兴致情形都消失了；所有随着我们的喧哗声也去了，跟随我们的同伴和朋友的灵魂一起不见了。他们死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武器，人家给我们杀别人的子弹——我们不认识的人。

事件的发生传出后，每一个人都感到悲伤，在我们国家的大人物将表达他充满悲哀的报告书，仅是如此而已。

因此对敌的事一直牵累着我们一切安宁可爱的日子。

而我们这些受累者？

一一地死亡……为的只是一口饭。

《近代马华诗歌选集》读后感

故民

风云出版社所出版，由李拾荒先生所主编的《近代马华诗歌选集》，似乎是战后一本拥有最多作者和作品的《选集》。这本《选集》一共选入 40 位作者的 40 篇作品。编选的日期从 1965 年至 1975 年这 10 年间，在各报刊，杂志或单行本所发表的作品。

这本《选集》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方式来进行编选的呢？相信这是一个令人关心和注意的问题。

《选集》里的 40 篇作品，内容非常广泛而丰富，反映了各行各业工友，农民、渔民的生活状况；也表现了诗人们的广阔胸怀，和对祖国热烈的感情。这是《选集》的一大特色，然而，读完了这本《选集》，我们感到这本《选集》似乎还欠缺了一点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印象呢？

从《选集》的所有作品来看，编者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是以“文学观点”来要求作品；作为“文艺性”的一个“选集”，无疑地，这本《选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若从文学资料的角度来看，这本《选集》就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了。

战后的马华诗歌，从 40 年代末期迄今，少说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中间经过几次巨大的政治变动：紧急状态时期，反殖运动时期，福利工潮，学生大集中……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不同的社会情况，不同的文艺思潮，而诗歌创作始终都与这些民主运动紧密结合。1965 年至 1975 年这几年间，社会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马华诗歌在这急剧变化的局面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她的发展道路又是如何的呢？

《近代马华诗歌选集》是否能够给我们这十年来，整个社会面貌和文艺活动，提供一个实际的，客观的反映呢？

提出这样的看法，并非是贬低《选集》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从文学资料的整体意义来探讨。文学资料的整理，不单单是指资料的收集和出版，而是通过这样的一项工作，让读者

明白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的特征，了解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及其生活奋斗。因此，不管你选的是一群作者或个人的作品，你必须以此作为大前提。

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篇》，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30 年代以后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和她的代表性。从编者的“导言”，以至诗歌作品的内容，都能帮助我们提供这样的认识。可以说，编者是站在比较先进的观点上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因而就更能激发读者，教育读者。

反过来，《近代马华诗歌选集》的编选态度，就不是那么严谨了。我想，《选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偏差，主要是来自客观环境的局限，使编者即使有这样的心意而无法自由地，大胆地进行工作。

有些诗歌十年前可以发表，十年后依然可以发表，如马宋的“谁要是真心把祖国爱上”，彼岸的“驰骋在祖国大道上”等都是同一类型的。这些诗，抒发着作者对祖国人民，土地的深厚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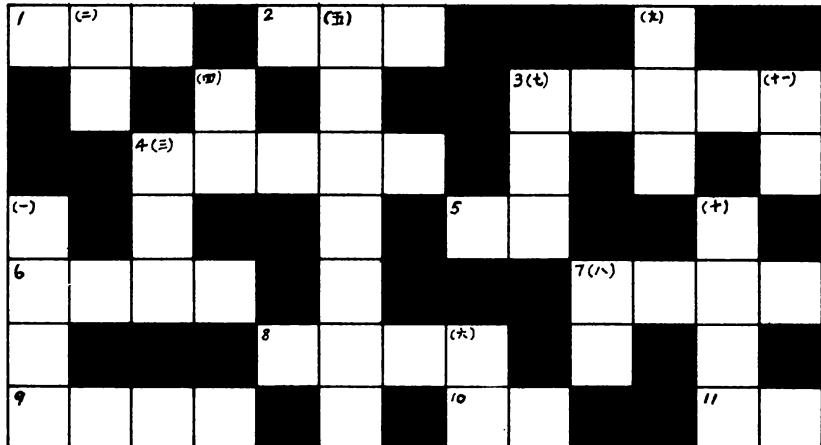
黎京融的“车衣女工”和马德的“石山工人之歌”，虽然是描写车衣女工和石山工人的生活，但是却流于肤浅和一般化，使我们接触不到他们的生活及其奋斗。

陈伦新的“走在裕廊的道路”，朱元的“梧槽河的回忆”，洪忠的“歌唱黄梨乡”，焕欣的“填海工地上”以及英培安的“歌”等，是《选集》中较为结实，也较能体现社会现实的作品。然而这类作品在《选集》中所占的份量太少，这是令人感到惋惜的。

如果从马华诗歌（近代）的整体来看，这本《选集》似乎缺乏这方面的“代表性”。

从 1965 年至 1975 年这 10 年间，诗歌作品的产量不少，其中有很多是真正优秀的，最能代表马华诗歌传统的反殖，反封建的精神实质……由于种种客观的因素，一些真正优秀的作品，被人为的因素忽略了，埋没了。然而，这些作品所焕发出来的光芒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在进行这项文学资料的整理工作，应尽量容许这些被埋没

填字游戏



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提示

横

- 11月初因暴乱而改由军法统治的国家之首都
- 一种开采海底油田的设备
- 一个我国人民难忘的悲惨日子
- 我国一家经常发生工伤意外的造船厂
- 连贯而行
- 一个关于工友生活、工作的电视节目
- 马来西亚华人筹备建立的一间华文大学
-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
- 美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往往利用经济为牵制
- 事情的原委和理路
- 非君子也

直

- (一)政府为工友设立的基金
- (二)水浒传中孙二娘所作的生意
- (三)在裕廊镇的一个名胜地
- (四)本地木厂的俗称
- (五)本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宗工业意外
- (六)疆界的划分
- (七)最近在本地放映的一部昆剧
- (八)依一己的意志裁决政事的制度
- (九)一宗最惨重工业意外的死亡人数
- (十)俗语，指人不尊照辈份行事
- (十一)每天生活的记录

的真正优秀的作品得以刊登，否则，任何《选集》的出版，都不能贴切的说明“代表性”这个字眼的含义。

从作品来看，《选集》所选的，同样不能看成是作者的“代表性”。以彼岸来说，无可否认的，“响雷”应该是他的代表作，再看丘克雄，“生活之歌”应是他所有（以编选的年度为限）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他如红桦，李擒白等人，他们的代表作品似乎应当是“幸福在那儿”，“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固然，一本“选集”的产生，并非如吃饭那么便当，首先，资料的来源就成问题，加上客观

环境的限制，很难做到全面而畅所欲言，这样一来，难免会使编选者在选择作品的过程中踌躇不前，或有所顾忌，或有所偏好，以至于忽略了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和战斗武器的作用。

现在，马华文艺正处于普遍低落的状态，所以，我们也不必太过苛求。能有这样一本比较通俗的《选集》的出版，对年青的读者和作者，未尝没有任何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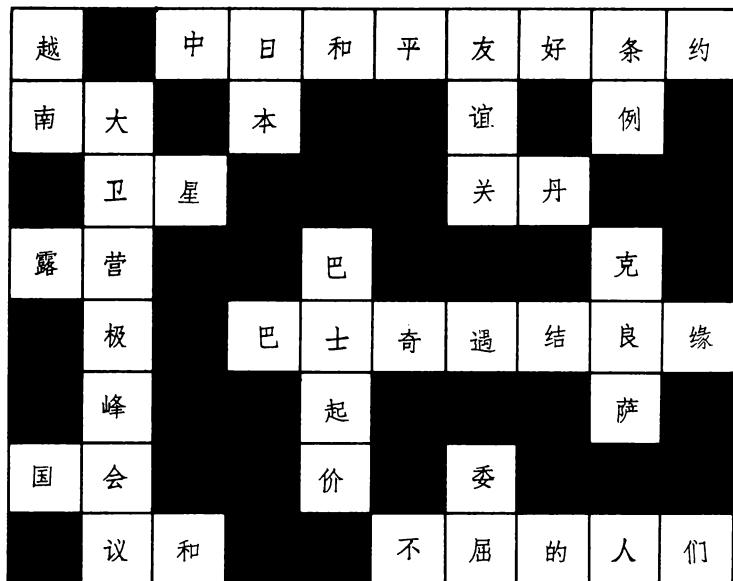
我们希望编选者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掘下去！笔者按：《近代马华诗歌选集》目前有马来文译本，对于沟通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有很大的实际作用。我们期望文艺界的朋友能在翻译工作上继续贡献一点力量。

上期得奖人名单：

上期“填字游戏”答案

陈凤英	陈福唱
黄琪英	蔡日渡
符裕光	刘荣赐
马鲁恒	陈荣方
郭德发	林莉莉
赖聪民	林双虎
黄金汉	叶金英
黄清淹	刘文前
林万如	吴水光
余海立	杨广中

以上每名各得绿洲第四期一本



“填字游戏”比赛规则

(1) 参加填字游戏的读者，请把填好答案寄到

P.O. BOX 2222, S'PORE. 2

新大中文学会绿洲编委会

信封上请注明填字游戏，本期截止日期为一月

十日

(2) 填字游戏设 20 个奖，将在全答对的信中抽签

选出，各赠绿洲第五期一本

(3) 填字游戏的答案和中奖人名单将在第五期公布

編后小語

“绿洲”再次和大家见面。

这期的《自由论坛》——讨论有关工伤意外问题，因无来稿，故此取消。在继“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惨案发生后，我们收到了许多有关的稿件，因此在这期里多辟了《油船惨案特辑》，以纪念这令人哀痛难忘的日子及死难的工友们。

第三期出版至今，我们只收到了 5 封意见纸，比上期的更少，实在令人费解。这期虽无附上

意见纸，但希望读者们能主动踊跃的动笔写下意见，寄给我们。

“绿洲”每期订价不一，需视版数而订，不便之处，编委会谨此道歉。

另悉，“绿洲”第五期将是准证期限内的最后一期，谨此告知关心我们的读者。

最后，希望读者能帮忙把“绿洲”介绍给你的朋友，同时别忘了多提意见，多多投稿和多多支持！

迷

惑

• 疚珍 •

耳边的噪声不断地响着，身后的冷气机不断地吹送出阵阵刺骨的寒气，直透心底。眼前的运输带一会儿又像前进，一会儿又像后退，我感到昏沉沉，直打着颤抖，真希望有个喘息的机会。我把一个未做好的收音机往旁边的椅子一搁，那小山峰又增高了。趁这难得的几秒钟，我直往手心吹了几口热气，稍为打起了精神，又往腕上的表瞟了一眼，感谢主，还差三分钟半，眼前又送来一架收音机……。我惦记那诱人的钟声，好让我手脚能休息一会。想着想着，头又重了起来，昨晚轮了两班，十二点半才上床，早上又七早八早的爬起来，一整夜没好睡。唉！又一个收音机流走了，我赶忙起身把它“抓”回来，椅子的挪动声惊动了敏感的陈先生，那双鼠眼狠狠地瞪了一眼。我心中懊恼得很，我怎么老不专心工作呢？老是让收音机给流走了？老是令陈先生不高兴，瞪眼睛？这不争气的脑袋老爱疼起来，一疼起来，双手又慢了，眼皮也老是往下盖……。

“铃……”整间工厂轰地一声沸腾起来，黑压压的人头一窝蜂似的涌出了门口。

我把头狠狠的晃了一下，然后随着人潮往外走。好不好容易才挤进了厕所，开了柜子，提了饭盒，便往墙角一蹲，狼吞虎嚥地吃了起来。心想，最好能在几分钟内吃完，好多休息一会儿；否则，头疼起来，整个下午不知该怎么过。

收拾了饭盒，我吁了口气，把头往双膝间一夹，刚一闭上眼睛便感到天旋地转，整个地球似乎开始抖动起来，我心里明白，我又病了。

“阿珍，头又痛了？”一个温和关切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我想开口，但却连说话的劲也没有，周身软绵绵的。

“走，我扶你去看医生。”

霞姐粗壮的手，有力地把我扶了起来。

“昨晚叫你别加班，你却偏要！真傻，怕他什么？……”霞姐不断地唠叨。我感谢她的关心，但我想起了家，想起了陈先生的黑脸。

连医生的影子也没见着，护士小姐一听说是头痛，便递过一片“班那杜”，命令我吞下去。

“行了，回去做工吧。”

“请你给我半天的病假吧。”我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明白，下午是挨不过去了。

“你没有什么病嘛！吃了药，休息一下便好了。”护士小姐瞪着眼说。

“她发着烧呢！”霞姐皱着眉头，提高了声量。

“你嚷什么？！”护士小姐狠狠地瞪了霞姐一眼，把手往我额上一探，又递过一汤匙的药水，说：“你就在这儿躺半个钟头吧！我跟你向管工说去，你是那条线的？”

“怎么，发了烧还不准拿病假？”霞姐张大了眼睛，生气的望着护士小姐。

“我的小姐，一点发烧，别那么大惊小怪，休息半个钟头便会好的。年轻人，一点病痛也吃不起……”

旁边的霞姐不断地碰着我的手臂，要我出声。唉！叫我说什么呢？人家既然不答应，再多说也没有用。怪只怪我身体差，从小便周身是病，这么一点头痛，我为什么不能顶呢？以前在学校，老师不是常叫我们要吃得起苦吗？

“霞姐，你回去吧！我就在这儿躺一会儿。”

“哎，阿珍，”霞姐摆了摆手，叹了口气：“也好，你休息吧，要是头还痛，就敢告诉他们，别怕。”

闭上眼睛，头像要炸开来似的，我咬紧牙根，不断地告诫自己：阿珍，你要吃得起苦，吃得

起苦啊……。一张张的面孔，突然涌现在脑海中。我看到了躺在工地上，周身是血的爸爸；看到了白发苍苍，面容憔悴的妈妈，看到了被生活担子压得弯了背，为了家庭，悲痛地和爱人分手的姐姐，也看到了一群面黄肌瘦，肮脏可爱的弟弟。他们的颈项，都被串串的铁鍊扼住，他们极力在挣扎，在呐喊，而那铁鍊却系在一块大石头上，尽管他们如何挣扎，石头仍稳稳地屹立不动。最后，他们终于精疲力尽，一个个地倒下去……。我害怕、悲痛，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张慈祥、温和的脸孔出现了。这人用充满仁爱的声音说：“我是救世主，只要你们信了我，必得永生……。”我高兴得像在黑暗中看到一丝曙光，正想冲上前，一只手却拉住了我……。

朦胧中，我张开了眼睛，护士小姐一手拉住我，一手将被单从我身上掀了起来。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去，脑子昏昏沉沉的。隐约中，我听到护士小姐一阵嘀咕：“死猪一样，睡死了！叫也叫不醒。”我心如刀割，紧紧地握着那挂在颈上的十字架，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忍受，原谅她，原谅她……。

走过霞姐身边，她关切地望了我一眼，我朝她点了点头，这一点，几乎把我的头给点掉了。

“45分钟，好睡哦！”陈先生抬起头，冷冷地说。

我拉开椅子，默默地坐了下去，身边的一张小台已经堆起一座小山峰，得加快手脚了，否则又要看他脸色。可是，不争气的脑袋，像有一根铁锤重重地敲着，运输带顿时变得一前一后。

“专心工作吧。”我不断地央求自己：“主就在我身边，照顾我，我还愁什么呢？安心工作吧！”

牧师慈祥的声音在脑海中响了起来，我想到天父，便信心大增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胃肠像翻了天地似的，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绞痛，我开始感到恐慌，胃痛又发作了！准是早上匆匆忙忙地喝了杯白开水，什么也没进肚，直到一点才吃午饭，又狼吞虎咽的。唉！刚才一心只想争取多些时间休息，却忘了自己有胃病。胃痛的痛苦是极难忍受的，我忍着泪，祈求主的帮助；主必定会保佑我，照顾我的，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深信，我并没有做错事，主是不会要我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的。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沿着鼻梁流了下来。霞姐偶一抬头，吃了一惊说：“阿珍，你怎么了？”

“胃……痛。”我有气无力地说，伸手抓了一架正流走了的收音机。

“阿珍，你怎么搞的？老是跟不上！”陈先生推开椅子，烦厌地说。可以看出，他是多么不满意我呀！是的，为什么我老爱头痛？老爱跟不上？我慌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别人就不像你这样。”他咕哝了一句，悻悻然地走开。

“陈先生，”我感到一阵晕眩、恶心，不得不鼓足了勇气：“我要上厕所。”

“什么？”他抬起头，张大了眼睛，望了一下表，“刚休息了45分钟，又要去了！假死啊？”

“我肚子痛。”我感到手软脚软，连说话也有些气喘。

他皱了皱眉头，像听不见似地埋下头。霞姐呶了呶嘴，示意我去。可是，陈先生没说“行”，我怎么能走开呢？他每天都警告我们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今早还提了两次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肚子绞痛得厉害，他没答应，我始终没有勇气就这么走，忍吧，忍吧！主啊……。

“陈先生，阿珍要上厕所。”霞姐忍不住了，故意高声喊。唉！她这性子，怎么好呢？待会儿陈先生又生气了。果然，陈先生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刚睡完觉，她在假死。”

“你没看到她脸都白了吗？你没看到她直冒汗吗？那有人上厕所要看时间的？你上厕所要定时间，自己去定吧！别人才不像你。”霞姐气愤得连手中的工作也放下，任由一架架的收音机流走，她一点也不理睬。

“霞姐……”我拉了拉她的手，若闹出了事情，多么不好啊！大家以后还得一起工作，就该和和气气嘛，这个样子见了面多不愉快。

“别怕他，阿珍，我陪你去。”霞姐站起身扶着我往厕所走去，我浑身无力，同时也没了主意，只好随着她走。

“你……”陈先生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话还未出口，周围姐妹不满的声音使他胆怯了，狠狠地说：“多事婆！”

“傻阿珍，我们有理，用不着怕他们。”霞姐替我涂着风油，继续说：“阿珍，我就不喜欢你这性子，不只是不喜欢，简直看不惯，太善良了，善良到有点懦弱。人家欺侮到你头上，你还整天忍呀忍呀，尽让着人家；讲良心，也得看对谁呀！老虎是吃人的，你还跟他讲良心吗？”

“霞姐……”我头很痛，眼前一阵昏暗，

对霞姐的话，似懂非懂。

“他就喜欢欺侮老实人，你以后别让他！”霞姐拉着我的手，突然喊了起来：“哎呀，瞧你，额上烧得像煤炭，手脚却冷得像冰块，今晚别加班了。”

“不加班？不好，他们没给病假。”我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陈先生的那副黑脸。

“阿珍，你还怕他们赚少啊！别拼命了，弄坏了身体他们才不管你呢。你想想，你明明病了，他们还不让你拿病假休息，连上厕所也不让你去，你为了工厂加班，他们不跟你讲良心，你还顾着他们干什么？”

“我们是吃别人的饭，便得负责任做好它。”我想，大家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充满罪恶的人。

“你呀！人家打你左脸，你连右脸也送上去！”霞姐又急又气。有什么错呢？圣经上不是明明这么写的吗？大家都同样是罪人，对人都应该宽大博爱……

“别傻了，他们从来不曾替我们着想过，我们何必为他们卖命？听我的话，今晚别加班了，你怕么？我给你说去。”

不加班？我似乎见到了苍老的母亲，瘦弱的弟妹。突然，肚子一阵绞痛，我晕过去了……。

× × ×

打开了门，壁上除了一个十字架之外，便一片空白。我走到布帘前，跪了下来，心中有无限的懊悔和难过。

“孩子，你做错什么事，或者受了什么委屈，说出来吧，天主就在聆听。”神父慈爱的声音从布帘后传了出来。

我闭上眼睛，一个星期的往事全部涌现在眼前，我看到了工厂中姐妹们紧张地工作，看到陈先生的黑脸，也仿佛听到母亲无力的咳嗽声……。

“主啊，这个星期，我已经两天没加班了，工厂起货急得很哪！我太不应该了。虽然，我是病了，可是我就连这点肉体上的苦也挨不起，总是晕了过去，让霞姐把我送回家，我太不应该了。两天没加班，家里又少了十几块，妈妈的病越来越重了。

“陈先生最近总是对我黑着脸，我知道为什么，是我手脚慢，赶不上。可是，我不知为什么，这两天看他黑着脸，我心里头便气了起来，他太不近人情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主啊，您说过，大家都是天父之子，同样是罪人，就应当互相爱护、忍让……”

“好孩子，”神父慈祥的声音顿了顿：“以后，你就忍着点吧，愿天主保佑你。你必须对自己有信心，时时刻刻记住，主永远跟随你、照顾你，天大的困难，便是对你的考验。唉！人类的祖先犯了滔天大罪，累及子孙，孩子啊！我们一生下来便是罪人，就得受苦受难；生活对我们就是考验，一切苦难都是惩罚。对人生的苦难，我们必须忍受，只要你信了主，主必叫你得永生，死后上天堂。这一点苦，孩子，你能忍受得了吗？”

“能的，我能的。”我满怀信心地笑了，主对我的惩罚是应该的，这一点苦算得了什么？

我踏着轻松的脚步走出教堂，觉得主就在我身边，世上一切看起来全变得那么美好，路上的人似乎对着我笑。

但是，霞姐的话又响了起来，我想起一切不平的委屈，满腹的辛酸。我想到我那简陋的家，想起母亲半生牛马，父亲死得那么悲惨；想起姐姐为了扶持这个家，牺牲了自己的婚姻……。父母劳累奔波一世，为什么总没有好日子过？为什么上帝不照顾他们，偏要他们受苦？我迷茫了……。

× × ×

我又一次的晕倒了，我只记得，胃痛得好辛苦，好辛苦。虽然背后的冷气机不断吹送冷风，但我却汗流浃背，连头发也湿了。最后，我失去了知觉，醒过来时，已经躺在自己的病床上，刚一举手，肚子便痛得像刀割一样。

“阿珍，你醒了！”霞姐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光又是欣慰，又是焦急。

我好惭愧，我这么给她添麻烦，已经不只一次了。每次，她都不肯回工厂，总要留下来陪我，直到我苏醒过来，她才放心。她就像亲姐姐一样，从我进厂的第一天，就那么关照我。可是，她越对我好，我就越感到羞愧，我这世人像是来给人家添麻烦似的。

“霞姐，我……”

“是胃溃疡，”霞姐温和地说，眉目间露出一丝痛心：“医生说你吃不定时，而且常常饿过头或吃太饱，把胃给弄坏了，加上身体本来就不很好……”

啊，主！我痛苦地想大喊一声，怎么办，怎么办呢？

“阿珍，你日挨夜挨，吃的又是冷饭配几条菜，是机器也会出毛病啊！”霞姐爱怜地抚着我的头发，一边用手帕抹去我的眼泪。

“你放心地休息吧，我们已经筹了一笔钱，医药费你不必担心，肚子还痛不痛？”



杜甫 上电视

杜白

按：读了《绿洲》第一期南生君的《大便不通谁之过》后，触发了笔者的“灵感”，一时技痒，写了这篇闹剧，希望能博得大家一笑。

时间及地点：你知我知。

人物：

杜甫（唐代大诗人）。

主持人。

记者四位。

〔幕启时：一张方桌，中间坐着杜甫（古装打扮为佳，若穿现代装，就欠喜剧效果）及主持者。面对着杜甫及主持者而坐的是记者。〕

主持：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晚，我们要给大家呈献一个特备的节目。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唐朝大诗人杜甫先生的记者招待会。不用我介绍，大家一看便知道，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杜甫先生。在这个节目里，杜先生将会回答记者先生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记者发问之前，首先让我先对杜甫做一段简短的访谈。

（向杜甫）杜先生，首先，我祝贺你获得新生，重新获得宝贵的自由。大家都十分关心这么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有那么高深的学问，那么杰出的文学成就，那么尊贵的社会地位，为什么你会被共产党份子争取过去，成了反国家份子呢？

杜甫：这个嘛，说来真是惭愧。我本来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份子，但由于受亲共份子墨子，还有老子、庄子和孔子的影响，又交上了象李白这样的不安分的朋友，经常向我灌输社会不平的思想，还告诉我劳苦大众之所以贫无立锥之地，完全是由不合理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当时，我十分幼稚无知，所以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各位不信，可以看看我的鼻子，里头还有一个洞，那就是亲共份子用绳子牵我的鼻子时留下的痕迹。

泪水簌簌地往下落，任霞姐怎么抹，也抹不乾。我说不出心里的痛苦，我只觉得又是失望，又是担心；又是恐惧，又是感动。眼前霞姐的影子透过泪水直晃着，工友们对我太好了，平日里，我却只顾埋头苦挨，对她们一点也不关心……。

“工厂……”我想起了陈先生，刚才昏过去时，他似乎还在向我瞪眼。

“那狗养的！听说你要住院，便把你给开除了！”霞姐用力地握着我的手。

我愣住了，这是真的吗？不，我不信，怎么可能呢？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工厂的事呀！我望着霞姐。

“是真的，阿珍。工钱我替你领了，但今天的工钱被扣回，说是没有拿M.C。”

啊，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工作丢了，还带回

一副烂身子！上帝，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惩罚呢？我迷茫了，我尊照主的意旨，以人类的博爱去爱工厂，爱陈先生；我抱病加班，我忍痛赶工，不发一句怨言。现在，我病了，他们便像丢一根竹蔗渣似的把我丢开！一股被侮辱的怒火升上心头，我就像一头牛，一头马，长年累月被人骑，被人鞭策，压榨！这难道是主一手安排的，难道是命中注定？为什么主会偏心？为什么主不把痛苦平均分配？为什么要我尽碰上那些不近人情的家伙？……那七块钱，是我做得腰酸骨痛，紧张得患上胃溃疡，牺牲上了厕所、睡眠的时间换来的，多么不简单啊！可是，连那七块钱他们也不肯放过。

对住颈项上被斜阳照射得闪闪发亮的十字架，我迷惑了……。

主持：他们又是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方式，使你不知不觉中掉进他们的圈套的呢？你能具体讲一讲吗？

杜甫：可以的。他们经常搞什么“野餐”“爬山”“郊游”或聚餐之类的活动，一边喝酒吃花生，一边就议论天下大事，批评政府，关心民生疾苦。目的就是要激起大家对社会不满——

主持：（插咀）也就是反政府的情绪，对吗？

杜甫：嗯，对，对！激起这个，这个反政府的情绪。

主持：（显然是在引导杜甫讲话）然后，他们就叫你写些反国家反社会的诗歌是不是？

杜甫：是，是，是！

主持：你的那两句鼓吹阶级斗争的诗“虎门猪肉臭，路有乞丐屋！”——

杜甫：不，不是虎门猪肉臭，是“朱门酒肉臭”，还有一句是“路有冻死骨”。

主持：（不耐烦）哦，反正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要控诉什么贫富的悬殊，社会的不平对不对？

杜甫：对对！

主持：那么，你当时是否有觉察到那是共产党的阴谋呢？

杜甫：没有。

主持：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才觉悟的呢？

杜甫：我被捕之后。

主持：那就是说，政府给你一个冷静反省的机会，所以你就大彻大悟了是吗？

杜甫：是的！所以我要感谢政府把我捉去，真是谢主大恩了！要是政府不把我捉去，我恐怕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呢！

主持：杜先生，你现在获得了自由，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杜甫：我决心用文学，用诗歌来歌功颂德，赞美太平盛世，劝人安份守己，奉公守法，非礼勿动，非礼勿言，做个效忠皇上的好臣民——

主持：不，不，现在不叫皇上了，叫政府。

杜甫：对，对不起，我叫惯皇上了，一时改不了口。

主持：没关系，政府和皇上都是一样的东西！好了，现在请各位记者发问。

记者甲：杜先生，我一个问题不明白：你是唐朝的人，离现在有一千二百年了，共产党

是现代才有的，它又怎么把时间倒退到一千多年去争取你呢？

杜甫：（发窘）这个，这个……（看看主持人）

主持：这个嘛……嘿！你们真不知道共产党的脾气，他们要争取人，是不管什么朝代的！什么朝代的人都要争取！凡是不满现实的人，都要争取！这就叫做“统一战线”。

记者乙：刚才好像听你说，墨子也是亲共份子，墨子离现在有两千年，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出世，墨子怎么可能是亲共份子呢？

杜甫：这个，这个……哦，对了，墨子反对不劳而获，反对剥削，他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这同共产党的主张不是完全一样吗？还，还有，墨子还指责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说政府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这，这完全是共产党的话嘛！所以，墨子是两千多年前的亲共份子。

众记者：哦！原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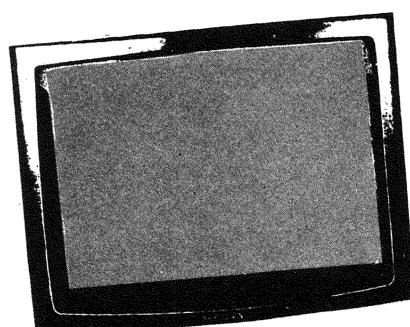
记者丙：杜先生，刚才你说李白也煽动你反对政府，这话怎么说？

杜甫：这个，这个嘛！哦，对了，李白不是连皇帝也看不眼中的吗？目无皇上，这是造反嘛！

记者丁：照杜先生这么说，恐怕连孔夫子也是亲共份子，因为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又说社会不怕贫穷，怕的是分配不平均。杜先生，你的意思怎么样？

主持：（极不高兴，大声喊）停止！停止拍！这段要重拍！（向记者丁）你是什么报的记者？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照我发给你们的提纲来发问？你活得不耐烦是吗？你不怕饭碗跳舞吗？哼！嘿，真是气死我了！现在暂停十分钟，等我重新排练了再拍！

（幕下）





星馬是



“共產國家”？！

南生

如果说星马是“共产国家”，人们一定会伸长舌头的。星马政府的要员一定会从整千元一张的皮质椅子上跳起来，大喝一声：“来人呀，把这个大胆的狂徒给我捉来！”

何也？众所周知，星马两个政府都是反共反出了名的，几乎每隔一些日子，报章、电台和电视台都要发表一些反共声明、反共自白书。部长先生们无论是吃大餐，或主持开幕礼、颁奖礼的时候，总不忘记套几句反共八股，反到连吃饭喝酒也不忘反共。至于亲共书报，亲共电影，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严加防范，严厉取缔，如此坚决、全面反共的政府，世界少有！

因此，把这班反共英雄治理的国家称为“共产国”，谁也不会服气的，区区在下本来也是该举起一只脚来反对的。

不过，由于在下从小接受的是反共教育，共产主义书籍根本就没有机会一读，故不知共产主义到底是方是圆，是甜是苦，但只知共产党是主张“共产”的，比如说，要叫大家在将来废除私有财产制度，铲除私有财产观念，实现世界大同，简言之，就是要大家共产。

其实，星马政府早已实行“共产”了。

先看看马来亚联合邦，富饶的土地，数不清的胶林矿山，不是早已经被外国垄断集团“共产”去了吗？吉隆坡政府不但不反对英国、美国、日本等东洋、西洋大老板来“共”自己（其实是人民）的“产”，反而打开大门，热烈欢迎外国大老板来呢！

再拿新加坡来说，情形不也一样吗？星马劳工所创造的财富，不是由美、日、英等国的垄断财团“共产”了吗？其中新加坡政府自然也占了一份。裕廊工业区的那些赚大钱的大工厂，有那一间不是新加坡政府与外国人“共产”的呢？只

是不用“共产”一词，而是用“联营”之名罢了。不但这样，新加坡的土地本来已经是少了，但是，政府却让外国大老板来买自己的“神圣”、“宝贵”的国土，让外国人来共享地产，这也是另一种“共产”。最近发生新加坡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伤惨祸的裕廊造船厂就是一个例子，该厂是由新加坡政府占49%，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占51%“共产”的。

将自己国家的自然资源，将自己人民创造的财富拿去跟外国垄断资本集团“共产”，这种事情，星马两地政府都是干得非常起劲和卖力的。不但不反对别人来“共”自己人民的“产”，而且还唯恐别人不来“共产”呢！不久前，吉隆坡政府的副首相马哈迪风尘仆仆，周游东西洋列国，为的是什么呢？名之为“游说美、日财团来马来西亚投资”，其实就是力劝别人来“共”自己国家人民的“产”。

两地政府对这样子的“共产”，已热衷到发狂的地步，以致什么优待条件都可以答应给人家，什么十年免税优待啦，保证投资的利润是25%以上啦，还有如遇暴乱而遭致损失，由政府赔偿其损失啦，不一而足。如果有谁来星马“共”我们的“产”已感满足，想要拍拍屁股卷款走了，星马政府就会如丧考妣，极力挽留，只差没有唱“你别抛弃我，你别抛弃我，负心的人！”

对“共产”的狂热一至于此，恐怕是连那些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望尘莫及。在下敢大胆说一句：他们根本就学不来！

还有一种“共产”的本领，也会令人钦佩到“四脚朝天”的。什么本领那么厉害？只要举一两个例子就够了：大官们看上了民家的一块地，准备在这里起高楼大厦，大捞特捞，于是，政府就来“共”你的“产”了——美其名为“征用”



• 小插曲

黎海

这里是即将从新的《街道指南》上消失的旧街巷，和牛车水贫民区，只隔了几条街。它往昔那些古朴、杂沓和喧闹的气氛，早已因城市重建而渐呈式微。在它周围那些座复一座、耸天而立的现代化商业大楼、百货市场、‘高级鸽笼’……，使到新旧、今古的对比益形尖锐。然而，这些浮华的点缀，毕竟掩饰不了其内部所隐藏着的羸弱与苍白。

不是吗？同一条公路的两侧，它们的差别居然那么天渊云泥。一侧是电影院、购物中心争相林立，另一侧却是短街窄巷、穷居陋屋依然纵横。而就在它们之间，一座搭建得十分‘摩登’的行人天桥正凌空横亘着。算是为了‘沟通路两旁的贫富悬殊也好，或是在于疏浚交通要道的挤塞也好，它终究是那么刺眼地凌空横亘着。而桥的两边，却仍旧存在着两种世界的鲜明标志。

每天清晨，当桥彼端的幢幢华厦都还在好梦方酣时，桥的这端则已是贩鱼卖菜、碗碟齐鸣地高奏《巴刹晨曲》的喧忙时刻了。

“喂，老板，‘古宁’鱼一斤几多钱呀？”

“两块半呀，老板娘！”

“哗，乜咁贵啊！又唔系好靓！”

“你有冇搞错㗎！朝头早至到㗎，唔靓？”
鱼贩不满地喊起冤来，但即又解释道“呢几日落水，鱼价都好紧呐！一斤‘古宁’鱼两块半，系熟客至卖嘅喔！”

“就算鱼价紧啲，都有咁贵嘅理由嘅。平啲啦！”

“咁嘛——，两块四，算系最平卖比你啦！”

“好啦，好啦，讲好听，比我两斤啦！”终于还是成交了。

“坐啦，‘事头’！要啲乜野食？”

“哦——，好！好！”招待的伙计不断地点头，跟着便提起尖利的嗓门，“鸡粥落旦一碗！猪肠粉加咸肉粽一碟，辣椒要多啲的！……”

不过，只能买得起几角钱杂色鱼、几棵枯黄小菜，或者只敢在经济摊位吃碗红豆汤，最多偶尔添一小碟炒米粉面的阿婆、螺佬，却也并非绝无仅有。事实上，有不少鱼菜摊、熟食档是专营这些老人的生意。

‘老友记’就是其中的经济食摊之一。

今早，几个‘老友记’的常客，照例又分坐在两三张半矮的食枱边闲聊了。

“喂，禄婶，你今朝见到绮婆吗？”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妪，喝了口红豆汤，然后拉开话题。

那个叫禄婶的却神色怅然地漫应着，“有㗎，我正话想问你！”

“哦，咁就奇啦！前日至见到佢返来嘅。”

“或者佢今日有事都话不定。”另一个在吃着炒米粉的老头子插嘴说。

或“取缔非法木屋”。原来这地方有老百姓的产业，或种了些菜，养了些鸡鸭，赖以为生。一声“征用”令下，你的“产”就给“共”去了。你要不许他“共”你的“产”，“红车”（镇暴车）开来对付你，法庭等候你，还有免费饭请你吃，免费屋子请你住。如此看来，老百姓要是反对“共产”，就是犯了反政府的大罪呢！

说到底，还是星马的政府够贤明，它能取共

产主义之长，去共产主义之短，反其意而用之，真是妙哉善哉！共产党要打倒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主张世界大同，这正是其“短”也（岂是“短”，简直是罪恶，因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乃天经地义的事），而“共产”二字，若解为“夺占他人之产以共之”，或勾结强者夺老百姓之“产”以“共享之”，则如此“共产”则是再美妙不过的了。

禄婶忽有所悟地猜测着说，“我估，大概又系去咗老人院！”

“有可能，佢出出入入都有几次啦！”先前那个矮老嫗表示赞同。………



这时，已是午休的钟点。附近一带的许多办公楼，正竞相吐出一群群冻得手脚都快麻木了的人们。

今天似乎有点异样。午休的时间尚未过，这座沟通珍珠大厦与对面几条旧街巷的行人天桥，已空无过客。对面的建筑工地上，正响着打桩机的声音。然而，靠珍珠大厦这边的天桥下，却密麻地站满了许多衣冠楚楚的男女，仰望着桥上。

‘观众’中，有些在交头接耳，有些在比手划脚，有些则在紧张地呼叫，而更多的是木无表情地在鉴赏着。

在天桥上，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嫗，她一面像在念‘台词’，一面却艰难地攀爬着，直想登上那稍及其胸的天桥围栏，手里则执着一条鲜艳的红巾。她试了一次不成，又再试过；虽然脚颤手抖，笨重得可以，却仍旧不愿放弃一试的机会。终于，还是让她辛苦地爬上了。

她坐在围栏上稍喘了口气，无神地俯视了一下桥底的人群和熙攘而过的车辆。然后，她心绪烦乱地用红巾把头跟脸蒙了起来。这时，只要她再向前一跨，马上就会坠下天桥了。

桥下的‘观众’都在紧张地观赏着，有些则也替她捏了一把冷汗，有些甚至好言相劝，大声喊叫，“快的返落来了！阿婆，咁样唔系玩啊！”

“可是，始终未见任何‘看官’肯挪动双脚。他们也许怕她真退下去了，就无戏可看；说不定还

能顺便买几张她的忌辰万字票呢！一些好心的，或许又踌躇于当未及跑上天桥解救时，她已人落身亡。总之，情况是危急的，空气是窒息的。

际此紧要关头，忽然一条人影从旧豆腐街那端的天桥下，蹑手蹑脚地逐渐逼近来。大家定睛看时，原来是个仅穿了件背心和短蓝裤的小伙子，体格倒还结实。他一到桥下，随即快步冲上那几十级的阶梯，觑着老嫗尚在迟疑的间隔，几个箭步，飞镖到她身边。幸好，围栏外多了一层疏导雨水用的约两呎宽的铝质水檐，使她不致有立即下坠的危险。唯时机仍是刻不容缓的。

那小伙子一挨近老嫗的身后，马上就大呼到声到地轻喊：“阿婆，唔使惊，快的落来啦！”同时，迅捷地扳牢她的双肩，在她尚来不及受惊之前，便将她半拖半扶至围栏内侧。

开初，老嫗还有点挣扎的样子，而且嘴里直嚷道：“咪拖住我，比我跳落去，我要死呀！”然而，却敌不过那小伙子沉着的毅力与结实的双臂，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从围栏上被半抱进天桥内。

让老人家站稳，把她脸上微湿的红巾拉下来之后，小伙子这才语气略含抱怨地劝解道：“哎呀，阿婆！你有乜野事睇唔开，要跑来呢度自杀啊？”

“唉！……”阿婆只一味摇头叹息，并不说话。

这时候，桥下看‘表演’的大概‘戏瘾’已过，多数都吱吱喳喳地议论着散开去了。剩下一堆尚欲了解悲剧内幕的，便又相继地登上天桥来凑多一次热闹。

“后生仔，点解你要救我？点解你唔比我死？”老阿婆总算开口了，烦躁的语气中毫无感激之意。

“你究竟为着乜野事要死呢？”小伙子平心静气地问。

一些先抵桥上的围观者，有插嘴慰问的：“系啊，阿婆！讲出来吓吓，或者你心里面会舒服啲的。”

“唉，讲出来又点？都唔能解决！重系跳落去算了。……”说着转身又想去攀围栏。那小伙子却紧跟身后，边拉她边劝告道：

“阿婆，如果你重跳，我就好难救你第二次嘅了。”

老阿婆见肩膀被扳紧着，爬不了，只好把双手一摔，对着人群坐了下来，显现出一无所恋的沮丧，眼眶中也再次潮湿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阿婆才一面顺手用那湿红巾揩泪，啜泣着，一面摇着头，断续地哭述自己的辛酸。

“叫我从边度讲起呢？……我呢条老命无依靠，今年都已经六十几岁了，再吃都不过几年。而且，而家又只得福利部个月廿零文接济，点生活？……最惨慨系，周身都系病。唔系风湿麻痹，就系腰酸骨痛，睇医生又唔见好。想起来，做人真系无意思。不如死咗好的，唔使再受苦了。”

“阿婆，你而家住边许？本来做乜野嘅？”救她的小伙子深表同情地问。

“重有边度可以住？搭住响同命姐妹㗎屋企，算系好彩啦！本来列，我系有个小地摊系登婆街，卖的菜头菜尾过生活。但系身体唔好，不时有病，一病起来就唔卖得菜，卒之，摊位渐渐被人吞食左，剩返呢条老命挨日子。”

人群中有人问道：“咁你嘅子女呢？”

阿婆微愠道：“咪提了，提起就一把火！我今生只得一粒仔，辛辛苦苦将佢养大，点知娶着老婆就唔爱我，你话伤唔伤心呢？”

“哼，真系不孝！”小伙子气愤地说。

“咦，绮婆，乜系你啊！”

正当一老一少在谈着的时候，猛然又有一个人插了进来。那个被唤绮婆的胖老姬望向人群，见是一个年龄和她差不多，衣饰也不相上下的老妇，便尴尬地叫了声：“禄婶，系你！”

禄婶一面推开众人，一面趋前关切地说：“我头先经过呢度，听话有人想自杀，估唔到系你。你唔系返左老人院嘅？”

“返老人院？哼！……”绮婆的脸色骤然由尴尬变为愤怒，随着把衣袖卷到肩膀上去，露出一隻布满伤痕的手臂，对着禄婶和在场的众人控诉道：

“我本来系唔想讲嘅。个个‘衰仔’将我整入老人院之后，一占钱都无比过我，又罕得去睇我。人地见我有乜野油水，就讥笑我，侮辱我。有时叫佢地帮吓忙做嘅事，如果无比‘贴士’就故意为难我，重打我添。你地睇吓，比佢地打成咁！”

“哗，竟然有咁嘅事！我重想同埋你一齐入去添！”禄婶首先叫了起来。

但人群中有不相信的，便质疑道：“报纸上唔系讲话有乜野‘乐龄老人’嘅咩？”

先前救绮婆的小伙子嘲讽地接口说：“不过系宣传啫！”

“所以，你叫我点敢再返去。唉！”绮婆叹了口气，才接下去说：“其实，我又点唔想活多几年，但系咁嘅日子，叫我点过？”

谈到伤心处，绮婆又低泣起来。

“各位，阿婆嘅身世确系好可怜！唔岩我地大家睇身上冇有钱，帮吓佢啦！”小伙子提议。

结果，他第一个掏裤袋，却只得两块钱，但他毫不犹豫地都把它塞在绮婆的手里。随即，人群中相继的也有些人各拿出三几块钱。有些却始终‘冷静’地旁观着。

这时候的绮婆，真可谓百感交集。她一面推让着不肯接受，一面却抽泣得更厉害。

“绮婆，唔好哭啦！唔岩返我个边休息吓先啦。”禄婶帮她把捐款收好，谢过众人，扶着她准备离开。

绮婆把老泪擦干，挣扎着站起来：“等一阵。我要再谢过呢位后生仔至走。”说完，脚步踉跄地要趋前握那小伙子的手。

小伙子赶忙扶正她，嘴里连称：“唔使了，阿婆，唔使谢了！我都好走了。来啦，我扶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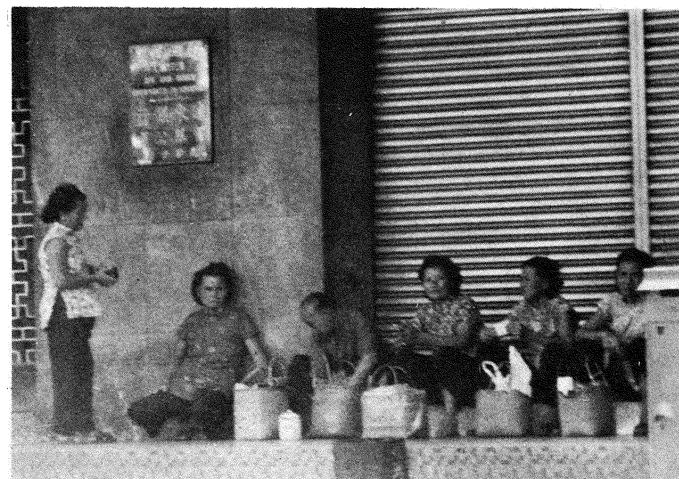
有些围观者也摆摆手说：“快啲返去啦！”

于是，天桥上的这一段，都会小插曲！算是曲终人散了；天桥下的车辆仍穿梭如故。绮婆在禄婶和小伙子的搀持下，一跛一跛地拖着走下天桥。

这时，一辆深蓝色的巡逻车恰好（也许是闻讯而至）停在绮婆和禄婶落足的桥下，几个制服人员气急败坏地冲下车来，指指划划了一番后，便把绮婆塞进车里，载走了。

一路上，只听见车内传出绮婆的凄厉喊声：“我唔返去，我唔返老人院！……”

7. 1978



油船惨案特辑

78年事件	十·一二“史拜罗斯号”油槽船大爆炸惨案	2 滔天惨祸	7	
	各报言论	11		
过去事件	第一宗严重爆炸惨案	15 “铁栅门”事件	18 去年…	20
造修船厂情况 纵横谈	船厂(修船)的安全措施			21
	造修船业包工制度与工伤意外			24
	政府在船厂安全方面所作的努力			26
78年事件感想	谁该负责	30 安全第一?	32 小道新闻	33
	油槽船爆炸后	34		
文艺创作	是谁种下的祸苗	35 演不完的人间悲剧	36 洗船	40
	安全第?	41		
歌曲创作	悼	42 “十·一二惨案”之歌	44 孩子的哀歌	46
	瞭望海港	50		
惨案以外	航运中心大厦惨祸			52

人物介绍 罗燕平 53

自由评论 素质控制 56 十二岁的工人 58 劳工短缺妙计出 60

高尚的理由 61 油船惨祸是灾难片?! 62 从海洛英到安眠药 63

你有玩过吗? 64 极端份子毁印庙 65 谈回教传教运动 66

星马点滴 68

经济知识 为什么有一半人要捱饿 74

寓言故事 78

天下事 南韩的工人运动 80

强权政治和亚细安 87 大选过后 90

学生动态 泰国十八名被告被释放 100 《回憶12·3》 101

回顾过去 五十年代上半期新加坡工人運動 102

侧记拿督巴哈曼的抗英起义 112

看图解说 红线协议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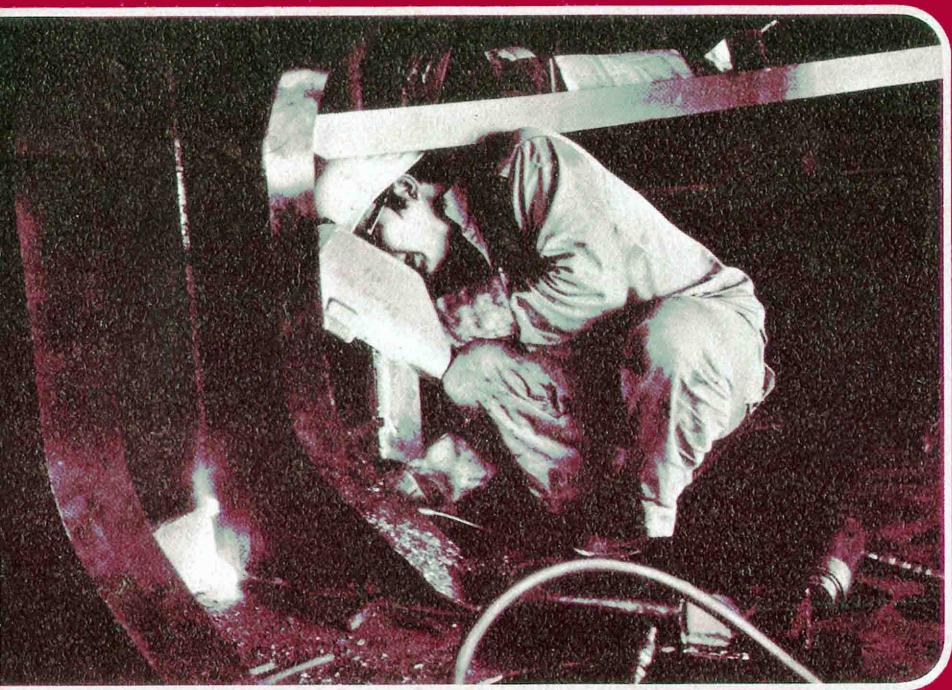
生活之页 派报 126

此时此地 不屈的斗士——蔡冲 128

生活杂感 130 文艺小品 143

文艺评论 《近代马华诗歌选集》读后感 140





M. C. (P) 27/2/78

叻幣 \$1.40

